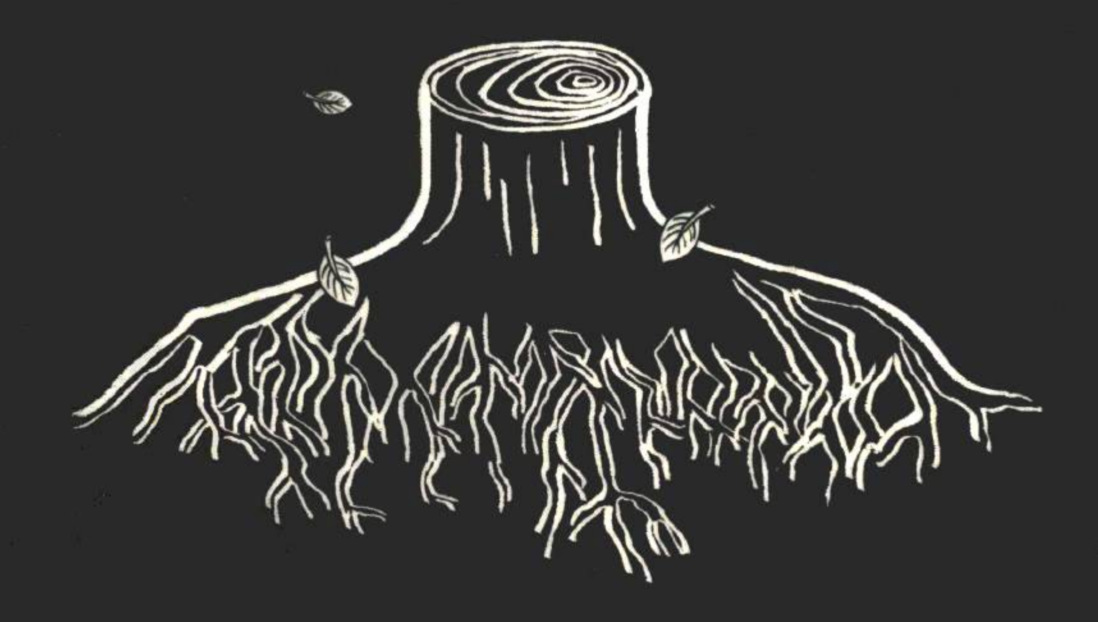


如丧

/我们终于老得
可以谈谈未来/

高晓松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我们终于老得可以谈谈未来—

高晓松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丧:我们终于老得可以谈谈未来 / 高晓松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30-6742-4

Ⅰ. ①如… Ⅱ. ①高… Ⅲ. ①社会科学 - 文集 Ⅳ.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2932 号

选题策划:琅 川
著 者:高晓松
责任编辑:赵 可
封面设计:芦 玮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设计制作:姚姚工作室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序

时隔十二年，为出版第二本文集，坐在洛杉矶垂垂夕阳下校对文稿，看到歌词部分时忽然瞥见好多年前给叶蓓的几句词：

夕阳　你温暖的肩膀

我柔软的心房

大地以及忧伤

每一天在我心上

我为你舞在远方

我是你的花　我不管春天有多长

正好在夕阳下，正好在远方，看了这几句，想起当年当日，有柔软的心和狰狞的表情，现下，表里正好换了个。

还好有这些文字，记录下心如何变得狰狞，表情如何愈发平静，人如何变老，变成年轻的自己看见就想死的那副模样。

所以我只校对了错别字和标点，从前的傻逼想法和傻逼文笔，统统留在这里。就像不要去给黑白老电影上色，不要用高科技修补泛黄的照片。文字还能写若干，可若干个斑驳的疤痕在土里埋了许久，要小心保存。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小说”，估计会有许多人说是自传。我不承认，因为我不信任记忆，虽然有许多人名确曾存在过，但我猜我们之间的关系半真半假，如同烧茄子虽然也还是茄子，但种下去啥也长不出来，没了生命，真的也成了假的。干脆编进两纸小说，大家图个痛快。各位家眷请勿将配偶对号入座。

第二部分“电影故事”主要都是在美国这几年写的，有剧本，也有大纲或故事。其中《林徽因》、《侠客行》、《唐》都是真人真事做了一点演绎，其它的都是编的，包括为了迎合好莱坞编得邪乎的《郑和的洋》。大家当故事会看看，古今中外，挺全乎。

后面的杂文，其实我更愿意叫散文，比较真实记录了一些变老过程中的瞬间。这部分被出版商删去的最多，不是政治原因，我一直不太关心政治，可能他们觉得好多东西无聊吧。我没坚持，如同我的音乐和电影一样，我坚持卖钱的东西就要听发行商的。至于我觉得有聊大家觉得无聊的那些，自己留着以后给女儿看看，让她早点得知成长是一件多么琐屑的事。

附送的歌词有 29 首，都是《青春无悔》之后写的，占我发表过所有作品的三分之一，之前的已经出在上一本文集《写在墙上的脸》中。这是我看家的手艺，就不吹了。感谢网络盗版，大家可以把这些歌按顺序下载，编成一张超长的专辑，留给生活中走失的两小时。

迄今为止，我把所有喜欢做的事情都做了，并且除了恋爱和旅行，都已换成了钱，虽不多，够生活。感谢所有衣食父母，包括我父母。所有人都老了，再没人死于心碎。我数着日子和钱，等着永逝降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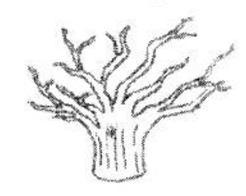
晓松

2012 年 3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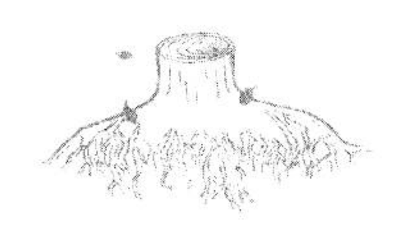
目录



目录



小说





写给1988年暑假的高晓松

寄往：无尽岁月

寄自：北京东城看守所

我们终于老得可以坐下来谈谈未来。

所以，小子，别急着边走边看，找个楼顶，最好风和日丽，视野开阔，带上手巾，对了，一定要有栏杆，省得你小小年纪想不开，看完信直接跳了。

知道你爱听好事儿，报喜不报忧，先把好事儿告诉你：我替你娶了一大美女，别激动，丫那会儿才一岁，在河南一小城里吃奶，没空被你目击。

丫还给咱生了一小美女，四肢齐全坚强豁达，沉鱼落雁眼睛不眨，堪称奇迹。

关于你的理想，至少表面上看应该算实现了，主要是你命好，大师们死的死颓的颓，再加上你脸皮厚，拿那点三脚猫的手艺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乱拳打死老师傅，竟使竖子半夜成名。

咱爹咱妈都还活着，脾气都变好了。咱妈紧跟时代，开车电脑谈恋爱。咱爹写写书喝喝酒，越来越宅。人们说世界变快了，可我数了数，也还是365天围着太阳逛一圈，还行。

老钱还是咱铁哥们，丫生了俩，这两年有点颓。不过别担心，最近全球变暖，为了坚持能量守恒，大家心里纷纷变冷，颓的不是一俩个。不过咱还

好，咱脸皮厚，保温。

老狼竟然还和潘茜在一起！而且甚至并结了婚！我替你去了婚礼，他俩拉着我哭，我知道其实他俩是想拉着你哭，但找不到你。老狼生不出孩子，因此也颓了。

好了，好事就这么多。噢，对了，祖国欣欣向荣，超英赶法，连日本也不是对手，听说现在 GDP（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啥缩写，没关系，大伙都不太清楚）已经排世界第二了，大家都开上了一种叫私家车的——别提了，倒霉就倒霉在开车这事儿上，一会慢慢跟你说。

前一阵郑岩说八年来第一次回国，求谋面。可惜我那时也在米国(美国)，没谋着。你别急，听我说。你们后来没多久就分手了，原因仅仅是因为人家帮你背的琴不小心掉在地上摔了个口子，你丫竟然当街跟人分手，骑车扬长而去。真孙子。

记得那时候你最爱拽俩书名:《霍乱时期的爱情》,《更多人的死于心碎》。那时的文艺女青年多好骗呀！俩书名！

好了，因为你，我现在正翻译加西亚・马尔克斯的《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你没听说过这本，04 年老丫的快八张儿时写的，我翻成《昔年种柳》,纪念一下你不靠谱的青春。这本里有句话剽窃了《霍情》:“一个人最初和父亲相像之日，也就是他开始衰老之时。”当然我不会翻得这么酸腐，但最重要的是我越长越不像咱爹，活生生长成了一个杯具（这是现在网上流行的词，学着点。噢对了，网上的意思就是好几亿人在一种叫互联网的气体里瞎 JB 逗。互联网是什么？这我可解释不清了。你丫那会不好好学习，净天天上当，导致我现在科学知识贫乏，你大爷的）。

再也没人死于心碎了，一种叫麻木的特效药治好了这种鬼病。大家现在都死于各种奇怪事件，俗称天灾人祸，说出来保证你不信，还是不说了，反正没人死于心碎就对了。

郑岩的事儿还有一插曲：你俩分手后六七年的光景，丫跑到汇源公寓来找我，那时候咱发财了，住在你没见过的高级公寓里。丫说跟你谈恋爱时你只会接吻不会干别的，逼得丫后来把贞操给了别人，其实也不是啥外人，是

老狼这孙子的八中同学。丫说觉得你亏了，就在跟八中那哥们出国定居前一天跑我这来乱搞了一次男女关系，算是纪念你们俩霍乱时期的爱情，免得出了国死于心碎。

郑岩说完了，你还想打听谁？

你那帮大学同学有一半现在米国，包括我，我们有组织有预谋地起早贪黑建设着米国，实践着你们“厚德载物，勤劳致富”的校训。你们班李松太不靠谱，竟敢在硅谷这种神圣的地方给咱戴绿帽子！不过还好，是前妻，你那时候为了方雨老往贸大跑，丫就是那的，比方雨小几届，认识三天结婚不认识两年离的，跟你汇报下。李松这孙子当时给建筑系那大情B戴绿帽，你就觉得丫不靠谱，结果我没听你劝，还把丫当哥们。不过丫给人戴了一辈子绿帽，最后为了搞个绿卡硬是娶了一宝岛大丑女，报应得不行不行的。

我干了一傻事：你们初中同学毕业20年聚会，我知道你那时候想赵建晖想得红毛眼绿，死活把俩人手都没拉过，就同过半年桌外加玉渊潭湖边站过俩小时当你初恋，于是我告诉大张罗李伟时说，赵建晖不去我也不去。对了忘了告诉你，为了纪念你丫手都没拉过的倒霉初恋，我写了首叫《同桌的你》的歌，有小半年差点成了国歌，狠狠搞来一些名利，一直吃到现在。接着说你们同学聚会，规定进屋就挨个指认，认不出一个罚一大杯酒。我给你丢了人，我认出来所有及其他，就是没认出赵建晖，因为丫居然一点没变还是那么美。丫嫁了一医生，原因是丫也是个医生。你说俩医生晚上躺一起，两坨器官和组织摊在那儿讲卫生，怎么弄啊！怎么把长发盘起呀？

咱现在有钱了，但我还是老去西四那家延吉冷面，你记得那时候有个站门口一脸不耐烦的小姑娘服务员吗？人现在当经理了。见着老客人就眉开眼笑，毫不矜持。我去了，还是你定的老三样，拌肉、泡菜、大碗儿。我记得你那时候四毛五一大碗儿，现在多少钱？我不记得了。

爷爷奶奶外公小姨都死了，奶奶走的时候是我致的悼词，我说大家鼓掌吧，奶奶用了九十四年的时光证明了不管这国家多苦，都有人活着。大家鼓掌，那次也见到你妹妹，她也鼓掌，其实那时候她已经快离婚了。她委托我去和你妹夫，一个两米高的德国鬼子谈判离婚，我去了，你猜你妹夫说什么？

丫竟然说你妹曾发誓永远爱他！我说操你大爷，你丫以前没跟女的说过永远爱人家吗？你丫不也跟N多欧盟妇女发过誓分过手后来又娶了我老妹吗？你丫装什么大个的！你猜怎么着？我跟丫谈好了，后来你妹又不离了。你妹说反正也没啥好男子，原来她说过其实嫁给你还行，至少门当户对。后来觉得你也不靠谱，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外甥女好歹也得有个爹，就没离，搞了一种叫分居的勾当。

我去了一趟你一直想去的苏莲托。那时我在那不勒斯百无聊赖，拿着地图各种看，结果看见了小镇Sorrento。我连夜开车沿着海边悬崖峭壁长途驱到那，在海边替你唱了《重归苏莲托》，最后转调那没唱上去，鞠了一捧，买了个泳裤游了会儿泳。白天有个意大利姑娘让我帮她擦防晒霜，结果她汗毛很重还有晒斑，破坏了苏莲托的美感。我就去了安科纳，把车开上船，横渡了小半个地中海。我知道你喜欢海，所以去了很多海边，还给你写了个又骚又长的文叫“处处是海洋”。没想到离婚后你前妻把我的书和手稿堆在一个车库里，我转了一大圈最后找到住的地方再去拿时已被耗子啃光了，包括你那时候淘来的元代出版的《马氏文通》和英国日不落时期古老地图集，对不起，我那时候有点迷茫，该丢的都丢了。

离婚后我替你试了试“花”是啥感觉，太花了，还是别说了，省得你这会儿就跳下去了。总之没什么意思。有一次我和郑钧在丫开的不靠谱的酒吧包房里爬梯，我俩都喝大了，丫跟我说丫吓了一大跳，我说为啥？丫说这屋里的姑娘丫都上过！我顺着丫的中指看了一圈，我也吓了一大跳！所以说没意思，都是亲戚。还有一回我把一个刚认识的堪称美的文艺女青年骗回家，完了事问丫的看上我哪儿了怎么这么不矜持？丫说操你大爷你真不记得我了，我十八岁那年的贞操就给了这张床，你丫连床单都没换！那时候我问了个不该问的问题，我问丫现在多大了？

丫走了，给我留了封长信，文笔如椽，比安妮还宝贝。对了，你不知道这个女作家，我想给你介绍下，伊是个日本人，名叫安妮宝贝，用日语写作。你知道日语，说明白个意思得花比中文多三倍的字儿比如我爱你就得说“阿娜达娃阿姨洗带路”这么多，不忍睹。

丫的信就是这么长，我只记得每段开头都是“多少次，我——”，看意思其实一共就两次。你知道，女人永远说我在等你。其实是等来谁算谁，那

次算我脑袋上了。我估计那事是你干的，你忘了告诉我，让我很苦恼。

有一年，其实就是第二年，那时你刚上大一，天气不太好，大家都很愤怒。有几十万读过和没读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学生在街上抽风，喊了很多口号，其实都是一种节奏，是一种简易版的秧歌。跟体育场里喊谁谁谁加油谁谁谁傻逼一个节奏，听得围观的无知群众昏昏欲睡，当然无知群众也喊一些口号，是纯正的秧歌节奏。总之你在穿着白大褂的北医队伍里发现了郑岩，那会你们分手差不多半年了，你已经跟咱四中那个黄毛混血小丫头好了。黄毛混血被一些自称学生领袖的外地人看上了，你知道，就是在大学里挨好几顿揍还吟裴多菲诗句的那种南方人，他们非让黄毛混血去春游，你说这姑娘才高二，南方领袖说高二也可以春游，就把黄毛混血拉去当广播员了，见一面还得四个南方人批条子，册那娘。结果你就遇见郑岩，然后你俩别上校徽带上学生证就去了火车站，对了，那阵子吃饭理发泡澡堂子坐火车亮出学生证就都不要钱。

你俩在火车站拼命挤 13 次车去上海，你俩为嘛要去上海？要是我就去拉萨。嗷对了，那时拉萨还没通火车。总之你俩没挤上去车就开了，每个车门外面都挂着几个莘莘学子，像肛门上挂着没拉干净的屎。你俩又转身扑向去福州的 45 次，因为听说上海真茹站会停一分钟。你脖子上挂着郑岩的小包挤上去了，郑岩还在站台上，因为她比较胖你比较瘦。忘了告诉你，我现在已经 170 斤了，脑袋比你那时候屁股还大，嘴显得很小，不是很和谐。

总之郑岩冲你喊说包里有一百块钱你用吧然后就走了，其实她没动是火车开了。你正好身上一分没有，正好。然后你就被春游荷尔蒙载体们挤到一个身材婀娜的大眼睛面前，其实没有面前，是被迫全身严实合缝紧紧贴在一起，比冬天裹在军大衣里的情侣们贴得还紧的那种。你看见她巨白的胸前挂着北外的校徽，她也看见了你的。那时代没骗子也没办假证的，于是你俩就攀谈起来。作为春游的俩逃兵，你俩谈起了爱情，我还记得大眼睛问了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男朋友身上老有一股黄豆味儿？你说因为丫肯定没事儿就手淫。彼时周围虽然挤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别人都没听见这句让大眼睛沉思的淫句，那时候正好来了一列北上的火车，别人都伸出头去冲着那列车用秧歌节奏喊一部分春游口号，没听见。大眼睛后来哭了，弄得你的确良青

衫湿。

由于你本来去上海也只是为了吃生煎，而杭州不但有生煎还有小笼，于是你跟着大眼睛去了杭州，谈了一星期恋爱，其间还路过杭州春游学生集散地武林门广场，认识了春游青年郑钧。当然你没印象了，是后来郑钧跟我说的，他让你代表首都学生发言，你说春游了不用上课不用期末考试不用军训很好很强大，至于春游的意义南方人会告诉大家。然后就和大眼睛去西湖边看一只海鸥慢慢掠过水面，甜蜜而忧伤直到树丛里有个近在咫尺未被发现的南方人忽然说：你们怎么不说话了？我喜欢听北京话。要不要啊！

一星期后春游失败了，你和大眼睛在杭州火车站成千上万呼天抢地要去北京给孩子收尸的家长中间壮烈分手，为了悲怆的祖国，决定素一阵再说。

后来你被爷爷关在爷爷家里，每天看雨水打在二楼青色旧瓦片上，吃了很多生煎和光明牌中冰砖，写出了人生的第一首歌。我记得名字巨恶心，叫"逃出城市"，恶心得我都不好意思用书名号概括。

再后来你和近两万名白吃、白喝、白玩、白闹了一暑假的同学一起，被大铁门锁在学校里反省，大家都写了半页纸的检讨。只有中学大学一直被你欺负，以致在大好时光里啥也没吃喝玩闹上，并且春游期间每天坚持按课程表去无人教室上课的预备党员谢皮同学，掏心掏肺写了 22 页深刻思想汇报。你问谢皮你丫啥也没干，写这么长干甚？谢皮认真地说："我动摇过！"然后丫端着脸盆吹着口哨由于卸掉了心灵包袱而无比轻松地走到水房门口，纵身一跃，脑袋撞在门框上，缝了 14 针，差点把眼皮缝上，千真万确。

最后你终于翻墙跳出铁门去了北外，穿着咱爸从米国星期天旧货市场给你寄来的一身的确良耐克，拿着一把被郑岩摔坏了又被胶水粘上的吉他，和一首你写的英文情歌，因为大眼睛是英语系的。结果在人家三号楼门口台阶上坐了一下午，看见大眼睛从一个英俊挺拔男生自行车前梁上飘然落下，说："你来了，这就是我男朋友。"

你闻到一股新鲜黄豆味儿，然后说我想给你唱首歌。大眼睛说这不好吧，祝你幸福。跳上前梁被自行车运走了。你丫这个没出息的竟然无语凝噎，然后在人家三号楼台阶上弹着胶水和吉他唱了那首倒霉英文歌，哭得跟鬼似的。也不知是为失败的春游还是失败的爱情。后来大眼睛和她的上铺，老钱的前女友爱丽同学一起去米国，俩人都在旧金山混吃等死。我好像在那见过她们，

也可能只是通了电话，要么就是老钱和她们通了电话。反正她们很想念我们，有时候还谈起我们长吁短叹什么的。大眼睛的手也很大，巨柔韧，能用手背抓起一个苹果，令人发指。

我该打铃睡觉了。最近老有个非常脸熟的人推着小车来卖饼干和桃酥，跟我打招呼，我觉得我跟丫见过很多次，但一次也想不起，也许你见了能想起来。查房了，明天继续。

昨儿净说妇女们了，今儿汇报下你那帮哥们：你们乐队后来越玩越死亡，你觉得太躁太吵，背着组织偷偷写骚柔骚柔的情歌，大家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艺术分歧。你和老狼于是愤而南下海南岛勾引歌厅领座和领班骗取免费花生米和夜间小听众，继而被歌厅开除，四处流浪，半夜成名。你丫是不是特想听你怎么成名的？要我说，真难以启齿，就像人家问我怎么把大美女弄到手一样难以启齿。总之你 24 岁成名，变成了我。老狼也成名了，变成各种才不双貌不全文艺女青年的宠物。丫也趁机宠幸了几个，每隔一阵就狼奔豕突在细雨中呼喊并以面洗泪，实现了把生活搞得狼狈不堪的梦想。

你们乐队在清除了你们两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成功走上了死亡迷幻金属的羊肠小道，咬牙坚持了十年。期间发生了经纪人徐涛毕业开了小装修公司继续养乐队的先进事迹，也发生了李丹先嫁给蒋涛又离婚嫁给戴涛或者顺序相反的摇滚乐队规定动作。豆腐转了一圈嫁给了许宁峰，表明当年跟你们乐队混的姑娘们确实靠谱，至爱亲朋。老尹也想和大家同归于尽，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时请你去她家喝酒听原版打口唱片，你俩听了半夜你才发现客厅里支了一架钢丝床，被褥齐全还有枕头，你丫也不知真喝多了还是假的躺那了，老尹趁势钻进被窝，你丫一下醒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半推半不就死活不越过友谊边界云云，其实主要是那时你还是处男，怕人知道传出去丢人。老尹自然不明就里以为你嫌人家胸小，恼羞成怒将你半夜轰出门。

那天你独自走在雪花纷飞的六铺炕，觉得路灯孤单至遥不可及，没有车辙和脚印的路不知通向哪里，那时你想起了我，你很想跟我说说话可又不太信任，我怕我嘴不严，怕我混得不好成了远房穷亲戚连累你，又怕我没人疼没人爱跟你抱头痛哭，尤其怕我其实已经死了只是一缕怀才不遇的冤魂。你

想了很多，一直到雪停了有流星或者航天飞机划过，你那时许了个愿，你还记得吗?

十年后你们乐队解散了，杳无音信。我遇见过蒋涛，好像他有什么活儿找我，去没去我忘了。再见面我已忘了他和你共同发起组乐队的狰狞岁月，把他当成圈里一个小职员对待，后来就没再见。

你结拜的哥们和哥们的女朋友们下场都不太好。老大倪勇不知所终。老二李清华当了律师，据大家说变得鸡贼不堪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老三盛志民狂爱艺术，先是跟我去圈里混，后来跟孟京辉、陈果、张扬搞艺术间或被艺术搞，再后来自己当导演拍些乡下苦逼根儿进城翻白眼儿类型俗称第六代小电影，我在柏林电影节下着大雪的街上和庆功酒会外面的廉价酒肆里遇见过他，给我介绍操着各种倒霉英文、言必反好莱坞的小型艺术金刚若干，他和他女友或老婆一起承包了三四个欧洲小电影节在中国的选片人角色，大量输送乡下苦逼根儿进城翻白眼儿。老四李国江有一天忽然出现在一家游戏公司当副总，为照顾我生意让我帮游戏做个音乐剧，我写完了录完了正要交活他们公司忽然又倒闭了，欠了我 20% 尾款，于是我也欠了大家的，反正我没亏，他也没因此被扣工资，最后还给我发短信说下次一定补齐，挺仗义。我去年带着老婆闺女回国，在动物园海洋馆遇见老五陆毛，也带着老婆闺女，我们各自抱着挺沉的孩子聊了一分钟，各自问了问这老婆是不是你的、这孩子是不是你的之类，得到肯定答案后就分开了，本来想留个电话，结果抱着孩子腾不出手，就算了。老七叫什么我忘了，我猜你也记不住，小屁孩还挺高，除此没印象了。

你还记得陆毛的前女友麦薇吗? 190 中大校花? 俩人天天中午吵架晚上做爱? 麦薇后来傍了个大款老王，我和老王第一次见面是在麦薇介绍的 31 种冰激凌里，一见如故，就带着麦薇和老王秘书去白洋淀打野鸭子。开始跟渔民伯伯说好连船带枪一共一千，结果追了一天满身水，连他妈个公社里的小鸭子也没瞅见。黄昏时渔民伯伯说哎哟坏了，野鸭子是候鸟，这季节还在阳澄湖呢，然后就熄了火要求结账。掏钱时老渔民一口咬定说好了一人一千一共四千，我怒了，手持五连发高声叫板，忽然从白洋淀四面八方郁郁葱葱的芦苇荡里驶出无数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杀气腾腾的风。

这一手当年伏击过日本鬼子冈田小队长，如今依然管用。我们乖乖交了钱，我还心有不甘地叫嚣保定市委书记是咱姑父！你记得吗？就是每年初四来咱家送两瓶保定酱菜坐二十分钟的那胖子。那会当官的还真挺清廉，就送两瓶酱菜，搁现在咱老爷子肯定不堪其辱摔杯送客！

浪里黑条们当然不是吓大的，对我这种色厉内荏提姑父的城里嫩娃视若无睹，互相聊起了晚上吃啥喝啥麻将打多大的家常。

回北京路上老王批评了我无故提人儿盘道的恶习，并说出如下名言：只要有人欺负你，就说明你不牛逼！

后来老王让我给麦薇 50 万块钱分手费，然后给我 60 万帮他投资的一种孕妇保健品拍广告，算是从我这儿走个感情账。

1993 年的时候老王郑重跟我谈了一种叫互联网的设想并为此赔光了两千多万人民的币，那时别说你不懂，我也不懂，我以为丫疯了。后来老王屡屡超前，一步走早了，步步都早了，钱越来越少，最后把原打算发给我的那个一起去白洋淀打野鸭子的女秘书给娶了，还生了个儿子。去年我回国去看他，他已经很久没出门了，我问他为啥？他说出如下名言：从前都 JB 是人和人聊，聊好了一起挣钱，后来改人 JB 和钱聊，现在是 JB 钱和钱聊，不需要人了，和钱有 JB 什么好聊的？所以我 JB 就不出门！

麦薇结婚的时候专门辟了一桌给前男友们，我和老王、陆毛都去了，她嫁了个没钱的胖子，要求我们桌出嫁妆，你知道她是个孤儿，于是大家每人认购一大件，老王出了最贵的彩电，我出了最便宜的微波炉，因为真跟我没啥关系，都是你们丫造的孽。

说实话，你的哥们儿比我多。我后来虽然交了不少朋友，但再也没跟人组过乐队拜过把子。没和人排练之后一起自慰，自慰之后一起坐在云冈乡下透彻的夜空下数过飞机描述过梦想，没哥儿几个穿着一样的黄蓝痞子衫去人定湖公园比赛戏果儿，对了，戏果儿是新词儿，你那会叫嗅蜜，如今的果儿也完全不能跟那会的蜜相提并论，那会的大蜜多飒呀，侠骨柔肠飞蛾扑火来了就脱啥也不说，弹琴帮你唱和音、打架给你续板砖，爱养男人恨被男人养，爱给傻逼织毛衣恨给傻逼生孩子，爱踢球打架弹琴喝酒的恨买房买车创业上市的，爱邹庆、石猛恨曹雪芹、李时珍，总之爱憎分明。我要是你，我真不

长大，就停在那会，熬成那会的牛逼老炮儿。老钱那时候跟你说过丫最大的梦想就是熬成老炮儿，捧杯为号，沧海一声笑。现在丫终于熬成老炮儿了，老炮儿却成了现在这个麻木社会里最多愁善感的弱势群体了。

忘了告你一事儿，你那会玩命学英文见字母就念，连火车上看见Chalushi都查半天字典后来才发现是“茶炉室”拼音，看起来真有先见之明，现在你要是不会点英文简直不好意思出门。北京不但地名都叫阿凯迪亚、帕萨迪纳、圣塔芭芭拉，一不留神以为到了加州，连人名都他妈改啦，我就认识十几个迈克尔．王和二十多个辛迪．李，我一姓柳的姐们觉得玛丽艾琳之类太俗，给自己改名叫柳德米拉了，据说冯小刚，你记得吗？编辑部故事的编剧，现在红得跟红药水似的大导演，也给自己改了贵族名字：冯．迪特里希．小刚。我正琢磨咱这名字呢，咱在美国倒没起过什么洋名，老美叫咱什么的都有：年轻人叫我Gao，老头叫我Shiao，女的叫我Song，歌的意思，咱妈真会起名字，中英文兼顾。回国反而不行了，必须得有洋名，我现在暂用名是Shadow Gao，在米国拍Soft Porn时用的笔名，念出来像一种地方土特产。

我发现人不能多年在同一座城市呆着，疑似认识的人太多，可又分不清到底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同学，尤其是你丫中学大学同学几乎是同一拨人，于是又想不起来是中学同班还是大学同宿舍，想不起谁欠谁的钱，睡没睡过觉，聊起往事能把仨人的事串一人身上，把相隔十多年的事儿集中到一个季节不明的下午发生。你那会就发现周围熟人千丝万缕导致不敢放开嘴吹牛逼的痛苦，我后来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人死了，每十个死人堆里就有一个你认识的，让人平白觉得寂寞。

所以后来我出国了，没人认识觉得好辽阔啊。在拉斯维加斯结婚时人家规定得有证婚人，我俩一个熟人没有，只得站在街边挥舞20美金的纸币雇证婚人，以致到现在偶尔看见结婚证上和我俩名字尺寸一样大的陌生证婚人名字，都觉得这玩意有法律效力吗？

出国还有个好处，就是找到了你找了好久的乡愁，见着个大陆老中就执手相看，有一回奥运火炬穿越旧金山，嗷忘了告诉你，咱搞了一次奥运会，为此大亮中华之物力，痛结与国之欢心，如当年砌长城、挖运河、盖故宫般

举国征发，把咱的故乡北京搞得窗明几净、空气清新、人们像打了鸡血般猛学各国英文，最后有一部分中国人获得了金牌第一、银牌第二、铜牌第三的好成绩。

天气预报太不负责任了，未来五天都是 19 到 25 度，把伟大首都当恒温实验室了?

接着说奥运之前为壮国威有一束联想牌火炬穿越了各大洲，遭到怀有可以告人目的的一大撮敌对分子丧心病狂地围追堵。路过旧金山时，我们加州爱国华人华侨包括大量非法移民倾巢出动，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拼了。我和几个大春游时代就一贯当逃兵的不积极分子在一边用旁光冷眼观察，还有个刺激你的原因是我现在越长越像藏独分子，怕被春游群众殴打，因此离得较远。正在我们冷嘲热讽之际，数万已经幸运拿到或正在疯狂争取美国身份的老中忽然手挽手雄赳赳气昂昂对着十余万反动分子齐声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歌声多么嘹亮"，我一边冷笑一边瞬间眼热嘴咸嗓子眼发甜，转头看看其他几个打酱油的，竟然也纷纷边骂傻逼边老泪纵横。我们后来安慰自己说这不是他妈的什么玩意，这他妈纯属乡愁。

对了说起联想牌火炬，自动化系那刘军你记得吧，丫现在是联想的 COO，COO 你知道是啥意思吗? 反正是个头儿就对了，头儿都叫 C 什么 O，2000 年我还当过一年搜狐（一家很拧巴的互联网公司）的 CAO，他们说是艺术总监，我怎么看怎么像"操"。比 C 什么 O 小点的领导叫 VP，就是比小屁还小的一种微型的屁。刘军当微屁的时候天天跟我混在一起，名义上是同学哥们，其实就是来搞我身边或者对面的女人。你知道，清华男生是典型的两极分化荤素不均，绝大部分男生的恋爱名额被极少数像你这样的坏人消费，刘军、宋柯都是那极少数，宋柯还曾经蝉联了好几届"活儿佛"，就是妇女同志们评选的活儿最好的男同志。这孙子和刘军一个操行，他们还有个本事，就是骗过那么多好姑娘，那帮姑娘竟然没一个说他们丫坏话的，并且仿佛还挺他妈留恋。我本来想学学，但是你知道，而且我怀疑主要是生理差异，学不来，这帮孙子!

在米国偶尔也碰见操蛋老中装香蕉逼，假装 ABC 不会说中文，这点上我继承了你痛恨装逼必须雷劈的传统，每遇此等货色必当众令其撂起衣袖露出左上臂，赫然一颗大牛痘表示此货来自大陆无疑，哈哈哈，损人不利己，找

乐结仇敌，和咱妈真是一口官窑烧出来的。

纪念一个地方：厦门，你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不是处男之地。那时厦门湖里山炮台的渔村旁边有一片海，海边有几个孤零零的由四根高高的木桩撑起的小阁楼，我猜是渔民看鱼用的瞭望哨，我和那个夺走了你贞操的女子黄昏时会爬上去坐很久，直到涨潮的海水漫到阁楼后面很远，看起来我们就坐在海的里面，并且如果低头盯着潮水看，会觉得阁楼像一条凌空的船，正向无边的彼岸漂去，那时候有几秒钟，好像那种叫爱情的来过。

你错过了一些新发明，估计你会后悔终生，尤其是你是学无线电的。你们丫那会最小的电脑也比我现在和 12 个 cellmates 住的这间屋子大，你知道现在电脑的尺寸吗？ Unbe-fucking-lievable，比你的微积分课本还小，你肯定不信，我也没办法，我还没跟你说有一种叫手机的呢，说了你丫不活了。

你幸运的是那之后没出过什么好艺术，不管是文字、音乐还是电影，我现在听的看的还和你那时一样，感谢那一拨同来同往的大师们，不知是因为他们收摊太早导致世界傻逼了，还是因为世界傻逼了他们就收摊回家了，反正现在一个大师也没有，隐于林隐于市隐于朝隐于茅坑里的都没有。听说绘画界好像还挺靠谱，我看见好多张一个秃瓢张着各种歪嘴的油画，开始以为是彩色复印机抽风拧巴了，后来听说那不是同一张画，那是好多张，每张都是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作品，最近看到的一张是秃瓢歪嘴的脖子下面长出了两个乳房。

我要告诉你几件我见过的最冷酷的事。

一是你妹妹，在四年前的圣诞夜抛下你妹夫一个人独自在家，拉着我去她开的酒吧喝德式热葡萄酒，我在那里发现了她的情儿，让我回想起她结婚的时候。在北德一座山顶，她寄给每个人一张地图，大家就这么举着地图长途驱车摸索上去，那天正好还有欧洲老爷车比赛，我站在山上一处岔路口给人指了半小时路，然后大家喝咖啡。你妹妹要求大家散步，于是散步。山脚下一个小村口的树上挂着白丝带，是德国的 Roof celebration。你妹指着那所房子说：我老公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出生的。大家欢呼，你妹夫热泪盈眶，

他只是一次开车路过时提过一句，你妹就精心把婚礼设计在这座山上，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呐。结婚前夜我问你妹跟几个男人？她说四个。我说太少了这就结婚亏了。你妹以你无比熟悉的理智口吻说：样本虽然只有四个，但品种齐全，我和老中老外各谈过一次长恋爱，和老中老外各有过一次一夜情，够了，可结。

我问她和老中的那次一夜情是和咱家的某个人吗？她看了我一会，说不是，但你也别去问他。我说你还记得你和刘谦分手那天在亚琛要跳楼，吓得我哥们罗京深更半夜往国内给我打长途让我打给你劝你吗？你妹说：你没打。我说我想了想，觉得打了没准你真跳了。你妹说：知我者你也。我说我后来把刘谦揍了一顿，你亏得没嫁丫的，丫现在就是一没出息的小包工头。你妹说：你哥们罗京也不是好东西，我18岁来德国留学时他从机场接了我直接拉回家就要求上床，我说你不怕我哥揍你？丫说你哥也这操行。

你妹是我见过的最冷酷的女人，真没道理。咱爸妈从小那么偏心疼她不疼你，怎么长大了你反倒弄得跟温室里惯大的情种似的，她反而冷酷无情娘心似铁呢？我现在还记得她和你妹夫骑摩托横穿非洲时在撒哈拉小镇邮局给我发的传真，是你妹写的游记"Above the rainbow"，我记得最后一句她说会永远爱你妹夫。你妹夫说英文有严重德国口音，每次给我打电话第一句都是：Where the fucking are you on this fucking planet？

你要是活到现在，你必须忍痛改掉许多恶习不然绝对活不了，比如吃真药喝真奶，说真话动真情，你必须虚心听傻逼们说话，愉快地与傻逼共事，不管做什么营生，都要欢迎有关部门光顾，干什么都跟卖淫差不多。你必须忍受随着年龄增长眼睛越来越毒，可嘴还得越来越甜。傻逼们分两种，一种当了官，一种没当上官，你都得忍，因为你夹在中间，你就是大傻逼。

你很幸运成长在一个精英辈出的年代，所以那会没人管自己叫精英。我现在生活在一个傻逼遍地的年代，并且有好些大傻逼管自己叫你妈逼的精英。你要是看见肯定绷不住破口大骂，我现在就生活在这帮傻逼中间，所以我只能破口大笑。

对不起，有点粗鲁，主要是人在监狱里没法不粗鲁，这里的攻略是能欺

负丫挺的欺负丫挺，欺负不了丫挺的就被丫挺欺负，所以必须粗鲁。其实现在外边也是这操行，只不过外边的人比较虚伪，或者比较怂，因此没里边粗鲁。

文明点。

说了这么多还没跟你说我坐牢的事，主要是无从说起，没啥故事，都是事故。简短说就是我傻逼从米国赶回来参加一傻逼活动然后就傻逼似的喝了一堆酒，叫代驾结果傻逼代驾没来，我时差上来了就傻逼啦嗒开着车走了，路上我傻逼睡着了追了尾，然后被傻逼逮着了接着被傻逼报道了引起无数傻逼愤慨，傻逼们一看傻逼们怒了赶紧从重从快把傻逼判了最高刑半年，并且是7月8月都有31天总共184天最长的半年。讲完了。

不过话说回来，咱俩一辈子没给社会做过啥贡献，胡取禾三百廛兮？这次听说醉驾案件因此下降40%，咱算实实在在做了点贡献。

所以我现在坐在一间住了12个低智商犯罪分子的小屋里唯一的一块大家衣食住行都在上面的大木板上给你写信。我记得你中学宿舍住24个人，大学6个，现在12个，听起来像一道智商测验题。关我们的小铁门有个小洞，送开水的班长每天上午会塞进一根塑料管供水，像伸进个那话儿来操我们一下，我们这儿管保安一律叫班长，是贴在墙上的规定里规定的规定，开水装在一个塑料桶里，这里的一切都是塑料的，连真那话儿都由于持久荒废也快JB变成塑料的了。

这个铁门上的小洞外每晚都会来一只野猫，可见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猫爬出的洞敞开着，我们每天会攒一点吃的留给该猫，不光我们，整个筒道，就是我们3筒的7间牢房都攒一点吃的给丫布施，这猫估计是佛陀变的，来这穷地方托钵化缘，不贪嗔痴，只管吃。这礼拜开始，这猫又带了一条五脊六兽的小狗来，瘦的跟甘地似的。

你猜我听见什么了？不知哪个老警察在哼李宗盛的《我终于失去了你》，走调了，我觉得我应该热泪盈眶，因为我想起你在中戏317宿舍等刘晨时坐在被美术系画板隔开的小角落里听了一晚上这首歌，含着热泪。

你知道吗？我无数次为你设想过在爸爸葬礼上的发言稿，都是因为你，我和爸爸一直处不好。爸爸现在老了，你那时还小，所以都不是你们的错。是我的错，因为我一直不明白你们怎么处成了那样，所以也无从补救，并

且不知道需不需要补救。每当想到这些，我都开始相信各种宗教和缘法，我想这东西是科学和艺术都解决不了的，宗教就是这些不孝的儿子孙子们想出来的。

我在里面闲极无聊，为你写了一篇讣告，你好好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自己修改。反正无论你今生做过什么，葬礼上的人数最终是天气决定的。所以看开点。

“他走了 / 没有消逝，只是迁徙了 / 如今他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 时间的马累倒了 / 他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 松林中安放着他的愿望 /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他的是下午的阳光——人时已尽 / 人世很长 / 他在中间应当休息。”

这他妈哪是我写的，几乎是顾城写的！告诉你个坏消息或者谈不上坏消息：那之后没过几年，顾城自杀了。情况是他先用斧子砍死了谢烨，然后自挂东南枝，在新西兰一个小岛上，留下一个可能叫小耳朵的孩子。还留下一个疑似小三，叫婴儿什么的，北大的，女的。你那时泡北大女生频频失手，现在明白原因了吧。这帮诗人，谋财害命，欺师灭祖，鱼肉青春，全都不得好死。不过话虽这么说，顾城死那天我还是流了几滴灌肠泪，写了几首歌。其中一首叫《白衣飘飘的年代》，后来被各种文艺青年用来代指你活着的那个年代了。其实那时你从没穿过白衣，即使在外婆的葬礼上。你穿军装戴草帽，拖着一双拖鞋，傻逼极了。就如同现在我穿着囚衣，拖着一双拖鞋，站在一丈高的窗下仰着头，看天慢慢黑去，晚风还新，时光却旧了。

你知道坐牢看什么书最解气吗？《历史上的今天》，每天看一点，看我坐牢的这些个日子在从前都发生了些什么，于是你看到好多牛逼人出生，好多牛逼人死去，如果坐满一年的牢，你会看到历史上所有牛逼的人出生及死去，牛逼们，活得有长有短，我有充足的时间把每个人活了多长算出来，以小时为单位。然后发现我现在 42 岁，已经活得比大多数人长了，并且那些侥幸活过 42 岁的人们，在 42 岁之后也没干出什么漂亮的活计，都是苟延残喘，还有不少没死成又落魄了，眼看丫起高楼，眼看丫宴宾客，眼看丫稀里哗啦楼塌了。我的 Bunkie，56 岁，一个安全局的官，被判了 7 年，他很恐惧，

因为他接受不了出去都他妈了逼的六张多了，他夜里经常盯着两丈高的房顶看，盯得蚊子掉在我嘴唇上。他后来下决心去陪死刑号，因为那是减刑最快的，陪一天减一天，陪一年减一年，这样他可以在 59 岁零 10 个月的时候出狱，就算是活着出去了。可他娘的没有一个死刑犯能让你陪上一年的，不知哪天就拉出去毙了。他现在在陪一个 19 岁的强奸杀人犯，陪丫说话，帮丫擦身子，因为该死的都戴着手铐脚镣，手铐脚镣还链着，除了 JB 哪儿都擦不着，大夏天的。每天早晨还得给丫换上正经衣服，服侍丫吃早饭，然后等到 8 点半，没人来提走枪毙，就再换上号服多活一天，等哪天毙了，还得再托人托关系找个死刑犯去陪，现在他们屋 6 个陪 6 个，晚上睡觉依旧盯着两丈高的天花板看，因为怕死刑犯情绪爆棚大夜里抠你眼珠子，真有抠的，挺大的眼珠子，一手指头就抠出来了。

我们屋还有个工程师，于是我和他开始研制一些生活用品。对了，告诉你个噩耗：你大学时研制的两样当时外公说没用，拒不帮你申请专利的玩意儿，现在都火啦。一个是磁卡电表，现在家家在用，当时外公说政府绝不会让这东西推广，因为老百姓会很麻烦。现在我就很麻烦，经常没电了摸着灯黑出门，半夜去很远的地方购买这种塑料袋装不了的东西。外公不了解政府，政府自己也不太了解。再有就是煤气空调，现在有个叫远大的公司做得火死了，当年你要是申请了专利，他们那架全国头一份的直升机就是你的啦！不过那架直升机有一天坠落在湘江里，砸到一条渔船上，鱼和鸟都死了，幸好死的不是你。

写到这段时，我还有两天就出狱了，我在收拾东西，当然是收拾了送给大家，我看着我们自己做的水漏钟表，小酱油壶，藏在最隐蔽处的笔，还有用方便面口袋叠巴叠巴弄成的钱包，看着还有好多年才能出来的他们，不骗你，我向他们许了几个愿，但没人相信，所以没人接话，然后我自己也不信了，我不信我会每月来看他们直到 12 年之后，因为你当年曾经许下的心愿，我一个也没做到，对不起。

现在我站在监狱门口，还有三分钟就自由了。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念什么？

我最想念保罗西蒙，想念《伤心桥》和《斯卡保罗集市》，我后来把你喜欢的那些歌里唱的地名都去看了一遍，不光苏莲托，还有维也纳森林、马塞诸塞、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就是没找到这个斯卡保罗集市，每到周末，大街边的空地会出现许多白色帐篷搭起的临时集市，每当我看到“Fair”的招牌，就心中一颤，想起这首《Scarborough Fair》，想起“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你说说，要到什么时辰，一个人才能真正穿过所有的乱七八糟，看到那个True love of mine？会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是最长的那个还是最短的那个？是常常想起的那个还是常常忘记的那个？是为她笑得最欢畅的那个还是为她哭得最傻逼的那个？是用她生日当信用卡密码的那个还是缠绵直到黎明来临的那个？是之后常常一起喝咖啡变成红粉知己的那个还是在校门外路灯下终成永诀的那个？到底是他妈哪个呀？有还是压根没有呀？要是没有就早说，省了多少咬着被角哭湿枕头的半睡不醒。可是如果真的没有，那帮孙子又怎么写出的那些松花般操蛋的歌，拍出那些麻花般拧巴的电影，像擀面杖般揉搓你那长得像血拳头其实柔软得像血馒头的心呢？？？

还有好多好多别的心呢？大家都说付出了真心，收到一堆下水，那些真心都去哪了？能量守恒物质不灭吗不是说，都他妈去哪了？

历史并不真的流传于世，因为总有人怀着绝望毁灭了最后的人证物证。

你回来吧，我不喜欢没有你的北京。

　　　我

2011年10月的高晓松

如丧青春

春天，成立了好几个月的“青铜器”乐队终于开始排练出声啦！这几个月大伙的主要工作就是各自去弄自己的家伙事，最终凑到一起的装备如下：

贝斯：贝斯手（服装设计专业）捡破烂（以工地里的钢筋头为主，那时的恶贼都没坏到去剪电线、锯铁轨、偷井盖的程度）攒钱购买，价值 100 元。

键盘：键盘手（音乐教育专业）费了半吨唾沫从家里半拿半抢出来的大牛 B 合成器，价值 3 万元！

电吉他：吉他手（服装设计专业）不知从哪里借的。价值 100 元。

鼓和另一把电吉他：我（无线电系雷达专业）从妈妈那里预支十个月生活费，外加我中学团支书给黑社会当翻译（外贸英语专业）挣来的不义之财（为了这 800 元雪中送炭之恩，我于四年后毫不犹豫地借给该团支书 35 万占我当时全部财富之一半多，迄今十二年仍未还，丫的孩子已能用英文打酱油也）。总价值 1400 元。其中鼓是我们院一大胖子自己研制的（该胖子卖给我鼓之后半年，连自己也卖了过来成了我们的鼓手），比正常架子鼓小一号，电吉他是二手的，光可鉴人，爱不释手。

音箱：我们自己改装的一台老式“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价值：白送人都嫌占地儿。

话筒：主唱（音乐教育专业）的胸腔！这是该壮如屠夫之主唱当选的最大优势，我们没有话筒，只能让丫干嚎！

拥趸：两名（中医药专业），女，会写诗，擅长用自己的饭票给我们买饭，无价。

女友：平均每人一名，都以自己男友是“玩摇滚的”激动万分！价值：无比珍贵。

风格：开始排练，一首歌也无，原因是没人会写。于是讨论风格，这是当时每支乐队最大的事。因为要出门去和别人“盘道”，第一个问题便是“你们玩什么的？”我们决定回答“重金属！”以便赢得一片男女敬佩的眼神。

早春，在拥趸和女友们热烈期待的眼神中奏乐！弹得一塌糊涂，唱得乱七八糟，大家一致认为是鼓手（小生我）太臭！于是四处拜师日夜敲打不辍。

春末夏初，一场“风波”来临，大伙（当时我们全体大一）鸟兽散各回各校，在该风波中我与女友失散（那时人们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很容易就散在人海里，几年后我们重逢，成了另一个故事）。

夏天，我参加免费坐火车活动。在比超载电梯还拥挤十倍（可以站着睡觉不倒）的火车上，被挤至一眼睛比赵薇还大的北外女生面前，俩人无法动弹脸对脸紧贴着站了十几个钟头只好谈起了恋爱。该北外英语系学生是杭州美女，于是在杭州下车，一起去武林门广场观摩了一眼杭州学生的“风波”，风波中见一英俊青年热情演讲，多年后混在一起才发现那便是学生时代的郑钧。我们匆匆看了十分钟便手拉手踱到西湖边继续谈那种叫恋爱的。不久风波平息，我爷爷将我押至上海关在我家顶层的小阁楼里禁闭。我一来思念杭州女友（也包括失散不久的前女友），二来惦记北京同学乐队同志，一来二去的竟然写出了我这辈子第一首歌，叫做《逃出城市》。时至今日该歌词曲皆已忘光光，只记得当时灰灰色的心情。

窗外连绵的雨渐渐停下来时，回到了恍如隔世的北京。乐队重聚首，大家仿佛暂时老了一千岁，行动迟缓表情凝重。唯一值得快乐一下的是，当我在上海写出第一首歌时，吉他手于北京也完成了处女写！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重金属”两吨。

今夜坐在明亮的上海半空，用尽了大小脑里全部的搜索引擎也调不出那个画面——我们是用哪种交通工具把那么多破烂家伙事运到云岗的？反正下一个镜头是我们全副武装出现在云岗乡下一间废弃的小工厂里。那个一生中最漫长的暑假，我们对生活之消极到了平均二十岁的众小伙儿一致决定谁也不带女友，六根干葱排练之余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打一付上面印有各种美女的扑克牌——大小顺序不按 JQKA 大小王，而是哪张牌上的女人最漂亮哪张牌就最大！打输的倒霉蛋必须独自对着墙角手淫，谁要是一晚上连输三把，嘿嘿——

1989 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轻的夏天还有两件事值得纪念：录音带与大高楼。

录音带——我们搞来一台砖头录音机（因貌似砖头得名）及最便宜的 90 分钟一盘的无商标录音带，排练时录下来听效果用。一次排练后大伙兴奋之下忘了关录音机，导致这盘录音带里记录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年轻时代的亢奋、失落、淫秽、纯真以及无法总结的胡言乱语。其中最难忘的是吉他手独自呢喃着“法斯器、法斯器（电吉他效果器，当时售价 460 元，无法企及）”，众人听得血脉贲张，大呼若有一日我们能用一次“白威”音箱，大家三天三夜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瘾过足！许多年后每当我坐在远比“白威”牛 B 百倍的各种世界级录音棚里犯困，心中厌恶满脸疲倦只想如果停电着火就可以立即收工时，偶尔这盘录音带会跳进脑海，彼时便会迷惑生活将你的梦想像洗脚水一样端到你眼前，是对你的犒赏还是奚落？

另一个梦想永远不会出现在眼前——大高楼！一天排练完，大伙坐在院子里望天，忽有许多飞机以每分钟一架的速度鱼贯掠过共计 46 架，数得大伙脖子僵硬成了脚脖子。感叹之下有人提议说当哪天我们乐队成功了，就盖一座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在楼顶上演出（像 BEATLES 的最后一次楼顶团聚），让所有景仰我们的人脖子都拧巴成脚脖子！大家立即加入讨论，经过一番大设计，摩天大楼形状如下：好几百层的棍状主楼全部用来卖唱片，但禁止某某某某（名单太长写不下）的唱片摆摊！从主楼每隔几十层就向不同方向伸出一个大球，是为演出不同音乐的大厅！大球共计六枚（经过讨论我们宽容地批了一座球给民族音乐），分别以我们六人的女友名字命名！我的球球自然就叫“李娜”厅（北外英语系杭州美女名叫李娜，她那时还在杭州）！

像所有年轻的乐队一样，我们在那时发誓坚持到底永不分离；像所有年轻的恋人一样，我们也以为我们各自的爱情能如我们所愿坚持到底永不分离。

秋天，十月，终于开学。回到学校，全班都在，还好。我穿上一身爸爸从美国寄回来的“耐克”行头，带上久已不用的“红棉”木吉他（被玩摇滚的同志们鄙视）和我在排练间隙偷偷为李娜写的名叫《LINA》的“骚柔”英文情歌（同样被鄙视），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北外三号楼前，准备把她的名字将要命名一座牛 B 球状音乐厅的喜讯告诉她。秋凉如水，等到黄昏，她出现在一个也穿一身“耐克”行头的高大小厮的自行车前梁上。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五年后，我会上去就揍；如果发生在十年后，我会转身就走。可偏偏发生在那个丢人的黄昏！我像个巨大的傻 B 一样要求她一定听完我写的歌，那个高大小厮带着自信的笑容和他女友潇洒离去，我唱得比老太太哭还难听！唱毕，我努力做出同样的潇洒劈叉离去（估计走路的姿势比裤裆里夹着半截硬屎的倒霉孩子还拧巴）！

跑题啦！这个系列要写的是“江湖”！忘掉儿女情短，继续！

冬天三段论：因为有了一只牛 B 大音箱，所以有了一次大牛 B 排练，因为有了大牛 B 排练，所以需要一个牛 B 大主唱——老狼同志拿起历史的大破车轮（简称拿破轮）！

牛 B 大音箱之来历：吉他手对“法斯器”的呢喃（见上篇），于某个月黑风高之夜通过梦话传入其北邮英语系女友耳中（我猜的）。该白净女友于是在宿舍里利用英语会话之机用了 100 个 very 最后加一个 good 的演讲，把我们这群小伙子形容得“沈腰潘鬓，剑胆琴心”（这个英文比较难哈，也是我猜的）！总之最后结果是全宿舍六位侠骨柔肠深受课上莎士比亚课下琼瑶毒害的优质妇女（实在想不出溢美之词啦）毁家纾难，捐出了全体一个月生活费共计四百元正！吉他手心中喷出高温水蒸气暖流，暗下决心要把这六女一同娶回家之后，决定高风亮节共襄义举——不给自己买法斯器而是给全乐队买一只优质牛 B 大音箱！

提货那天，乐队其他成员及唯一的一辆三轮板车都被用来进行大搬家活动("重金属"过于扰民,我们被迫频繁地用那辆板车拉着全部家什四处流窜),目的地是清华我的宿舍。于是我与吉他手率先享受了听见自己手指头拨弄琴弦的声音从百十斤重的黑色大音箱里醇醇然、净净然飘然而悠然而出的幸福而快乐！

而忘了接下来的痛苦——

提货地是西单商场，目的地是清华我宿舍与众人及家什会合，运输工具是一辆 26 自行车！该自行车后座的长度还不到音箱任意一条边的一半！我们采取了一种叫一人推车一人在后连扶带抱住音箱慢慢走每两公里一换的优质策略——前面的人为扶稳车把只能走模特猫步，后面那位更惨，上身笔直两手抓箱角脸贴黑箱壁下身以马步行进！幸好那时"风波"刚过数月,"风波"中多次在一小撮阴谋家的煽动下早晨七点整队出校连跑带颠以嘹亮美声唱法高歌猛进环城一圈夜里三点饥热交迫以沙哑摇滚唱法踱回学校（期间颇有几辆校车来接，但阴谋家们竟然手挽手唱起"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等革命歌曲并高呼"鸡蛋包子随便吃！"等反革命口号视而不见劈叉前行！逼的小生我也只得挺起小胸脯搂住俩动摇女生蹒跚逶迤而去！)。

又跑题啦！总之我们因此练就了穿球鞋走很长很长柏油路的硬功夫！因此六七个小时之后，当时加在一起只有两百斤的我俩总算把一百斤的音箱运到了校门口。当时我在前面走猫步，吉他手在后面蹲马步，当他忽然看到巍峨的校门上毛主席亲笔题的苍劲有力的那"清"——那"华"——那"大"——还没来得及看见那"学"时——心中一暖，手底一松——那凝结着六位侠女一个月粮食的巨大的音箱无声侧翻下落——我惊得发出了"表！"的哀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吉他手脑子里闪出三个黄继光、两个董存瑞、六个说英语的妇女，可能还有一个残疾歌手郑智化，总之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伸出了自己 38 号半单薄的脚板板，任凭陨石般的大音箱砸了上去——"表————"他哀鸣！"表——————————"我撒开自行车任它划着弧线倒在"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七十八年名校门前,以慢动作扑了过去——根据动量守恒定律，音箱无恙，脚板变形（几周后养好，几年后吉他手与北邮白净侠女成婚！想来想去还是说了吧，后来他们又离了——结婚是一个纪念——青春是用来献给摇滚乐的，但青春太短暂)。

下一个镜头：光荣负伤的，吉他手，躺在，我床上，我躺在，我桌上，我的同学们躺在，他们自己床上，我们乐队的同志们躺在，我同学的桌们上，还有两个，在地上。

没人睡着。

夜里有人起来，抚摸音箱。于是大家，纷纷，全体，出现在楼顶天台，搬着，全部家什，支好，等天亮，冷。

我的绿被子，盖着六个，抽烟的小脸，下面的身体。大家说："烟暖房，屁暖床。"

我住 26 号楼，三周围都是，冬天，旷野。

当太阳，我是说，巨大的，红的，那个，升起来时，我们，疯了。

每张脸，红彤彤，抄起家伙，拧大音箱，面朝旭日，我，敲了四下鼓槌，1、2、3、4——

牛 B 的，音乐和我们，来了！牛 B 的，早晨，牛 B 的，贝司手，牛 B 的，青铜器乐队！全楼起床，自行车失真，苍茫大地，芸芸众生，我爱摇滚乐，哼哼哈嘿！

想找一个更牛 B 的，主唱，我们决定。主唱很伤心，他的那只大球球，音乐厅，要换人啦。

我的一个女友，藏在壁柜里，写诗。她的上铺，戴着牛仔帽，在 CCTV 里，抹着红嘴，唱起英文歌。我问她："安得主唱一枚？"

"什么样的干活？"她问。

"好的。"我竟然，这样回答。

1989 年底，西城，北京建筑设计院，大门外十步远，老狼入画，军装仔裤，带着，一个女的，这个女人，过去现在及未来，都是他的老婆。

"我得听你唱歌。"

"好的。"

老狼弹起吉他，唱《我要的不多》，很好听，并且我认为，这是巧妙地，在谈价钱，不多，很好，就是你吧。

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德统一。我们，都还活着，甚至常常笑，我们不知道，我们长大了，许多。

1990年，亲爱的，我们在一起吧——

以下为梧桐叶娃姑娘替老生预先在留言里写好的部分，99%属实。只不知这娃是何许人儿，不过还是不知为好。

秋天的故事（梧桐叶娃著）：

秋天回到学校考虑到乐队的长远发展，同学们四处奔波在北京各大学校寻找唱歌了得而且重要的是长得不能太好以至让高同学太上不了台的主唱，这个时候我们善良勇敢经常在学校水房里狼嚎似的练声的老狼哥哥就脱颖而出粉墨登场了。

然后经过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经过换乐器换女友甲乙丙丁戊ABCDE等等省略不说，又一个夏天到来的时候，乐队貌似有了点小小的名气，隆重受邀远赴海南某个小岛上的某个小歌厅演出，谁知乐队的大多数爷们都畏惧路途遥远恐遭不测难敌各路妖魔。

惟有我们坚强勇敢又十分好玩的高同学和同样坚强勇敢也十分好玩的老狼哥哥俩巴掌一拍就踏上征程了。一路跋那个山啊涉那个水啊挤那个火车啊结果一上晃晃悠悠的海南小船，高同学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来不及吟他的牛B诗句就狂吐不止。

天涯海角的日子看似艰苦其实美着他呢，居然还有和一堆女服务员挤一个宿舍住这等美事！月明星稀之时和狼兄谈论午夜的牛B电影或者白天的漂亮MM抑或憧憬美好未来，小日子优哉优哉，两人就此结下深厚的患难之情坚不可摧足以抵挡日后吵吵小架翻翻小脸。

惟有的烦恼就是无处觅知音啊，海南岛的父老乡亲不爱听是小事，歌厅老板不识千里马就是大事了，简单地说就是被炒了，更要命的是几日辛苦劳作的报酬还不够两人回家的，活生生的血淋淋的资本家的剥削啊！这个时候我们的高同学发扬先人后己的革命传统毅然决然把银子给了狼兄说："你先走，千万别管我！"先到这儿，后面的太精彩了，欲听下回分解，等高爷吧！

以下为老生的补充：

补充 1："这个时候我们善良勇敢经常在学校水房里狼嚎似的练声的老狼哥哥就脱颖而出粉墨登场了。"

老狼哥哥是在湖边练声而得此名，因为他们学校没有水房，哈哈！许多年后的一天，丫找了个机会眼望远方幽幽地对我说："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名校生的嘴脸！"彼时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狼哥冤呐！毕业于牛B的北京八中（比老生我的母校数字还大一倍），580多分上了东北最好的哈工大（这个分儿那年报清华也差不多上了）。狼妈妈慈母手中线，临行密密缝时想到"游子"二字泪如喷泉涌，孝顺的当时并不老的小狼于是答应父母转学回京（另一原因是舍不得一个好姑娘，就是现在的狼嫂，该贤伉俪中学时便已苟且！）。待退了学回到北京才发现他那两袖清风克己复礼了一辈子的总工程师的爹和交响乐团团长的娘极其不懂腐败之道，送的礼托的人敲的门踩的道皆不靠谱，被原本言之凿凿的接收学校（也是一不错大学）拒之门外！一百五十万般无奈的狼哥只好上了一所名叫北航三分院（被我等嘴脸丑恶的名校生戏称为"航三儿"）的走读学校——既然没有宿舍，便也没了水房。既然没了水房，只好去水库练声了，好歹有个水，哈哈！

解释完毕，意犹未尽，怀着阴暗潮湿的毒蘑菇再说两句：狼哥入学那天收获奖学金一千元，理由是他创下了该校自成立以来的入学最高分，他们那届的第二名比他低了整整330分！冤呐（电脑屏幕上出现狼哥头顶一根乌黑长辫疯狂甩动的flash）！！！

还没过瘾！继续掏出一把剧毒小匕首投掷——该校多年后几经改名换主儿终被取消了编制（那个入学最高分纪录也永垂不朽了）——可怜的狼哥没有了母校只剩下丈母校啦（好在丈母校是牛B的斯坦福）！其实"航三儿"风水还是不错的——仅狼哥一个小班里就出了老狼和石康两位名角儿。

阴暗褪去，狼哥多年来对老生我的宽容与谅解，忍耐与等待像春天的微波炉一样温暖，我要把这粒潮湿的心灵放进去，拧到"甩干"那一档，等两分钟。下楼拿杯子和酒，放出狼哥刚刚送我的阿莫多瓦私房专辑《悲伤万岁》——老生年轻时罪人无数，全仗狼哥（还有我们叫他"磊子"的黄知识分子）以

其无懈可击的风与格、生与活替我挡住许多雨雪（那个苍老的女声正在反复唱“nothing compares 2 u”眼眶在眼泪里打转儿），让相信“物以类聚”的人们坚持对我的善意，直到我长大。谢谢，我现在深夜写这些字，就是在纪录我对时光的感谢——“时”是我的成长，“光”是你们。

补充2：当时乐队全都没钱换乐器，只能换女友，嘿嘿。但老狼同学迄今十余年也没换过女友——因为丫不用乐器，哈哈。当时乐队不是“貌似有了点小小的名气”而是，嘿嘿，与“黑豹”“呼吸”挤在一间小传达室里排练，还抽过他们丫的“春城”！甚至作为暖场乐队登上了当年北京摇滚的圣殿——外交人员大酒家（老狼同学代表全乐队死死攥着话筒的开场白竟然不是掷地无声的“我们是青铜器！”而是：“我——我——我——我们都是学生！”哈哈哈哈，时至今日我们乐队聚会每次必提的名言）！时至今日每本纪念八十年代光芒万丈的北京摇滚乐的书籍都在介绍完崔健及那些牛B乐队后，在最后一页写道：当时曾在外交人员登台的乐队还有 *—……% ¥ # ¥，您慢慢往下找，在10至20个顿号引号之后，出现了“青铜器”，甚至有的还写着“成员：戴涛、蒋涛、许宁丰、赵伟、路费汉强、老狼、高晓松”等闪着青铜绿光的字样。

补充3：“惟有我们坚强勇敢又十分好玩的高同学和同样坚强勇敢也十分好玩的老狼哥哥俩巴掌一拍就踏上征程了。”

梧桐叶娃说错了两件事（主要原因是代沟呵呵）：首先我俩当时不是因为坚强勇敢好玩才去的海南，我俩一点也不坚强勇敢，而是相反——当时的社会一点也不好玩，从上到下（当时的社会和大学是对立的，对叶娃一代可以直观解释为象牙塔与象牙市场的对立——从肉体到思想——我们不用交学费还发钱，是社会蛀虫；社会麻木不仁，是我们的噩梦）。

我俩是因为崩溃才想去远方的，当时乐队伙伴们说：“关山万里，车匪路霸？”我俩答：“正不知找谁送命也么哥！”伙伴们问：“拿不到酬金找谁哭去？”我俩答：“正欲抱头痛哭也么哥哥！”

崩溃的大原因如上，小原因如下：因为上述大环境，我们很颓——

老狼的小原因：

老狼的女友（现在的狼嫂）当时积极向上（女人通常比男人爱得早，颓的晚，男人真他妈惨，爱一会儿就颓了），无法容忍狼哥整日不上课整月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尤其是令人发指的普鲁斯特，提出要求数理化上进的N条理由，老狼同学“屎尿”未及，本待读完《追忆似水年华》就抓起数理化老狼吞虎咽，不成想刚读到第五册（该该死的书厚达七本，其实若以我老生的文笔，七张纸就写完了！）便接到狼嫂无情分手小通知——颓了。

我的：

暑假前的一个劳动节，由于我从不劳动且在家写豆蔻小诗，我那生在四处逃难的德国（正逢二战大轰炸）长在滚滚红尘的祖国的母亲以及当时刚从全世界最功利的国家美国回来的父亲问了我一个小问题：“汝打算靠写诗歌谋生否，未来的未来?

答曰：“正是！”

该知识分子父母于是说了一连串牛B的话如下：

“苏东坡是有正当职业的——政治家，中间偏右保守派政治家——最背时也当一太守——‘为报倾城随太守’——业余写诗——对不起还有歌词；白居易知否? 江州司马青衫湿，州司马的package是你一个大学生粮食定量加副食补助的一百七十多倍！马克思没恩格斯养着也写不出《资本论》，况且我们不是恩格斯，当然了你更不是马克思，你倒想呢你会说德语吗？”

“我当然成不了马克思了，马克思长得多好看呀！”

“那倒不见得，你长得也还行！”

“完全不可同日！”我翻出一张著名的黑白照片——燕妮·马克思，呵呵。

“不许打岔！我们从小培养你琴棋书画是为了让你做一个有艺术修养的科学家！”

“有科学知识的艺术家更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呀，爱因斯坦会拉小提琴，黄磊连打字都不会！”

胡言乱语了。

回到1990年：“我可以做关汉卿呀写写曲儿什么的！《山坡羊》很上口呀！”

“卖淫在我国是被禁止的！再说现在还有唱诗词曲牌的青楼女吗？公子

王孙还重文轻商为了旗楼赛诗一掷千金吗？”

“终于露怯了吧！关汉卿是粉墨登场的！青楼女那叫翻唱，就像超级女声一样，要付版税的！只不过支付方式灵活多样！！”

总之最后我被爹娘押到北京火车站被搜了身被要求一分钱不带去天津（这个距离代表了他们对我的疼爱），粉墨登场用我的琴和诗歌生存最少一星期，如我如期归来（而不是提前），将可享受不会说德语的马克思的待遇。

两天后，饿得红毛眼绿的小生我主动要求被接回北京，家里摆着一大桌美食，我狼吞虎咽之后摸着肚肚准备接受奚落，他们却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只字不提，并且始终没人提起这件事——他妈的我的诗意人生就算暂时失意我也会选择性失忆，你们不用示意我知道我不合时宜——我也颓了。

补充 4：这件事梧桐叶娃有所不知（丫要知道这个我就疯了）：

出发的并非“惟有”我俩。

是这样：有两个姑娘去火车站送我，注意！都是送我的！让刚失恋的狼哥长叹一声上了车先。我与二女依次拥抱后也上了车，列车徐徐了一站地后，其中一女忽然坐在我旁边吓了我一跳！伊以一种极随意的语气说：“我放假没什么事儿，嘿嘿，送送你。”

天！我要颓！我要颓！请不要在我坐着滑梯去看深渊的时候给我送饭尤其是我爱的红烧肉！！试想一下卡夫卡同志以极为深邃的语言告别了仆人，循着远处的号角声骑上马准备去往真正没有尽头的旅程时——刚一出门——碰见一肉弹——怎么办！怎么办！！

幸好那个年代的女生都有一颗巨可爱的虚荣心：一定要比你洒脱、比你牛 B、比你有胆、比你有钱，提上裤子比你还不幽怨，分手之夜比你还不爱你！

这样就好。

伊假装没看见我去勾引一个暑假回广州的女生，拿出一册村上进行细致阅读的活动；我穿过一大堆编织袋去上厕所回来，伊竟与那个女生打得火热！我插不进嘴，便去陪老狼犯病。此时的狼哥全没了平日的沉稳，双眼布满失恋的血丝四处给车厢里陌生的贩夫走卒们表演唱——边唱边表演歌词的内容——人民群众笑得花草乱颤，狼哥笑得捂着肚子溅出眼泪——我钻到椅子底下紧挨着五双加在一起不足一百元的勉强可以叫做鞋的秽物睡去——多

颓呀——万恶的生活。

在广州火车站的人海边伊终于被我打败——伊偷偷放下矜持无助地暗示我要送我去海南——伊向我暗示道："关山难越，谁背失路之人？"

我对曰："萍水相逢，我爱他乡之客。"

伊不死心又曰："打起架来谁给你递板砖？"

我答："没有你没有人想打我！No woman no cry！"

我与早不耐烦打算见车就上的老狼并肩跳上直奔海安的长途汽车，绝尘而去。

所以，从这时开始，才"惟有"我俩去了海南。

海南的幸福生活见下节。

后来我独自漂流到厦门，弹尽粮绝时收到伊寄来的一千大元人民的币，并附一张巨大的明信片——第一行写着"I guess there many broken hearts in Casablanca"然后是伊翻译的我最喜欢的歌《Vincent》，我迄今见过的最好的译本，尤其是第一句翻成"繁星，繁星夜……"

好久以后听说那一千元人民的币是伊去北医三院给人民献血挣来的。

伊出身极好，也曾在她们学校壁柜里写出几行堪称牛B的小诗，伊的上铺给我们介绍的老狼——

总之无缘。

后来伊嫁了个画画儿的，偶有小不愉快时打电话给我，我便说："每次听见我的禽兽之声就觉得自己嫁得还算幸福吧？"

丫总是说："与你无关，一切只与成长有关！"

姐夫！怎么该！

补充5："海南某个小岛"的名字叫"海南岛"，仅比台湾小一点，哈哈。"某个小歌厅"名叫"癫马"歌厅，当时我们认为起这样名字的歌厅必爱摇滚无疑，错矣！我俩漂峡过海吐净胆汁（这个梧桐叶娃竟然也知）后摸到那家歌厅，人家问咱会唱啥？

答曰"重摇滚！"

人家说那唱个《一无所有》试试？

答曰“易！”

人家给我一把电吉他（我当时包里只背了一个廉价袖珍儿童电子琴），众乐手各操家伙即便开练。

大伙给了个前奏（《一无所有》的前奏是个很怪的 Esus4 和弦），老狼同学求职心切紧张过度（我俩出发时只借了单程的车船票钱，赚不到钱只能游泳回来！当时的海南在我们心目中比冥王星还要遥远！），一张嘴竟比原调高了三度（比老崔高三度！！！！和伴奏不在一调里！！！！！），哥儿们我当时心就凉了，脑海里绝望地闪出瘦弱的小胳臂小腿儿们在琼州海峡里拨弄盐水的惨景——忽然的时候——我的耳朵不敢相信的奇迹发生了——在一拍之内——我发誓只有一拍——那几个痨病鬼似的看起来与“艺术家”“摇滚乐”毫无关系的歌厅乐手们——吉他、贝司、键盘——全体无比默契地跟到了 B 调——老狼正在唱的调——个个面无表情甚至头都没抬！汗！汗！汗——我也赶紧跟过去——接下来就看你啦——老狼！！！！！平时谦冲内敛的老狼——为了生存——在比老崔还高三度的调上——在比超声波只低一点的频率上——在霍乱时期的倒霉爱情惊涛拍打下——在确实“一无所有”悲愤的激励下——以即将淹毙在海里的渔民向人造卫星求救的超高音——唱完啦！！！！！

多年后著名歌星老狼去海口演出，当晚又摸到那家已很破败的歌厅看望了那几个救过我们命的乐手，他们依然面无表情地为各路没谱——有谱也不靠谱的歌手们伴奏，默默地在一拍之内跟你跑去斐济或是更远的什么地方。收了工就下楼坐在一大群穿拖鞋、嚼槟榔、不识字、不唱歌的黑瘦小个子们中间赌饺子机，输掉钱，买个便当，天快亮时睡去。老狼回来告诉我请大家喝酒了，没什么话说，我难过了半根烟的工夫。

那时我俩一共每晚 20 块，喜极而泣，上街，第一次打了的士！第一次吃了菠萝！第一次把扛起了生活的肩膀晒脱了皮（那时是暑假）！回来后拿着小行李——第一次——也是迄今最后一次——和十个——其中有六个是美女——的领班领位服务员——在八月的海南——没有空调电扇，事实上根本没有电的——女员工宿舍里（他们没有男员工宿舍）——住在了一起（梧桐叶娃不会是她们中的一个吧？连这也知！大汗！）。

以下略去 3000 字。

只记一件小事：一个照例在席子上泼了无数水还是睡不着的夜，老狼抱着一把吉他（怎么会有把木吉他实在想不起了），我抱着一个叫“阿萍”的歌厅里最漂亮的姑娘（伊是领位，南昌好姑娘，姓氏已不可考），窗外有凛冽的月光，老狼忽然唱起：“我最爱的你，是否还年轻，在一个下雨的夜里，和你缠绵直到黎明来临，可如今，你在哪里……”

如果当时，如果当时，如果当时老狼知道狼嫂半年后会在午夜敲他的门重回他的怀抱，并在十五年零两个月后嫁了给他；如果当时我不是怀抱一个我不爱的好姑娘但心中无限想念我失散在“风波”中的W；如果当时老狼又唱错了调而不是把沙哑的声音溶进被窗棂隔开缝隙的月光；如果不是千山万水；如果不是大海相隔；如果当时有手机、呼机、哪怕如果当时屋里有电能点亮的灯，让我们用一个开关切断黯淡的青春，我们也不会，抱头痛哭，如丧考妣——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改成“如丧青春”，因为大多数人痛丧考妣时已是成熟坚硬做好准备的中年，而青春之丧，来于你无欲之韶华，逝于你无望之山冈，昨日已糜，前路迢迢，一曲未终已被弃于四季，一梦未醒已委身于尘土——毫无防备。

洪常青率领红色娘子军战不三合刚放两枪，就被敌人捉去把两条裤腿打成了墩布。我与老狼率领众青年妇女仅暧昧两人次，偷吃歌厅花生米（白送客人的那种）三盘便也成了烈士——开除我们的表面原因是业务能力差——那些嚼着槟榔五个脚趾指向四方（怪不得连山也叫五指山）的刚从楼下饺子机里赢了钱的翻身地主们不停地点歌：“发发公鸡”、“鸭僧何口”——我与狼哥头戴迷彩战斗帽（海南酷热为何我俩那时还戴帽子？）高擎机关枪手榴弹（电吉他和话筒）以革命烈士对待敌人除了美人计外所有各种威逼利诱的坚贞表情答道：“不会唱！！”——敌人无奈之下将我俩开除（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晕）！

我俩攥着最后几张党费小眼瞪小眼（所有的钱连毛票都算上也只够一人回京），以大无畏的革命气势发生对白如下——

我：你先走！别管我！回去告诉同志们，我们没有投降变节，没唱过粤语歌曲，没有暴露我们其实偷偷也听谭咏麟流泪的秘密，我们坚持了摇滚乐！

狼：放心，只要飞机不掉下来，一定完成任务！

我：你说什吗？你丫要坐飞机！！！（1990 年时副厅级以下干部几乎没人坐过飞机。）

狼：海峡里有台风，所有船全部停航，时间紧，任务急，航三儿要开学啦！

我：飞机上吃得可好了！（我那时对飞机的唯一感受就是家里人每次回国舍不得吃给我带回来的飞机盒饭，好吃极！）

狼：那我把饭给你留着，你回来吃。

我：你家又没冰箱，怎么留？

狼：我送你家去，你家不是有冰箱吗！

我：那算了，我妹肯定热热就吃了，丫一点革命感情也没有，还是你吃了吧！

老狼感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攥住我的手，说：你丫真好，下回一定给你留着！

我：什么？你丫下回还要坐飞机！！！

狼：不不不，我是说下回有坐飞机的事儿一定给你留着！

我：好吧，你早点回去也好，向党说明我的情况，尤其是姐妹们，有愿意跟你的就跟了你吧，反正你也素着，别担心我，老子一个胳臂俩脑袋到哪都能开辟革命根据地！

狼：放心，姐妹们哥儿们替你照顾，我没事，实在不行找个理发员。

这样我就放心了。

对白完毕，我俩分钱，他的海口飞广州机票加上广州回北京火车票拿走，剩下的够买一张末等舱船票去广州，我决定台风一停就上广州。

现在插入广告时间：很久很久以前，老生我还是小小生时读的是举国无双的北京四中，并且位列全年级前五十名组成的 A1 班（我们每次考试调一次班，最后五十名是 6 班）。88 年高考全班平均分超过清华录取线 40 分（这是班里前十名保送后的平均分！那十个“牲口”要参加考试将更加无敌！）。全班最差的一位女生上了复旦且差点哭死。她也成了我们班唯一去了外地的同学，担负起给全班同学（几乎全在清华）写信的重任。时至今日，北京四中每年都有 200 人上下乌泱泱涌进清华北大。

广告完毕。所以1990年8月底我到了广州，身上只剩10元钱一张，毛票几张。算得上是亲人（就像多年后我到了美国见到清华的，其实在学校半面都没见过的眼镜们都亲得跟一被窝里长大的似的）的只有中学时4班的一个女生在中山医科大，6班的一个男生在中大，这个男生还一直怀疑他女友与我有染（苍蝇在上！当时确实没有！）。

先去找那女生，蹭了一顿饭，看看她实在没有让我住她男朋友宿舍的意图，只好厚着脸皮摸到风景如画的中山大学找到冤枉情敌喝酒，小心地不问起他的女友，假装不堪酒力爬上他床就睡，哈哈。第二天准时起床跟着他去食堂，且不刷碗（顺便提一句，中大的伙食真好，嘿嘿）！这狠招果然毒辣，冤枉情敌开始问我下一步去哪？我说十元钱能去哪就去哪！丫脸色铁青地出门，我继续睡。当天下午丫摇醒我，递给我一张去厦门的末等舱船票，且是白送我的（估计那是从广州出发最便宜的船啦）！冤枉情敌是我们中学少数几个党员，果然保持了我党优待俘虏发给路费的敦良传统！

姐夫！小生竟然"屎尿"未及地出现在珠江口外零丁洋里叹着伶丁，想着我我我在厦门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儿都不认识一个！怎么该！！

末等舱（忘了末等是几等了）里无数人挤在一起，有门无窗，广东话，潮汕话，闽南话交织，炎热夏天底层人民的一切味道混杂成一种黏稠的化学物质腐蚀着绝望。小生我郁郁爬到船尾，凭栏远望，海天一色（都是灰的）。暴雨般的忧伤随着栏外漫天的雨弥漫。正欲吟诗若干首，忽有警察出现，神色严峻望着当时只有110斤瘦弱的我。

"放心吧叔叔我不想死。"我说。

"拿上你的行李到办公室来。"他知道我不想死。

办公室——

警：把钱拿出来！

我展开一张女拖拉机手的肖像。

警：就十元？！

我：是。

警：你就带十元钱去厦门作甚？

我：我要有更多的钱就直接回北京了！

警：少废话！把行李都拿出来！

我从破包里拈出裤衩二条的确良衬衣一件儿童袖珍电子琴一架——琴是我娘从德国背回来的，颇值几个小钱。

警：这琴是你的?

我：嗯。

警：你会弹?

我：嗯。

警：弹!

我弹。

没事了，热爱音乐的警察叔叔万岁!

厦门，大雨中。许多卖伞的，没钱。

街上，有远方的味道，远方，这里就是了，我喜欢。

二十岁的八月三十一日，第二天开学，逃课啦，好沦丧呀! 好! 真好!

公车站牌上的每个地名都陌生得像外语（这种感觉八年后在希腊望着各种医疗字母念不出声时又有过），一行行扫描，目光停在“厦门大学”四个宋体小黑字上。从小在大学长大的小生我，就像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见着哨兵跟见着亲人似的，见着“大学”二字就亲切得像一个病人见着写在电线杆小广告里的包治疑难杂症，踏实极了。

两毛车费，厦大门口密集的小吃摊又攫取两毛。不能再花了，咬咬牙，一抬脚，迈进了改变我整个人生道路比之清华对我的影响巨大根号二倍，在今后的梦里出现次数远超我所有母校的亲爱的亲爱的，许多年后每当我走进这座门都会热泪盈眶的——厦门大学。

时至今日，老生已游历30余国，每到一地都喜欢去当地大学校园转转，闻闻味道，痴呆呆望着裹在黄昏里的恋人和就着哲学、历史、政治、艺术喝酒的愤青们，愁肠百结，像一个衣衫褴褛的退伍老兵在路边给人擦鞋时，忽闻激扬军乐声继而望见刺刀胜雪、步伐坚定的威武军容时的大恸——恨不能在地上挖个坑把脑袋埋进去用尽气力嘶喊。

在我亲眼见过的无数童话般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剑桥当排第一，斯坦福与爱丁堡大学并次之，厦大与UC Santa Barbara并列第三（老生自己观点，

恕不接受讨论，嘿嘿）。有关厦大摄魂之美不久后有关“东边社”的文字里细述。下面说正事：

一进校门，便被本能驱使连问带摸地上了石井山——厦大女生宿舍。当时是中午一时左右，随手敲开一扇门，穿着碎花小睡衣的姑娘打开门看见一长发黑瘦落汤鸭站在门口滴水，不禁“啊”了一声——立即便有五个美头从床上浮起，将我目击致死——

女：你有什么事？

我：来避避雨。

女：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我——我是个流浪的——艺人。

我对自己的新身份还不太习惯。

“你是流浪歌手！”随着一声惊呼，众女齐刷刷从床上坐起身露出各色碎花小睡衣以及兴奋的眼神：“快进来！”“吃饭了吗？”“你从哪来？”“你用什么乐器呀？”……

我像个掉了队的红军战士一不留神进了革命老区，受到箪食壶浆的待遇——酒精炉煮的巨香的粥，姑娘们还怕不够香又往里放了些桂花。

趁我喝粥的功夫，姑娘们围着我问长问短问寒问暖群雌粥粥，就差给我纳鞋底、织围脖，直到两点将近该上课了，她们让我在宿舍等她们下课说是“喜欢和你聊天”。彼时小生我还没无耻到蹬鼻子上脸的地步，便提议我“四处转转”，等下了课再过来。

厦大新闻系二年级的可爱姑娘们叽叽喳喳地走了。我坐在她们楼前的台阶上，浑身滴水望着看起来停不了的雨，心中迷惑——直到不久后我搬进了东边社，才渐渐明白——厦大女生竟然有与法国伯爵夫人们共同的爱好——供养青年艺术家并与之恋爱！用一个后来成了我多年红粉知己的厦大外语系姑娘的话说：“谁让我们每间女生宿舍的窗都对着海，每天都有白色的轮船经过，那时我们就想，这条船又带来些什么好家伙用以改变我们柔软的生活呢？”

1994 年深秋的一个傍晚，雨后，北京东三环路边的一盏路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昏黄着，路灯下的我与厦大女友 X 在共同生活了四年后于此地进行

分手活动——各种分手所必需的例行举止完毕之后，做出约定二条——1.十年后如仍惦念对方，可于这天傍晚来此灯下相聚或独处（当时万没想到十年竟如白驹过隙，北京沧海桑田中那盏昏黄路灯已被一块明亮的方便面广告代替）；2.小生我庄严答应伊之最后请求——终我一生，决不把我们之间的故事写进任何文艺作品（含已在世的七大类艺术及未来有可能被称之为“艺术作品”的一切及其他）。呜呼！X对我人生影响极大，无以为报，老生将谨守此誓直至老年痴呆胡言乱语之前。故此厦大往事将集中于“东边社”艺术家部落之乌托邦生活，爱情部分敬请参考各种日韩电视剧之前半部及各种法国电影后半部可也。

镜头回到1990年8月31日下午2时厦大石井山女生楼门口的台阶上，穿过漫天斜雨看见20岁的小生我表情迷茫地坐在自己身上淌下的一摊水中央。另一个长发青年入画，拍拍我肩，我抬头，以犯法学生望着校卫队员的眼神望他。

他：你是画画的?

我：不是。

他：那你是搞什么的?

我：我搞——音乐吧。

我当时不敢肯定是我搞音乐还是音乐搞我。

他：你住哪?

我：还不知道，中午才下船。

他：先去我那换件衣服吧，看你都湿透了！

我们叫“他”老袁吧，那时老袁还是小袁，小小袁还在他老婆的肚子里呈青蛙状蠕动。他们住在厦大青年教师的筒子楼里。两个人一只青蛙总共只有十几平米，且屋里堆满了画——老袁是厦大艺术学院教美术的。袁嫂怀揣青蛙依然楚楚动人——重庆姑娘美艳倾国、厨艺无双、脾气火爆、古道热肠，在袁嫂身上一样都没落下。

我和该贤伉俪在这间小屋里共住了整整一个月！他们既不看我证件也不盘问任何来历病史等等，哪怕我是对岸游来的台湾特务，只管一起喝酒唱

歌——那时的人们相信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那时世上还没有“卡拉OK”，有个会弹琴的就能夜夜笙歌——然后他俩爬上老袁自制上铺用重庆话调情或吵架，20 岁的小生我睡在唯一的暗红褪色沙发里想入非非，以 38 度 2 之体温春梦了无痕，嗯嗯。

从小趾高气扬的小生这回寄人篱下啦，虽然他们夫妇尽量不给我这种感觉。我既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于是早晨起来便拿一块抹布四处乱擦惹人耳目，饭前帮袁嫂洗菜饭后负责刷第一遍碗，眼光偶尔瞥见袁嫂娇艳脖颈，便像个农民壮丁般将手里的碗攥成菜或将手里新鲜的菜揉搓成北京二月份猥琐在楼道里过了一冬的大白蔫儿菜。

有两件事稍微平衡了我年少的感恩之心：

一是老袁要考讲师职称了，决定英文考试必须且只能作弊，于是我帮他翻译了一百名西方画家的小传——考试范围就在这一百人内，写成按姓名索引的一大摞小卡片——带进考场抄之！我不用洗碗啦！阳光透过凤凰树的枝叶漫进来时，老袁在墙边画一张渔船与裸女的油画，小生坐在窗前运用我全部的地理知识翻译那些收藏着无数颗记录时代心灵的博物馆名——老袁成功地成为了一名人民讲师，并荣获了等小小袁能跑着打酱油时搬进两室一厅的排队资格！

二是一天下午，袁嫂与老袁进行了一场标准重庆式爆吵后终于动起了手！锅碗瓢勺此起彼伏中，我死死抱着已怀孕五六个月的袁嫂大声哀求看在小青蛙的分上，pull over 呀！当时瘦弱的小生用尽全部力气后，终于阻止了袁嫂要从刚打碎的还残留着锋利碎片的玻璃窗钻进去找躲在屋里的老袁拼命的企图——二十分钟后，我与老袁各拿一条扫把出现在窗外满地落叶中——寻找被袁嫂激愤中当作手榴弹投掷出去的结婚戒指，并且被我找到啦！

我想给他们买点什么，哪怕是一条鱼，但是，没有钱，我偷到一个厦大打公务长途用的密码，在传达室里拨了一个久违的号：

我：妈妈——

妈：你在哪？

我：厦门。

妈：干吗呢?

我：没事，没钱回来。

妈沉默。

我：你借我一千块钱吧。

妈：我的地理知识没出错的话，厦门应该是个码头。

我：是的。

妈：我没记错的话，你20岁了。

我：是的。

妈：一个20岁的大小伙子在有码头的地方活不下去吗?

我：好吧，我懂了，我偷打的电话，不多说了。

挂了。

第二天早晨，我对老袁说："今天中午不在家吃饭了，我要去湖里工业区，找份工作。"

找工作除了花掉我最后的两块钱外一无所获，主要原因是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是个人——那时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是属于某台机器的一个零件，所以需要你所属的机器开出各种证明——原籍的街道、团委、派出所、计划生育办以及在厦门驻地的同样一整套东东。那时大家都低头看这些纸来判断你是不是人而不是抬头看看你的脸，虽然我的脸不好看，但至少可以判断为灵长类动物吧！于是我连做个工人的资格都没有呀！我想起清华环境系有个专业叫"固体废物"，当时我校风头最劲的校园歌手，长得比我还难看但竟与四十余名才不双貌不全之清华女生暧昧的宋柯同学（十五年后的如今已是唱片业大佬佬啦）就是那个专业的，我一直迷惑这专业是学什么的？那天为了省钱决定徒步从湖里工业区往回能走多远走多远的路上，望着中巴车里因已为祖国做了一天贡献，下班时脸色红润的、曾被自己统称为贩夫走卒的"人"们，吸着他们丫绝尘而去的尾气，才发现原来这倒霉专业说的就是像我这样以固体为主对社会毫无用处的废物！

在路上我想到一个问题：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当森林减少无法供养一大堆猴子的时候——优质的猴子留下了——劣质的猴儿只好失去森林来到没抓没挠的平地被迫直立行走，前面露出小鸡鸡也顾不上那么多啦——学会使

用大火柴——抡着板儿砖追逐怀孕的大象与蛇（估计那时还对优质猴子怀有敬畏之心），发明接吻、脸红、画壁画、吹口哨、谈恋爱、用象形文字写出小诗，成了人，穿上衣服遮住小鸡鸡（脱了衣服就变大），建造城市丰衣足食之后想起当年被逐之辱，去森林里抓来一些优质猴子关在动物园里向他们丫吐痰，边吐边对这群贼配猴骂道："叫你丫不给我工作！叫你们丫不给我工作！"，这进化论简直自相矛盾嘛，作为自然科学很不自然！

搬家啦！

"没找到工作"这句话语古今中外都是不能单独成为一个信息，传递给免费收留你的人的——必须附带 solution——我的方案是向老袁借了 50 块，搬进了全厦大最小的能住人的空间——只有 5 立方米——用立方计算的原因是这个空间是芙蓉楼一层楼梯下方的那个斜角，一个著名的五面体，两面用木板挡住，进门一步时尚可站着，第二步就需折腰，第三步只能趴下啦，哈哈。如果用来进行流氓活动倒是个绝好的去处——进门就倒无处可逃！全部家具两件：一块大木板和一块小木板——幸亏有那块小木板，不然还真不像个知识分子的居所嘿嘿。

X 拿来三样电器——台灯、录音机、耳机。彼时 X 还没成为我的女友（那时伊还有个北大毕业的香港精英未婚夫，呵呵），所以在这里出现并不违背我们最后的誓言。伊赠小生电器的理由是要我为伊工作——厦门能收到台湾电台，听取他们的流行音乐排行榜以期从那些靡靡之音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X 说有出版社想出这些台湾"通俗歌曲"弹唱小册子，伊在帮着做这件事，让我从事记谱记歌词及标注和弦的工作。

X 每天来我这儿坐坐——送新录的磁带同时收走记好的词曲谱子，给我结每首五毛的账。我每天记个十来首，经常恶心得要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身怀六甲，其实是因为大部分歌都又酸又臭。我发现一个规律：臭的歌都差不多——和声走向不是"1645"就是"1345"，词也写得如出一辙，大意是"我爱你爱到长疮流脓你丫怎么他妈还不爱我再不爱我他妈死给你看"云云。好的歌却手法各异，记得当时听得最感动的几首是《阿宗三件事》、《哭砂》、《青梅竹马》当然还有罗大佑的各种穿心小箭、长刀大戟，我感动之余把这些心得讲给 X，导致伊眼里流出清澈的光芒，有时也和我接个小吻什么的。

两个月后 X 抛弃了香港精英及荣华富贵成了穷小生的穷女友后，一天我

问伊那些小册子卖得如何？伊笑着说哪有那些小册子“我是看你没钱又不接受施舍，想个办法接济接济你这骄傲的小厮！”X长我一届那时已大四，我只能甘当小厮了。

姐夫！现代版聊斋故事让我心里挤出一股水蒸气，不提！现在想想，那段扒歌记谱的日子给了我重要的流行音乐训练，以致后来我自己做的东西与港台路子迥然不同——我说的是十五年前还算牛B的港台音乐——要是今天哥儿们我接了这活，估计扒不了十首歌就大小便失禁吐血而亡啦，哈哈！

那时挣了几个小钱便出门去饮酒，开始知道了“东边社”，俄而北京红粉知己又寄来巨款一千元，再加上一个多月下来颇认识了几个厦大美女，急需一宽阔场所将年轻的生活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秋风飒爽，小生将身一拧——投入到上世纪光芒万丈的八十年代大学之最后一抹余晖——厦大东边社风光旖旎中。

我闭上眼睛，记忆如同一只海鸥逆着晨光泛海而上——厦大那片青绿色的飞檐斗拱被海潮声淹没在层峦叠翠之间。

小生少时读书很讨厌一些话，比如“唯楚有才”“东南形胜”之类，当时觉得出了北京就是周口店了——人都成那样了，仿佛北京就是太阳，其它行星的辉煌都是以距离太阳的远近来衡量的。许多年后千山万水走遍，才发现北京其实很不适合居住（虽然我依然爱北京）——夏天人均树叶不足一片；冬天人均雪花不足一片；没有落山风、海潮声；春天放下的一只屁秋天还在近郊徘徊，如果谁这时候来卖厦门海边的空气，我要买一大口袋套在头上。闻着早晨清晰的阳光穿过凤凰树再经由湖水反射到窗前与熟睡的情侣呼出的轻柔暧昧混合成的空气，我就会回到那里，用西班牙语（为什么要用西班牙语？）说：我爱你！

前一阵参加个什么电影节路过厦门，申请停了一天，在酒店房间梳妆打扮二番，在电梯里照镜子三次，在出租车里语法混乱地说话（好在那边人说话语法更混哈，我说喜欢脱了屁股的女人，他说是呀光着裤子多好！）。路过了比美国 101 公路还牛 B 的滨海高架，路过了只有一个街角似曾相识，其余一律恍如隔世的比浦东还新的老城——多少年啦——紧张到两只脚在鞋里攥成一对拳头时——当当当当——厦门大学到了，没票的请买票。我的天

我的天，这这这这个门这个大门这个比我记忆中大了好几圈的巨大的门，就是厦门大学吗？我的青春是一场梦吗？里面那个卖花生汤的棚子在哪？门口的小吃摊摊呢？晒太阳的和尚呢？凤凰树呢？斑驳的影子呢？我魂牵梦萦的一切全是假的？我吃铁丝拉笊篱自己肚肚里编的？我哆哆嗦嗦摸出人民的币交给司机，咬牙切齿问道："这——这——新的——干活——的门——这路——从前的？？"

司机："我的——新来的——厦门的——不是！"

我："这里——不是厦门？"我声音颤抖。

司机："当然——是厦门！"

那个大门确实是近年新做的，问明了这节，便甩开大步爆走在时光的路上——海边的石井山上每扇窗都映着春色，凌云山后隐藏湖水和情人的山谷，两山间的各种芙蓉楼间穿梭动荡的笑声。我走到一大片绿地前，慢慢停下，仿佛走到了一帘银幕前一铃声响起，快要开演了，我站在那儿，四周缓缓安静，颜色渐渐剥落，眼前的花红柳绿退色成一叠铅灰的屋檐，地上延伸出雨后泛着昏黄灯光的青石板路。我沿着狭窄蜿蜒的巷子走进去，屋檐上滴下清凉的水，我停在一间卸掉门板的排挡前，里面一大桌年轻的男男女女掺着劣质白酒的欢声笑语扑面而来，我认识他们每个人：老袁、老陈、老韩、老雷、老魏、老吴、老段、外语系的大美女阳、哲学系的小美女静、年轻的X，她旁边怀抱一把吉他长发及肩瘦瘦的、年轻的我，镜头推向我——出字幕：

Once Upon a Time in Dong bian she（东边社往事）

搬家

1990年10月的一天，小生我喜气洋洋地搬进了东边社——这个位于厦大校园心脏地带的"三不管"自然村。据说是因为没落实拆迁资金导致这个属于当地农民的、有着两三百间房的小村落留在了日益扩大的校园里。全部的屋子都租给了小酒馆、杂货铺、各地流浪来的艺术家、厦大艺术学院音乐系、美术系的单身青年教师们、同居的学生们（或师生们）、闽南佛学院（与厦大一墙之隔）外的居士、甚至还有携家带口的逃犯！且看我入住时的盛况：

四个东北鲁艺毕业的画家邻居给我做了个顶天立地的巨大十字架，上面横七竖八吊挂着红毛线，远看像喷涌的鲜血——四川美院毕业的老雷（我现在愿意这样叫，其实那时大伙都不老）在另一面墙上用炭笔画了顶天立地的保罗二世。我说你们要拿我这儿当教堂吗，到了礼拜天我就当会子神父你们来忏悔吧，尤其是作风问题要细细交代。大伙又不知从哪搞来许多旧窗帘布，天上地下的乱挂一通说是方便睡的人多时挡挡视线。"你们太不正派了！"我愉快地喊道。当晚我的小屋里就挤满了兴奋的男女听村儿里来的新人弹琴唱歌——不光我唱，人群中冲出胖瘦二人竟分别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与声乐系，我的天姥姥呀，专业组美声唱法开练啦，这两个叫老吴与老段！

我唱了一首刚写的《麦克》，是我看了厦大布告栏里的一首同名诗有感写的——这位女诗人 H 就坐在我对面，一袭白裙楚楚动人。一曲听完，H 站起身走了出去，老雷凑到我耳边说："她想跟你 **！"

我一惊："真的？"

老雷："你快跟出去，她一定在门外等你呢！"

我一把甩了琴疾冲出门，H 果然等在门外！天！资产阶级颓废派小说里描述的流氓生活就这样开始啦！！

搞床

我的小屋墙上丰富多彩，唯一的缺陷是——没有床，弄点木板子凑合着初秋时还行，但那时天已渐渐凉起来。一个早晨，我、老雷、老陈（X 新闻系同班同学，后来我多年挚友）一起在我住的那条弯曲小巷尽头的一间早点铺喝了花生汤（厦门的豆浆替代品），抹抹嘴，百无聊赖地在村里散步。转过一条巷子，一张大大的露出许多看上去很有弹性的弹簧的大床出现在秋天早晨明晃晃的阳光下的墙边。我们三人对视一眼——六只脚齐齐加快速度围了上去，如同早已踩过点望过风的熟练团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抬起大床一溜烟迈着小碎步转过两个弯，径直回到我的小屋！

三具瘦弱的身躯 123 直挺挺倒在床上并弹起数次——这时沉默了一路的我们齐齐发出震天淫笑——弹簧大床！大弹簧床！哈哈哈哈哈！！！！

附上《麦克》词，收于老狼前年专辑《晴朗》中，隔了十二年才发表，估计H早已为人妻母，不感叹了！

麦克

词／曲：高晓松

你总爱穿上那件印着列农的衬衫
总是一天一天不厌其烦举起你的伞
你总爱坐在路边看着车来和人往
总是对着沉默的人们发出些声响

你总爱摊开纸牌算那杯清水和女孩
总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想她们的未来
你总爱攥着一把冻得冰冷的钥匙
总是对着厚厚的墙壁转过身发呆

麦克你曾经远远飘荡的生活像一只塑料袋在飞翔
麦克你曾经像一条船长满了离离贝壳显得荒凉
麦克你再度回到这城市可曾遇见旧日姑娘
头上插着野花身上穿着嫁妆

会师

1990年还不知手机呼机为何物，走上二里地有个公用电话就不错，况且你要拨的号码通常是久久地占线。那时人们与千百年来一样地写信，所以人们的关系也像千百年来靠笔迹与墨香以及相遇时的眼神、送别时的背影联结——简单而悠长。

幸好我们有青楼的传统（西方叫伯爵夫人沙龙）——才貌双全的女子、自由恋爱的天堂、激荡思想的盛宴以及操着各种方言听起来都押韵的诗词曲赋（老生坚持认为北京话押韵最漂亮，因此坚持认为关汉卿是古今韵文第一

人，且是青楼为中国文化作出的十九大贡献之一）——时至今日（1990年）依然狂引无数文人骚客游侠骑士竞折腰！

八十年代气势非凡的大学集各种文化功能于一身——今天充斥中国每座城市配套齐全的娱乐场所那时全部以初级阶段形式萌芽于大学高高的墙里（捏脚除外），因此那时“社会上”不安分的人一天到晚往大学里钻——和今天正好相反（当时北京的各大院校都住着大量不是学生的人以诗人画家歌手为主间或有导演和流氓），那是中国青楼文化最后的回光返照，从那之后一切都卖票了，大学跪倒在集贸市场门口，文人们成了荒淫的看客。

又跑题啦，拽回来。感了这一大把慨其实是想说1990年十月厦大秋天的空气中闻出越来越浓的北方气味——据传有自称清华毕业的见着厦大女生走不动道儿的青年于东边社四周出没，大伙于是派我去“鉴定一下”。我们当时对“非我族类”混进大学拈花惹草分一瓢羹深恶痛绝，并有游击队战歌对付这些人：“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个姑娘都是我们自己地，谁要胆敢抢占去，我们就跟丫贫到底！”——

“小夏？”

“高晓？”

“小夏！”

“高晓！”

“小夏小夏！！！！”

“高晓高晓！！！！”

仿佛英雄的二、四方面军分别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雪山草地里暴走了两万五千里后各自派出一个老兵去前面的村里打探，二人于村口歪脖树下相遇，顺着对方帽子上的红星忽然望到了熟悉的战友的脸庞，音乐起，慢动作奔跑，拥抱再拥抱，旋转（我吐）。我的天！这是我流落到这个岛上两个月来遇见的第一个认识的人！

小夏：清华著名草坪歌手，我的众草坪战友之一，糙嗓，代表曲目《花房姑娘》《一走了之》（宋柯同学草坪成名作），建筑系85级，彼时刚毕业（那时清华本科都是五年制）。由于大逆不道与亲表妹谈恋爱而被爸爸及姑姑（表妹的娘）老兄妹俩含愤追杀逃至厦门，亲亲表妹被禁闭于北京。丫贼心不死又到厦大草坪巡逻，正不知如何下手踌躇间忽然遇见了早已打入内部与各路

人混的巨熟的老战友，如何不欢欣鼓舞紧紧拥抱小师弟我也么哥哥（该夏如今已是著名室内设计大师经常被我在各种时尚杂志目击）！

小夏与我历史性地拥抱导致了清华85级南下方面军与东边社根据地方面军的历史性大会师！清华帮里居然还有“天皇巨星”（丫自己在食堂门口张贴的宣传丫收费低廉的吉他班时用语）小黄，这些个五年来每天只能零星且稀疏地看见几个女眼镜科学家的老干葱们瞬间掉进了风情万种的厦大温柔乡里完全忘记了分配工作未能留京的郁闷（那两届毕业生都分配得很惨），每天像打了鸡血兴奋着下了班直奔厦大东边社用微薄的工资请更加贫困的艺术家当然还有女生们喝大酒甚至盘算起考厦大研究生学习马列主义（这个专业最好考）的主意，并且凭着人人会弹一手好吉他颇有斩获——我和X正式恋爱之后小夏也与外语系大美女阳共襄盛举，哲学系小美女静也在某天我回家时推开门（那时我们都不锁门以方便大家）被发现与小李（清华计算机85的）练习匍匐前进中……

东边社革命根据地进入了革命高潮！

盗猎

革命队伍成分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点——没有钱（这可能是全世界革命队伍的共同点）——流浪汉、刚毕业的学生、每月收到家里几十元的女生、需要自己买颜料的青年美术教师，大家几乎以共产主义的方式集体过活也只能喝最廉价的白酒，这也就罢了，关键是一众肉欲旺盛的青年们不能总是吃素呀——肉！同志们需要肉！

在这方面我比较有责任感：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伙喝得红毛眼绿后提着剩下的半瓶“一滴香”摇晃在厦大山水间，忽见一头羊鬼鬼祟祟从前方掠过。我大喝一声“羊！”本能地发足便追（为什么是“本能？”），众人见我狂奔，便也半真半假半疯半傻地齐声发喊追了上去——喝了兴奋剂果然跑得快怪不得要被奥运禁止——经过众拖鞋的百米冲刺居然将那头巨大的山羊逮住啦！

山羊疯狂挣扎，我们连滚带爬，不知谁冷静睿智地喊了一句“灌酒！”，大家毕竟都受过高等教育，立时领悟，七嘴八舌地将剩的半瓶白酒全数灌进

了羊嘴，一只有着巨大乳房的奶羊，就这样，慢慢地，倒了，倒了，羊羊羊——

八个人怀着喜悦且紧张的心情扛着羊来到老魏（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毕业，动手烘烤物体能力强）屋里，这时来自内蒙二连浩特的逃犯老王（逃犯的事我们很久以后才知，老王人很好，是我们中唯一不“搞艺术”所以没什么毛病的人）貌似专业地说：“这羊怀着小仔儿呢！”大伙面面相觑，谁也没犯过这么大事儿偷过这么大的东西杀过这么大活口况且是孕妇！——沉默了一会，老魏提议“表决”：杀还是放。默默地，大伙，一只接一只瘦弱的胳膊战胜了貌似受过高等教育的良知，纷纷地，此起彼伏地，全票通过——杀！

老王主刀，小生我最魂斗罗，于是打下手，以下略去 500 字。

羊已死，待剪开肚子，只见一巨大的薄膜笼罩着一切，老王貌似专业地解释：“小羊就在这里”，大伙好奇地说打开看看打开看看，于是我小心地用刀挑开个小口——我呸！我呸呸呸！这明明是一只硕大的胃吗！大胃里五谷杂陈臭气直扑我当时的玉面气得我大喝“老王哥儿们从今以后再也不信你丫的蒙古话啦！呸呸呸！”

这只 40 余斤的巨羊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煎炒烹炸炖煮烤足足美了两个星期。两星期后，噩耗传来：这只奶羊原来是厦大旁边一孤苦老太太卖羊奶谋生的饭碗！原本有两只，每碗羊奶一毛钱勉强维持老太太生计。不久前其中一只已被另一伙天杀的饥饿学生偷吃了，还剩这只居然！！！！！老太太那之后整日用一根棍子敲着一只酒瓶“咩咩”学着羊叫四处找寻——怎么该！怎么该！唉——大伙全颓了……

在老生迄今长长短短的成长中，似这般狼心狗肺、伤害妇孺且无力补救之恶事天地良心只此一回，那几日大家都不敢出门，生怕遇见老太太无地自容——直到后来与 X 正式好了之后，伊告诉我后来伊找了个机会给了老太太尽伊所能的几十元钱，我才稍微的不久后便全部地现在想起来又无法地原谅了自己。

谢谢你，X，你教了我许多许多，尤其是，你要我堂堂正正做一个男人。

十年没见了，但愿老生没辜负你最初的期望。

生日

1990年11月14日，小小的小生21岁啦！小小的房间里竟然挤进了来自两大方面军的22位同志！想起一年前过20岁生日时，一个人在清华26号楼614宿舍摆了三枚馅饼说是有谁来看我就与之分享。直至熄灯竟无一故人，独自吃了全部冷馅及饼，钻进冰冷的被窝。北京每年11月15日来暖气，因此每年我的生日都是一年中最寒冷的一天。当时我在冰凉被窝中倒是一点也没难过，我觉得这一切都不属于我——我会有我的诗和远方——妈妈从小就反复这样告诉我，所以妈妈和我从不为眼前的一切悲伤，反而经常被辽阔的昨天和远远的未来打动。所以后来——直至今天——我和妹妹都没有买房而是用所有的积蓄将这个孤独行星走遍。

21岁，南方海港，第一个暖洋洋的生日，第一次有这么多同志——真正的同志——在天涯海角邂逅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们。如果在1936年我们会集体奔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如果在1958年我们会冲向古巴追随格瓦拉砸烂旧世界；如果在1969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脱光衣裤裸奔于Woodstock荒原并且用最肮脏的字眼大声吟诵我们的诗句——可惜那之后好几个月我才从一片潮湿黑暗哭着爬进这个世界。唉！哥儿们姐儿们，时代平庸了点儿，最多也就"风波"那么个一小下子——那就让我们自己关起门来疯狂吧！我爱你们！

当时哥儿们我就如齐天大圣一般威风（没想到15年后越长越像丫二师弟，哼哼）——雀跃于露出许多弹簧的弹簧大床之上。面对一众人不人鬼不鬼，左拥阳大美，右把静小妹，一个亲嘴一个揉腿小酒喝得有滋味！大伙狂灌怒饮伴随着歌曲此起彼伏，满屋弥漫酒精荷尔蒙掺杂，各种及其它不着边际的空想社会主义大设计（那时大伙虽穷但好像没人梦想发财），甚至有人提议进行回归母系社会小实验说着就开始脱衣服找石器——总之——需要不停地唱些清纯小曲儿降降温。

那时小生唱毕一曲《流浪歌手的情人》，促使大伙组织了片刻伤感的沉默，这时从一个被大破窗帘布遮住的角落里传来低低饮泣，正在我怀里陶醉的阳

大美敏锐地掐了我一把，小声说："X哭了。"

"她怎么了？"我没心没肺地问。

"你说怎么了！人家爱上你了呗！还不赶紧过去！"

X和我拉着手在夜凉如水的东边社幽深小巷里接了十分钟摄氏41度的吻，回到屋里向大家宣布："我们决定恋爱一个月！"

第二天，X还在我身边熟睡时，我接到一封迄今为止最长的电报（现在还有电报这东西没？）——长达42个字。那时电报很贵，人人都以最简短的字句如"父危速归"发报。我家保存的我娘1942年12月31日在德国出生时，外公外婆发回国内的报喜电文也只有五个字"除夕得一女"。电报是H从湛江发来的，那时她已毕业分到湛江什么炼油厂之类的地方。这42个字被电报局的译电员用铅笔译出来竟然是一首精致的小诗——H是当年厦大最好的诗人，诗的结尾是一艘轮船的班次，告诉我11月16号是她的生日，届时她将从那条船上下来和我一起"呆几天"。我把电报给X看，伊和H也很熟，伊当即决定把刚搬到我屋里的小零碎再搬回宿舍给H腾地儿，并且——伊要陪我去码头接H。

第二天黄昏，我和X坐在无比绚丽晚霞前的码头等H，海平且静，轮船晚点了，我们聊了很多——其实在这之前我们从没认真地聊过什么。直到轮船鸣着汽笛缓缓靠岸，X才独自离去，我带着X的体温走到栈桥边，紧紧拥抱了从尘世逃回的H——

一星期后，H默默登上轮船，一头扎进人海，从此无踪。

四年后的秋天，我和X分手前回了一次厦大——因为听说东边社要拆了。我们拉着手在已拆成断壁残垣的记忆中徜徉，在依稀能辨认出的小巷拐弯处接了一个长达五秒钟的摄氏36度的吻，平静地笑了——"生活就是这样吧"——X是我知己。

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我们年轻时最喜欢的诗句。

有关 X 的文字到此为止，中间的四年只属于我俩，这是我们最后的诺言。

附《流浪歌手的情人》歌词，我发表的所有歌曲中写得最早的一首：

流浪歌手的情人

词／曲：高晓松

演唱：老狼

我只能一再地　让你相信

那曾经爱过你的人就是我

在远远地离开你离开喧嚣的人群

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

我只能一再地　让你相信我

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

在你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

你和你的爱情在四季传唱

我恨我不能交给爱人的生命

我恨我不能带来幸福的旋律

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

一扇朝北的窗

让你望见星斗

朋友们

又搬家啦！小俩口结了婚就得搬出去单住。我谈了恋爱，不能再过一天到晚满屋子人逮哪睡哪的日子了，“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搬到了厦大墙外湖里山炮台海边的渔村里，用井水洗脸，用巨大的

行军锅炒米粉，早晨晒在沙滩上的渔网像北京秋天的树叶闪烁着金黄的光，落潮时爬上海边高高瘦瘦的望鱼楼，里面正好能坐下两个人，涨潮时海水漫到身后很远的地方，有一种孤独的喜悦随潮声淹没空荡荡的心。房东老夫妇加一块儿只会说一句普通话“吃什么好料？”第一次听吓一跳，心说我们又不是牲口能吃什么好料！渐渐习惯了觉得比北京那“吃了吗？”有趣很多，便也逢人就喊（闽南话一定要喊出来才动人）“吃什么好料？”——“豆饼！”朋友们这样回答！

朋友们依然频繁聚会，我的新家房顶是平的，海上生明月时，可以在星空下歌唱。下面也有个和房东及另几个房客共用的院子，房客里有个闽南佛学院肄业的居士，好像有个法号什么的谁也没记住就都叫他“居士”。每当我们声色犬马穷欢乐时，他就更加努力地念着《六祖檀经》。一个下午，X去上课了，我百无聊赖踱到居士屋里串门，受到热情接待，墙上挂着一幅六祖的法相，居士得意地告我这是某某专门为其所画，面露得瑟。六祖天上见了这幅神情估计会拿当年捶米的锤子狠狠捶丫后脑勺三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这薄薄一叶，嘿嘿。我原本想聊点儿深邃的各种立即鸟散，改为大谈男女之爱云雨之欢。居士上半身强作正气凛然状，下半身，嗯，24岁老处男凸显。哥儿们当时心中挤出一股坏水儿，正色道：“我看你修行似有障碍，不如今夜九时去村口小小地逡巡片刻，或天降缘法也未可知！”

晚上，大伙在东边社聚会，酒过三巡，新闻系一北京姑娘Z抱怨最近孤家寡人颇不习惯，我立即建议她九点整去湖里山炮台渔村口转转“没准大有收获也未可知！”——那天大伙喝到深夜Z也没回来，我的小阴暗心理充满胜利喜悦。半夜回家时拉着X趴在居士门口恶听了一阵——虽然没见什么动静，我俩还是欢天喜地地回屋庆祝了一下人性光辉的又一次耀眼，哈哈，他老人家说得对——人定胜天！

第二天中午我爬起来，在院儿里刷牙时见居士房门半掩，便好奇地过去张望——只见这丫撅着屁股正往床底下垫砖头呢！

我：干吗呢居士？

居士一回头看见我立马小脸红起：我——我想——把床——加宽点。

我：怎么了？遇见仙女啦？

居士毕竟修佛，不打妄语，想了想说：我遇见一个好姑娘，我们恋爱了，

我想让她搬过来住，把床加宽点。

我坏笑：嘿嘿，鱼水之欢远胜晨钟暮鼓吧？

居士叹了口气，说：说心里话，都 24 岁了，有点后悔从前……

我：别！千万别后悔！佛缘与情缘一样，都须好聚好散，心存感激！

自此，X 和 Z 早晨起来结伴去上课，我和居士（丫恳求大伙多次别再叫“居士”了并以真名张某某相告，但没人记得住，只管照叫不误），闲来无事讨论老布什（1990 年底时还叫布什没有“老”前缀）几时对伊拉克动手以及晚上给姑娘们做点什么吃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渐渐的居士开始向我倾诉一些别人十六岁初恋时热衷倾诉的恋爱小烦恼，可惜我那时早已过了在操场边敞着被风吹开的领口心中麻痒语气颤抖地讨论爱情的年纪，虽然我比丫还小三岁——再说 Z 又是身经百战的北京姑娘，居士这样的江苏晚熟老嫩草我再教也不是对手——“玩！你就当玩！”我总是这样说。居士很难过，丫不想玩——丫甚至萌生了寒假带 Z 回江苏老家见父母的古怪念头，被我厉声喝止并以佛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形容爱情企图点化之。嘿嘿，其时我忘了民间谚语“劝赌不劝嫖”比“如是我闻”更接近人性真谛，所以当然失败也么哥！

一天居士求我帮忙找人卖掉那幅六祖法相，我说你疯啦，怎么能爱上个女的就把多年老情人的画像卖了，真是罪过六祖天上有知不把你推下河去才怪！居士诚恳地说（后来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就是因了这诚恳）：“我知道不好，可我是男人，我不能让 Z 养我呀，我得有责任感，对吗？”

我无语了。居士和 Z 当然最后也和千千万万漂浮在人海的年轻人一样随风散去。后来我离开厦门，再没见过居士，只零星从老陈那得到一些消息——先是说回江苏做了小生意，过了几年，又说是得罪了黑道被砍了一只手，再后来老陈去了英国，便再没了居士的消息，但愿他在这滚滚红尘中辗转时能有片刻想起六祖的话——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当年东边社的战士们在我离开后的一两年相继星散。时代变了，艺术家成了怪物，写诗成了精神病行为，流浪变成了懦弱的体现，新一代大学生开始自己交学费且不包分配了，草地不再被琴声穿过，自行车前梁上不见了风中飞舞的长发，人不再是柔软的流水，变得坚硬粗糙，爱情变成了一种粮食，我们的东边社，变成了海上稀薄的空气……

小夏后来还是思念亲亲表妹，离开了阳，与表妹私奔中东躲西藏共同生

活了十年，最终还是劳燕分飞，小夏以全部财产相赠依然觉得愧疚，有时约我喝酒。

大美女阳去年和某台湾同胞离婚后来京探望我们，小夏、我、老陈、老韩都去陪阳喝酒，大醉后，阳说今后打算住在上海，不再相信男人，但我们这几个老情老友可随时去找她，且允许像当年一样亲密无间，我等大恸——那些相许以身的少年时光已被埋葬在高楼大厦间，永不再来。

老雷在厦大度过了暧昧温暖的诗酒画画好时光后，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潮水中——干起了装修，娶了物质女郎一名导致没日没夜地干活。几年前我去重庆（雷是重庆人），晚上与一群重庆老愤青喝酒，忽然有人问我认不认识老雷，我说当然多年老友呀他在重庆吗？众人面面相觑，说你不知道吗？老雷已于半年前在去自贡接装修活的路上出车祸死了！

那夜大醉……

老韩做了 BP 石油的老总，代价是得了直肠癌，我和老陈陪他去做的手术，他进手术室前忽然跟我俩说：现在想想厦大那些好姑娘，哪个都应该娶回家。

老魏辗转四方继续画画烧陶瓷。

老王被发现是逃犯后携妻失踪。

我和 X 分手前去了次厦大，之后整整十一年，2005 年的我再次回到那里，袁嫂当年肚肚里的小青蛙已经长成了十五岁的中学生。晚上我和老袁坐在厦大门外新开的漂亮优雅的酒吧里喝了两瓶优雅昂贵的洋酒，天快亮时他开车送我回酒店，我用醉得丧失了焦点的眼睛死死盯着这座埋葬了多少残酷青春的城市，快点亮起来吧，天空湛蓝吧，涨潮吧，海风快吹来呀——白轮船鸣响汽笛——年轻的我和 X 站在船舷上——年轻的年轻的——东边社的朋友们在码头上向我俩拼命挥手——再见了朋友们——我们去往冬天的海上——1991 年 1 月底——两千年来时光记住了多少个这样的瞬间——许多人一去不回，终成永诀。

我迄今的 36 年里再没哪一年如 1990 年般漫长、欢乐、忧伤。

附《青春无悔》歌词：

青春无悔

词／曲：高晓松

演唱：老狼

1996年底出版时原序：

写于九一年初，流浪了一圈回到北京，找到那把吉他时，它只剩下三根弦了。所以写了这样一首九拍的歌，多年后录这首歌时，老狼在棚里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想起和女友一起在八中校门口树上刻下的字，他在黑着灯的棚里，我在控制室里，通过麦克风谈起那些事，谈起她们。她们就像是从我们手指尖上滑过的那些叫做岁月的东西一样，偶尔还会涌上心头。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
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
最亲爱的你，像是梦中的风景
说梦醒后你会去，我相信

不忧愁的脸，是我的少年
不仓皇的眼，等岁月改变
最熟悉你我的街，已是人去夕阳斜
人和人互相在街边，道再见

你说你青春无悔包括对我的爱恋
你说岁月会改变相许终生的誓言
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转过年轻的脸
含笑的带泪的不变的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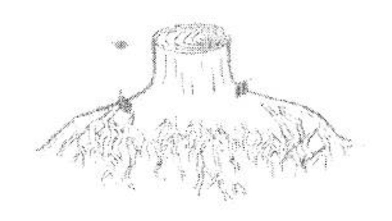
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
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
你走后依旧的街，总有青春依旧的歌

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

都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
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
都说亲爱的亲爱永远，都是年轻如你的脸
含笑的带泪的不变的眼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永远，永远年轻的脸
永远永远也不变的眼

电影故事



林徽因

字幕：1918 年初冬。

（资料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的盛大欢庆——）

1、日 外 北平前门大街

一群面无表情的国人在挥舞着五色旗庆祝一战胜利，十七八岁的梁思成骑着一辆稀有的摩托车，东拐西拐穿过人群。

有路人：我们是战胜国吗？我们打赢了谁？

另一人：我们打赢了我们的脸。

梁思成笑——

2、日 外 林家大院外

梁思成骑到一座大宅前。看门警察：什么事？

梁思成：麻烦找林总长。

警察接过帖子看罢，点头哈腰：原来是梁总长的公子！怪不得骑这西洋的风火轮！

3、日 内 林家书房

林长民带梁思成在书房里看字画，说：你家学渊源，但不知对西学怎

么看?

梁思成：我觉得西学是强国之利器，所以家父才让我入清华，然后留美学习。

林长民：很好啊。将来打算学什么?

梁思成：我想学建筑营造。

林长民：喔? 这倒是个冷门，你不怕人家说你是个泥瓦匠，样式梁?

十五岁的林徽因出现在门口，快人快语：泥瓦匠怎么啦? 中国就是想当大师的人太多，都坐在书斋里考据，没人真的甘做匠人，踏实建设，才会像今天这样羸弱。

林长民疼爱地笑：这是小女徽因，从小骄纵惯了。这是梁启超梁任公的长公子思成，清华的青年才俊。

思成红了脸，徽因倒是落落大方，看着思成：你以后最想盖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思成老实说:我还不知道，我只是喜欢画画，又觉得这对国家没什么用，才想到学建筑营造。

徽因：我也喜欢画画，我喜欢画好看的衣服和人——

林长民：小女画的还不错，来年开春你俩可以一起去写生。中国迄今还没有一所大学教建筑营造，将来你学成归来，一定大有可为。

思成笑了，徽因笑着说：梁未来大师，几时写生别忘了叫我!

说着一撩厚厚的呢子裙,倏忽闪去。思成望着空空的门口,转头望向窗外。

字幕：1920 年春。

4、日 外 林家大院

窗外，林家典雅的院子里，阳光洒下落英满地。十六岁的林徽因在指挥一群少男少女唱歌。林家众表姐妹都穿着培华女中名贵的校服，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梁思忠以及其他少爷小姐们也都穿着各色漂亮校服。佣人们端着茶水和点心在一旁看热闹。大家在唱“长亭外，古道边——”没心没肺地。徽因边笑边指挥，说：思永唱的最好，思成最差，思成单独唱一遍！（林家姐妹培华女中校服照，右一徽因）

大家都笑，思成认真唱着。林长民在窗前看着这群孩子。忽然回头对秘

书说：通知一下外交部，这次赴欧考察我要带上徽因，让他们快办手续。

5、日 外 北平街道

梁思成不准的歌声中，镜头升起，移到高墙外，看到1920年代的北京：骆驼、乞丐、路边的剃头挑子、黄包车、普通百姓的粗布衣衫，偶尔一辆汽车驶过没有柏油的土路，一阵尘烟遮住镜头。

6、日 外 邮轮甲板

镜头前的烟散去。看到一艘邮轮的甲板上，中西人等戴着各色帽子往来穿梭。林长民在船舷边和一位洋人聊天。林徽因一身洋装凑过来，林长民看看远处的几个洋姑娘，问徽因：怎么不和她们聊了，你要练习英文呀。

徽因：她们浅薄得很，只晓得说中国路上全是泥，没有真正的厕所。

长民：你怎么说?

徽因：我说你们还没发明衣服的时候，我们就有厕所了。

父女俩哈哈大笑。洋人好奇地问笑什么? 长民用英文答：没什么，小女孩的胡思乱想。

徽因用标准的英文说：我没有胡思乱想！他们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厕所，我说你们还没发明衣服呢我们就有厕所了。

洋人哈哈大笑说：其实欧洲的普通老百姓也没有真正的厕所，只不过她们这些大小姐不知道罢了。

长民：听见了吧，你这位大小姐还笑话别人。你也一样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

徽因：你又不许我出门，我怎么了解?

（林家父女赴欧前）

7、日 内 邮轮五等舱

邮轮底层的五等舱，积满了中国劳工和一群穿粗布衣服的青年学生。林长民带着徽因走进来显得格格不入。青年学生有人认出林长民，大声对众人说：林总长，他就是司法总长林长民！就是他和梁启超一起阻止了我们的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屈辱的凡尔赛合约上签字，导致了去年的五四运动！他是个

爱国有骨气的好官！

青年学生向林长民鼓掌欢呼，一旁的劳工们面无表情。林长民：大家别这样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我们食民之禄，更当尽忠报国。我现在已经不是总长了，去国际联盟做观察员顺便考察司法。大家叫我长民兄吧。

一个操四川口音的青年学生陈毅站起来说：可不是人人都像长民兄这样做官的，如果现在换成曹汝霖陆宗舆之辈在船上，老子一定第一个上去狠揍！办外交的只知道卖国，锤子吗！

大伙哄笑，连一旁的劳工们都跟着鼓掌。徽因天真地问：你们都是去法国留学吗？

一个劳工说：我们字都不识，留啥子学呀！我们是去做苦力。这几个学生娃是去留学的，家里又没钱，刚还在问我们做工的事，他们要勤——勤啥子的——

陈毅接过话：勤工俭学！我们再苦也要学出来，我们要改造中国，让每个穷人都认识字！

长民和徽因深受感动。徽因小声对长民说：我们帮助他们吧。

长民点点头，徽因笑着对陈毅说：三十年后，你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长！

大家哄笑，陈毅红了脸，大声说：笑啥子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陈毅将来还要做元帅嘞！

（右一陈毅 1920 年与同学在法国）

8、日 内 博物馆

（资料片：1920 年代柏林、罗马、巴黎街景）

普契尼《蝴蝶夫人》歌声中。林长民带着林徽因穿梭在柏林、巴黎、罗马的艺术殿堂与博物馆内外。在卢浮宫看到大批中国的国宝，父女二人激昂地说着什么。

9、夜 内 歌剧院

徽因随着父亲跟意大利友人在米兰歌剧院包厢观赏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中场时大家鼓掌，徽因礼貌性地鼓了掌，意兴阑珊。

一旁的意大利友人问：林小姐不喜欢这部戏？

徽因：音乐是极美的，尤其是《明朗的一天》那段唱的动人心魄。只是这故事——

意大利友人：这故事说的是你们东方女性呀?

徽因：是西方人想象的东方女性，忍辱负重，为爱牺牲。可平克尔顿既然无情无义，蝴蝶夫人又为什么要为他受苦牺牲？就因为他是西方人吗?

大家笑。

意大利友人：哦，林小姐，这与人种无关，你这是单纯的小丫头才会有的谬论。爱会使人疯狂，姑娘们在真正恋爱之前，是不会懂得这些的。

徽因：爱当然会使人疯狂，但也要看这人值不值得。

林长民：好了，徽音，你还小，不明白，凡爱情这回事罢，总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或者当事人只觉得值得，那也是种幸福，也未可知。

徽因不好当众反驳父亲，但脸上依然倔强。

字幕：1920 年秋，伦敦

10、日 内 伦敦林家寓所

林家伦敦寓所。林徽因在二楼认真跟着家庭教师 Betty Phillips，一个严肃的英国淑女补习英文。教师严格纠正着她的口音。楼下隐隐传来欢声笑语。镜头来到楼下，看到林长民正和一群年轻留英学者聊天喝下午茶。

11、日 外 圣玛丽学院大门

一辆黑色汽车停下，林徽因下车，抱着书本走进校园。镜头升起，看见拱顶上“圣玛丽学院”字样，小小的徽因远远走着。

12、日 内 伦敦林家寓所

林家客厅，一群留学生和学者在倾听林徽因谈雪莱的诗。林长民在一旁骄傲地看着女儿。门铃响，徽因跑去开门，门开处，24 岁的徐志摩站在门口，脱帽笑道：您就是长民先生常挂在嘴边的才貌无双的林大小姐吧?

徽因：说错了一半。

志摩：那一定是后一半。

这时长民也来到门口，大呼：志摩！你来得正是时候，快进来。这是小

女徽因。

志摩与徽因笑。走进客厅，一留学生说：志摩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正听林大小姐对雪莱的高论，你这大诗人最有发言权！

志摩：你们说的是玛丽雪莱吗？

大家哄笑：你是对敢跟诗人私奔的烈女感兴趣吧。

志摩：我是真觉得《弗兰肯斯坦》写得好，比雪莱的风花雪月要好。

另一人：我觉得《吸血鬼》也写得很好呀。

志摩：因为你也是学医的呀！

哄笑中一人说：可惜你不是拜伦的医生，没人给你原型哈哈。

那人：我决定以后给志摩当医生，没准也弄个新文学的马前卒做做。

大家笑，徽因说：我倒觉得《弗兰克斯坦》像个诅咒，笼罩了他们后来的人生。

志摩热情地看着徽因说：人生本来就是被诅咒过的，只不过玛丽听见了。

徽因：听见诅咒的人生活得真悲惨。

志摩：听见诅咒的人生活得更勇敢。

徽因望着志摩，长民望着他俩。一个学生喊道：这话题太沉重了吧，咱们还是聊聊克莱尔吧，她最幸福，雪莱拜伦一个都没放过！

大家笑声中，镜头转到窗外。

（父女俩在伦敦林家寓所）

13、日 内外 伦敦林家寓所

窗外下起了细雨，有人敲门，徽因从楼上跑下来开门，志摩站在门口，热情地说：我们去看彩虹！

徽因一惊：哪里有彩虹？

志摩：在雨的后面！

徽因眼里放出光芒，说：我去拿件衣服。

14、日 内 圣马力学院教室

林徽因在课堂上偷偷看志摩的信，志摩画外音响起：

徽因、你说、世界上哪里找得到这样一对形合神似、天造地设的情侣：

喜欢看白云在明净的蓝天上浮游变幻，喜欢仰望灿烂的星空，喜欢穿雨衣不戴帽子在蒙蒙细雨里散步，喜欢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舒曼的《梦幻曲》、雪莱的《云雀》、济慈的《夜莺》，喜欢孔子、庄子，喜欢晚唐诗和南宋词，喜欢中国的写意画和西方的印象派画，喜欢沉思也喜欢辩论，喜欢对别人友善也喜欢别人对自己真诚，喜欢与情趣相投的人小聚长谈，喜欢不带恶意的揶揄和严肃的诙谐，喜欢喝咖啡、吃酸牛奶，喜欢逛书店，瞻仰教堂古墓，喜欢梅花和幽重，喜欢一切善和美……

画外音同时伴随一连串画面：

志摩骑着自行车穿过伦敦的街道来到林家。

林家下午茶的欢声笑语，林长民即兴挥毫，徽因研磨，笑意盈盈。

志摩骑车带着徽因在海德公园穿行，看马克思墓，听人慷慨演讲。

邮差送信到林家。

志摩与徽因在看画展。

徽因在课堂上给志摩写信。

雨后的彩虹脚下，志摩在徽因写生的画上题诗，徽因看着，把头依偎在志摩肩上，志摩轻轻吻了徽因的额头。

字幕：1921 年。

15、日 内 伦敦林家寓所

伦敦林家二楼，家庭教师 Betty Phillips 正在给林徽因讲古英文。徽因心不在焉，教师停下来问道：林先生几时从瑞士回来?

徽因：大概就这几天吧。

教师：Phyllis，你是在想徐先生吧？我看他有一星期没来了。

徽因：信也好几天没有。

教师：去找他！

徽因：去找他?

教师：去找他！如果我如你这样年轻，我就去找他！

徽因：去哪找他?

教师：去他家！信上不是有地址吗?

16、日 外 伦敦街道 杂货铺

伦敦的街，徽因骑车穿过。

徽因拿着信找到一条小街的一间小杂货铺，迷惑地看着门牌号。杂货铺老板，一个和善的英国男人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小姐?

徽因：请问徐先生是住在这儿吗?

老板：徐先生? 对面住着一位徐先生，戴眼镜的年轻中国人，你是找他吧?

徽因：是呀，谢谢。他的信都是寄到你这里吗?

老板：以前没有，就是最近他说他不方便，让我帮他收信，每天一出门就跑到这来问，那些信都是你写来的吗? 你的字很漂亮! 像人一样漂亮!

17、日 外 伦敦徐家门口

林徽因站在徐家门口，犹豫着按了门铃。过了一会，门开了，一个雍容贤惠的少妇站在门口：请问您找谁?

徽因愣了：我找徐志摩先生——

志摩这时也来到门口，一见徽因，愣住了。少妇见状，微笑着说：进来呀，进来坐。

18、日 内 伦敦徐家

徽因进门，志摩尴尬地介绍：这是林长民先生的女公子，林徽因，这是我内人，张幼仪。

房里女佣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在玩耍，张幼仪说：这是我们的孩子，两岁了，来叫阿姨!

孩子哭起来，女佣带了孩子上楼。三个人尴尬地坐下。张幼仪亲自去沏茶，徽因看着志摩，志摩用英文对徽因说：我一直想告诉你的，只是——

（汽笛声刺耳响起）徽因望向窗外，泪眼欲滴。

19、日 外 邮轮甲板

汽笛还在响，邮轮的船尾，林徽因望着远去的英伦。林长民走过来，望

着女儿：上船前我给志摩去了一封短信。

徽因点点头，长民：你怎么不问我写的什么？

徽因：写什么都不重要，许多时候，文字真无力。

长民叹了口气，徽因问：你一直都不爱妈妈是吗？

长民：是呀，我也觉得很对不住她，包办的婚姻在中国造成多少悲剧啊。

徽因：妈妈真可怜。

长民：所以我一定要让你自己选择，幸与不幸，要对得起自己。

20、日 外 敦煌道

字幕：1936年，甘肃敦煌

中国营造社的旗帜飘飘，古建考察队行进在大漠孤烟中。林徽因身穿漂亮的骑马装与年轻的美国建筑艺术女学者费慰梅（Wilma Denio Fairbank）坐在一辆马车上。梁思成与哲学家金岳霖（外号“老金”）骑着马跟着向导走在前面。

（以下有费慰梅参与对话皆为英文）

费慰梅：后来呢？我听说志摩后来登报离婚，轰动一时。

徽因：是呀，那是中国两千年来第一个登报离婚的。我和思成那时已经订婚，有一天我们在街上听见满街报童高喊着徐志摩离婚的新闻，那情景就像是好莱坞电影，可惜我们都不是好演员。

慰梅：思成知道你和志摩的事吗？

徽因：当然知道。志摩是他爸爸的学生。后来志摩追回北京，他爸爸还给志摩写过信劝他呢。泰戈尔来中国的时候，我和志摩一起做翻译，还一起演了《齐德拉》，思成亲自当司机，当剧务，当最热情的观众。

慰梅：思成就是中国人说的“谦谦君子”。

（泰戈尔与林徽因、徐志摩右一，梁思成左二）

梁思成与金岳霖骑着马走在前面。

老金：日本人说唐代建筑目前仅存于日本，中国人不尊重自己的艺术。Bullshit，连我这研究西洋哲学的看了都生气。

思成：其实我们的书法绘画都保存得很好。主要是我们不觉得建筑是艺术，穷了就拆，富了就按自己的需要改建，弄得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没有真正的古建筑。其实建筑才是最丰富，最能体现人类成长的艺术。

老金：是呀，这么大的国家，就只有你和徽因主持的这个营造社这几个人在考察研究和保护古建筑。古时有"精卫填海"，你们夫妻就是现代的精卫鸳鸯哈哈。

思成笑了：精卫也分雌雄吗？古时还有"愚公移山"呢，你老金不也是一个人愚公一样在这片没有逻辑的土地上四处宣扬"理性"、"逻辑"。不止是咱们，我弟弟思永，哈佛考古系毕业，不也常年在安阳发掘殷墟，整天和泥巴做伴。每个周六来咱们北总部三号沙龙的那些朋友，哪个不是单枪匹马在各自的领域做拓荒者。国家百废待兴，能出去读书的就只咱们这些人。你还记得咱们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有多么急不可耐地想回来改变这国家吗？现在能做事，已很满足了。

21、日 外 宾大校园

字幕：1926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宾大美术系楼下。梁思成满脸愁容站在门外。林徽因一溜小跑出来，身上还沾着些颜料。思成把手里的电报颤抖着交给徽因，电报上赫然写着：林长民先生于反抗奉系军阀战役中不幸中弹殉国。

一片漆黑。

22、日 内 美国医院

林徽因在医院醒来，思成坐在床头。徽因捂住脸痛哭，思成也边跟着流泪边拿出一封厚厚的信，徽因不敢看，思成说是我爸爸写给你的，他说他最喜欢女儿，从今后你就是梁家的女儿。

徽因：思成，你全家对我真好。我又任性，脾气又急，以前有爸爸宽容我——说着又哭起来。

思成：徽徽，以后有我！我们订婚已经三年了。等你一毕业，我们就结婚吧。我会尽我所能照顾你一生。

徽因默默点点头。

（林徽因在宾大获美术学士）

23、夜 外 耶鲁校园

字幕：1928 年农历除夕，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白雪覆盖的校园。林徽因、梁思成和几个中国学生在放鞭炮。稀稀落落的烟花绽放在异乡的夜空。有人唱起家乡的歌谣，大家跟着唱。一曲唱毕，大家默默无语，有人哭起来。徽因对思成：听说北京已经改名叫北平了。

思成：也好，当官的都去南京，北京也就太平了。

徽因：我想北京了，哪怕成了北平！

24、夜 内 耶鲁大学林徽因寓所

林徽因的公寓里，年轻的海外学子们包着饺子，思成和徽因都是娇生惯养大的，包的饺子形状奇怪，被徽因笑称为文艺复兴风格的饺子。思成说这顿饭也是一幅文艺复兴名画，叫最后的晚餐。因为他和徽因马上就要去加拿大姐姐、姐夫那结婚，然后回国了。

大伙起哄说哈佛的才子娶走了耶鲁的校花，要思成当众表白以表诚意。思成拿出亲手给徽因做的信物：一面铜镜。在古色古香的铜框中，镶嵌了一块圆玻璃。铜镜框上镌刻了飞天仙女的浮雕和卷草花纹的图案，中间两条线脚烘托着“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思成不无得意说他做好后没刻字前拿去请东方美术史教授鉴定年代，教授在铜镜背面端详了许久，断定为中国隋朝物品。大伙一片赞叹，但说这和徽因的作品比起来还不够新奇，几个女生怂恿徽因把“作品”亮相。徽因进到里屋，不一会穿出一套自己设计的结婚礼服，中西合璧，绚丽非凡。大伙尖叫着唱起了“婚礼进行曲”。

（林徽因穿着自己设计的礼服与梁思成结婚）

25、日 内 中国驻加拿大总领馆

“婚礼进行曲”音乐中，梁思成与林徽因在中国驻加拿大总领馆举行了隆重而繁琐的婚礼。主婚是思成的姐夫，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周希哲，三弟梁思永做伴郎。四弟梁思忠刚刚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一身漂亮的军礼服参加婚礼，慷慨激昂地痛斥日本的野心，要回国从军保卫国家。徽因与思成宣布婚后将赴欧洲考察建筑，然后回国把建筑这门科学在中国发扬光大。

26、夜 内 洞房

洞房花烛，缠绵过后，思成动情地对徽因说：我爱你，我不会写诗，我能说的就是，相信我——

徽因望着思成，说“我相信你”——

27、日 外 敦煌道

1936 年敦煌道上。

马车里，费慰梅问徽因：你当时没说我爱你?

徽因摇摇头：这句话很难说的，我是中国女人。

慰梅：你对志摩也没说过?

徽因：在舞台上和他演《齐德拉》的时候说过。那是用英文说的。

慰梅哈哈大笑：英文原来还有这个功能。你结婚时心里有过犹豫吗?

徽因：没有。我知道思成是最好的丈夫。

慰梅：那你——

徽因笑着打断她：你一个建筑艺术学者怎么忽然变成了美国的小报记者?

慰梅：面对你这个名满天下的大才女，谁都会有八卦的冲动哈哈。

正说着，前面一阵骚动，思成激动地冲到车前，说了句：敦煌!

一轮红日下，林徽因英姿飒爽纵马与梁思成向梦一般的敦煌奔去。

马车里，换成费慰梅和伸着头焦急的金岳霖，老金大喊：快点！谢谢!快点!

慰梅笑：看你激动的，注意你的“理性”!

老金：你不激动吗? 敦煌!

慰梅：我当然激动，可惜我们不能骑这匹拉车的马。

老金：徽因马骑得真漂亮。

慰梅：他俩都是中国的贵族出身，从小要学“琴骑书画”。

老金：那是“琴棋书画”，“棋”是下棋的意思，你的中文什么时候能赶上徽因的英文就好了。快！谢谢！再快点！

28、日 外 北平街市

字幕：1929年，北平。阔别五年的林徽因梁思成回国。

梁思成和林徽因坐在一辆汽车的后座。车顶上是大大小小的箱子。古老亲切的北平在窗外掠过。林徽因动情地望着熟悉的一切。梁思成在催司机：老张，麻烦快一点。我父亲在几号病房？

29、日 内 协和医院病房

梁启超躺在病床上。梁思成与林徽因冲进来。思成：爸，你怎么样了？

徽因也蹲到床头，叫了声：爸。

梁启超疼爱地抚摸徽因的头，说:你们终于赶回来了，我还怕见不到了。

说着梁启超挥手让周围的医护和随从都出去：我要和儿子儿媳说几句私房话。

人们出去后,思成急切地问:怎么会严重成这样,上次写信还说是小手术。

梁启超：你们不要出去对别人讲，这次是协和的医疗事故。误切了我那颗还能用的好肾，把坏掉的留下了。

徽因：他们怎么能——

梁启超打断她：说什么也没用了，已经无法补救。你们知道就好了，千万不要外传。我怕这事传出去闹大了影响到国人会怀疑西方的科学。科学没有罪，是我命定该走了。

思成默默流泪，徽因也红了眼圈。梁启超拉着两人的手说：思成一定要好好照顾徽徽，这样我去那边见了长民兄也好有个交代。

徽因痛哭出来：爸，我不孝，一天也没能服侍您！

梁启超：徽徽，你从小博学多才，思成虽然愚钝，但于学问还是一丝不苟的。你们要互相帮助，于国家，于学问，于夫妻，要尽心竭力。

夫妻俩哭着点头，梁启超：永远不要做官，要做学问——

30、日 内 敦煌南区大石窟内

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及费慰梅和几个营造社的助手屏息崇敬地望着无比辉煌的壁画。其中一幅面积最大的壁画将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之间的辽阔地域尽收其中，其上部画的是五台山上层佛国仙境的场景，中层是以文殊菩萨为中心的各界神仙，底层是当时的民间市井生活写照，在五台山全景前，徽因冲着画的一个角落出神。思成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忽然转头对徽因说：大佛光寺？看起来完全是唐代的风格！

徽因热情地点头：在南台再往南的山里，咱们前两次去都没进到那么荒凉的地方。

思成：越荒无人烟越有可能保存下来呀！太好了徽徽，咱们回去就三进五台！

徽因忽然双手合十低眉颔首，思成问：怎么了徽徽？

徽因默念了一会睁开眼：趁着这么多菩萨在场，保佑我夫君这次一定找到他心中的最爱。

费慰梅这时没头没脑地凑过来：什么最爱？思成的最爱不是早就找到了吗？

31、日 内外 西北公路

西北荒凉公路的一辆汽车上。

金岳霖遗憾地说：可惜清华马上要开学了，不然真想和你们一起去见证伟大的时刻！

梁思成：也许又是陪着我们一起被浇一头冷水。

林徽因：不会的，这次我有强烈的预感，她就在那儿，在那儿一尘不染地等着一群充满理想的建筑师去发现。

费慰梅：徽因又要写诗啦！对了徽因，这次我回美国你一定把你的诗文集子送给我做纪念。我会特别想念你们的总部胡同三号，还有每周六在那的快乐时光。

32、日 内外 北平总部胡同

字幕：1931 年，北平总部胡同三号。

阳光穿过巨大的枣树洒在这条静静地胡同的每个角落。一辆辆汽车、黄包车停在一座院落的墙外。几个黄包车夫在玩“拔根儿”游戏。几个穿着漂亮制服的司机（包括梁家的司机老张）在一边闲聊：你家郑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写的怎样啦?

陈先生的小说写得真好，报纸因为连载他的小说，听说都脱销啦。

我们家先生最近从外地带回一块完整的大龟背，上面写满了古代的字，先生说写这字的年代比孔圣人还早一千年呢！我问先生这宝贝值多少钱，你猜怎么着?

值老钱了吧?

先生把我说了一顿，真生气了。说国宝岂能用钱衡量什么的。吓得我这两天都不敢吱声儿。

正说着，大院的门开了，一群三十上下的学者西装革履欢笑着走出来，仿佛意犹未尽。林徽因和梁思成送大伙出门，徽因还在说着什么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众人相约下周六再见。

镜头穿过众人，进入总部胡同三号（门牌特写）。

随着镜头，我们看到被装饰得极优雅的两进庭院，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梁再冰在蹒跚学步。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在树上摘枣。从树梢下到内院，我们看到充斥着古籍和英文书的书房。伴随着费慰梅的画外音：我会想念你们可爱的女儿再冰，你一心想当空军揍日本人的弟弟林恒，你们令人惊叹的书房，当然还有闻名北平的“太太的客厅”。

33、日 内 太太的客厅

镜头从客厅的一角进入，看到高朋满座，林徽因正和一个女作家辩论。一个佣人敲敲门，说徐先生来了。

徐志摩风风火火走进来，坐中有人说：志摩怎么好几周没来?

志摩：在上海教书和活动太多，这不一有空就赶回来了吗！

志摩给大家带来一位新朋友，介绍说：这位是我在柏林离婚时的见证

人（大伙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金岳霖博士。

然后志摩给金岳霖一一介绍：女主人梁太太林徽因女士，天下谁人不识卿！

金岳霖行吻手礼，大家笑。

这位男主人，梁任公的大公子，中国建筑学开山宗师梁思成先生。

这位周培源，爱因斯坦的大助手，清华物理系教授。

这位陈西滢，这位傅斯年，这位小兄弟沈从文……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也！

金岳霖望着风华绝代，谈吐睿智的林徽因，竟是痴了。

34、日 外 总部胡同三号院子

金岳霖在指挥几个挑夫往总部胡同三号的一个小跨院里搬他的书和家具，其中有一只精致的马桶。林徽因在旁边看边笑：逻辑学家需要一只精致的马桶来思考。

老金笑道：逻辑学家最爱粪土。

徽因：什么逻辑?

老金：因为金钱如粪土，而朋友值千金，这个逻辑的结论就是“朋友如粪土”。是故吾爱粪土。

徽因笑得花枝乱颤。

老金：我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贤伉俪。

说着老金开始翻箱倒柜，遍找不见。正好梁思成下班回来，说：欢迎老金来做邻居呀，今后我们有任何困惑只需隔窗问计，定会迎刃而解。

老金：不对不对，逻辑只能解决有逻辑的问题。那些毫无逻辑的比如夫妻吵架，比如老金找不到一副对联，比如政府说攘外必先安内——对了，我想起了，我把对联送去荣宝斋裱褙忘记取啦！

35、日 内 总部胡同三号客厅

大家的笑声中，镜头从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拉开，梁家客厅依旧高朋满座，思成说今天我们不讨论文学了，日本人9.18强占了东北，

今后的国家形势会如何？座中人人转而义愤。有人说如果日本人打到北平怎么办？林徽因说有什么可想的，我们做不了文天祥至少可以做李清照，只要中国还有一寸土没被占领，我们就去那里做中国人。大家都热烈赞同。又讲到当晚徽因要给驻京外交使团作中国古建筑的演讲，大家都要去听。

这时佣人送进一封电报，徽因看完说：志摩在上海机场发的，说搭了一架邮政机，下午三点到南苑机场，请思成去接他。有人开玩笑说志摩坐邮政机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封信寄来啦！就知道他一定会赶来听的。

36、黄昏 外 南苑机场

南苑机场，梁思成不停看表，最后独自开车离去。

37、夜 内 协和小礼堂

协和小礼堂，林徽因在用英文讲中国的宗教建筑。下面各国使节高朋满座，独一张椅子空着。徽因用一首徐志摩的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做开场，念着念着，眼里泛出晶莹的光。

《再别康桥》歌声响起：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歌声中，北平大街上的报童们挥舞着号外：诗人之死。徐志摩济南空难……

歌声中，梁家客厅聚满素服的朋友们，或号啕大哭，或神情黯然。

大门外，梁思成和金岳霖即将上车，林徽因把一个小花圈交给思成说：思成、老金，济南那么远，你们开车一路小心，见了志摩，把这个交给他，是我用铁树叶子做的。告诉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另外，帮我捡一块飞机的碎片回来，做个纪念——

思成点点头，紧紧抱了抱徽因。

歌声中，梁思成开车走远，那个小花圈摇摇荡荡，中间嵌着徐志摩年轻的照片。大门外，林徽因泪如雨下。

38、日 外 天坛

字幕：1936 年，北平天坛祈年殿。

梁思成和金岳霖正沿着梯子向祈年殿顶上爬着。林徽因和费慰梅在底座上坐着聊天，两人眼圈都红红的。慰梅：是不是伟大的诗人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消逝。

徽因：也许吧，志摩的诗里总说起飞翔和云游，这次他终于可以自由的去他向往的天空了。

慰梅：老金呢？老金是个不会飞的人。

徽因：是呀，老金踏实得就像你随时抬头就能见到的屋顶。是个永远可以为你倾听和分析的很容易养成依赖的人。以致我有次对思成讲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

慰梅：你太坦率了吧。

徽因：思成和我青梅竹马，他就像我的大哥哥。

慰梅：那他怎么说？

徽因：他一夜没睡，我们都哭了。早上他对我说，他觉得老金更适合我。我告诉了老金。老金很有逻辑地说，他爱我，所以不能伤害真爱我的人，而思成是真爱我的，所以他退出。

慰梅：老金是理性之神，他说到一定做到。

徽因：他说到做到，那之后他真成了我们全家最好的朋友。思成让两个孩子都叫他金爸。

梁思成在高高的殿顶上大喊：徽因，慰梅，快一起上来，来皇帝的头顶散步！

徽因和慰梅起身去爬梯子。思成边关切地看边对老金说：我们一直有个理想，写一部《中国古建筑史》，这几年我和徽因跑遍了全国十五个省两百多个县，资料已收集的差不多了。徽因最近开始重读《二十四史》，把里面有关建筑的零散记载摘录下来。我们很快就能动笔啦！

老金：你们选的这个专业真是个苦差事，不像我，坐在你们的小跨院里望着天写《知识论》就行了。不过，我是一个人，你们是两个哈哈，有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好老婆真是福气。

思成：当然。中国人总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我总说“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哈哈大笑中，徽因和慰梅爬上殿顶。四人轮流在最高的尖顶旁欢笑着合影留念。慰梅紧紧抱着徽因眼睛却望着老金说你们一定要常给我写信呀！不然我会想死你们的。

39、日 外 火车、汽车、驴车、佛光寺外

（旁白）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Wilma，上帝可能是过于信任我们的承受力，以致让狂喜与灾难接踵而至。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终于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佛光寺——迄今发现的唯一的唐代木构建筑。当我爬上典型的唐代“叉手”式梁架，逃过几千只蝙蝠，用思成不停递上来的毛巾擦下足有一尺厚的历史的灰尘，露出“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的字样。你知道我们俩当场流出了眼泪。如果你和老金在，你们也会像孩子那样哭的。

画面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带着一个助手，坐火车、坐汽车、坐驴车，最后徒步穿越荒无人烟的山岭，终于在山坳里看见了静静伫立的佛光寺。

旁白继续：可当我们做完全部的测绘，走出山沟，才知道中日已在卢沟桥开战。关于这场迟早要来的战争，我们和所有的朋友们早已做了最简单的决定：逃难。我们不是德国占领下的巴黎知识分子，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与敌人不共戴天！

40、夜 内外 总部胡同三号

城外炮声隆隆，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总部胡同三号收拾行李。千头万绪不得不舍。最后收拾了两个箱子，一个装古建筑考察资料，一个装全家的东西。林徽因把梁思成当年做的铜镜，徐志摩飞机失事的飞机残片也带上。两人恋恋不舍看着总部胡同三号的一切，带着两个孩子走到院子里。所有的佣人在院里站成一排，林、梁给大家深鞠一躬，说：这些年谢谢大家了。

大家都哭了，说：应该是我们谢谢梁先生林先生，菩萨保佑你们一家平安。林先生身体不好，要多多保重。

林徽因：我们夫妇为国尽忠，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也要多保重，再苦也不能为日本人做事！

司机老张：林先生放心。我们虽然没读过书，岳家军杨家将都听过，我

和老王商量好了，明天就去投军！

厨师老王：他给军队开车，我去做饭，我们也不做亡国奴！

梁思成激动地上前抱住老王，说：等胜利了，一定要再吃你的香酥鸭子！

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营造学社是民间机构，不属于集体南下的大学与研究院，政府自然是顾不上的，我们只有自己设法到后方去重建。我们经过上百次的上下火车汽车和船，住过数不清的客栈和车站——

41、夜 外 小火车站

去天津路上的一个小站，上来一队日本兵，把民众赶下车，梁家下车时一个日本军官向小儿子梁从诫笑了一下，五岁的从诫也礼貌地笑了一下，被林徽因狠狠打了一记，在人群中哭起来。

徐州车站，军队高唱军歌登车北上，民众挤满门窗扶老携幼南下。林梁带着老幼挤在车窗前。

过江的轮渡在轰炸中靠岸，梁家随人群四散奔逃。

长沙小旅馆，全家挤在一间屋里正睡觉，空袭警报响起，林梁一人抱一个孩子冲下狭窄的楼梯，旅馆在身后被炸塌。全家在瓦砾和尸体中捡拾行李。

另一个车站，大家疯抢战报，梁思成抢到一张，南京大屠杀的消息让所有人悲愤。

长途客车在山路上抛锚。林梁和成年乘客都下车一起推车，大家喊着号子，有人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大家一起跟着合唱，奋力推车。

伴随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亲爱的慰梅，我们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又开始上路。每天凌晨一点，摸黑抢着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长途车，到早上十点这辆车终于出发时，已经挤上二十七名旅客。这是个样样都没有，喘着粗气，摇摇晃晃的玩意儿，连一段平路都爬不动，更不用说又陡又险的山路了——

42、雨夜 外内 小镇客栈

大雨中，长途车到了一个小镇，大家纷纷冲下去争夺唯一的客栈。林徽因拖着孩子们赶到时梁思成走出门说一间房也没有了。全家躲在积水的屋檐下准备露宿，忽听一间房里传来悠扬小提琴声，林徽因极感动，上楼去看，

原来是笕桥中央航校的学生们撤退路过此地。他们大都是华侨子弟，回国报效，因为文化程度高参加了空军。他们热情地腾出一间房给梁家。

43、日 外 西南山路

山路上，中央航校的卡车队。梁家与八个学员挤在一辆卡车上，热情地谈着文学。学员们离家万里，热情地提出林梁做他们的家长参加航校的毕业典礼。林梁高兴地答应。

44、日夜 内 昆明废弃尼姑庵

林梁到了昆明的消息不胫而走。朋友们纷纷赶到他们临时安身的一个废弃的尼姑庵欢聚，大家患难重逢，喜极而泣。营造社的助手莫宗江等人也辗转带着许多珍贵的资料和器材赶来。

穿插着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叙述：

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们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

45、清晨 外 昆明城外桥头

林徽因、梁思成及许多朋友热烈迎接以惊人的毅力徒步 3500 里历时 68 天从长沙走到昆明的清华北大师生们。金岳霖挽着裤腿脚蹬草鞋胡子拉碴紧紧抱住徽因和思成，吟道：四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长髯飘飘的闻一多表示战争不胜利绝不刮胡子！

46、日 外 昆明航校

中央航校 1938 届学员的毕业典礼。

八个林梁的“孩子”们全副戎装在毕业典礼上宣誓。林梁和许多家长在一旁观礼。另一边的低年级空军学员队列中，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在其中。空军司令带领全体高呼：还我河山！

军人们，学员们，家长们，每个人用五湖四海的口音热血沸腾齐声喊着：

还我河山！还我河山！

年轻的毕业生们把军帽扔向天空。伴随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这八个孩子士气很高，对我们的国家和这场战争抱着直接和简单的信心并准备随时献出自己的技能和生命。他们都以一种天真的孩子气依恋着我们。我们产生了很深的亲情。有一位我告诉过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人特别可爱，最近决定要结婚了。别问我结了婚他牺牲了怎么办，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47、日 内 昆明废弃尼姑庵

梁思成给西南联大设计了新校舍，林徽因看着设计稿苦笑——那只是一排最普通的平房。梁思成开玩笑说，哈佛从没教过用一间房的预算盖一个大学该怎么设计，到时回母校聚会要带上这个“作品”。

徽因说：别急着带这个，还有更寒酸的作品等着梁大建筑师呢——咱们自己的家。

48、日夜 外内 昆明郊外梁家

梁思成亲自和泥做土坯，林徽因带着孩子们砌墙。

林徽因在一座陶窑外与一群妇女争抢刚刚烧出来的大水缸。

梁思成挑水，两个孩子帮着把水倒进和他们一样高的大水缸。

林徽因在陶窑里跟着老师傅学烧陶，亲自烧出一个很艺术的尿盆。

空军小伙子们弄来许多军用方形汽油桶，徽因用当地蜡染的花布包上，做成书桌和饭桌。

晚上，思成和徽因就着时明时暗的昏黄菜油灯整理古建筑资料和写作。孩子们也在一盏小油灯下写作业。

伴随着旁白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里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东北 8 公里处的一个小村边上。出乎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预算高三倍的价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在建房的最后阶段事情变得有些滑稽，虽然也让人兴奋。所有在我们旁边也盖了类似房子的朋友，高兴地指出各自特别啰唆之处。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至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为了能够迁入这个甚至不足以“避风雨”的屋顶之

下，我们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住进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颇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但看来除非有建筑艺术家费慰梅来访，它总也不能算完满。因为它要求有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

49、日 外 昆明郊外田野

林徽因和一群教授夫人们一起在房前开荒种菜，教授们下了课也都来帮忙。一位教生物的教授被推举为种菜组长，大讲植物的分类。徽因笑道：大教授，我们最需要的知识是这些豆角和番茄需要多少粪便来滋润以及我们能不能生产那么多粪便。

生物教授：人类的粪便与食草类动物的粪便养分不同——

大家哈哈大笑中，看见清华校长梅贻琦和梁思成并肩走来。有人说起连梅校长夫人，当年名满天下的韩家大千金韩咏华都上街摆摊卖自己做的糕点补贴家用，还给糕点起名“定胜糕”。大家唏嘘中有人说我们一定会胜利吗？又有人说如果日本鬼子把全中国都占领了我们怎么办？林徽因镇定地说我们投江！大家惊奇地看着徽因，徽因说：咱们读书人不能上阵杀敌，投江殉国总是能的。

这时梁思成走到田里，生物教授说思成你娶了个好老婆！

徽因笑道：什么好老婆呀，洗衣做饭样样不会，只会生病。思成，你娶个能干的姨太太吧。

大家笑：思成再有三个胆子也不敢想呀。

思成：可是老婆大人的命令也不敢违抗呀，这可真难倒我了，得问问华罗庚这道题怎么解。

大家哄笑中，看见金岳霖背着双手慢慢走来。徽因大叫：你不是说进城买种子吗怎么背着手来了？种子在哪？

老金走到近前转过身大家才看到他双手被绑在背后，思成徽因大惊跑过去边解边问出了什么事？

老金说：路上遇见两个伤兵把种子抢走了，还把我绑起。

徽因哈哈大笑说：这真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你那套最能说理的逻辑学完全失效啦！

老金赔笑说也许他们比我们更需要，嘿嘿。

大伙纷纷扔了锄头说正好今天不用干了，我们打桥牌吧，往常谁输了谁请客，今天老金请客！

50、日 外 昆明郊外梁家

日本轰炸机呼啸而过，地面上金岳霖正指挥几个农民在梁家墙外盖房。

旁白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于是早上5点半从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小山跑，直到下午5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老金在盖好的小房子外贴了一幅字：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51、日 内 西南联大课堂

金岳霖在简陋的课堂上抓耳挠腮，问学生们：我上次下课前最后说的是什么？

一个女生翻开笔记看了看说：您说现在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全班大笑。另一个男生举手说：金先生，有人说逻辑学没有用，我用实践证明了很有用！

老金大感兴趣：快说来听听？

男生：我发现一个逻辑——很多人空袭警报时都会带着一些金子首饰跑。有人带金子，就有人掉金子，有人掉金子就有人会捡到金子，因为我是人，所以我会捡到金子。我昨天在跑警报的时候真的捡到一支派克金笔！

说着男生举起一支金笔，老金看着眼熟，忙摸摸自己口袋，然后一拍大腿：逻辑学果然很实用！金教授钢笔失而复得就是明证哈哈！

52、日 内 昆明郊外梁家

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用英文写信，梁思成在教两个孩子画画，老金在看一本厚厚的德语书。

旁白给费慰梅的信：思成笑着、驼着背，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吃的。再冰常常带着一幅女孩子娴静的笑容，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待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两个空军小伙子趁休假带着一些珍贵的巧克力又来到这个他们的“家”，再冰和从诫两个孩子欢呼雀跃。空军小伙子们说起他们的战斗机性能很差，欧洲在打大战无力支援，美国保持中立不卖飞机给中国，只能靠这点破烂和日本人拼了！

53、日 外 昆明郊外田野

两个空军小伙子正说着，空袭警报响起，大伙跑到屋外，看到中国空军的飞机飞到郊外迎敌，两个小伙子大叫指着其中一架说这是黄栋权的飞机！徽因指给两个孩子看说这就是拉小提琴的黄叔叔，他正在打日本鬼子，保护我们。

教授们都跑到屋外看，村民们敲锣打鼓助威。一架日本飞机被击落，所有人热烈欢呼。但日本飞机越来越多，中国飞机连续被击落两架，大家都握紧拳头。直到黄栋权的飞机也被击中下落，一旁的两个空军小伙子大喊“跳伞！跳伞呀！”。最终飞机里没人跳出，落在远处的山上腾起一团火焰。两个小伙子拔腿就向那个方向拼命跑去，梁思成和老金跟在后面跑，村民们也跟上，超过他们。林徽因抱着两个号啕的孩子哭泣。

54、日 外 中国空军基地

空军基地。林徽因和梁思成作为家长参加空军葬礼。亲手接过黄栋权的遗物——小提琴和烧焦的远方未婚妻的照片。接受鸣枪致敬。

字幕：1939 年。

又一次鸣枪致敬，又一次接过遗物，又一位他们的“孩子”牺牲了。

字幕：1940 年。

又一次，这次只剩思成一人参加葬礼。只剩一个他们的“孩子”吊着受伤的右臂站在队列中。

55、日 内 昆明郊外梁家

林徽因戴着黑纱在和老金收拾行李打包。

56、晨 外 昆明郊外田野

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全家爬上卡车，老金及其他朋友们在送行。

57、夜 外 西南山区公路

卡车颠簸在寒夜的山路，梁思永一家和梁思成一家把被子紧紧裹在孩子们身上。

旁白（从上一场开始）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向在美国，特别是在温斯罗普街的朋友们致以我最真诚的爱，等你下次来信的时候我们已不住在这所花费了我们全部积蓄盖的房子里了。我们将乘卡车去多山的贵州，然后去四川。我们将随思永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寻找新的安身之处。我们的研究需要中央研究院的图书资料，所以只能跟着这个流动的图书馆流动。一家人只能带八十磅行李，好在我们已经几乎一无所有了——

58、夜 内 李庄梁家

1941 年冬，四川李庄。

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营造社没有一分钱经费了，思成只好去重庆找政府化缘。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我们的八个空军孩子，已经全部牺牲了。我不想形容我们的悲伤，我只想说，他们都是华侨的孩子，他们自愿回来为这个老国家牺牲，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林徽因在柴火烟熏中炒了两个最简单的菜端到简陋的“桌子”上。两个孩子穿着补丁衣服默默吃饭。

梁从诫：妈妈，我想吃鸡蛋。

林徽因停下筷子，看着梁从诫。梁再冰懂事地把自己碗里的饭往弟弟碗里拨。梁从诫用手边挡边说：我要吃鸡蛋——

话没说完，姐姐的碗被一下碰落，摔碎——

“啪！”林徽因一个耳光打在梁从诫脸上。

梁从诫大哭，梁再冰过去抱住弟弟也哭起来，边哭边说：妈妈，爸爸什

么时候回来呀！

林徽因又气又委屈地忍着眼泪，忽然站起往屋外走。梁再冰大叫：妈你去哪？

林徽因：去找你爸！

59、夜 外 李庄小路

林徽因在没有电而漆黑的乡间小路上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

60、夜 外 李庄镇

李庄镇中心稀疏的几盏路灯下，林徽因敲着一扇上面写着“电话”的窗，窗被打开，一个睡眼惺忪的男人路出半张脸。

林徽因：我要打电话！

男人：打到哪？

林徽因：重庆，中央研究院宿舍。

男人：五角钱一分钟。

林徽因一惊：这么贵？

男人：这是战时，一切保证军用，民用线路就这么金贵！

林徽因：我——我没带这么多钱——

男人：那明天再来吧！

说着关上了窗。林徽因终于忍不住，在窗外大哭起来。越哭越伤心。这时窗户又打开了，男人把电话放到窗口：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人也不容易，下次来记得把钱还上。

61、夜 内 重庆中研院宿舍

梁思成正和同屋的两个人聊着看来日本进攻美国已迫在眉睫，这样中国就有救了——忽然门房敲门说梁先生电话，梁思成一下跳起来跑出去接。

林徽因在凄冷的街边，梁思成在昏黄的门房外。林徽因：思成，家里一点钱也没有了。

梁思成：对不起徽徽，我在这里也是一筹莫展，国家一切为了前线，其它的拿不出一分钱——

林徽因打断他：我说的是家里一点钱也没有了！这通电话的钱都是赊账的！

梁思成痛苦地：对不起，我答应过好好照顾你，我不是个好丈夫，我没本事！

林徽因：我要给慰梅写信，我要带着孩子们回美国！

梁思成：徽徽，国家需要我们——

林徽因打断他：国家不需要我们！我们在这穷乡僻壤为国家尽忠守节，国家知道吗？我们这算是报效国家吗？

思成想了想，坚定地说：就算我们不能报效国家，至少能和国家一起承受苦难！

林徽因瞬间被打动了，但想了想又说：思成，我和你一样爱这个国家，但是孩子们正在长身体，他们需要最基本的营养，哪怕是鸡蛋——都没有。

说着徽因又哭起来。思成也哭了，说：好吧，你给慰梅写信，你带孩子们过去，我留下，我走了，营造社就没了——

62、夜 内 李庄梁家

林徽因摸黑回到家，点起昏暗的小油灯，找出几张形状不一的纸片，开始写信。

63、日 外 重庆街道

重庆街头，梁思成走过一间当铺，停下来，咬咬牙拔出自己的金笔走进去。

64、日 内 美国费慰梅家

费慰梅流着泪读着林徽因满满地写在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破纸上的信（旁白从上一场开始）：

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拮据的采购和寒酸的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更不用说写诗作画，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吗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这时原本放着音乐的收音机里忽然停下，声调凝重地播出重要新闻：日本帝国海军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

费慰梅听着听着，飞快地跑向电话，翻着黄页，拨通后急促地说：国务

院吗？我是一个建筑艺术家，我在中国生活过四年，能讲中文，我志愿为国服役，去驻中国使馆或军队当秘书，当翻译，当什么都行！

65、日 外 李庄河边

林徽因在河边与村民们一起洗衣服，忽然昏倒在地。村民忙把她抬回家。徽因高烧得烫人，梁再冰慌忙找出唯一的温度计，手忙脚乱中掉在地上摔碎了，急得大哭。

村民们找来当地唯一的郎中，检查了说是得了肺痨，需要卧床静养，需要营养补身体。梁再冰说家里没钱怎么补身体？

贫苦的村民们也拿不出办法，只能说家里有什么能卖的东西，救命要紧！有人看见那把黄栋权留下的小提琴，说这东西现在没用，不如拿到镇上去卖了。

徽因躺在床上拼命喊：不能卖烈士的遗物！我们全家就是饿死也不能卖那把琴！

66、日 内 李庄梁思永家

梁再冰拿着一个盆带着梁从诫去梁思成的弟弟考古学家梁思永家借粮，结果发现思永也得了同样的肺结核卧病在床，一贫如洗。

67、日 内 傅斯年家

姐弟俩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后来的北大和台大校长）家借粮。傅斯年听了徽因和思永的病，流出眼泪，说梁家兄弟国之栋梁，徽因一代才女，国家对不起他们。傅斯年让夫人拿了一套西装去卖，夫人苦笑说这可是当年从美国带回来的最后一件东西了，说罢懂事地出门。

68、日 外 昆明郊外梁家

老金在昆明原来梁家房前的小桌上独自吃饭。他养的一只大斗鸡伸着长长的脖子跟他一起吃。老金对着斗鸡说：老弟，你天天这么陪着我是不是很闷？

大斗鸡转过头看着老金，老金：我也快闷死了，没有她的日子就没了魂儿。我要走了老弟，我要去找他们。

69、日 内 李庄梁家

梁思成回到李庄，冲进里屋，徽因床头搭着一块块降温用的破毛巾，虚弱地问思成：经费落实的怎样了?

思成无助地摇摇头，紧紧抱住虚弱的徽因。难过得说不出话。

徽因：不过你回来就好，一家人能在一起，在战争年代，也算是稀有的福气了吧。

思成流泪了。徽因：你怎么了? 我身体没大事，养养就好了。

思成抬起头，从怀里掏出三张机票：我们又要分开了——

徽因一把抢过机票，仔细看着：这是几年来第一次看到现代化的东西呀！慰梅寄来的?

思成：我托爸爸的老部下弄的，本来还想借点钱，但，你知道——

徽因轻轻摸了摸思成的脸：我知道，你是打死也不向人开口的。这三张机票，我猜至少换你三天睡不着觉。

思成：而且我和他说了，会尽快还上机票钱。他说等胜利了再说吧。

徽因：真希望早一天胜利，那时咱们全家就团聚了！

思成：咱俩从留学开始从来没分开过——

徽因：你放心吧，我和慰梅会好好照顾孩子们。我在美国教书，挣的钱还能补贴咱们的营造社。

思成深情看着徽因，徽因笑了笑，说：你不会是担心我吧? 你老婆现在人老珠黄，再没人惦记啦！

徽因说着，不由自主看了一眼墙上挂的那块徐志摩失事飞机的碎片。

思成傻笑了一下正色说：在我眼里，林大小姐永远是这世上最精致最优雅的林下美人。

徽因也笑了：林下美人既然跟了梁上君子，就打算好一辈子做贼婆啦！

这时窗外传来梁再冰和梁从诫的跑步声和喊声：爸爸回来啦！

梁思成冲到门口，一把抱住两个孩子。

70、日 外 宜宾机场

字幕：宜宾军用机场

梁思成怀里拥着两个孩子，林徽因提着简单的小箱子。一架小型运输机

降落在简陋的机场。梁林带着孩子们走到飞机旁。

飞机门打开，放下悬梯，走出一排穿着空军礼服的持枪士兵，接着一个空军军官捧着一个覆盖着国旗的骨灰盒庄严走下悬梯，士兵列队两旁，持枪敬礼。林徽因定睛看骨灰盒上，赫然写着“空军上尉林恒英魂”字样，箱子一下掉到地上，大喊着扑了上去，一把抢过骨灰盒，浑身颤抖，梁思成赶忙上前扶住。

空军军官敬礼，说：梁夫人，您的弟弟林恒上尉在成都空战中英勇撞击敌机，壮烈殉国，被授予二级宝鼎勋章。他是空军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英烈——

林徽因趴在梁思成肩头痛哭，两旁的士兵鸣枪致敬。枪声中，运输机的几名飞行员也全体敬礼。

林徽因抬起头，哽咽着对梁思成说：思成，我决定了，不走了！

梁思成：不走了？你的身体？

林徽因：你的弟弟思忠战死在上海，我的弟弟战死在成都，他们都把血洒在这块土地上，我这个做姐姐的怎么能苟且偷生！你说得对，就算我们不能报效国家，至少能和国家一起承受苦难！千千万万人和我们一样坚持着，我能坚持！

音乐起——

飞机在身后起飞，梁林拉着两个孩子在荒草萋萋的风中走着。

71、日 外内 李庄梁家

梁再冰穿着补丁衣服和几个孩子在门口玩耍，忽然兴奋地大叫：金爸！爸，妈，金爸来啦！

老金提着一个箱子跑来一把抱起再冰，又和冲出门来的思成热烈拥抱。然后一起冲进卧室看徽因。徽因正在看书，兴奋地坐起身：老金，你怎么跑来了？不教书了？

老金：我请了“学术假期”，来李庄写书，没有梁家的氛围，我一个字也写不出哈哈。你的病怎么样了？

思成：只能慢慢静养，最重要的是需要营养，可是，你也知道，我们已经快渴饮朝露饥餐落英了。

老金：屈原那时一定是遍地落英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怜现在连落英都可遇而不可求啊。

老金说着忽然看见墙上一张补窟窿用的农村年画，画上是一个胖娃娃和一大碗鸡蛋面，旁边有清秀的钢笔字写着“胜利后一定要来这么一大碗。”老金的眼眶湿了，但还是打趣说：梁大建筑师亲笔题词的这幅年画，胜利后一定要送给我，我要拿到荣宝斋去裱起来。

思成苦笑，徽因说：老金你来了真好，你一句幽默胜过吃一顿全聚德烤鸭哈！

老金：我可不止这一点精神胜利法哟，物质也很重要。我在昆明无聊学会了养鸡，走思成，咱们这就去镇上买几只母鸡，回来让它们天天下蛋提供营养。再买几桶煤油让徽因可以看书，思成可以画图——

思成：煤油现在贵的吓人呢。

老金摸出几张美元：我们有硬通货——

徽因：老金你发财啦？哪来的美元？

老金：你们猜猜？

思成：你写的文章在国外发表了挣的稿费？

老金摇摇头：全世界都在打仗，哲学文章哪里还有人看？

徽因忽然说：我知道了，是慰梅寄来的！

老金：哈！还是大才女厉害！她估计李庄没有银行，就寄到昆明来啦！

徽因和思成一脸感动，思成：她赚的也不多——

徽因忍住感动，打趣说：看来慰梅知道你昆明的地址，是不是经常鸿雁传书呀？我早看出慰梅喜欢我们的哲学大才子呢！

老金忽然不知说什么，表情复杂地望着徽因。思成忙说：走老金，咱们到镇上大采购去！

72、日 外内 李庄梁家

老金和思成蹲在院子里认真而紧张地看一只母鸡生蛋。两人折腾半天把母鸡吓得四处乱飞也没见到一个蛋。

清晨，思成听到鸡叫悄悄起床，到屋外看到老金已经蹲在那里喂鸡，母鸡离开窝，一枚鸡蛋赫然露出。

思成捧着鸡蛋冲进屋里，兴奋地给徽因大讲一只鸡蛋诞生的神奇，让徽因摸鸡蛋的温度。徽因摸着温热的鸡蛋，望着思成。

思成：你怎么这样看我？像七仙女望着董永？

徽因：我爱你，董永！

思成愣住了，徽因伸出手握住思成的手：我爱你！

思成声音都颤抖了：徽徽，十五年了，你终于——

徽因一把抱住思成：我爱你，我爱你——

两人紧紧拥抱，热烈接吻，放声大哭。

老金怔怔在门外听着，流下眼泪。

两个孩子被吵醒，梁再冰赶紧捂住弟弟的耳朵。

73、日 外 李庄场院

字幕：1942 年秋

久违的阳光灿烂。徽因被抬到院子里晒太阳。思成在一棵大树下吊了几根竹竿，亲自带领营造社的年轻人爬竹竿。两个孩子问徽因爸爸在干什么？徽因说爸爸和叔叔们胜利以后还要去考察古建筑，这爬柱子的功夫不能丢下。徽因开始给孩子们讲当年自己和思成考察古建筑时的趣事。

老金匆匆跑来，告诉大家刚从镇上邮局得到的好消息：美军在中途岛打败日本舰队，又开始在瓜岛登陆反攻。说着拿出不知从哪搞来的一张破旧的世界地图，大伙围着兴奋地指指点点寻找那些小岛。

74、日 内 李庄梁家

字幕：1943 年夏

梁家饭桌旁，思成说今天是七七事变六周年纪念日，全家包括老金照例在饭桌边起立默哀。

75、日 内 李庄梁家

字幕：1944 年

思成在画古建筑剖面图。徽因在里屋教两个孩子读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忽然屋外喧哗起来，门一下被推开，费慰梅冲了进来，慰梅一把抱住徽因两人又哭又笑。又和思成紧紧拥抱。

徽因和慰梅在里屋用飞快的语速急不可待地聊着别来的状况。

慰梅在外屋看徽因和思成正在写的古建筑史，对一张张精美绝伦的手绘图赞不绝口。

门外的人越聚越多，都是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们急切地想知道战事的新闻。徽因和思成给已是美国驻华使馆文化秘书的慰梅介绍着这些衣衫褴褛但人人说着标准英文的留洋博士们。慰梅深受感动，告诉大家，美军已经在菲律宾登陆了，中国远征军也已攻克缅甸，胜利指日可待。大家由衷地欢呼起来，感叹这七年艰苦的岁月没有白熬。慰梅说自己正在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不光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有希望的年轻国家，因为她有这样的坚忍的人民，有这样爱着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

人们渐渐散去，慰梅忽然问徽因：老金呢?

徽因笑道：我就知道你着急要见老金呢，你到底是来看我的还是来看老金的?

慰梅脸红了，说：当然是来看你——们的呀！老金是你家的一分子吗！

徽因：老金到镇上给人写对联去啦！

思成：正好咱们给慰梅接风，走，大家进城找老金去。

思成用一辆小推车推着徽因，全家与慰梅一起到镇上找到了正在给人讲解对联典故的老金。大家在镇里唯一的小饭馆吃了一顿“大餐”。孩子们狼吞虎咽，徽因感叹这是到李庄四年来第一次“进城吃饭”。大家回忆起在北平天天换着馆子品尝新菜的战前岁月，恍如隔世。

76、日 外 李庄镇古桥

大家吃完饭，难得有闲情逛逛这个小镇。走到一处桥头，林徽因忽然望着桥发呆，梁思成也立即觉察到什么，开始仔细观察这座小桥。

梁从诫问梁再冰：爸妈看什么呢?

梁再冰：估计这座桥是很古老的，爸妈一看见古老的建筑就会这样。

老金：世界上最老的石拱桥——赵州桥就是你妈妈发现的。

老金说完骄傲地看着林徽因。徽因：我只是先看见，是思成考证的，应该说是营造社发现的。

尉梅：等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是多么伟大！

徽因（用英文）：连过年都没新衣服给孩子们穿的伟大父母，呵呵。

思成转回来：来，咱们下去看看，这桥是明朝的形制，但不像四川的风格，有意思。

梁从诫：我也去我也去。

一家人从小路下到桥底。镜头升上桥头，尉梅看着老金：我把你推荐给美国驻华使馆了，他们听说你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很愿意聘请你呀。

老金：我不去，我要写书，我六十万字的《知识论》手稿在跑空袭时丢得精光，得重新写过。

尉梅：你在重庆也可以写呀，那里最起码有电灯，你看你的眼镜片，越来越厚了。

老金：我在重庆没灵感，我必须和梁家在一起。

尉梅：老金，我知道你一直——一直爱着徽因，可是，可是这样下去，就这样一辈子么？

老金看着桥下的河水，默默无语。

尉梅忽然抓住老金的手：老金，跟我回重庆，我们在一起，我帮你抄书！等胜利了，我们一起回美国，或者我们留在中国，我爱中国——我也，爱你！

老金：尉梅，这些话，我们在信里都说过了，你知道我怎么想！

尉梅：我知道，可是，这次我来看见你，我还是要对你说，你不能这样过一辈子！我想让你快乐！

老金：我这样很快乐，真的，对不起尉梅。你是个好姑娘，你会找到爱你的人。而不是我，一个爱着别人的人。

尉梅：我不在乎，我不吃醋！徽因是我最好的姐妹，你可以同时爱我们两个！

老金：尉梅，你的想法没有逻辑。我不能同时爱两个人。我也是你最好

的朋友，你应该为我高兴！

慰梅不说话了，紧紧抱住老金。这时正好梁思成从桥底出来，看见这一幕，赶忙缩回去。徽因：怎么了？

思成：没事，桥上风景正好。

徽因一下明白了，用英文说：思成，老金不会跟慰梅走的，他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思成：我知道，我们——也会一直和他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我早把他当成我的大舅子了。

徽因感动地望着思成：思成，老天待我真好！

77、夜 内 李庄梁家

慰梅从箱子里拿出厚厚一叠纸，边打开边说：我这次来李庄是假公济私，哈哈。现在开始办公事。

徽因：这穷乡僻壤的有什么公事可干？

慰梅：这穷乡僻壤可是卧虎藏龙呀！美军在四川湖南建了几个大型机场，李梅将军指挥的战略轰炸机将从这些机场出发轰炸日占区的目标。他们听说你们夫妇是中国古建筑泰斗，特地让我带了地图来，让你们标出不能轰炸的古建筑！

大家一下兴奋起来，老金：老美真有眼光，你们夫妇这可是功德无量呀！

徽因：思成说的对，只要我们坚持，总有报效国家的时候！

一张大大的地图上，老金和慰梅举着煤油灯，徽因和思成标出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各个古建筑。徽因抬起头对思成：差不多了，想想还有什么遗漏？

思成犹豫了一下，说：我生在日本，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那时父亲多次带我去过京都和奈良，那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唐代古建和精美绝伦的寺院。鉴真大师说过“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建筑是全人类的智慧遗产，我想把京都和奈良也圈出来，恳请美军轰炸日本时予以保护。

三个人齐齐望着思成，老金：思成，这件事要保密，不然激愤的国人会误解你。但我们都支持你，你是我所见的当今第一君子。

慰梅：思成，我要你和徽因共同写一封信，我亲自面呈李梅将军。

思成点点头，望向徽因，徽因正用充满敬与爱的眼神望着思成。

钢笔在纸上写着隽秀的英文。纸上叠出字幕：在接下来的大轰炸中，日本被夷为平地，只有京都和奈良幸免于难——

78、夜 内 重庆中央电台

字幕：1945 年 8 月 10 日 重庆中央电台

一份电报被译电员飞快地译出。译电员双手颤抖捧着电报飞奔进广播室，隔着玻璃挥舞电报无声大喊。播音员们打开门，传来大喊“胜利啦，我们胜利啦！”

播音员一把抢过电报边看边冲向麦克风，用颤抖的声音说“现在播送重要新闻，现在播送重要新闻，日本政府接受中美英苏波兹坦公告，接受无条件投降，我们胜利了！”说着哭得说不下去了。另一个播音员抢过电报，接着念：“日本政府今天通过瑞士政府——”他说不下去了，播音室里哭声一片，夹杂着“胜利了”“中国万岁”的喊声。这时窗外逐渐亮起来，为避空袭而实行了多年灯火管制的黑暗城市瞬间华灯大放，一个播音员冲过去打开窗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扑面而来。播音员把一个话筒伸到窗外，含泪说了最后一句话：“诸君，请听今夜陪都的欢娱！”

79、夜 长江

镜头从灯火通明的重庆上空飞过，沿江而上：一个个城市乡镇的灯火依次点亮，镜头超过它们，沿着黑暗的长江上溯——

80、夜 内 李庄梁家

梁家，两个孩子刚上床，徽因和思成正在油灯下几乎头挨着头地画着古建筑图。远处传来鞭炮声，愈来愈近。思成抬起头：今天是什么日子？

徽因侧耳听着，忽然说：我们胜利了。

思成还不敢相信，徽因用力摇着他：我们胜利了！

这时窗外开始有人奔跑大喊，胜利了的声音愈来愈响。思成和徽因泪水横流，忽然老金一把撞开门，提着一瓶洋酒，高呼：我的酒终于等到这天啦！说罢仰头大喝——

81、夜 外 李庄镇

小镇上人群拥挤，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们和贩夫走卒互相拥抱；傅斯年高声大唱，老金大醉逢人便抱；梁思永也被一把竹椅抬着流着眼泪，徽因和思成挤过来拥抱思永，徽因大喊：我们要回北平啦！我们都要回北平啦！我们回北平——

82、日 内 协和医院

字幕：1946 年 北平 协和医院。

一位外国医生对急切等待的梁思成和费慰梅说：梁夫人的情况很不好，因为多年耽误了治疗，结核病菌已经感染到肾里，无药可治了。

慰梅急切地：那她还能，还能，多久?

大夫说：估计还有五年的生命。

思成一下瘫坐在椅子里。

83、日 内 清华大学礼堂

字幕：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礼堂。梁思成、林徽因从梅贻琦校长手中接过聘书。梅校长对全场说：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建筑专才。我们热烈欢庆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并向首任系主任梁思成先生，我们的第一位女教授林徽因先生致敬！

全场掌声雷动。站在一旁的哲学系主任老金尤其用力。

84、日 内 清华园梁家

字幕：1948 年底。北平清华大学胜因院梁家。

电台里播着内战战报：共军已进入北平郊外，国军誓与古都共存亡——

梁家客厅，从前“太太沙龙”的朋友们仍然聚在一起，但人已显憔悴。大家默默听着电台。傅斯年说：我这个北大校长看来屁股还没坐热就要搬着椅子去那个小岛啦。

老金：你决定去台湾了?

傅斯年：是呀，胡适先生要走，我这个做学生的怎能独留?

和徽因挤在一张沙发里的费慰梅轻轻说：我也得走了，新政权不会和美

国这个“帝国主义”头头打交道的。

徽因不易察觉地紧紧捏住慰梅的手。慰梅对思成：你们呢？你们这些“美帝国主义”培养出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新政权会接纳吗？

思成发呆，慰梅说：思成，你们可以回哈佛教书呀！你的论文在全世界反响这么大，你又参加了联合国大楼的设计，你们可以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名校教书！

思成看着慰梅，仿佛没听明白。徽因说：思成现在想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他在想北平如果打起来，那些古建筑怎么办？

思成：还是老婆大人了解我。这两天我都睡不着觉，这下可全完了，全完了，天坛，紫禁城，雍和宫，全完了——

正说着，外面传来学生敲锣打鼓游行的声音，学生们在热烈彩排如何欢迎新政权。老金：我的学生们一个都不会走，不会再有西南联大了，新政权充满了吸引力。

傅斯年：那你呢？你走不走？

老金：我这一辈子就和梁家在一起，和他们共进退。

正说着，梁再冰风风火火地进来，穿了一身列宁装。徽因：你怎么不在学校上课跑回家干吗？从哪找来这么难看的衣服？快去给我换了！

再冰：妈，北大已经停课了，校长不都跑到这儿来喝茶了吗？我和几个同学商量好了，我们要去参加解放军，去解放全中国！

徽因一下子站起来，又虚弱地坐下，气得说不出话。思成罕见地大声斥责道：不许气你妈妈！回自己房去，有什么事晚上再说！

再冰不服气地上楼。大伙相顾无言。

85、夜 内 清华园梁家

晚上，全家正在默默吃饭。忽然有人敲门。两个穿着军装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带着北平军用地图来访，热情地要梁思成和林徽因把北平的所有古迹标出来。并保证说：毛主席亲自过问保护古迹的事，周恩来副主席钦点两位先生列出保护目录，不光是北平，还包括即将解放的其他大城市，这份图会发到每支部队手中，宁可多流血，也要保住国家的文化。

林梁听得热血沸腾，立即动手熟练地在图上标注。

夜深时，两个军人带着地图离去。临出门说：我们都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听过两位先生的讲座。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次周副主席专门带话给两位先生，希望两位不要走，留下来建设新中国！

徽因看着思成，思成坚定地点点头。徽因对两位军人说：请转告周恩来先生，我们爱这个国家，我们不会走！

86、日 内 清华园梁家

白天，梁家空荡荡的客厅，徽因在接电话：我们真的决定不走了，宝宝已经准备参加解放军，我们一家人不能分开。好的，当然，好我们一定来。

87、日 外 南苑机场

南苑机场，徽因、思成、老金等留下的人们在送别费慰梅、傅斯年、梅贻琦等多年老友。徽因和慰梅长时间紧紧拥抱，徽因说我们还会再见的。慰梅只是哭着摇头。

思成把厚厚的一摞英文写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原稿交给慰梅，这部凝聚了梁林十七年心血的著作，委托她在哈佛出版，慰梅紧紧拥抱思成，说：中国和美国两个伟大的国家一定有一天再次握手，希望我们坚持到那一天！

慰梅走到老金面前，紧紧拥抱老金，千言万语化作在老金脸颊上的深深一吻。

朋友们走上悬梯，忽然老金大声用英文唱起《友谊地久天长》，思成徽因大家都跟着唱起来，悬梯上的朋友们纷纷转过身一起合唱，泪水在歌声中肆意流淌——

飞机起飞，又在他们上空依依不舍地盘旋了一圈，徽因思成老金拼命挥手告别，风吹起他们的头发和衣衫。（叠出字幕：这些多年相濡以沫的挚友们从此一海永隔，再未相见——）

88、日 外 北平街道

北平和平解放。全城敲锣打鼓迎接解放军。徽因和思成以及老金和已上

中学的梁从诫在一排写着“解放军南下工作队”的旗帜的卡车旁送别情绪高昂的梁再冰。车队开动，青年学生们高唱革命歌曲远去。

89、日 内 清华园梁家

梁家客厅，思成放下电话，对徽因说：周恩来请我们去。

徽因：什么事?

思成：你猜猜? 料事如神的老婆大人?

徽因想了想：这回真的猜不出了，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他们，也许我们真的落伍了。

思成：我们没有落伍，他们请我们设计新国家的国徽!

徽因的眼睛亮了。思成补充道:同时也请了中央美院的画家们，三选一。

90、日 内 服装店

爱美的徽因在服装店仔细挑选了一件月牙白的列宁装，又改了尺寸，穿在身上左看右看，问思成：好看吗?

思成：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因为在我眼里，你永远是最美的。

徽因笑了，像少女时代般灿烂。

91、日 内 清华园梁家

徽因打着点滴斜靠在床上，床边是几十张设计草稿。思成在外屋和建筑系的教授们讨论改用苏联模式教学的问题。

徽因和思成仔细完善着国徽的细部。

92、日 内 中南海会议室

一间会议室里，周恩来和一些领导人在看两个不同的国徽设计稿，大家讨论着。陈毅发言时说道清华大学方案的设计者林徽因我认识她，但她估计已忘了，那是我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船上，她是头等舱的林大小姐，我是五等舱的穷学生哈哈——

有人赞同美院方案，有人喜欢清华方案，最后周恩来说：我们来民主投票，毛主席说了，他听多数人的。

93、日 内 中南海怀仁堂

庄严的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隆重召开。梁思成和老金都作为第一届政协委员坐在代表中间，林徽因作为国徽设计者被特邀列席坐在一个单独的座位里。毛泽东宣布大会的第一项议程，发布国旗，国徽和国歌。

全体起立欢呼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主席台后方大幕拉开，典雅庄重的国徽带来了更汹涌的欢呼。毛泽东带领全场高唱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镜头推向林徽因幸福的洋溢出泪水的脸。

淡出黑场。

字幕：

1955 年林徽因逝世。

1972 年梁思成逝世。一个月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华，费慰梅与丈夫费正清作为美国中国问题权威随同访华，急切地寻找音信隔绝 24 年的梁思成林徽因和老金，最终在周恩来的亲自陪同下见到了梁再冰。

1984 年金岳霖逝世。老金终生未娶，由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养老送终。

同年，《图像中国建筑史》终于在中国出版，迄今仍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最权威文献。

仅以此片献给那一代无怨无悔的爱国者。

献给我们的母校清华大学。

献给祖国。

完

高晓松 06/03/2009 于横店

侠客行

昨天得到噩耗，我几年前在湾区 Oakland 采访的前国共双面间谍，武当大师崔师傅（隐去其名）以 86 岁高龄无疾而终。临终前一天还精神矍铄地和人谈起我以他为原型写的电影《侠客行》，表示要等到拍成的那天。他的故事起伏跌宕，是上世纪我们苦难民族的离殇。我几年前写好，但这题材可以被拍的时代还没来。崔师，愿你在天堂平静。总有一天，你和这个民族纠缠一生的故事会搬上银幕。下面是电影故事：

崔虎自幼被送到武当山学艺，刻苦聪明，精通太极武术和五行医术。本打算学武防身学医救人，十六岁下山回乡迎娶自幼定亲的姑娘。不想日本军队占领了家乡，崔虎一次出门行医回来新婚妻子已被日本鬼子强奸。可怜的姑娘问崔虎还要她吗？崔虎不答。姑娘转身投井。崔虎转身投军。

崔虎参加了由优秀青年组成的国军精锐青年军 208 师。在军中崔虎因为武艺出众被选入中央情报机关受训担任特工，极受上司赏识。被派到日本占领中的上海联络青帮抗日锄奸。崔虎先后手刃六名日本军官和汉奸头目。被青帮大佬收为弟子。崔虎武艺高强，不爱钱，不好色，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深受国军特工和青帮兄弟喜爱。

抗战胜利了。短暂的狂喜后，崔虎发现无论国军还是青帮都在贪婪地争抢着胜利果实——其实就是鱼肉人民，车子房子票子女子位子“五子登

科”。崔虎人缘好，大家都拉他“共富贵”。他失望至极，黯然回乡，以教习武术为生。

共产党解放了崔虎的家乡，实行土改，热火朝天。崔虎本来又燃起了希望，不料当地一个被崔虎教训过的地痞揭发崔虎曾做过国民党的特工，崔虎被抓起来，在群众大会上被批斗，头上戴着“蒋匪”的高帽，和其他反革命一起等待被枪毙。幸而崔虎的哥哥在抗战中参加了八路军，这时已做了团长，救出了崔虎。崔虎逃到尚未被解放的上海，投奔青帮的兄弟。青帮那时自顾不暇，已完全成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工具，参与了搬运上海所有银行黄金储备上船去台湾的行动。崔虎因深受信任，担任护卫，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末日的疯狂和残暴。以至于当人满为患逃往台湾的船上给他留出一方立足之地时，他把船票让给了一个戴着眼镜夹着油纸伞的文弱书生。

上海解放了，崔虎隐姓埋名做了一名工人。不料在一次事故中为救工友暴露了武当轻功的绝招，第二天就被几名军人带走。崔虎以为这回逃不掉了，没想到并非身份暴露，而是被解放军的情报机关看中要训练他做特工。崔虎经过教育（其实他本来就不满国民党）入了共产党，接受了发报暗杀爆炸等严格的训练，成绩优异（其实他本来就都会）。被派到当时还在国民党手中的舟山做特工，他的接头暗号是“陈诚家里有个叫崔伟的是你吗？”

混乱的舟山，人心浮动。崔虎遇见了驻守在这里的青年军 208 师。当年抗日的铁血劲旅如今已成了乌合之众。崔虎试着和几个当年的战友聊起国民党的腐败，大家都很认同。但同时又都觉得共产党也有问题，前路迷茫，有些人甚至想脱了军装去美国读书或跑去香港做生意。崔虎见没有机会，便主动要求带一批武器去了一个小岛支援反共海匪双枪黄八妹的游击队。

黄八妹年轻漂亮，剽悍勇敢，很喜欢同样武艺高强的崔虎。黄八妹的家人因为在家乡是地主而被共产党“镇压”了，因而反共态度极为坚定。崔虎策反无望，便开始留心小岛上的防御工事，画了一张图藏在身上，日日等待有人来接头。一天晚上，黄八妹把崔虎叫到房间，以身相许。崔虎动了感情，想对黄八妹说些什么，黄八妹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是共产党，我恨共产党，但不恨你，你明早就走吧。

第二天一早，解放军大举登岛，黄八妹把崔虎送上唯一的小船，拒绝了崔虎一起走的请求，率众海匪与解放军拼命。崔虎在海上亲眼看着黄八妹被

打死在海滩上，黯然神伤。他救起一个跳海逃生的海匪，亡命天涯。

小船载着崔虎随着大大小小的舟山撤退船只来到了风雨飘摇的台湾。码头上人山人海，人人脸上写着茫然。军警挨个盘查，不停有人被当作共谍抓走。同船的海匪出卖了崔虎，崔虎被关进死囚营，胸前挂着“共匪”的木牌，想起在家乡头戴“蒋匪”高帽等待枪毙的情景，恍如隔世。

一个个犯人被拉出去枪毙，有人带头唱起“国际歌”，许多人跟着高唱，也有人哭泣有人喊冤，崔虎沉默。

还剩最后三个人的夜晚，崔虎被告知有人保释他，他自由了。

保释崔虎的人就是他在上海码头把船票出让给的那个文弱书生陈川。陈川来台几年，凭着出众的才华和坚定的反共热情，成了蒋经国主持的青年改造委员会的骨干。陈川此时正负责从来台青年中招募人才，恰好救了崔虎。陈川迅速从前情报机关找到了崔虎忠于党国，多次立功的证明，把崔虎介绍进青年改造委员会。

崔虎武艺高强，迅速脱颖而出，先是做了警卫教头，不久又凭着与撤退来台的青帮大佬在上海时期的老关系以及陈川的信任，进入了青年改造委员会二组。青年改造委员会当时权势无边，二组负责整顿帮会势力，崔虎参与了建立竹联帮、四海帮的工作，凭着武功和义气，深受信任。

这样平静地过了几年。忽然有一天，崔虎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问他“陈诚家里有个叫崔伟的是你吗？”崔虎犹豫了一秒钟，鬼使神差地说出了他在脑子里背了千万次的接头暗号。对方让崔虎注意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说会再和他联系。

几天之后，崔虎的账户里真的出现了二十万元——在当时艰难的岁月中不折不扣的一笔巨款。但崔虎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的下一次联系或指令却始终没有出现。那人被捕了？被杀了？没有出卖我？天生讲义气的侠客崔虎决定不辱使命——哪怕不知使命是什么！

崔虎开始贿赂青年改造委员会总部二楼会议室的看门人老谢——蒋经国常在这个会议室开会，甚至蒋介石也来过两次。所谓贿赂，在当时不过是经常买些卤鸡脚和高粱酒陪老谢喝酒。伺机配出会议室的钥匙。

钥匙配好了，崔虎甚至用上了在国共两党特务机关培训的经验，自制了炸弹，准备找机会行刺。以报那不知名的联络人至死未出卖他的恩义。

机会还没等来，却等来了海峡对岸的噩耗——崔虎的哥哥——打过日本鬼子蒋匪帮的老八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因为有个逃到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弟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特务，被活活打死。嫂子上吊自尽，还被扣上“反革命畏罪自杀”的帽子。崔虎悲愤莫名，独自在海边把自制的炸弹投进大海。

从此那个生龙活虎的崔虎不见了，代之以喝酒赌博甚至偶尔嫖娼的一段岁月。直到有一天，自恃武艺高强的崔虎在阳明山一座道观中被一位武功深不可测的老道长狠狠教训了一顿。老道长问崔虎是否武当门下，崔虎说是。老道长语重心长地点化崔虎——道之永恒，天地之浩气远远超越人世间的成败沉浮，党派之争。太极不止有无上武功，更有行医救人，悬壶济世的理想与胸怀。崔虎彻底折服，从此一心研究道家针灸医术，日渐平和。

年华如风，转眼到了七十年代初。一天，已担任情报机关台北站站长的陈川请崔虎喝酒欢聚。席间都是情报系统的官员。崔虎喝了几杯后如厕，在一个小隔间里听到外面又进来一人，那人隔着一扇小门在外面小便时忽然说“陈诚家里有个叫崔伟的是你吗？”崔虎大惊之下未发一言。那人等了一会，开门离去。崔虎通过隔间小门下的缝隙看到那人穿着一双黄皮鞋。回到酒席，崔虎故意失手掉了东西，在桌下寻找时认准了那双黄皮鞋。

隔天，崔虎找到陈川，提出和陈川做个交易。陈川问什么交易？崔虎说你身边有个高级干部是共谍！陈川大惊。崔虎说如果我告诉你是谁，你给我一本护照和一张机票。陈川想了想，答应了。

陈川帮崔虎办好了参加台湾在中美洲某小国军事顾问团的手续。临别之日，陈川送崔虎到机场，登机前，崔虎告诉了陈川那个共谍的名字。陈川听后面无表情，崔虎说你要逮捕我吗？陈川摇头，说当年你赠我船票，今天我赠你机票，希望你一路走好，永远别回台湾了。这一文一武两个老特工忍住心中感情，注目而别。

崔虎在旧金山转机时改变行程，流落在北加州，教人习武为生。一次被当年的帮会兄弟认出，力邀其加入北美华人黑帮，被崔虎婉言谢绝。

崔虎改名崔巍，从开设武馆到治病行医，终于等到美国政府承认中医后办起了西岸第一所中医药大学。自此授徒无数，自己却始终孑然一身。每天独自回到庭院深深的家门口都要习惯性地打开信箱，拿出一沓英文账单——

没有一封信自故乡来——独自缓缓走进大门，缓缓锁好，缓缓走进铺满落叶的深处。

完

高晓松 7/24/2008

1421——郑和的洋

1418年，中国明朝最强大的时代。

皇帝有他的烦恼：皇位是靠政变从自己侄子建文帝手中篡来的，建文帝带着传国玉玺逃去无踪。皇帝的玉玺是新刻的，文武大臣很多是建文帝留下的，宫殿是建文帝睡过的。

皇帝有他的计划：在自己发迹的北京建造世界最大的皇宫“紫禁城”，在帝国的北方修建世界最大的防御工事“长城”，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方的北京。

皇帝有他的梦想：在紫禁城里接受世界各国的朝拜，证明自己的合法与强大。皇帝需要一个最信任的人去完成这个前所未有的壮举——率领史上最强大的舰队，满载世上最珍贵的财宝，向着海洋的尽头远航。用大炮、瓷器和丝绸去换取他唯一缺乏的东西——尊敬。

马和：一个从小跟着从前的亲王现在的皇帝长大的太监，武功高强但目不识丁的贴身侍卫，在满朝文武都反对皇帝的远航计划时挺身而出，被皇帝赐姓公爵姓氏“郑”，封为钦差大臣。

自幼从未出过宫的郑和，空有一身武功但从未施展过，身为一个男人但没有证据（阳具），与皇帝情同兄弟但身份永远是家奴（而不是公侯将相），在驶向大海之前，这就是三十三岁郑和所拥有的一切。

皇帝授予郑和空白圣旨三十件用于封赏海外诸王。另派文武两位副手协

助郑和（同时也起到监视和相互制衡的作用）：海军上将王景弘被授予舰队司令旗，对舰队行动拥有否决权。御使马欢负责监督外交和记录各国国情，同时被授予尚方宝剑，有权处决任何叛国者包括郑和。郑和的阳具留在皇宫成为了抵押品，将在郑和归来时赏还。这是中国太监能获得的最高奖赏，通常要死后才有。

令人恐怖的庞大武装舰队下水了，令人垂涎的巨大财富装上船。皇帝最宠爱的公主坚持要随郑和去远航，带着美貌的宫女们也上了船。

除了以海军上将为首的彪悍粗野的军官们对郑和的挑战，除了御使马欢的刻薄，以及外交官们的奚落，除了大海的无常。郑和真正要面对的，是一个看不到底的大陷阱。

从造船厂开始就有破坏在悄悄进行。航行中的奸细，战斗中的背叛，与各国交往中的阻碍，都把郑和引向他心中最恐惧的敌人——建文帝。

郑和在马六甲大破爪哇联军的大象阵，在马尔代夫识破了毒水果的阴谋，在锡兰生擒了诈降企图绑架他们的国王，但他发现真正的对手远比这些可怕。

他发现舰队的武器被偷偷出售，他发现沿途雇来的各国领航员在秘密联络，他发现归顺称臣的各国国王阳奉阴违，他发现高级将领们背着他密谋返航，他发现御使马欢在放飞信鸽，最可怕的是，他发现公主在各地秘密寻找她青梅竹马的爱人——建文帝。

皇帝给了郑和信任与友情，但没有给他对付建文帝的权力。郑和有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他不能返航逃避，只有勇往直前。

在隐姓埋名逃亡海外十九年之后，在一群忠心耿耿能力出众的前明朝文武辅佐下，建文帝从海盗做起，逐渐建立了控制整个印度洋航路和贸易的庞大海盗集团。各国国王都畏惧这股神秘的黑势力，听任摆布。在明朝朝廷甚至郑和舰队都遍布海盗集团的卧底，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们的大老板就是大明流亡皇帝——建文帝。更没人知道 1421 年——皇帝准备迁都北京万国来朝的那年，也正是建文帝准备反攻中国夺回皇位的时候。

郑和率领的史上最强大舰队护卫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史上最庞大商船队终于从印度出发前往波斯湾。数百艘战舰和上千艘商船上的人们都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以索马里为基地的史上最狡猾和凶恶的海盗集团。但只有郑和、海军上将、御使马欢、公主心里清楚，他们将面对的不止是一群海盗，还有他

们有人日夜想念，有人日夜恐惧的建文帝。

在一场内外交困陷入重围的空前大决战中，郑和、海军上将、御使马欢从互相怀疑到并肩战斗，除奸杀敌。在最危急的时刻建文帝派来卧底的海军副司令囚禁了海军上将夺取了舰队司令旗，导致形势更加危险。御使马欢假装也是建文帝的卧底骗取了叛徒们的信任，用尚方宝剑处决了副司令救出海军上将。郑和展示高超武功借助帆索飞翔在舰队上空专杀海盗头目极大振奋了军心。关键时刻，备受海盗集团欺压已久的西亚各国联合舰队赶来助阵，彻底消灭了这股庞大的海盗武装。

建文帝最终现身，但公主誓死保护自己的爱人。郑和无奈，让建文帝交出传国玉玺，放走了建文帝和公主。

整个印度洋被解放了。1421 年，皇帝在紫禁城的迁都大典上接受了盛大的万国来朝。皇帝要把郑和的阳物赏还被郑和拒绝了，郑和请求皇帝允许他和他的团队再度出海，征服太平洋。

《郑和的洋》第一部完

高晓松 01/29/2009

失去的七天

三十多岁的混混皮特靠在 LA Santa Monica 码头假扮雕塑，讲笑话混吃混喝为生。一天，一老一少两个 FBI 探员找到他，要他回忆十年前有七天跑到 Miami 和 Key West 去干了什么？皮特回忆说好像去贩运海货啥的，探员说那是九年前的事。皮特说那就是和几个一起从军队复员的哥们去玩，探员说那时十一年前。现在要你回忆的是十年前，有七天，你去干什么了？皮特想了半天说记不起来了。探员搜查了皮特住的破拖车，搜出一把日本战刀，上面有已干了许久的血迹。探员问这血是谁的，皮特说也许是我从前用这把刀杀过鱼啥的。探员没收了刀要回去化验，临走说给皮特一个月的时间详细回忆那七天每时每刻的细节，不然会有很大麻烦！

皮特开始寻找这十年前的七天。

他先到 San Jose 找到从前的战友亨利。多年不见，亨利已经成了一个富有的律师。他见面就说在等皮特，因为 FBI 也找过他了。皮特问到底什么事，亨利说警察在 Key West 山谷中找到了约翰的尸体，头被砍走了，验尸发现已死了十年，而十年前约翰据说被不少人看到和你在一起。

皮特陷入了迷惑——他对那些年轻时的记忆是混乱的——中美洲丛林，与共产党游击队战斗，与纽约左派青年斗殴，有人死去，强奸，他们为之战斗的独裁政府的残暴，邻居的冷眼，复员，拿着大笔卖命钱与战友亨利、约翰（黑人）、还有他们的班长汤姆在狂欢，他们酒醉后的一个个发财梦，好

像还有个女的，好像对皮特很重要……

皮特在混乱中努力寻找着头绪，这时越来越多的线索——那把日本刀上的血迹化验出正是约翰的；有人证明在 Florida 见过皮特和一个纽约口音的女人在一起；Key West 发现约翰尸体附近的小旅馆住宿登记是约翰和皮特的名字……都指向皮特就是杀人犯。并且在皮特的苦苦追问下，亨利对他说出了他最有可能的杀人动机——皮特和约翰当时同时爱着一个女人。皮特问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亨利说你真的忘了？当年你可是爱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皮特说不可能，我这种没心没肺的混混还能那样？亨利说你忘了，你当年可是咱这拨里最纯清，最有理想的。亨利说那女的叫啥我不知道，是约翰带来的，你们都叫她波斯猫（Persian）。

皮特回到 LA，在自己混乱的破拖车里翻出所有的东西——找到一本小相册，先是自己小时候，后来有一张和汤姆在一所中学的合影，后来是自己和汤姆、亨利剃了锅盖头的合影，又找到他们三人穿着雇佣兵军装在丛林里抽烟的照片，最后一张是自己和汤姆、亨利，但最左边多了个黑人约翰，大家都穿着一种式样的花衬衣，中间的汤姆和亨利在笑，两边的皮特和约翰都很严肃，背景是一间汽车旅馆。皮特继续翻东西，又找出一支陈年的蓝色的口红。皮特在镜子前自己涂那支口红，看着自己蓝色的嘴，忽然想起给他们四个照那张花衬衣合影的女人从照相机下面露出的蓝色嘴唇，继而想起一些缠绵伤感的片断，想起那间汽车旅馆的和旅馆门口总在下雨的街。

皮特找混混们借钱，说我可能杀过人，要去 Miami 弄清楚。大伙嘲笑他说就你还能杀人？皮特拿出自己穿军装背着冲锋枪抽烟的照片，混混们顿时肃然起敬。

皮特在 Miami 大街小巷穿梭，在一间酒吧里被一个嚣张的酒鬼认出，告诉他多年前他们几个常在这儿出没，能喝酒、能打架，酒鬼说自己唯一一次打架失手就是遇见了你们几个老兵。皮特问我们当时带没带女人？酒鬼说你们那时多风光，又有钱、又能闹，身边女人多了，不过好像有个叫波斯猫的纽约口音姑娘每次都跟着你们，那妞长得可真漂亮，能喝酒，咱们那回打架就是为了她，怎么你都忘了？皮特苦笑说我都忘了，我已经习惯了在 Santa Monica 第三街上假扮雕塑，讲当天发生的笑话，昨天和明天的事都不去想。最后皮特问酒鬼当年我们住在哪？酒鬼说就在后面那条小街上的汽车旅馆。

远远在酒吧另一头，坐着一个 FBI 特工模样的人。

皮特找到那条小街，那间小旅馆，想起自己烂醉后曾在这里哭泣，那个波斯猫好像在身边安慰自己。皮特住进旅馆，死缠活缠要来了十一年前的住店登记，看见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亨利、汤姆、约翰，在约翰那间房的登记里还有一个很草的签名：J。

皮特在浴室洗完澡，在镜子前看自己混乱的文身，发现里面夹杂着一个字母 J。

皮特来到纽约，寻找波斯猫。想不到非常顺利，好几个老混混都说当年和波斯猫睡过，说波斯猫当年曾是左派激进青年，原名叫 Joanna，出身很好，会弹钢琴，滑冰一流。先是上街反战示威，组织摇滚音乐会，后来颓废了，和各种流氓混混鬼混，再后来爱上个雇佣军黑人退伍兵，跟那人去南方了，再没回来过。但有人两年前曾在 Miami 遇见过她，跟一个叫皮特的人在一起，不是你，比你高，比你帅。

皮特早晨忽然惊醒，给亨利办公室打电话，秘书说亨利今天出差，三天后回来。皮特问他去哪里出差，秘书说 Miami，中午的飞机。

皮特飞快赶到机场坐了最近一班飞机到 Miami。离亨利的飞机到达还有三小时。皮特赶到那家汽车旅馆，查阅十年前的住店登记，赫然发现有一天的住宿登记上写着亨利、约翰，以及皮特自己的名字，那个熟悉的 J 就写在皮特旁边！只是没有汤姆！

皮特返回机场，等亨利下了飞机，跟踪到门外看到亨利上了一辆接他的车，车上隐约看见一男一女。皮特叫了一辆出租车跟着那辆车。两辆车穿过 Miami 的繁华，驶上了一座座跨海大桥，沿着 Florida Keys 群岛一直开到海尽头的 Key West。在一个写着“美国大陆最南端”的碑旁边停下，车上下来三个人——亨利、汤姆和波斯猫 Joanna！

汤姆友好地冲出租车里的皮特招手，皮特下车，跟他们走到路边的咖啡馆坐下。侍者过来招呼汤姆，很熟悉的样子，但叫汤姆“皮特”！大家看着皮特，皮特说是你们杀了约翰！你们通奸杀人，嫁祸于我。

字幕“七天”

星期一（1963 年）

皮特和汤姆高中毕业，汤姆比皮特高，比他帅。俩人决定去当兵——我们要杀几个人，无论是谁。

星期二（1968年）

玻利维亚村庄，皮特、汤姆、约翰和亨利在激烈地战斗，冲击一所房子，打死几个共产党游击队，活捉了几个伤员和三个妇女，其中一个还抱着吃奶的孩子。皮特、亨利和汤姆点上烟在屋外合影，拍照的是约翰，背上背着一把日本战刀。玻利维亚政府军接着进行了残酷的强奸和屠杀。共产主义战士们集体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孩子被摔死了，妇女们惨呼"禽兽"。皮特几个人走到远处，面无表情。约翰说他受不了了，这些共产党在为穷人战斗，而我们却在为独裁者卖命。约翰想回纽约，亨利说再干两个月，拿足了薪水大家一起走，说咱们算好的了，挣这么多钱，当年在越南那些战友不是更惨，死了就白死了。

星期三（1969年）

纽约的大规模反越战示威。Joanna也在其中。皮特他们四个在路边抽烟看热闹，被一个参与游行的越战老兵认出，大喊他们是恶魔，玻利维亚独裁者的雇佣军！是他们杀害了切戈瓦拉！学生们和艺术家们群情激奋冲上来，他们也抄起家伙还击。Joanna热情地向他们喊着革命口号，约翰被感动了，拦住大家，说我有罪！我要揭发CIA在南美支持独裁者的暴行！

约翰在慷慨激昂讲着，Joanna带领学生们喊口号。皮特他们几个沮丧地溜了。

皮特回到家，家门口贴满了打倒独裁者走狗的标语，一个小孩甚至向他扔石头。

皮特来到酒吧，亨利和汤姆已喝醉，大伙心情郁闷，汤姆提议带上所有的钱去Miami闯荡。他们会说点西班牙语，那里的古巴流亡者们会拿他们当英雄。

星期四（1970年）

皮特、亨利和汤姆背着大背包从一个豪华旅馆出来，沿着街盲目走着。

皮特问还剩多少钱，亨利说找个小汽车旅馆还能对付一阵子。

他们走进了那家小汽车旅馆。汤姆说约翰可能这几天要过来，说约翰听说他们在这儿发了财，要带上所有的卖命钱来入伙。大伙狂笑。

波斯猫（Joanna）涂着蓝色嘴唇在纽约的酒吧里喝醉被流氓打了，约翰冲过去救了她拖到街上，波斯猫冲约翰喊道：别以为你跟我睡过我就爱上你了！你老跟着我干吗？约翰不说话，拖着波斯猫回家。做完爱，约翰说你明天跟我走，去 Miami，我几个哥儿们在那边发了财，我要去入伙，挣很多钱，和你结婚，我们永远不回纽约！

Miami 酒吧里，三个人各搂着一个古巴姑娘喝得烂醉，大谈打算如何做生意赚钱。皮特说咱都说了一年了，一分钱也没挣过，连本钱都花光啦！汤姆说没事约翰这两天就来啦，他有钱。

星期五（一个月后）

汤姆、亨利和约翰在酒吧喝醉，还在空谈赚钱计划。

皮特和波斯猫在旅馆房间里，皮特在哭。波斯猫抽着烟，说你们这些男人真贱，牛逼的时候只想和女人睡觉，颓废了就想起爱情。

汤姆、亨利和约翰还在喝，皮特和波斯猫进来。亨利说我们想出一个赚钱的好主意，让波斯猫去勾引有钱人开房，咱们冲进去捉奸，让那些有钱的傻逼好好出出血。大伙大笑，约翰和皮特也笑，波斯猫狂笑一阵然后说，我同意。

星期六

皮特和亨利、约翰在小旅馆的咖啡座打纸牌，汤姆和波斯猫从楼上下来。波斯猫说走啊咱们别老光说不练，今天就出去找有钱人下手。约翰把牌一扔说好呀说干就干，反正我的钱也快花完了。皮特说你们去吧我就不参加了，我要走了。

海边的一顿海鲜大餐已杯盘狼藉。皮特说你们可以用我的名字，反正警察找到我我啥也不知道，大家说那就算你一份。皮特说波斯猫是咱们自己的，别真让人睡了。波斯猫说放心吧有你一份。皮特说大伙送我点啥的留个纪念吧，回头你们都进监狱了我怪想你们的。波斯猫把正在补妆的蓝色口红给了

他，约翰把自己那把日本战刀给了他，亨利把他们一起拍的照片送给他，汤姆说我没想好送你什么，先欠着吧，你一定会收到的。皮特把这些东西塞进自己包里，叫了辆出租车，头也不回地去机场了。

星期天（1971 年）

Miami 那家汽车旅馆，波斯猫跟汤姆、亨利、约翰走进来，开了房，汤姆签的是皮特的名字，波斯猫把那个 J 签在他旁边。

四个人绝望地躺在一间房里，约翰说我想死，你们帮我想个死法。亨利和汤姆帮他想了几个死法，约翰都觉得无趣。波斯猫说我们做个刺激的游戏吧，你死了以后我们布置一个谋杀现场，要很难发现的那种，然后我们扮成杀手东躲西藏，直到被抓住我们就出示你的遗嘱，让你死得轰轰烈烈！

大家纷纷叫好。汤姆说我用皮特的名字东躲西藏，警察肯定会去找皮特，那家伙肯定不认账，肯定再来找咱们，这太刺激了！我答应要送他样东西，这个一定让他满意哈哈！亨利说你俩扮杀手，我去挣钱养你们，天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俩在哪，警察和皮特肯定也会来找我，由我负责把他们弄晕，这样玩得更刺激！

约翰说你们等我死了把我头砍下来藏好，这样我曝尸荒野会舒服些。而且这样会让人以为是种族仇杀，FBI 就会介入，更有影响！我送给皮特的日本刀上有我的血，他跳进密西西比河也洗不清了哈哈！

汤姆说那上怎么会有你的血？约翰说我年轻时傻逼为爱个女的割脉染的血。说着看了一眼波斯猫。

波斯猫伸手摸着约翰的头，说你放心，我们会把你的伟大爱情设计进去，让 FBI 先以为是种族仇恨，然后又相信是情杀，玩死他们。

汤姆说对呀皮特不是爱你爱的又哭又闹脱离组织了吗，估计 FBI 还能从他那搜出你的口红，让这小子好好接受下教训。

波斯猫站起来说走吧今天就干，咱们一辈子没干成过一件事儿，这回无论如何要干得漂亮！

汽车经过一座座跨海大桥行驶在 Florida Keys 群岛，一直开到海尽头的 Key West。在一个写着“美国大陆最南端”的碑旁边停下，一路上残阳如血，四个人脸色铁青，一语不发。

他们先到最近的一间小旅馆用约翰和皮特的名字开了一间房，扔下行李，默默走出来。

那个碑旁边的咖啡馆，四个人已喝得大醉，约翰在遗嘱上按了指纹，说你们可别把我的尸体藏得太隐蔽了，万一警察一辈子没发现，我不是白死了！汤姆说放心吧，我也不想顶着皮特的名字东躲西藏一辈子呀。波斯猫说如果十年还没人发现你，我就去报警。

四个人击掌拉钩约定完毕。约翰忽然对波斯猫说，你能不能今晚陪我最后一夜，我明天一定去死，反正房也开了。汤姆和亨利不说话，望着波斯猫。波斯猫望着约翰，笑了。

同样的咖啡馆，回到现在。皮特眼睛红红的，问后来呢？亨利说后来我不知道，当天晚上我就走了，我扮演证人，知道的越少越好。皮特又问波斯猫，波斯猫说我睡着了，不知道。皮特看着汤姆，汤姆说你不用看我，我在山谷里找到约翰的时候他的头已经被割走了。皮特说然后你俩在这住了七天？汤姆说是呀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人发现约翰。第七天我们走的时候，就知道约翰已经成功了。

皮特看着大家，说干杯把兄弟们，我们都成功了。大家会心地笑。

FBI 的车一直停在不远处，一直追踪着皮特的一老一少两个探员坐在车里监听着他们的谈话。这时年轻的探员说我们去抓人吧还等什么？老探员说抓谁呀？他们犯罪了吗？年轻探员说你相信他们说的鬼话吗？老探员说我相信，因为我就是越南战争的老兵。

FBI 的车发动起来，开到咖啡馆门前，掉了个头，远远消逝在夕阳里……

完

高晓松　4/24/2008

王朝之卵

北方，首都，肃杀。

皇宫外，街道宽阔。宫门开处，几个老太监穿着老百姓衣服走出来，壮阔的宫门在身后缓缓合上。

这几个贫寒的老太监穿梭在陌生的市井。

下雨了。商贩们纷纷拿出接水的器皿。

皇宫里内倾的屋檐把雨盘旋着引入一个大池，又通过龙飞凤舞的“流杯槽”流向四方；快刀刘家内倾的屋檐把雨引进一个小一点的池子。水池倒影出这几个老太监被人带着走过。

屋内，老太监们拿出银子，每人拿到一个小红布包，无比珍贵地揣进怀里，默默离去。

出字幕

故事开始：

（本片无具体历史背景，发生早东亚古代，北方，阴霾肃杀的帝国首都。）

快刀刘家世代以为太监净身为生。送孩子做太监的都是最贫困的人家，最多留下一捆柴便掩面而去。这样的孩子快刀刘的祖父、父亲、现在是他自己平均每月要割四十个。他们把割下的每付阳具和卵裹在石灰里，用红布包好，吊在一间专门的秘密大厅里，等待这些太监若干年后用银子来赎回。如果赶上年景好，某人成了权倾朝野的大太监，还会耗资巨万举办盛大的迎卵

仪式，喜钱有时甚至超过当朝宰相十年的俸禄。当某位富可敌国的老太监颤抖着打开陈旧的红布小包，对着自己五岁时花生米一般大小的蛋蛋号啕大哭时，快刀刘家便又会发一笔横财。

快刀刘成为一家之主时刘家家境已很殷实，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社会地位。那些跟着大太监来刘家赎蛋的文武百官只管对大太监贺喜奉承，对努力巴结他们的快刀刘看都不看一眼，因为快刀刘只是一个屠夫，并且有损阴德。心理不平衡且怀着光宗耀祖野心的快刀刘开始利用自己的优势结交宫里一些他认为有前途的太监。他的优势就是，分文不取地把那个太监们视为命根子的小红布包在适当的时候比如做寿时送到他们手里，当然这个小红布包会是太监们收到的最动人的礼物，快刀刘因此交上了若干太监朋友。

快刀刘从在自家与太监们的欢宴中听到了许多宫里的奇闻轶事。比如皇家如何享受美味的鸭子，如何享受美丽的女人，快刀刘听得着迷，也开始在家中学着炮制鸭子和女人，虽然很享受，但这些看起来与他的野心丝毫搭不上关系。

直到有一天——

一个太监带了一个穿戴华贵，气派很大的朋友来快刀刘家玩。快刀刘凭着对宫里种种的了解，一眼便看出这位“朋友”就是当今皇帝。于是殷勤招待，甚至带他参观了从不示人的挂满小红布包的密室。皇帝对这些自幼陪伴自己的太监们的命根子大感兴趣，问快刀刘某某某某的阳具是哪个？并问他这些红布包上怎么只有数字没有名字？快刀刘告诉皇帝只有他自己知道哪个红布包属于谁，这套方法是刘家祖传的生存之道！皇帝大悦，留在刘家欢宴。席间快刀刘叫出自己的一小妾陪皇帝喝酒，皇帝对快刀刘刚刚纳的郁郁寡欢的小妾大感兴趣，快刀刘反应机敏，立即让小妾专陪皇帝。皇帝席间兴致极高，为让小妾高兴还亲自唱了一段戏，尽欢而去。

快刀刘请来的医生证实小妾怀了自己的孩子，大喜。数日后不出所料，宫里来人接了

小妾进宫。

十个月后，小妾为皇帝生下第一个儿子——皇太子。皇帝下旨大赦天下，全国放假三天，小妾也被封为懿皇妃。快刀刘兴奋得在家门外的街上大摆流水席，路人皆可吃喝。他七岁的大儿子刘瑾那天第一次被允许上桌喝酒，快

刀刘兴奋之余，发现刘瑾小小年纪竟然能瞬间辨别各种酒味道之不同。

第二天，快刀刘送刘瑾去学了医。

十七年后，刘瑾成长为一个相貌英武精通医术的青年。一次，他不顾所有医生的反对，与药店签下生死状，用足以毒死十个人的一两砒霜治好了一位老鸨多年的顽疾。一时名震全城。老鸨为感谢他，把自己精心培养准备未来赚大钱的美貌且精通音律的青楼女子如晴送给他，刘瑾与如晴如漆似胶，在一次次缠绵做爱后两人私订终身。

皇帝继续着自己的猎艳生涯，他怀疑各地官员为他选美时私藏了真正的美女而把次品送入宫，于是下令全国县长以上官员把自己的家眷送进宫让他过目。果然，皇帝看中了一位大名士的妾——同时也是曾经名动公卿的青楼名女，皇帝立即封她为俪妃，留在了身边。

（这里也可以改成俪妃是一个法国女人，嫁给了那位曾游历各国的大名士。皇帝从未尝过外国女人，于是封为俪妃留在身边。）

快刀刘在一次与太监朋友的夜宴上照例问大家宫里有什么趣事，太监们说好戏就要上演了——皇帝无比宠爱这个年轻貌美风情万种的俪妃，并且俪妃为皇帝生下了第二个皇子！俪妃在枕边日日吹风，老皇帝经不住纠缠，竟有废太子另立的意思。见惯了宫廷风雨的太监们预言一场你死我活的皇位继承战即将展开。众太监酒后分析，懿妃生性懦弱，太子荒淫暴戾，俪妃才貌双全且正当宠，看来太子一党凶多吉少。

从那日起，快刀刘茶饭不思，甚至在给一个幼童净身时神志恍惚导致幼童惨死。

一天晚上，刘瑾兴冲冲回到家里，发现快刀刘独自在院子里对着一杯液体发呆。刘瑾走过去看了一眼，对快刀刘说这是你新配的麻药吧，这个比以前的好。快刀刘说因为割死了一个孩子，所以改进了麻药，并且希望刘瑾喝下去试试。刘瑾自信地说没问题，这麻药喝了最多昏迷两天，于是喝了（这里同时体现刘瑾的医术和对父亲的孝顺）。刘瑾被迷倒后，快刀刘竟然丧心病狂地阉割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刘瑾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净了身，坚持认为这是个噩梦，他对快刀刘说可能自己从小看多了阉割，所以做了这个噩梦，说以后咱家别再干这门缺德营生了，从此改为行医救人吧！

这样昏昏沉沉地过了一个星期，刘瑾终于可以下床了，他被快刀刘带到山中的刘家祖坟前，告诉他做长子长孙要忍辱负重光宗耀祖，刘瑾茫然不解。快刀刘于是对他说了这个惊天大秘密：当今皇太子其实是刘瑾同父异母的弟弟！如今皇上老糊涂了竟然要废长立幼，刘家光宗耀祖不但成了黄粱一梦，连他们母子的性命都可能不保！快刀刘有心无力，只能想出这个办法，让刘瑾净身入东宫去当太子身边的太监，以刘瑾的医术和聪颖，定能赢得这场宫廷斗争，保住刘家血脉君临天下。

刘瑾发觉这一切是血淋淋的事实！他崩溃了，疯狂地逃走，找到如晴。两人绝望地“做爱”，但无能为力！刘瑾像个婴儿般趴在如晴怀里号啕大哭，如晴问他这是为什么？刘瑾于是照实说了，如晴非常难过，但表示为家尽孝忍辱负重是大好男儿，自己永远都是刘瑾的人，等刘瑾完成了任务，愿天涯相随。

刘瑾回到家，对父亲说愿意进宫。

阴霾的宫殿，倒悬的屋顶，成千衣着透明的寂寞女子和成千以指甲长短分辨地位的太监。皇宫里只有一个男人——已成朽木的皇帝。东宫里只有一个男人——以酷刑为乐，把宫女和太监统统当作性工具的太子。

在一众出身贫苦绝大部分是文盲的太监中，刘瑾脱颖而出，他凭着医术来到东宫里大家都认为“有病”的太子身边，并迅速发现太子的一个厨师做饭用的调料里有一种慢性毒药，揭穿了这个俪妃派到东宫里的奸细。残暴的太子下令将这个奸细做成腊肉吃掉！刘瑾因此迅速成为东宫里的大太监。他利用医术帮助太监及大臣，对大家说这些都是太子让他做的，为太子拉拢人心。

一天，东宫里来了个漂亮且多艺宫女，刘瑾听到熟悉的琵琶声大惊，赶过去看，果然是如晴！如晴告诉刘瑾自己日夜想念他，又担心刘瑾年少轻浮行事不缜密会有危险，于是自愿进宫陪他。刘瑾感动落泪，说宫里危机四伏太子性情暴戾，要如晴赶快出宫。如晴正要出宫，被打猎归来的太子看见，当即被太子强占。太子疯狂泄欲后还要刘瑾给如晴擦拭身子和伤痕，但太监和宫女都是奴隶，只能默默承受。如晴成了太子的宠姬。刘瑾非常伤感，反而是天真的如晴安慰他，两人约好一旦完成任务就一起逃走。

才貌双全的俪妃迅速发现了刘瑾才是真正的对手。她在老皇帝面前说自

己得了怪病，要求把刘瑾调到她身边做太监，皇帝同意了。

刘瑾只得离开东宫，离开如晴，来到俪妃身边。让他没想到的是，开始有外面的大臣通过太监向他行贿，宫里的太监们也对他毕恭毕敬。一个老太监告诉刘瑾，外面的那些王侯将相们其实没几个有种的（虽然有阳具），都是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他们看见刘瑾先是太子身边的红人，现在又是俪妃身边的大太监，当然要努力巴结。老太监要刘瑾照单全收，“你拒绝了反而有危险”。

这个好心的老太监不久就因为年老体弱被遣送出宫，临别时对刘瑾说像咱们这样没有后代的太监注定死无葬身之地，成为孤魂野鬼。伤感的刘瑾开始同情这些和他一样被命运抛弃的太监们。他拿出朝廷官员们向他行的贿赂，要这个老太监在郊外买了一块地，专门作为太监们的墓地。他让年老出宫的太监们在墓地扫墓，这样他们死去后也会有人为他们扫墓。这块墓地名叫“中官村”（中官是对太监的尊称）。再次让刘瑾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些举动感动了满宫平日里阴暗冷血的太监们，受到全体太监的一致拥戴，地位更加崇高。

俪妃问刘瑾如何发现太子身边的奸细，刘瑾说我闭着眼都知道树上的叶子有没有毒。俪妃又问刘瑾自己有什么病，刘瑾说你没病，就是忧郁。俪妃让刘瑾开药，刘瑾说这是宫廷职业病，无药可治，离开宫廷就好了。俪妃问刘瑾会不会配使人疯狂的药，刘瑾说学医的人不用药害人。

一天夜里，俪妃让刘瑾伺候自己沐浴，她仔细观察刘瑾对女人的敏感，然后屏退宫女，对刘瑾说你不是太监！刘瑾说我是，俪妃让刘瑾脱光衣服，刘瑾脱了，俪妃看见刘瑾的下身，问刘瑾说谁派你来的，像你这样的男子甘愿被阉割入宫当太监一定有极大的阴谋。刘瑾平静地说人生无常、各有天命，就像那些平庸、贪婪、只知道行贿的“男人”们可以出将入相，而我只能做一个聪明的奴隶，这是我的命运。就像你贵为皇妃，又比我快乐多少？你儿子就算当了太子，不久你年纪轻轻的做了皇太后，又能有多少欢乐？你的忧郁症就能好吗？俪妃被刘瑾深深打动了！

他们开始疯狂相爱，在满是动物般生活的阴霾扭曲的皇宫里，只有他们俩还存着人的悲悯和爱情，像人一样挣扎着，挣扎着“做爱”。刘瑾配了一种香，点燃后能让人神魂颠倒，让俪妃能轻易感受到高潮。

俪妃像每个陷入爱情的女子一样，在老皇帝身边越来越难以装出欢颜。皇帝以为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专门传了刘瑾来要他配壮阳药，刘瑾说皇帝老了，吃这类药可能影响生育，皇帝说我有两个儿子已经够伤脑筋了，不要再有了。刘瑾配了药。

刘瑾把最后一服药给老皇帝喝下，说药喝完了，您很快就会像小伙子一样强壮。皇帝重赏了刘瑾。刘瑾回到俪妃身边,大白天疯狂地和俪妃“做爱”。这时有太监来传旨说皇帝紧急要招俪妃，屋里的刘瑾不但不罢手，反而更加疯狂做爱直到在俪妃身上留下明显的印记。俪妃惊诧地望着自己身上的印记，望着刘瑾，刘瑾不敢迎接俪妃的目光。俪妃没说什么，穿上衣服，默默跟太监走向皇帝的寝室，那天终于下了这个干燥的北方国度罕见的雨。

老皇帝当然发现了俪妃身上那些刘瑾留下的印记，问俪妃奸夫是谁？俪妃无言。皇帝龙颜大怒，令众妃子亲自施刑逼问奸夫是谁，众妃子怀着切齿妒忌痛打俪妃，俪妃始终一言不发。皇帝无法接受自己最宠爱的女人心属他人，愤而下旨将俪妃车裂！

大雨还在下。宫门前，刑场，全体妃子宫女列队接受这幕残酷的“教育”。俪妃被锁住四肢和脖颈，宫中五位大太监各持长长的马鞭站在五辆四匹马拉的马车旁，为首的大太监就是刘瑾！五辆马车向前各踏一步，俪妃被从地上拉起悬在半空，皇帝在众妃子诬陷小皇子“一定是野种”地怂恿下要亲手摔死俪妃的儿子，早已对爱情、对男人绝望的俪妃这时忽然迸发了母爱，对皇帝大喊孩子是你的，是你的！皇帝说你说出奸夫的名字，就赦免你们母子！俪妃慢慢转过头望向刘瑾，刘瑾不敢回望，俪妃仰头向天，正要说什么，一位行刑的大太监（也是快刀刘二十年的朋友，一直在宫里帮扶刘瑾）伸出只有大太监才有的长长的指甲刺向一匹马的下身，马受惊猛地向前，带动其它马瞬间四下蹿出，随着全场惊呼，俪妃鲜红的血溅了刘瑾满脸，刘瑾透过这层鲜红，看见众妃掩面，太监冷漠，血水顺着皇宫地上蜿蜒的流杯槽被雨水带到皇帝脚下，皇帝愤怒地摔死了俪妃的儿子。

太子一方胜利了！刘瑾也因此更加权倾朝野，满宫太监也对他愈加敬畏。老皇帝经了这次打击，一病不起。太子更加骄奢淫逸，肆无忌惮起来，甚至跑出东宫到皇宫里胡作非为。

一天，太子把刘瑾叫到东宫，让他给已怀孕几个月的如晴把脉看孩子的

性别，刘瑾给久违的爱人把脉，满心伤感。如晴告诉刘瑾自己依然爱着他，现在刘瑾的任务已完成，等自己生下这个孩子，就随刘瑾逃走！刘瑾叹了口气，说很快太子就会继位，那时天下不知还有没有太平的地方。

刘瑾出来告诉太子如晴怀的是个儿子，太子大喜。刘瑾要走，太子不许，坐下来让刘瑾给自己洗脚，刘瑾强忍着做了（这时刘瑾已留了长长的代表大太监的指甲）。太子边刁难刘瑾边说：听说你现在权倾朝野，连宰相都给你送礼，地方官进京先给你进贡，但有一件事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奴隶！永远是一个奴隶！我的奴隶！将来也是我儿子的奴隶！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去做！说着太子命令刘瑾脱掉裤子趴到床上：我要操你！

刘瑾站起身，定定地看着太子，自己的弟弟。太子怒吼着让他脱下裤子！刘瑾终于忍无可忍，说我不是你的奴隶，我是你哥哥！你也不是什么尊贵的太子，你和我一样，是屠夫的儿子！我是为了你和刘家的祖宗才净身来宫里做太监，做你的奴隶，保护你，还有你的母亲！

太子惊呆了，接下来懿妃也证实了刘瑾说的都是事实！自幼荒淫暴戾的太子不但没有丝毫感谢哥哥为自己做的一切，反而决心除掉知道这个秘密的父母和哥哥。他谎称想见亲生父亲，让刘瑾尽快带自己和懿妃回刘家探望快刀刘。

刘瑾以为太子真的浪子回头，回家告诉了快刀刘这一切，并告诉快刀刘如晴怀了太子的儿子。快刀刘大喜，说十天后是黄道吉日，让刘瑾带太子和懿妃回家。

十天后，太子事先安排好亲信们准备火烧快刀刘家。然后带上懿妃，跟着刘瑾回家。

快刀刘大喜过望，跪迎太子和懿妃，为保密起见，把他们接进挂满红布包的密室欢宴。懿妃见到快刀刘表情冷漠。四人盘膝坐到一张摆满菜肴的方桌四面。快刀刘说看看这些菜，和宫里没什么两样。

快刀刘拿出一壶酒，说是当年懿妃被接进宫时埋入地下的，就等着这天全家团圆时喝。他给四人每人倒满了一杯，大家举杯，刘瑾直到杯到了嘴边，才突然发现这是杯毒酒，大喊一声有毒，快刀刘和太子本就没打算喝，但懿妃这时已喝下，当场中毒死去，临死说本以为会死在皇家，最后死在刘家，自己命该如此，希望快刀刘放过儿子。

刘瑾惊呆了，太子大怒，说快刀刘竟敢犯上，要冲出去喊人。快刀刘冷笑说你喊人进来我就把这一切说出来！太子无奈，只得坐下。父子三人不吃不喝，呆坐。

快刀刘对太子说你儿子要出生了吧，名字我已起好了。太子沉默，思考着如何脱身。

刘瑾望着满堂挂的装着阳具和卵的红布包，心中伤感，问父亲哪一个是自己的。快刀刘说你的那个已经装殓得好好的埋在刘家祖坟了，等你百年之后在祖坟与你合葬，你是刘家大功臣，你的坟是修得最豪华的。

太子说那我的坟呢？快刀刘说你也是刘家大功臣，你是第一个埋进皇家墓地的刘家人，从此刘家后代就都埋进皇家了。

快刀刘问刘瑾以后打算带如晴逃到哪去？刘瑾不答，望着父亲。太子狂笑，说原来刘家有给皇家戴绿帽子的家风！

如晴在宫中忽然腹痛难忍，即将临盆。

快刀刘家墙外已经堆起了大量干柴。

父子三人枯坐。太子说饿了，问刘瑾桌上有什么没有毒的菜可以吃，刘瑾说馒头，太子说你先吃，刘瑾拿起馒头先吃起来，太子也跟着吃，快刀刘看着他们。

太子问快刀刘为什么连刘瑾都要杀？快刀刘说你不是一样要把知道这件事的每个人都杀掉！太子问刘瑾如晴知不知情？刘瑾摇头，看着父亲。快刀刘说你们俩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如晴和她儿子。太子说你怎么知道我俩会死而不是你？

“中官村”太监的墓地，那个刘瑾派去管墓地的老太监正提着一盏灯在墓地巡视，忽然下雨了。

雨大起来，快刀刘家外堆满的干柴被雨渐渐淋湿。

雨更大了，宫里的积水池，流杯槽充满了流水。

窗外风雨，窗内如晴生下了皇位继承人。

刘家密室内，太子和刘瑾的鼻子耳朵都渗出鲜血，眼睛血红（馒头也是有毒的）。太子问刘瑾为什么要和自己同归于尽？刘瑾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快刀刘的眼睛也红了，他慢慢解开腰带，脱下裤子，太子和刘瑾都惊呆

了！原来快刀刘已经阉割了自己！快刀刘说你们也不用怨恨父亲，为了刘家，每个人都该牺牲！快刀刘对刘瑾说你放心，我会亲自进宫照顾如晴和我孙子。有这上千个包着阳具的红布包，宫里每个太监都会听话的，我就是宫里最大的太监！

太子开始破口大骂，骂快刀刘，骂皇家，骂如晴以及所有的女人，骂刘瑾以及所有的太监们，骂那些吊在房梁上的红布包。

刘瑾最后对父亲说，不想埋到刘家祖坟里，让快刀刘把自己埋在“中官村”里，和所有断子绝孙的太监们在一起。

满宫戴孝。不仅为太子死了，老皇帝受到这连续地打击，也死了。皇宫，以及外面的城市，披上铺天盖地的苍白。

东宫里，如晴为太子生下的唯一的皇孙，唯一的皇位继承人，同时也是刘家唯一的血脉，正在被穿上最小号的龙袍。

登基大典，满朝文武匍匐在地，如晴抱着婴儿坐在龙床上，全身戴孝，眼神空洞。快刀刘一身大太监装束，站在殿前宣读登基诏书。宣毕，满朝文武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快刀刘怀抱诏书，静静看着脚下的人群（长满阳具的人们）。缓缓转回身，如晴抱着小皇帝站起身，一家三人转过屏风，消失在深宫……

完

高晓松 2007-4-14

唐

献给我的二叔

我自幼有些疯，无数次听爸妈说我像我的疯二叔唐，并被警告回老家不要理他。

初中毕业的暑假我回到老家杭州，在我家老院子里见到了传说中的二叔唐。唐住在院子一角，不与亲戚来往，终于有一天，我禁不住诱惑，走进了唐用各种自制无线电设备武装到牙齿的小屋，唐教我无线电，给我讲他的故事。

1968 年，杭州高中生唐来到宁夏插队，唐敏感好动，擅长无线电及吹黑管，组织数名好动知青去各村演出，认识了杭州女知青清，恋爱，唐是处男，纯洁，俩人仅限接吻及海誓山盟，唐给清吹苏联歌曲，清给唐画了许多像。

唐做了台小收音机收到了苏联电台，清很害怕，正好这时上级命令发动打害鸟麻雀及抓苏联特务运动，唐疑神疑鬼。一天村里来了公安，唐落荒而逃。

逃亡中唐遇见从青海越狱的右派读书人宋，宋告诉唐在大兴安岭深处有个麻风病村无人敢去，可以藏身，年轻的唐坚持回杭州，两人洒泪而别。

唐一路艰苦度日机敏出没，途中在长江边的游泳场做临时救生员混饭，目睹宋被追捕投江自尽。唐终于逃回杭州，在家中院子里挖地窖藏身。渐渐地没什么风声。唐不敢找工作，靠拣废品谋生。那时的“废品”丰富多彩，唐拣来各种四旧唱片，修好留声机，听喜欢的贝多芬。

唐天生不安分，渐渐开始组织一些小年轻到地窖里听音乐，甚至开过一次新年舞会！一天，一个朋友紧急来找唐，说偷听到公安在抓“贝多芬反党

集团”，唐觉得自己又被发现了，于是再次逃亡。

唐决定去大兴安岭寻找麻风病村。他认定自己的脑电波能被收到泄露自己的秘密，于是找了个铁锅，路上自己做饭，与人说话时就扣在头上屏蔽脑电波。

在大兴安岭外的封锁线唐终于被抓，他头上扣着铁锅一语不发。那天正好是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上天，审问他的公安跟着全镇人民上街仰望欢呼，唐在“东方红”乐曲声中逃掉，在山坡上独自歌唱祖国。

唐终于找到了麻风病村，其实里面没有病人，都是胆大浪漫的逃亡者。唐在村里生活了十年，除了渔猎，就是天天学大家写自己的冤案申诉材料，时常想念清，依旧是处男。终于有一天，唐做出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大伙听着微弱的广播才知“四人帮”早已粉碎,国家已大踏步前进。于是立即鸟兽散。

唐回到杭州，排着长队申请平反，家里上至奶奶下至弟弟也都盼着他平反补发工资改善生活。轮到他时，却被告知“根本没有你的案子”——宁夏的苏联特务早已抓住枪毙，贝多芬反党集团另有其人并且都以平反。其实从未有人“真的”迫害过唐。唐的整个逃亡青春没换来一分钱补偿！

奶奶带着遗憾死了。唐在医院太平间里强行阻止火化奶奶，甚至抢了奶奶瘦小的尸体背着在街上狂奔，被认为疯了。关进精神病院。

唐出院后当了个体户修理电器，独自研究脑电波的问题。攒钱自己打了一套家具说要结婚，过了一年又把家具劈了做饭烧掉。这样年复一年，唐多了一个毛病，他证明了脑电波理论，并且坚持认为有人能收到他的脑电波，制造了他一生的悲剧。于是唐隔三差五会在街上向路人吐痰，说就是你告的密！你接收我脑电波云云！被人不停打上门来闹得鸡犬不宁。亲戚们渐渐不再理他。

许多年后的杭州，唐在街上遇见了清。

原来在唐走后的一年在他们插队的县里发生了杭州知青和当地农民的大械斗，所有的杭州知青都四散逃出了。清孤身一人到了银川，举目无亲，一位好心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收留了她，这个纯朴的西北男人对清奉若天仙，清无依无靠，心存感激，便嫁给了他。后来丈夫当上了公共汽车司机，清便顶替做了那辆车的售票员。两人生了一儿一女，知青开始回城时政策规定在当地与当地人结婚的知青不能回城。许多人因此离婚了，但清舍不得孩子加上丈夫对自己实在太好就放弃了，在银川生活至今。这次是用了老知青的探亲

假回杭州探亲，竟在街头遇见二叔。

少小离家相依为命的初恋，加上唐竟始终未娶苦苦等待深深感动了清，当清也拿出存在杭州家中当年给二叔画的所有画像时，36 岁的唐和 33 岁的清迸发出炽热的爱情。清忍痛放弃了儿子与老实善良的丈夫离了婚，回杭州与唐结婚。婚礼上，唐忽然指着一个清的亲戚大骂说你收我的脑电波！就是你告的密！砸了婚礼。

清同情有病的唐，忍受着不停被骚扰的家和亲戚们的冷眼，想治好唐的病。直到有一天，唐对清说，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的一生都是你害的，是你告的密，是你把我逼疯，只有你能收到我的脑电波！从此唐在家里开始头上套着铁锅生活，并且到处告状，逼清离婚。清走投无路，伤心地带着女儿离开了唐。

我的暑假快结束了，回北京前，唐说要带我去拜祖坟。我俩在西湖后面山上的墓园里找了一天，唐忘了爷爷的名字，找不到坟，于是带我退出山外，说拜拜山吧，我俩站在那等游人散去以便行礼。天黑了，游人散去，又来了拉琴唱歌的人们，后来又来了许多恋人，唐说算了，日子还长，不拜了。山脚下正好是唐住过多次的精神病院，唐最后对我说，那里面没有疯子，都是天才！

我后来考上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向教授仔细问了脑电波的问题。教授看了唐的研究，说“他没有疯”。

完

高晓松　12/16/2002

圆梦镖局

人物：

神偷李：飞檐走壁，顺风耳，隐身术，开锁术，易容术，口技，无神论者，擅聊天交际，生活常识大全。

盗墓王：风水星相，闻土，鉴宝，挖洞遁地，破解机关，迷信，不善言辞，历史知识大师。

故事

古代某朝，盗贼猖獗。

神偷李失恋了，因为姑娘无法忍受嫁给一个小偷。神偷李发誓改邪归正，要做正经行当。

盗墓王在一座古墓里遭遇鬼打墙、鬼吹灯、鬼叫魂。向菩萨忏悔发誓改邪归正才得解脱，决心找个正经营生。

俩人在科举考场上相识，惺惺相惜——因为都交了白卷。做官不成，俩人决定自己创业。

在工商登记暨职业介绍所，俩人看遍了七十二行，样样干不来或不想干。经过一番争吵，俩人申请了一张镖局的执照。取名“圆梦镖局”。填写经营范围时小吏问他们都保什么镖，神偷李说啥都保，小吏说你们懂不懂呀，这信镖、物镖、银镖、票镖、坐镖、客镖全能保的镖局在镖局坊几百家里只有

三家，你们好大的胃口！盗墓王说我们见多识广，当真啥都能保。小吏说你们见多识广个屁，一点规矩都不懂！神偷李这才想起要行贿，拿出一张银票，小吏喜笑颜开，给办了六项全保的执照，还教了二人些道上的规矩，最后告诉他们镖局只能开在镖局坊里。

二人拿了执照出来，盗墓王说你行贿的钱咱俩一人一半，神偷李说不用，那钱是我从小吏抽屉里偷的！盗墓王大怒，说我们讲好的改邪归正！神偷李说坏人的钱也不能偷吗？盗墓王说那些有陪葬的大墓不也没几个是好人的，我们要做正经生意就得彻底洗手！俩人于是发誓任何情况都不能重操旧业，但尊重对方的专业知识！

镖局坊里拥挤着大大小小上百家镖局，空中镖旗猎猎。盗墓王看了半日风水，指出一条小巷的尽头地点最佳——那是一座公厕。二人在众镖师的嘲笑声中盖起了自己的小镖局。

开业了，按镖行规矩要在镖局坊街口的演武台上展本事“亮镖”。二人站到台上，十八般兵器样样不会，神偷李说了些好交朋友、向各位前辈学习之类的话。大部分镖师哈哈大笑，也有少数老成持重者认为这二人大智若愚，或许身怀绝技。

不断开始有人上门——不是客人，是绿林江湖派来“倒踩盘子”盘道收路费来的。操着各地口音，通常是先对黑话切口，见二人不上道，便攀背景，及至发现二人江湖大腕一个不识，便狮子大开口要收保护费保证某省某县过境安全等等。二人都没做过买卖，只有从前销赃时练就的砍价本领，谈得筋疲力尽，地图上零零星星的被标上些安全区（都是些边远地区）。白花花的银子却是流水般减少。

雇了一个老账房，学了些接镖的规矩。老账房又推荐自己外甥应聘趟子手（走镖路上负责吆喝的伙计）。门前挂起广告“开张对折酬宾”。

第一单业务，信镖。要求，两周送信到杭州。酬劳，二两银子，打完对折一两（那时送信如走官驿最少要一百两）。时间紧任务急，决定带上地图走路镖。

华北青纱帐里，神偷李头戴从前行窃时的一对人造大耳朵，四面倾听五

里之内的声音，指出一条无人的小路。某座山冈上，盗墓王举着一个盗墓时观风水看地形用的长筒望远镜四处观察，长叹一声。趟子手紧张地问是否无路可走，盗墓王摇摇头，指出一条捷径。三人上路。神偷李小声问是否看见了好墓葬，盗墓王说应是春秋鲁国大夫墓，两人默然。趟子手在集市上买水和馒头，三人在荒郊野庙吃饭夜宿。趟子手说可惜了我这幅好嗓子，啥时才能喊出咱镖局的名号，神偷李说创业吗，等有了第一桶金，有你喊的。

转眼到了杭州，三人兴奋地找到收信人家（一户普通人家），交了信，收了钱。刚离去没多远，那家人大喊着追了出来，神偷李习惯性撒腿就跑（使出飞檐走壁的绝招上了房），忽然身后欢声四起爆竹齐鸣，原来那封信是人家公子中了状元的报喜信！

三人被拉着大吃宴席，无数人来道贺，落榜生神偷李和盗墓王又添油加醋地渲染考题如何如何难，众皆惊叹。一家很势利的富商原来坚决不同意女儿嫁给这家公子，这时也满脸献媚地送来了嫁妆要送女儿去京城与状元完婚，并且开出三百两银子的大价钱请圆梦镖局保护女眷和嫁妆进京。

保客镖且女眷细软多，三人商量决定走大运河水路。富商租了大船，船头插了状元旗和镖局旗，风光出发。

船过长江，船老大提醒三人说前方秦淮一带妓女盗匪混杂，大镖局都不敢挂旗喊镖。三人一听忙取下两面大旗，嘱咐女眷不要出舱露面。三人轮班睡觉，提高警惕。

入夜，神偷李叫醒盗墓王，二人穿着夜行装，趴在舱顶。河上舟船云集，不少船顶也趴着人，一些画着奇怪符号的小船互相打着信号。神偷李听出周围轻功高手如云，盗墓王看出哪些船上的标记来自一个古老神秘的帮会，大惊，（回忆）盗墓王曾盗过这个帮会创帮大佬的墓，熟知他们的暗语和机关，并且自己腰间就一直带着创帮大佬的护身符。说着解开腰带，里面挂着各种不同年代的护身符（盗墓王超迷信），找到了那个形状怪异的黑铁符。

两人正商量着如何用这黑铁符脱险，忽然河上许多大船掀开船篷亮起火把升起了京城大镖局“震远镖局”的旗帜。趟子手们齐声喊镖，一个大镖头朗声对周围小船说了一通江湖黑话，无人回应。大镖头沉默了一阵，大声说既然贵帮不给面子，震远镖局只有奉陪了。话音未落小船四面八方射出暗器，

双方大打出手。

神偷李建议趁此机会逃走，盗墓王反对，说今日正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神偷李精通易容术，盗墓王依稀记得帮会大佬的样子，让神偷李化妆成死去多年的大佬，用口技装出鬼魂的声音（这招神偷李从前常用来吓唬事主），拿着黑铁符，神偷李用铁抓飞绳远远甩出钩住别的船桅杆，带动自己在运河上空从一条船飞往另一条，口中鬼哭狼嚎。正在狠斗的双方（镖局已明显不支）渐渐停下来看呆了，有胆小的船夫甚至下跪磕头。神偷李落在帮会首领的船头，手中高举黑铁符，首领船舱里本就贡着创帮大佬的画像，再见到黑铁符，当即跪倒叩头，帮众一见也跟着黑压压跪下。神偷李斥责首领说自己和震远镖局开山总镖头是好朋友，凡震远镖局的镖一律不能动。首领磕头领命，下令众小船退去。爱聊天的神偷李来了情绪，又斥责首领不给自己烧香，首领说自从您的墓被天杀的盗墓贼亵渎，帮众们日夜都在找这个仇人要将他千刀万剐，只是盗墓贼手段高超，没留下一点踪迹，今天老祖宗您显灵，也请您告诉我们谁是仇人。神偷李顿时紧张的汗流不止，脸上的妆都花了，赶忙借口跟阎王爷只请了一炷香的假，飞身飘向岸边无踪。

帮会退去，震远镖局也拔锚起航。盗墓王等到天亮，神偷李才化妆成一个和尚假装搭船，众人继续北上。

从此路上出现各种热烈欢迎他们的景象，有美食、美女、表演等等。让大伙一惊一乍，看不出是何种江湖伎俩，总之大家严守“水陆三规”，决不下船，最终安全到了京城。

三人刚回到镖局，震远镖局当家的率领几个大镖头来访，进门纳头就拜，大谢救镖之恩（救了他们保的几百万两漕银）——原来镖局的高手们不信鬼神，已看出来那天出手相救的是谁，一路上的盛情款待就是震远镖局所为。但为防走漏消息给神偷李惹祸，始终没有点明。

镇远镖局重谢圆梦镖局一张地图——凡是各路江湖帮会豪杰与镇远镖局有让路让镖协议的，一律不碰圆梦镖局的镖！

财源滚滚，生意兴隆。趟子手已升格成了镖头。各种镖保的五花八门，但神偷李和盗墓王最大的本事就是识货。甚至其他镖局有拿不准的古玩重器也会请他俩鉴定。一时风光无限。

直到有一天，一个和尚拿着那位状元的介绍信来到镖局，提出了一个大伙做梦也没想到的保镖请求——去西天取经！

第一部完

高晓松 04/23/2008

彩虹公寓

LA downtown，一栋翻新的中产阶级公寓落成。一共六套住房，住客们纷纷搬来。

一个华人家庭开了自家的餐馆，爸爸说：我们要离开唐人街，融进美国主流社会了。搬进这里后大家一定要说英文。

一对犹太夫妇从以色列来，说那里战火纷飞，美国才是犹太人的天堂。

一个五十多岁的南越老兵孤独地搬进来。他曾因勇救两个美国兵获得过一笔赏金。

一个中了彩票的墨西哥家庭带着五个孩子吵吵嚷嚷地搬进来。

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黑人带着他的意大利女友搬进来。

只剩一套房始终空着。这套房里曾杀过人，房主不停在降价。

这栋楼里因为住了各种不同肤色的人，被周围人称为“彩虹公寓”。住客们不喜欢这个名字，但众口难防。

终于有一天，犹太夫妇倡议大家成立邻居委员会。在会上提议大家共同与房主谈判，共同出资以极低的价格买下那套杀人房，然后高价出租，并且一定要租给白人 WASP。

他们成功了，房主卖光了房，愉快离去。他们一起动手装修房子，这时墨西哥人提议装一个窃听器在这套房里，因为美国的电视电台报纸都太无聊，不如大家听听白人真实的生活，不但有了娱乐，还能学真正的英文，大伙有

的当场同意，有的半推半就，最后他们在每间屋都装了窃听器，五家人都安装了收听装置。并且每家都给出了对租客的一个要求（其实就是每个人对娱乐节目的要求）。

招租广告挂出去，吸引了一对白人青年情侣庄和简，他们符合全部五个条件。于是被热烈欢迎成为邻居。

大伙兴奋地开始监听这对白人青年的生活。

庄和简就着评论装修和家具先把这几位邻居评价了一下，竟然个个一针见血，大伙有些郁闷。

到了晚上大伙的郁闷一扫而空！因为他们在听庄和简做爱。中国人觉得白人做爱厉害，黑人觉得不灵，墨西哥人又扑到老婆身上，南越老兵流泪——

这个真人秀深深地吸引了大家。但逐渐地听出些蹊跷，庄和简开始在房间里布置高科技防御机关。终于大伙发现这对青年情侣原来是一对职业杀手！从他们和雇主的电话中又听到他们要杀的是这一带的黑社会老大，并且要拿到老大二十年前设的一个密码！酬金竟有 200 万美元之巨！

中国人请大伙来开会，说我们是投资移民，不愿犯法，大伙说你已经犯法了，窃听就不对，这时更不能报警或说出去，更多的人觉得非常刺激，犹太人想见识见识杀手的智慧，黑人的女友要就此写书，南越老兵说黑道该杀，于是大伙约定绝不报警或泄密，继续听下去。

老大威风凛凛，表面职业是清洁公司老板，很有人望。手下兵强马壮，平日都是清洁工，等于都是耳目，关键时刻都变成打手。这个区的巡警是个胖胖的白人垃圾，最喜欢看无聊的警匪片，梦想着有一天能抓住大坏蛋，为民除害，成为大英雄。

庄和简潜入老大住所，他俩作案的方式独特，庄背着简，他们装了一个窃听器，在家里随时听着老大的动静。于是全体邻居也一并听见了老大在做爱，在吸毒，放巨大的音乐 High。大家听得巨爽，有时男人上班，女人负责接着听回来汇报。孩子们都不知大人们在忙些什么。

老大要去和另一帮毒贩火并，在家动员手下，举行仪式。众邻居听得热血沸腾，男人们纷纷跑到战场（一间仓库）附近埋伏，互相撞见，南越老兵有经验，带领大伙藏好。黑帮对阵，正谈不拢要开打，中国人吓得弄出声响，两边黑帮立即警觉地围上来，千钧一发之际，胖警察狂敲门，黑帮赶快收好

枪，两边假装打起篮球，胖警察进来，见到老大很尊敬，说跟踪可疑的人到了这，不好意思打扰了。老大警觉地问跟踪的什么人？胖警察说没什么，一家墨西哥人忽然有钱搬到这个区，他怀疑来路不正，跟踪调查。老大放了心，邀请胖警察一起打球，众邻居趁机逃走。

庄和简没去现场，而是趁机潜入老大家仔细搜查。

众邻居惊魂未定逃回家里，听见清洁工们向老大汇报附近的可疑人物。说到彩虹公寓，说这帮人特别无聊，不出门，没娱乐。大伙开始警惕清洁工，看见就害怕。

雇主来电话催庄和简，说时间只剩五天了，要他们加紧。

老大又去火并，这回中了对方埋伏，清洁工们战斗力不强，逃得只剩老大一人。走投无路的老大正要吞枪自尽，被隐藏的庄和简开枪打跑了对手。老大被救了性命，但看不见恩人，庄用一个失真效果器和老大对话，老大问你想要什么？庄说要你二十年前设的一个密码。老大极为震惊，说我想不起了，需要时间。庄问要多久？老大说十天，庄说不行，老大说最少三天，庄说最多三天。老大说好。三天后怎么给你？庄说到时你就知道了，老大说我老大一言九鼎，放心。庄飞快背着简离去。老大发现没人了，勘查脚印认定庄是个胖子（俩人的重量）。

老大回到家，手下们都来请罪。老大给大家涨了工资，大伙发誓效忠。老大问有没有发现可疑的胖子，大家想了半天就胖警察最胖，老大开始怀疑胖警察。大伙散去后，老大竟独自哭了。唱起了一首歌。

南越老兵听着这首歌，也哭了。

犹太人老婆听着听着忽然对丈夫说那个密码可能是这首歌的歌词。丈夫说为什么？老婆说这是一个人的爱情，忘不了的，用来当密码最合适。丈夫说那我们发财了！他俩上网搜出这个的歌词，准备找机会去领赏金。

庄和简听着这歌很感动，聊起了黑道和杀手的爱情。简说你还记得咱俩的约定吗？庄说当然。俩人缠绵做爱。众邻居感动。

三天后，众邻居都早早起了等着听节目。庄在家用手机给老大打电话，老大看着电话，犹豫着没接。庄很愤怒，和简出门。

老大在家彷徨，忽然胖警察来访，说社区里有几个清洁工受了伤，来问问情况。老大冷笑一声，找出一张唱片给了他。胖警察疑惑，老大说你想知

道的都在里面。胖警察很高兴，道谢离去，临走老大说了句：你是高手。

胖警察离去。老大独自放出一张老唱片（和给警察的一样，是一首情歌），若有所思。忽听院内有动静，老大拿起枪走到窗前张望。忽然空中飞来一物，打在玻璃窗上，老大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是一支箭把一张纸条粘在窗上，上写“今晚九点X酒吧见！带上你答应的东西！”老大疑惑了，唱片还在放着。

同样的歌在警察局放着，胖警察和一个专家模样的人听着。专家很严肃地对胖警察说这可能是黑社会的暗语。胖警察惊喜地说那这个清洁公司老板是黑社会啦？我要立功啦！

胖警察在社区转悠，遇见清洁工就说一句那首歌的歌词，歌词肉麻，清洁工以为警察是同性恋，反应各异。

胖警察在彩虹公寓门口遇见倒垃圾的犹太人，警察对清洁工说了句歌词，清洁工吓跑，但犹太人说出了下一句歌词，警察很惊奇，接着说了下一句，犹太人又说了一句，俩人你来我往对得严丝合缝，胖警察最后掏出枪抓走了犹太人。

夜晚的X酒吧，这是一个电话传情酒吧，每张桌上都有一部电话，挂着醒目的电话分机号码，客人可以给自己喜欢的异性（或同性）打电话聊天，聊得投机就坐到一起，不投机就另换目标。庄和简早早坐在角落的一张桌旁。老大进来，刚坐下桌上的电话响了，老大接起，是个女声，说你好有男人味呀，你是黑社会吧，我就喜欢黑社会。老大说你想干什么？你要的东西我已经给了！女生说我不要什么东西，我想要你的人！老大说咱们道上有道上的规矩，要讲信用！女声说我更喜欢你了！

庄打不进老大桌上的电话，已很生气。这时忽然看到老大挂了电话，赶忙打过去。老大接起电话，庄说你别再耍花招了，我要的东西呢？老大一下子怒了，说你们这群无耻的小人物，老子可杀不可辱，别跟我来这套了！有本事面对面干一场！说完摔了电话！老大抬起头，发现一个美艳女子站在面前，说你真是个男子汉！一屁股坐在他身边，要了两杯酒。

庄举着被挂了的电话，怒不可遏！简说我去教训教训他！说罢起身拿着杯酒走到老大桌边也一屁股坐下。美艳女子说你干什么？是我先坐下的，你懂不懂规矩！简说这位大哥这么有魅力，不光我喜欢，那一大桌姑娘都喜欢呢！说着指指远处一桌坐着的好几个美女。大哥和美艳女子都回头去看，那

桌美女也往这儿看，简趁机拿出一些粉末利索地洒进他俩的杯子里。等俩人回过头，简提议干杯，三人干杯。老大饶有兴致地问简要不要再来一杯？简说好，老大要酒时简忽然发现庄正举着桌上的电话聊着什么，再一回头发现那桌美女也举着电话开心地聊着，简吃醋了，起身出门离去，弄得老大莫名其妙！

与此同时，胖警察在警局里审问犹太人，问各种愚蠢的从电影里看来的问题。犹太人骂胖警察是纳粹，唱起犹太歌曲。警局外，彩虹公寓的全体老少倾巢出动，举着反对种族歧视的条幅标语用不标准的英文大声抗议，引得路人围观，许多少数民族也跟着起哄。警局慌了神，上级严厉批评了胖警察，放出犹太人。犹太人英雄般出来，嘴里还喊着要告状要索赔一百万美元云云。胖警察被叫到上司屋里等着挨骂，没想到上司说警局早就在注意那个清洁公司，他们有可能是贩毒团伙，这次胖警察拿到他们的暗语，立功了！要胖警察交出唱片，有更高级的小组接手研究（上司更愚蠢）。

与此同时，庄和简默默走在街头，庄说我们没时间了，明晚十点是最后期限。简不说话，庄说不行就硬来吧。简说我们一定要挣那些钱吗？我们不能像那些邻居们一样过平凡的生活吗？庄说我们不能失败！

庄和简有些伤感，正在此时，得胜归来的彩虹公寓居民们唱着歌路过此处，见到他俩热情地上前拥抱。大家一起回到公寓的游泳池开 Party 狂欢！墨西哥家庭人人都会乐器，快乐地弹唱着，黑人和意大利女友跳起了霹雳舞，中国人疯狂端出各种美食，南越老兵给孩子们讲着战争中如何救了两个美国兵的惊险故事，犹太人不停地说发财啦发财啦，差点说漏嘴，被老婆拦住。庄和简被这群可爱的邻居感染，也跳起了舞。最后大家合唱了老大的那首情歌。

老大和美艳女子也在跳舞，他俩被简下了兴奋药，亢奋之极，在酒吧里跳的不堪入目，被赶了出来，又在家放音乐狂跳，老大说起自己二十年前爱过一个姑娘，多么多么爱……

在这样的背景声中，彩虹公寓的人们纷纷睡去。

第二天，老大醒来，美艳女子不见了，钱包也不见了。老大冲出来，车也不见了，负责放哨的清洁工说以为那女的给老大买早点去了，被老大一拳击倒。老大打辆出租车，开车的竟是昨晚见过的简！

老大被庄和简绑架到彩虹公寓，这下邻居们兴奋坏了。这当娱乐节目的高潮终于来了。

庄以各种人生哲理劝导老大，老大说你们也是做黑道的，这些道理应该对你们自己说！简说你一定有自己的爱情，你不想让你的爱人伤心吧！老大说我的爱人早就伤心死了，二十年前就死了！不然我不会走这条道！我本来应该和她过平静的生活，我本来应该去卖保险！庄又说你说了密码我们答应帮你一件事！老大说好呀你们去把雇你们的人杀了！简和庄吵了起来！最后他们实在没办法就给老大下了迷幻药，实施催眠术，然后问老大密码，老大恍惚中一直在唱那首情歌（其实就是密码）。

全体邻居都在紧张地看表，十点钟到了。雇主打来电话，庄接电话说对不起，我们失败了，简却在一旁笑了。这时老大醒了，大喊大叫，忽然庄对老大说，雇主想和你说话。老大接过电话，用意大利语聊了起来。

大家都听不懂。黑人邻居问自己的意大利女友他们说什么？意大利女友说他们在谈一个女人。黑人又问他们还说了什么？意大利女友不说话，黑人问急了，女友终于说对不起亲爱的，我骗了你，我不是意大利人，我是格鲁吉亚人。

老大和雇主聊完了，一脸感动，对庄和简说，谢谢你们，二十年来我一直想找他，你们成全了我，谢谢你们。简也说谢谢你老大，你也成全了我们，我们要结婚了！老大惊问为什么？简说我俩有个约定，这个行当太危险，我们不能结婚，不能连累对方。可如果有一次我们没能完成任务，我们就金盆洗手，结婚生孩子过平凡的生活！谢谢你成全了我们！老大感动地拥抱祝福他们。庄和简释放了老大，老大临走说你们放心我不会出卖你们，黑道有黑道的规矩！

老大回到家，一屋子警察在等他！原来老大的手下（清洁工们）一整天找不到老大，以为老大出事被抓了，到了晚上纷纷向胖警察自首。这回证据充分，老大被捕，胖警察终于立功了！

胖警察在警局接受了上级发的奖章，同事们要给他庆祝，他说今天不行，我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中国邻居开的餐馆里，张灯结彩，庄和简按照中国仪式举行了婚礼，喜气洋洋。他们原本没有朋友，这段日子交了这群“彩虹朋友”，还有个胖警

察凑热闹。庄和简幸福地吻着对方。彩虹公寓的全体居民一致认为，这是他们看过的最完美的一集娱乐节目。

完

高晓松 01/26/2008

纹

编剧：高晓松

导演：高晓松

主演：陈道明，李小璐，郑钧，丁勇岱

2003 年拍摄。影片名《我心飞翔》

1、日 内 旭的法国房间

影片开始的序幕。

一个主观镜头对着一幅油画，画上是个美艳的西方女人，主观镜头抬起，看到这个女模特斜靠在对面的沙发里。

模特：（法语）你从中国来到巴黎就是为了学画画吗?

镜头：（法语）是。

模特：（法语）你还会回中国吗?

镜头：（法语）是。

模特：（法语）你很爱你的国家吗?

镜头：（法语）是。

2、日 内 画室

（音乐响起）一个主观镜头在一间画室里游走，镜头走向一幅幅画，画

的都是些本片将要出现的场景和人，镜前伸出一只手，不停地按在每幅画的空白处，手按过后抬起，便印上主创和主演的名字。最后，这只手印在一幅画上，抬起，留下一个掌纹清晰的手印，镜头摇向一旁，看到画布上写着本片的片名：《纹》。

3、日 内 画室

接着字幕的场景主观镜头继续走，穿过几幅画看到旭坐在窗前画油画，旭抬起头望向窗外，镜头甩向窗外。

虹的旁白开始。琴声响起。

4、日 内 茶馆

虹的旁白：我其实一直在梦想有一种东西在天空飘荡 那时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风筝 就以为只有太阳 后来想想 在常年下雨太阳很珍贵的地方 风筝也很少有机会飞翔 所以 珍贵的东西总是很少的 如果我真的到了整天是阳光和风筝的也方 也许我就会想念雨了。

旁白的同时，镜头从虹的琴渐渐拉开，先看到一把形状奇特，从未见过的多弦琴（为本片专门设计的一把怪琴），接着看到美得动人心魄的虹穿着鲜艳的西南少数民族服装在拉琴，身边是一个老头在吹葫芦丝，镜头再拉开看到他们坐在一间茶馆前面的台上，窗外在下雨，茶馆有浓郁的湘西风格，镜头一直拉出门，晟走到门口，看看外面的雨，撑开伞挡住镜头。

5、日 内 画室

旭看着窗外，窗外有一对三十年代大学生装束的情侣站在树下，旭看看自己的画，看看情侣，想：（内心独白）如果十秒钟之内他们拥抱了，天就是红的，不然就是蓝的。然后盯着情侣数十、九、八……情侣静静站着，数到“一”时，女孩突然抬手打了男孩一个耳光，然后哭着冲进画室。旭茫然地看着女孩收拾自己的东西，问：怎么了?

女孩：革命，革命，连他爸爸的命都要革，还说我爸爸也是……这时男孩也进了屋，女孩停下，男孩看见旭，说：老师……

旭：你又在发表你的革命理论了……

男孩：我不想再空谈什么革命了。

旭：就是，年轻人的冲动。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

男孩：老师，我不想听您的法国了，我要走了，我已经决定了去投军……

旭：可你的画……

男孩：老师，画画救不了中国，军阀们是不会被艺术感动的，只有拿起枪，消灭他们……

旭看着男孩，男孩背起包，拉过女孩，两人给旭鞠了一个躬，男孩：谢谢老师教育我们一场，我们走了，您多多保重。

旭看着女孩：你也？

女孩：他去革他的命，我去照顾他，要死就死在一起吧。说罢两人拉着手出门。旭望着他们的背影，在画布上涂下浓重的红色。

6、日 内 茶馆

台上换成另一个老头在说书，说的是《岳飞传》，慷慨激昂，吹葫芦丝老头和虹默默坐在台下一角，晟坐在更远处的角落里，出神地听书。这时太阳忽然出来了，阳光洒进茶馆，映到虹的脸上，虹一下子灿烂地笑起来，起身跑到茶馆后的院子里，跑进阳光里，仰起头向着太阳伸出两只手。虹的旁白：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妈妈死了，她留给我这把唯一的琴和我唯一的手艺就是拉这把琴 妈妈说 拉琴的时候会有眼泪流出来 可如果有太阳或者风筝的时候我仰着头就永远不会有眼泪流出来流出来 可是我必须低着头拉琴 我就想 有一天眼泪会流出来 滴在我的脚上 溅在旁边的泥里 渗下去 变成那时我从没见过的海，大海。

旁白的同时，镜头从阳光的方向俯冲至完全被虹伸出的两只手挡住，仅从指缝里看到虹梦一般的脸。

7、日 外 荒原

虹的白日梦：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独自冲锋被击中从马上跌落，挣扎着扑到虹的怀里，虹紧紧抱着他，抚摸他的脸庞，泪水滴在脚旁的泥土里。

8、日 外 茶馆的院子

虹凝望着从手指缝里漏进来的几点阳光，眼角湿润，晟在窗边痴痴地看着。这时吹葫芦丝老头走进院子对虹说："小虹，拉琴了。"

9、日 内 画展

门口横幅挂着“1930 级美术系油画展”。旭带着一群学生在布置画展，旭指着一个正在用刀裁画布的学生说：你裁成这样绷得上画框吗？绷画框，我在法国读书时第一堂课就是绷画框……正说着，两三个学生猛冲进来，手里挥着报纸喊道：同学们，你们在干什么，军阀在屠杀工人，人民在苦难中挣扎，你们却在展览你们的风花雪月！同学们，忘掉这些狗屁人体，忘掉这些法国点彩画法、印象派……说着一个学生扯下墙上的一幅人体画扔在地下。

“砰！”旭愤怒地一拳将扯画的学生打倒在地，吼道："不许你们玷污艺术！"

学生从地上爬起，抹抹嘴角的血，对着旭："老师，你教给我们，艺术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可我们的人民，他们连自己生存的家园都在失去，他们不需要艺术，艺术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砰”，旭又是一拳，学生再次挣扎着爬起来，对旭喊道："老师，你告诉我们艺术使人变得敏锐，可你，你居然这样麻木！老师，你平时最喜欢用红色，红色是什么？是中国人每天在流的血呀！和我们一起走吧老师，用我们的鲜血拯救我们苦难的国家！"说到激动处，学生一把抓起裁画布的刀对着自己的手腕，喊道："醒醒啊，老师！"

旭盯着那把贴在手腕上的刀，内心独白："他如果真割腕，我就跟他们走，如果……"话音未落，一刀划下，鲜血溅在地上那幅赤裸的人体画上。

10、日 外 沙漠战场

旭和学生们穿着古怪的北洋礼服式的军装夹杂在一群官兵中嘶吼着冲锋，旭是军官。战旗上写着“救国、救民、打倒军阀”等字样。从对面沙丘下冲上来的敌军穿着另一颜色的军装，同样嘶吼着，军旗上也写着“真爱国、真爱民、消灭军阀”。两军从对射接近到白刃肉搏，旭拼命杀着，一个个学生拼命杀着，那个割脉的学生喊着“打倒军阀”冲上去，对面一个年轻人也喊着“打倒军阀”冲上来，一刀砍掉了割脉学生的一只手，割脉学生继续奋战，

被一枪打倒，镜头从学生倒下后圆睁的双眼移到那只孤零零的手，有风沙吹过，旭的手入画捡起这只手，拉开看到战斗已结束，旭的部队横七竖八坐在敌我死伤者中间，有人不停地将死者抬走，旭拿着那只手问旁边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也是当初冲进画展的激进青年之一）："张同呢？"，学生指指远处，沙丘上一排小坟，其中一个上面插的木条写着："爱国勇士张同不朽"。

（下面插入一场戏）

11、日 外 湘西河边

吹葫芦丝老头（虹的父亲）在用指甲草的花瓣给虹染指甲，然后拿着虹的手凝视："小虹，你的手长得跟你妈一模一样，天生就是拉琴的手啊。"虹听着，静静望着河水。

12、日 内 旭的法国房间

那个法国女模特摸着旭的手叹道：（法语）"这真是天才画家的手啊。"

13、日 外 沙漠战场

旭举着张同的那只手叹道："这真是天才画家的手啊，唉……"说着从自己的行军包里掏出一块叠得厚厚的白布，旁边那学生惊道："老师，你居然带着画布！"

旭看着那块布，说："是啊，本来想抽空画画，别荒废了，等消灭了军阀……"旭叹了口气。

那学生："老师，我最近常在想，到底谁是军阀呀？怎么每个我们打的军阀也说要打倒军阀？"指指脚边敌军的旗帜。旭沉默，学生又说："我们也没个根据地，伤员也带不走……"正说着，一个军官骑马过来喊道："集合！出发了！"

旭看着张同那只带血的手，一下子按在那块画布上，拿起，留下一个掌纹清晰的红色手印。部队的歌声响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军阀……"

14、日 外 茶馆院子

男人们在院子里兴高采烈地用竹子扎成一匹匹马架子，用布绷上，套在

身上试（类似北方的旱船），晟也在其中，虹坐在一边看。同时虹的旁白："我生下来就是不会说话的哑巴，妈妈说这样好，可以专心拉琴。可我能听见，鸟儿、河水、下雨，最多的是下雨。还有樊伯伯每天说的书，精忠报国，杀尽胡虏，我不会写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觉得，男人就应该像书里说的，白衣白马，勇敢去死。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男人，就像我们这里很少有太阳。我们这里也没有马，所以他们在做马，让马骑着他们，为了我们每年最大的节日——奔马节。"这时云层露出一丝缝隙，一缕阳光射来，虹立刻露出笑容，伸出双手迎着阳光，晟停下活望着虹，星星点点的光从虹的手指缝漏下，虹又陷入梦想。

15、日 外 树林

又是那个梦中的年轻军官纵马穿过一片树林，树林外一排排士兵举枪瞄准，军官冲出树林，拔枪射击，对面弹如雨下，军官落马，虹冲上去扑到他身上挡住弹雨，两人相拥微笑而死。

一排排士兵继续射击，对面不见了军官和虹，树林里骑兵冲出，马上是旭和学生们所在的军团，迎着弹雨吼叫着冲锋，被一片片打倒，背后军号声响起，旭和其他军官大喊着："撤！撤回树林！"大家纷纷掉转马头，就在将要冲进树林的一刻，旭身边那个上回发牢骚的学生背后中弹落马，旭奋不顾身地转身下马冲过去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把那个学生拖回树林，一边抵抗一边扯下军装帮学生包扎，那学生两眼恍惚，不停地喊着："火！到处都是火，鲜红的，火！"

16、黄昏 外 湘西河滩

火，一串串火苗从四处升起，点起一堆巨大的篝火。篝火四周挤满了穿着民族盛装的人们。男人们把一匹匹假马套在身上围着圈奔跑着，女人们唱着动人的山歌。虹在姑娘们中间欢快地拉着琴，男人们跑过姑娘们身旁投来一双双炙热的目光。

夜色来临，河滩上放起五彩的烟火，说书的樊老头被簇拥到中间高声吟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小伙子们，今天是你们的，去找你们的阿妹吧，唱吧，跳吧……"一阵欢呼，小伙子们纷纷骑着自己的"马"

冲到自己喜欢的姑娘面前高声唱起情歌，姑娘也纷纷以歌做答。有的姑娘解下自己的银胸牌送给小伙子，小伙子立即高举着满场奔驰，引来阵阵欢呼。

虹的面前聚了五六匹“马”，小伙子们纵情高歌，虹微笑看着，有人高喊：“小虹，拉琴呀！”虹继续微笑。樊老头在一边笑着对虹父说：“小虹出落得像朵茶花一样，你可得好好找个人家呀。”

虹父沉吟道：“她不着急，我也愿意她再跟我两年，舍不得呀，再说，要找也得找个有钱的人家，不能让孩子受苦呀。”晟在不远处看着听着这些，有小伙子过来拍拍晟：“晟哥，怎么不回村里教书，在这儿过上节了？”

晟笑笑：“孩子们都带来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爱玩的、不爱玩的。”指指在一旁骑着小“马”的几个兴高采烈的孩子。“让他们也见识见识米酒、糍粑、火腿、唱歌、跳舞、奔马。”晟说话不快，一个词一个词蹦出来。

小伙子诡笑：“不是吧，晟哥是舍不得我们小虹的胸牌吧！”

晟苦笑：“这么多小伙子采茶歌、打渔歌、放牧歌、结婚歌、私奔歌年年都白唱，更别说我这个乡下穷教书的老光棍了，实话告诉你，我家里只有桌子、椅子、床、门、窗户，到现在还没见过现大洋背面写的什么呢。”

17、日 外 村口

旭拿着几块大洋放在担架上，大洋的背面还刻着“救国救民”的革命口号，担架上躺着受了重伤的那个发牢骚学生，担架停在村口，旭交给受伤学生一张纸：“这是你的荣誉军人证明，等胜利了，来找我们。”

学生挣扎着接过证明，望着旭：“老师，会有那么一天吗？”

旭沉默一下，拍拍学生：“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村里会有好心人的。拿着这些抚恤金好好过日子，别再打仗了。”说罢起身要走。

学生挣扎着喊：“老师……”旭停下，学生伸出一只手：“把我的手也印在你的画布上吧，我虽然没死，但被扔在这儿，可能今生不能再见了，留个纪念吧。”旭拿出那块画布，用随身带的印泥把学生的手印印在张同的手印旁。

18、清晨 外 湘西河滩

篝火渐渐在熄灭，四处散落着酒坛和酒碗。小伙子们在卸下身上的“马”，一群姑娘在互相取笑着聊天，三两对恋人窃窃私语。虹父在和樊老头聊起当

年，虹在虹父怀里睡着。这时雾霭渐消，朝阳在河谷中升起，年轻人们一阵欢呼，樊老头对虹父："奔马节出太阳，大吉大利呀！"小伙子们纷纷跳进河里，姑娘们也冲到河边戏水，一片欢乐。

琴声响起，大家纷纷转过头："小虹拉琴了，小虹拉琴了！"虹独自坐在河边，迎着朝阳拉着动人的旋律。晟一下跳进水里，太阳的光辉直射水底，在音乐中虚幻而美丽。（慢镜）晟在水中看到虹向自己游来，越来越近……晟浮出水面，虹依然在阳光下拉琴。

19、一段音乐蒙太奇

琴声转入一首歌。歌声中，不断出现虹梦想的青年军官独自纵马驰骋，牺牲在虹怀里；虹在河边，在山冈，在茶馆拉琴；旭所在的军团一次次冲锋，一个个学生倒下；虹独自在雨中，虹父赶来为虹打伞；旭把一个个死伤学生的手印印在那块大画布上，越来越多；虹在河中沐浴，太阳出来，虹从水中伸出双手挡住阳光；青年军官在奔驰，忽然四周一空，连人带马跌下悬崖，虹在茶馆拉琴突然停下，猛地站起，碰掉一只茶杯，茶杯落地四溅。

20、日 外 湘西战场

旭所在的军团又一次冲锋，两军从山的两侧冲上山顶，吼叫拼杀。旭一如既往在杀着。又一个敌人冲过来，旭举枪要打，猛然发现这个敌人竟是当年带着女朋友第一个离开学校去革命的自己的那个学生，两人同时举着枪愣住了。旭想起了那个女生深情望着这个男生的眼睛，这个那时英俊的男生现在已是胡子拉碴一脸沧桑。这时一阵乱枪传来，旭天旋地转，倒下。

21、日 外 村口

旭醒来时发现已独自被担架放在了由湘西吊脚楼组成的一个小村村口的大树下。担架上只有几块军团自制的大洋，上面还刻着救国救民的口号，同样有一封军团荣誉军官的证明。旭的伤很重，一条腿被打残并且永远丧失了性能力，这让旭万念俱灰……

22、日 内 旭的法国房间

那个法国模特摸着旭的手说："你是不是想和我睡觉？"

旭看着模特："现在没有想。"

模特："你们中国男人是不是这方面很无能？" 旭一把将模特抱起。

23、日 外 村口

旭挣扎着爬起来，用刀割开担架，拄着一根担架棍进了村。

24、日 外 村长的院子

村长拿着旭的荣誉军官证明看了一会，还给旭，说："很对不起，你们这支军队我们没听说过，也不知你们的敌人是谁，没有村里人担保，我作为村长不能收留你。"

25、日 内 乡绅堂屋

老乡绅看完旭的荣誉军官证明，叹了口气，说："我很同情你，也理解你们爱国的热情，但本村世外桃源，从不参与政治，从无一人当兵，如今收留一个军人，恐有后患呀。还请长官恕罪，另觅栖身之地吧。"

26、黄昏 外 村口

旭拄着担架棍蹒跚走到村口，正遇见晟回村也走到村口，两人在村口的大树下相对片刻，晟："你是少尉？中尉？上尉？"

旭："上尉。"

晟："打败了？"

旭："嗯。"

晟："想在这养伤？"

旭："伤养不好了，想在这住下，但没有人担保。"

晟打量了一会旭，说："我担保你，但有个条件。"

旭："你说吧。"

晟："我想要你这身军装、帽子、皮带、靴子、枪、子弹、钢笔。"指指旭胸前插的钢笔。

旭："我一辈子再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都给你吧，谢谢你。"镜头渐渐

升起，看到清秀的村庄里两个男人孤单的身影。淡出。

27、日 内 旭的家

字幕："一星期后"，淡入。

一间河边的吊脚楼，镜头从窗入室，屋里堆着一些当地盛产的竹子，有些已被劈开，旭在做风筝，几只做好的挂在窗边，画着一些奇异的图案。旭又削出一个漂亮的小转轮，往上面画着图案。

28、雨日 外 集市

旭在集市上卖风筝，许多人围着看，议论着："这是什么呀，真好看，从来没见过。"

旭："这是风筝，有风的时候，会飞。"

一个姑娘："可我们这总是下雨，怎么飞呀？"

旭："出太阳的时候，会飞的比山还高。"

一个姑娘："真的呀，那山外面的人也能看见了？"

旭："是啊，他就不会迷路了。"

另一个姑娘："那我想求求天什么事，它能帮我带去吗？"

旭："能啊，你许个愿，让它帮你带上天。"

姑娘旁边的小伙子："那我送你一个吧，你许个愿……"

"太好了，我想要那个。"

"我也要。"

"我要那个蓝的，和我的衣服一样。"人们纷纷说着。

29、夜 内 旭的家

旭把那块印了许多死伤学生手印的大画布挂到墙上，仔细端详。耳边响起枪炮声和一声声惨叫，痛苦得难以入睡。

30、夜 内 晟的家

晟的家非常清贫，墙上除了县城中学的毕业证书，就只有几幅关公故事的画。晟坐在床头，正在仔细缝补旭那身已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淡出。

31、日 内 外 乡村教室

字幕："三个月后"，淡入。

晟在一间小教室里给七八个孩子讲："精忠报国"四个字的意思，看到旭出现在窗外，便让孩子们抄写二十遍这四个字，走出来看到旭背上背了个大风筝，便说："旭兄，听说风筝生意好得很呀，四乡八里婚丧嫁娶都争着请旭兄的风筝。什么蜻蜓、蝴蝶、老鹰、蜈蚣、关公、听说还有上帝……"（插入各种风筝的画面，有一只是耶稣受难图）

旭："哪里哪里，本是雕虫小技，做来给人玩的，这里民风纯朴，真让人惭愧。晟兄教书育人，才是造福乡里。"

晟："哪里哪里，小弟胸无大志，在这儿混口饭吃罢了。旭兄有什么事找小弟吗？"

旭："村长告诉我，全村每家轮流出工帮你种那一亩地，是你做教师的报酬，我腿残了，不能帮你种地，真是惭愧，这只火腿请晟兄笑纳。"说着递上一只大火腿。

晟接过火腿，看看说："这可是过年才能一见的上品呀，旭兄真有先秦遗风。"旭："晟兄不但教书，还教人精忠报国，理应与孔子同酬。"

晟会心笑笑，转过头看教室里，却发现孩子们都趴在窗前看这只火腿，便喊道："每人再写二十遍'精忠报国'！"孩子们消失了，晟转回头对旭："乡野孩子，让旭兄见笑了。"

旭："我有个不情之请，"

晟："请说。"

旭："希望晟兄教孩子们长大了读书报国，千万别去打仗杀人。"

晟定睛看着旭，说："旭兄放心，这里世外桃源，从没有人当兵打仗，不管是太平军、湘军、义和团、护国军、护法军……"（画面出现各种军队的军官正装像）

旭："那就好。我走了。"

晟："旭兄今天的风筝这样肃穆，是谁家的丧事？"

旭："是陈举人儿子的祭日，我得去了。"

32、日 内 乡绅堂屋

陈举人（那个老乡绅）把风筝交给佣人，坐下来叹了口气，对旭："多谢旭先生。老朽自从丧子之后便来这里隐居，老来无子真是凄凉啊。"

旭："陈公节哀，死生有命，旭这不也是孤身一人流落他乡。承蒙乡亲们厚爱，旭也打算在这终了一生。"

陈举人："旭先生也相信命运吗？"

旭："本来不相信，但人生无常，不由得不信呀。"

陈举人："老朽当年请人给小儿看手相，便道命途多舛，想不到真是天命难违呀。"

旭一惊："手相真的很准吗？"

陈举人："手相暗合天地，人生脉络尽在其中，真乃造物之玄机也。"

旭："陈公能否教教旭？"

陈举人："我这里有一本相书，老朽已能倒背如流，就送给先生吧。"（这句话搭到下一场）

33、夜 内 旭的家

旭坐在那块大画布前认真读着那本相书，不时看看墙上的手印，翻过一页后，举起自己的左手端详，眼里露出奇异的光。

34、日 内 旭的法国房间

旭和法国模特躺在旭的床上，模特正拿着旭的手看旭的掌纹。模特：（法语）"旭，你知道吗？我在做模特之前曾经靠给人看手相为生。"旭不说话，独自抽着烟。

模特：（法语）"想知道你的命运吗？"旭笑笑，抽出手搂着模特。

模特被搂到旭脸前盯着旭：（法语）"你的女人会背叛你的，而且你会为她而死。"

35、夜 内 晟的家

晟穿着全套旭的军装，举着枪在屋中游走，十分享受。

36、日 外 茶馆外的街

字幕："半年以后"。

虹坐在茶馆前的台阶上伸着两只手看阳光，忽然看见天上有一只风筝在飞，虹灿烂地笑起来，不顾一切地穿过一条条小巷寻找这只风筝。同时虹的旁白：""

37、日 外 集市

虹冲出一条小巷，看到旭正在一群人中间放风筝。虹挤进人群，渴望地望着旭，指指旭手里的风筝，不停比划着，旁边有人对旭说："这是我们这独一无二的琴手小虹，她不会说话，她想要你的风筝，她问多少钱？"

旭定睛看着虹在空中比划的无比美丽的手，忽然说："不要钱，送给你。"虹忙摆摆手不同意，旭看着虹清晰的手纹，说："不是白给你，我想请你帮我印一个你的手掌印。"

38、日 外 茶馆 小城

虹站在茶馆的房顶，高高地把风筝放向蓝天，与此同时，从小小县城的各个角落里都放起了风筝，绚丽地在天空飘荡。

39、夜 内 旭的家

旭把印着虹的掌印的一小块布贴到那块大画布上，周围的手掌印旁都写了一些有关命运的话，有的是"宁折不弯"，有的是"身入歧途"，旭拿着书看了一会，在虹的掌印旁写上："无穷思爱，终老故乡"。这时忽然远远传来一声枪响，旭一惊，再仔细听，又没有了。旭摇摇头，继续看书。

40、夜 外 村边山上

晟拿着旭的那把枪，在竹林里找到一只被自己打死的兔子，子弹正中脑门，晟满意地笑了，拿着枪继续四处瞄准。

41、日 外 村口

字幕："一年以后"。

旭骑着一匹漂亮的马经过村口的大树进了村，大家纷纷出来看，议论着："真漂亮！""这才是真的马呀！""要花很多钱吧？""当然了，得用大洋买呀。"旭看到村长出来，要下马，被村长拦住："不用下马不用下马，你腿脚不方便，这马可管了大用啦！"

42、日 外 旭家的院子

旭正在铡草喂马，晟走进来："旭哥，听说买了匹好马呀，我刚下课赶来看看，真棒！"

旭："我是没办法，走路实在不方便，见笑了。"

晟凑到马旁边看："多少钱呀旭哥，得两块大洋吧？三块？四块？"

旭："五块。"

晟："天哪，比咱们这买个老婆还贵！"

旭沉默，晟过来帮旭铡草，过了一会突然问旭："旭哥，你买了马是想要走了吗？上海？北平？法国？"

旭摇摇头："我哪也不想去了，就在这过一辈子。"

晟："那你为什么不在这娶个老婆？"

旭沉默了一会："我伤成这样，不是连累别人吗？"

晟："那是你们城里人的想法，我们这儿的姑娘嫁人就是为了伺候别人的，缝缝补补、洗洗晒晒、冬天还能暖被窝，你做风筝帮你打下手，帮你照顾马……"

旭："那你为什么不娶一个？"

晟苦笑："我没有马，也没有房子、车子、绸子、缎子。我教书换来的就是大家帮我种那一亩地，哪有钱娶老婆。不像旭哥你，手艺那么好，嫁了你不用吃苦，哪家姑娘不愿意呀，当爹娘的更是求之不得……"

旭想了想问："要多少钱？"

晟："旭哥一定得找个最好的姑娘，县城里的好姑娘见见面就要两块大洋呀，婚事定了再给财礼，又是几块大洋，关键是婚礼要像模像样风风光光，人家是要伺候你一辈子的呀。"

旭想了一会，转身进屋拿出两块大洋（刻着革命口号的军团大洋），交给晟："你三天两头去县城，就麻烦给哥哥物色一个吧。"停了一下又说："我喜欢安静一点的。"

43、日 内 茶馆

虹在台上拉琴，透过窗户看到晟在窗外和虹父说着什么，不停地比划。

琴声继续贯穿下面的段落：旭在窗外看在台上拉琴的虹，太阳出来，虹冲出茶馆遇见旭，冲旭笑笑。旭和晟坐在茶馆里，樊老头在台上说书，虹父和虹在窗外看旭，虹父不停和虹说着什么，虹摇头。旭的马驮来财礼，大家向虹父道贺，镜头升到屋顶，虹独自坐在屋顶看自己的风筝远远在天空飘荡。

44、夜 内 晟的家

晟把两块大洋翻来覆去地看，装进兜里，又掏出来。笑了几声，忽然又哭起来。哭着哭着猛然起身找出那身军装穿上。出门来到河边，拔出枪正在比划，河边草丛里冒出两个小孩，叫道："老师，你在唱戏吗？"

晟大窘，怒道："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在这干什么？"

小孩："我们在抓鱼，鱼都跑上来了。"

晟："那是要下雨了鱼才会跑上来知道吗？快回家去，不许和别人说老师唱戏的事知道吗？"两个小孩点点头。

晟："快去，往家跑，马上就下雨了，大雨！大雨！"

45、日雨 外 旭家的院子

大雨如注，一场西南少数民族婚礼正在举行。（以下段落都用黑场分隔，有的有声，有的无声）虹父，樊老头，村长举着竹筒在喝酒；小伙子们抬着长长的竹竿在地上分分合合，姑娘们在中间跳来跳去；吹吹打打中，牛车载着新娘来了，一群哭嫁的女子呼天抢地，虹父也热泪盈眶；小伙子们齐声喊"小虹！小虹！"虹蒙着盖头跳进竹竿阵，小伙子们起劲地分合竹竿，虹轻盈地在中间跳跃，像个精灵般的舞者；姑娘们又拉旭进竹竿阵，旭不能跳，非常尴尬，这时晟拉来旭的马，旭上马驾驭着马在竹竿阵里跳跃，晟羡慕地看着；最后，人们把蒙着盖头的虹高高举起，横在旭的马上，镜头拉开，院子里已空无一人，只有旭骑在马上，虹横在面前，孤独伫立在雨中。淡出成黑场。

46、日夜 内外 旭的家 村口风筝店

黑场字幕："接下来的两年"

淡入，字幕："上午"

虹在收拾屋子；虹在喂马；旭在劈竹子，做风筝；虹在做饭。

字幕："中午"

两人坐在桌前吃饭，无语。

字幕："下午"

虹在村口的一间写着"旭记风筝"的小店里坐着，偶尔有客人来，虹卖了风筝还让人在一块白布上按一个手掌印；旭在家里画风筝；虹在打烊。

字幕："黄昏"

两人坐在桌前吃饭，无语，旭递给虹碗，虹添上饭递给旭，继续无语。

字幕"晚上"

旭在屋里研究那块大画布上越来越多的手掌纹，每个掌纹旁都写了更多的字；虹在临河的栏杆前拉琴。

字幕："夜"

两人躺在一张大床上睡觉，各盖一床被，中间隔开很远。

淡出黑场。

47、日 外 县城门口

斑驳的城关上写着"凤凰"两个大字，牛车人流熙熙攘攘。旭骑着马驮着一堆风筝来到城门口，正碰见晟抱着个包袱从城里出来，看见旭便喊："旭哥，也来赶大集呀？"

旭："是啊，怎么你这么早就回去了？"

晟抖抖自己衣服："就剩两袖清风了，再逛就得逛当铺了。嫂子呢？"

旭："她在家看店。"

48、日 外 山路

晟抱着包袱在各种山路、山涧、山顶狂奔。

49、日 外 集市

许多人围着旭的小摊在买风筝。

50、日 外 村口

虹正坐在村口的风筝店里，晟一路跑到虹跟前，气喘吁吁："小虹，我搞来一些好玩的东西给你看！"说着从包袱里倒出一大堆黑白照片，对虹："这是照片，不是画，是真的！就像用眼睛看到的一样。"说着开始一张张拿出来给虹看，照片上写着字，晟边念边问虹："你喜欢哪个？"虹笑着点头或摇头，晟便把虹点头的照片放到一边。

晟："上海外滩。"虹点头。

晟："电车。"虹点头。

晟："音乐会。"虹点头。

晟："汽车。"虹点头。

晟："浴缸。"虹摇头。

晟："飞机。"虹没懂。晟："坐在里面会飞。"虹热烈地点头。

晟："电影明星。"虹点头。

晟："舞会。"虹摇头。

晟："上海看完了，看这个。"

晟："北平紫禁城。"虹摇头。

晟："骆驼。"虹摇头。

晟："八旗子弟。"虹摇头。

晟："不看这些了，看外国。"虹点头。

晟："巴黎蒙马特山。"虹点头。

晟："法国中尉。"虹定睛看着照片上英俊的军官，点头。

晟："戛那海滩。"虹点头。

晟："伯爵夫人。"虹点头。

晟："希特勒。"虹摇头。

晟："毕加索。"虹摇头。

晟："芝加哥。"虹摇头。

晟："夏威夷。"虹点头。

晟："爱琴海。"虹点头。

晟："太平洋。"虹热烈地点头。

晟拿起虹喜欢的那一堆："这些都给你。"虹摇头。

晟："那就还算是我的，贴在你店里。"虹感激地点点头。

51、日 外 集市

旭拄着拐杖从集市里往外走，旁边一个摊主吆喝："法国茶壶！真正的法国茶壶！"旭停下走过去，拿起那把壶看，摊主："真正的法国茶壶！"

旭："这是咖啡壶。"

摊主："你说什么？"

旭："多少钱？"

淡出黑场。

52、日 外 村边山上

淡入。晟拿着手枪在瞄天上的一只鸟，枪响了，鸟应声而落。晟赶过去发现鸟落在一条路上，晟藏好枪，过去刚捡起鸟，一个大学生装束的青年走过来，背上还背了一把小提琴（这个青年长的和多次出现在虹梦想中的青年军官一模一样）。

大学生（阳）对晟："您好大哥，我是在上海学音乐的学生，来湘西采风，听说这边有一把叫做虹的奇怪的琴，很好听，但只有一个女孩会拉，特地找来，您知道这把琴和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吗？"

晟打量着阳，指指阳胸前挂的相机："这是什么？"

阳："这是照相机，拍照片用的。"

晟："你背上背的是什么？"指指阳背上的琴盒："锯子？枪？琴？"

阳："这是小提琴，一种西洋的琴，但我对我们民族的乐器很感兴趣。我走了快一个月才找到这，您知道那把琴吗？"

53、日 外 村口小店

小店里已贴上了那些虹喜欢的照片。太阳出来了，虹习惯地向着太阳伸出双手，突然从指缝里看见跟着晟走来的阳，震惊得愣住了，阳跟着晟走上前对虹说着什么，虹什么也没听见，脑子里全是马蹄声和枪声。

54、日 内 旭的家

虹急急忙忙跑进屋,拿出那把琴,又急急忙忙跑出去。旭停下画风筝看着。

55、日 外 村口

村口美丽的大树下，虹在拉琴，阳在边听边记谱。满脸灿烂的笑容。

56、日 内 旭的家

旭和虹在吃午饭，旭刚放下碗筷，虹立刻起身急忙收拾洗刷，然后拿着琴急忙出门。旭看在眼里。

57、日 外 村口

村口大树下，阳在拉小提琴，虹笑着在听，一脸陶醉。

58、日 雨 内外 旭的家

虹洗刷完碗筷，用布包了一块糍粑，拿了琴和伞正要出门，旭在一边说：“今天雨这么大，没人买风筝，不去了吧？”虹摇摇头，撑开伞出去。

59、日 雨 外 村口小店

琴声中，阳在吃糍粑，虹在拿着阳的小提琴比划，阳停下吃东西，拿过小提琴给虹做示范，讲着什么。虹拿出一块布把阳的手印印在上面。

60、日 外 村口

村口大树下阳光灿烂，阳在拉虹的那把琴，虹伸着双手，看到的全是阳，虹脸上充满欢乐。

61、日 外 船上

虹在船头拉琴，阳在船上给虹拍各种各样的照片。虹痴痴望着阳。

62、夜 内 旭的家

旭坐在大画布前研究手印，虹在临河的栏杆前拉琴。虹拉着拉着忽然拉出一首西洋小夜曲，旭在画布前停下，静静听着。

63、夜 内 晟的家

晟躺在床上，阳睡在屋里临时加的一张吊床上，两个人都在听远处传来的虹的琴声，听着听着，阳忽然说："晟哥，小虹真是有音乐天赋，她如果去上海学音乐，一定前途无量。"

晟沉默了一会，问阳："你喜欢小虹吗？"

阳："喜欢呀！我曾经多次梦到一个天使般的女孩，长得就是小虹这样，沉默的，梦一样的眼睛。"

晟坐起身："那你带小虹去上海吧。让她去学音乐！"

阳一惊，也坐起来："你不是说她已经结婚了吗？"

晟想了想说："她男人是个残废。"

阳沉默了，过了一会说："晟哥，你是说让我带小虹，私奔？她会同意吗？"

晟："她会的！自从她娘去世以后，她还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而且，她喜欢上海，外滩、电车、音乐会、飞机、电影明星，但她不喜欢浴缸和舞会……"

阳跳到地下，走来走去，猛然说："好，我带她回上海！"然后喃喃地："私奔，私奔……"兴奋地抓起小提琴，走到外面，和着虹的琴声纵情拉起来。

64、夜 内 旭的家

虹听见阳远远和来的琴声，边拉琴边幸福的笑起来。旭默默站在另一扇窗前听着。

65、日 外 村口

村口大树下，阳正在拉虹的琴，忽然停下对虹说："我已经学会了吗？"虹笑着摇摇头。

阳："可我明天就要走了，我已出来一个多月，学校要开学了。"虹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

阳："你想不想这样一直教我拉你的琴，我教你拉我的琴？"虹点点头。

阳："我想过了，我要带你回上海！你去上学，好好学音乐，你会拉这样独一无二的琴，你会成为优秀的音乐家！"虹呆住了，痴痴地看着阳。

阳热烈地看着虹："而且，而且，小虹，我想和你在一起，我想给你幸福！

我们生儿育女，永不分开！”阳拉住虹的手："小虹，我在梦里见过你，真的，我们是上天的缘分！小虹，跟我走吧！明天早上，我们开始新的生活！”

虹感动得热泪盈眶，望着阳，坚定地点了点头。

66、夜 内 旭的家

虹做了一大桌菜，五颜六色，还放了一坛酒。旭看见吃了一惊，问虹："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做这么多菜？”虹看着旭，给旭倒酒，不停夹菜。端起酒和旭碰杯。

旭喝了一杯，默默吃菜。虹也喝了，又给两杯酒倒上，两人又都喝了。

（这里插入一个镜头：法国模特趴在旭身上对旭说：（法语）"你的女人一定会背叛你！”）

旭："你还记得第一次在县城你找我要风筝我要了你一个手印吗？”

虹点点头。

旭："你的手相我仔细看了，所以那时决定娶你。"

虹看着旭。

旭："你的命相有四句话，其中一句是'终老故乡'，而我的命相是'客死他乡'，所以我们上天注定要在这里待到死。"

旭说完紧盯着虹，虹也看着旭，旭又问："你信天命吗？”

虹清澈的眼睛看着旭，还没来得及点头或摇头，忽然外面锣声大作，村长带着几个人边敲锣边喊："全村老少到村口集合，国家出事了，和日本开战啦！十万火急，全村集合……"（声音搭到下场）

67、夜 外 村口

全村二三十口都围在村口的大树下，听村长宣读县里的文告："野蛮倭寇占我北平，侵我上海，屠杀我平民，奸淫我妇女，必欲亡我而后快，凡我中华儿女，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不同仇敌忾，守土抗战。我湘西虽地处偏远，但同为炎黄子孙，誓死不做倭寇奴隶。特敬告全县父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倾我全县之所能，支援前线浴血奋战之将士。全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阳听得血脉贲张，虹看着阳，晟看着虹，旭听完后看看天，喃喃说："又

要打仗了。"村长最后宣布："各家回去准备要捐的东西，明天一早集中到这儿统一交到县城去。大家放心，前线将士努力杀敌，日本鬼子到不了咱们这儿的。"

68、夜 外 河边

晟和阳坐在河边。阳不停用小石子打着河水，晟拍拍阳："上海正在打仗，你还回去吗？"

阳激动地："当然，我的家人，老师同学都在上海，我当然要回去！而且我已经想好了，拉琴救不了国，我要去参军，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我的同学们肯定现在已经在战场上了！"

晟："那小虹呢？你还带她走吗？"

阳："我不能带她去，上海太危险，日本鬼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当兵打仗更不能带女人，她还是留在这儿最安全，等打走了日本鬼子，我就来接她！"

晟："要是你死了呢？"

阳愣了一下，说："小虹最喜欢我这把小提琴，如果我死了，会有人把这把琴寄来。但只要我还没死，我会每星期写一封信来，小虹不识字，我把信寄给你吧晟哥，麻烦你读给她听。谢谢你了，晟哥。"

晟："我有一个条件。"

阳："你说吧，我都答应你。"

晟："我想要你的这身衣服，还有你的，照相机。"

69、晨 内 旭的家

清晨，虹悄悄收拾好包袱，向着睡在床上的旭深深磕了个头，出门而去。旭出现在窗前看虹远去。

70、晨 外 村口

远远看见阳穿着乡村服装站在村口大树下，虹跑过去，阳对虹说着什么。旭走到一处墙边忽然发现晟的背影也在那里看，便停下来，听不见阳对虹说些什么。

（切近）虹满脸都是泪水，阳拉着虹的手："如果我死了，就把小提琴给你寄回来，你不要太难过，好男儿为国牺牲，死得其所。"虹点点头。阳又说："你

自己多保重，晟哥每周都会把我的信读给你听。我得走了，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接你！”阳说完正要松开手，被虹紧紧攥住，虹一下撩开自己的衣襟把阳的手拉进去，按在自己的胸膛，阳激动地抱住虹深情地吻着。晟拿起相机拍下。

71、晨 内 旭的家

虹蹑手蹑脚回来，旭还躺在床上睡着。虹放好包袱，跑进厨房准备早饭。

72、日 内外 乡村教室

字幕：“一个月后”

虹静静听晟在念信：“部队士气高昂，我们马上就要开赴前线了。我想念你，想念你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想念你拉琴时的样子，想念你的一切。吻你。”晟抬起头对虹：“没了。”

虹站起身，感激地看看晟，出门。

晟把信折好放进信封，拿着走到门口，猛然看到旭站在门外，旭看着晟手里的信，问：“第几封了？”

晟犹豫了一下，说：“四封。”

旭：“如果我想看，你有什么条件？”

晟想了想，说：“我想要你那匹马。”

旭：“好，看完一百封信，马就归你了。”

73、夜 内 旭的家

旭正在看那些手掌纹，虹进来，拿给旭一块印着一个手印的布，旭接过来仔细看，虹在旁边没有走，旭：“你想知道这个人的命运是吗？”虹点点头。旭想了想说：“这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容易冲动。”看到虹还在等，旭看了一会又说：“他很年轻就死了。”虹默默走出去，旭把这块布钉到墙上，这时传来虹忧伤的琴声。

74、琴声继续，贯穿这个段落。字幕：“后来的一年”

虹继续跟旭过着平凡的生活：喂马，做饭，看店，做风筝，拉琴，各自睡在床一边的夜晚。晟不断在教室里给虹念阳的信，有时阳会寄来一身戎装

的照片，虹深情地看。旭也看这些照片和信，每看过一封，晟便在教室的一根柱子上画下一道，然后是一个“正”字，“正”字越来越多，在柱子上有了歪歪扭扭一长列。一天，寄来一个包裹，晟当着虹的面打开，里面是阳的那把小提琴。

琴声戛然而止。

75、日雨 外 旭家的院子

虹在雨中抱着包裹跑进院子，从门上摘下自己的琴，解开马冒雨骑了出去。旭正在画风筝，听见马声起身观望。

76、日雨 外 村边山上

虹骑马冒雨在山上奔驰，红骑术不高，跌跌撞撞，终于从马上摔下。虹趴在地上痛哭，用那双美丽的手开始挖坑，边挖边闪出多少次幻想中军官模样的阳死在自己怀里的情景。

虹把阳的小提琴放进坑里，想了想，又脱下自己的外衣裹住自己的琴放在阳的小提琴旁，痴痴地看着。

77、日 内 旭的家

虹的旁白从上一场结尾开始：“旭说阳很年轻就会死，阳真的死了，我不知道是应该恨日本鬼子还是应该恨命运，或者恨我自己的那个梦。我不再拉琴了，妈妈说的对，拉琴的时候就会有眼泪流出来，所以妈妈很早就死了。我也不再看太阳，那会让我想念阳。我不再做梦了，也许旭说的对，我命里注定要终老故乡。”

虹病了，躺在床上，旭在喂虹喝药。喂完药旭拿起虹的手掌看了一会，对虹说：“别担心，大夫说就是着凉，很快会好。你的命长着呢。”停了一下又说：“比我长。”然后站起身：“我去店里了。”

78、日 内外 教室

孩子们下课冲出教室，晟跟着走出来，在门口遇见旭，两人互相看着，旭：“有信来吗？”

晟点点头，带旭进屋，拿出一封信，旭接过看了一会，交还给晟，晟看着旭，旭慢慢说："你伪造这封阳的信是什么意思？是想要我的马？还是想安慰小虹？"

晟："是想要你的马，对不起，旭哥。我已经有了你的军装、靴子、手枪、……"

旭打断晟："阳怎么了，出事了吗？"

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兵荒马乱，信送不过来吧。"

旭想了一会，说："这样吧，你也不用替阳写信了，我来替他写，你继续念给虹听就行了，让她的病好起来，到时候，马还是会给你的。"

79、日 外 村口小店

远远的虹坐在店里，晟拿着信在给虹念着，镜头缓缓推近，虹静静望着镜头。虹的旁白："阳去了天上，可信还是在来，晟告诉我，这些信都是旭写的。旭的信写得和阳一样好，也夸我的眼睛，我的琴声，我的嘴唇，虽然他从没吻过我。晟说，旭写这些信是想让我的病好起来。我的病好了，可风筝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已经很多天没有来过人了。旭只好去县城卖风筝。"

80、日 外 县城门口

旭来到县城门口，城门上还是"凤凰"两个斑驳的大字，可上面已飘起了太阳旗。门口的伪军对每个人都盘查一番。

81、日 外 集市

往日喧闹的集市如今只有零星的几个摊，四五个日军官兵在翻译的陪同下一路逛来，路过的小摊喜欢什么拿什么，摊主都敢怒不敢言。逛到旭的摊前，日本人对旭的风筝大感兴趣，纷纷拿起来看。一个日本军官对翻译说了些什么，从一个日本兵的刺刀上取下一面太阳旗，翻译对旭："皇军要你做一只太阳旗的风筝，皇军要让太阳旗升得比山还高，让每个支那人都看见。"

太阳旗递到旭的脸前，旭沉默，刺刀便紧接着贴到旭的脸上，旭接过太阳旗，开始往一只风筝上绷。

82、黄昏 内 旭的家

旭回到家里，虹忙把饭菜端上来。旭坐下对虹说："明天一早就去把店关了吧，把家里的所有东西收拾好，我已经雇好了一辆大车，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儿，去四川。"虹看着旭，点点头。

83、夜 外 河边

旭把马交给晟，晟接过马缰，摸着那匹马："谢谢旭哥，明天我去帮你们收拾吧。"

旭："不用了，没多少东西。"

晟："好在小虹的病也好了，你们一路多加小心吧。"

旭沉默了一会，忽然问："你能告诉我当年为什么要把小虹嫁给我吗？"

晟愣住了，过了一会说："旭哥，人生无常，你这些年天天研究命运，肯定比我更懂得聚散自有天注定，就像我为什么会生在这，而你怎么会流落到这。小虹当然也有她自己的缘分。"

旭不再说话，两个男人相对看着。

84、晨 外 村口小店

虹正在收拾店里的东西，刚要关门。晟急急忙忙跑来："小虹，有信来！"虹一愣，晟接着说："是县里来的。"说着赶忙撕开信，念起来。

85、日 内外 茶馆

画外晟念信："十天前，日本鬼子占领了凤凰城，禁止一切反日言论。樊老头坚持在茶馆里说当年戚继光荡平倭寇的故事，引得无数中国人来听，被日本鬼子发现了，樊老头被鬼子拖到茶馆外的街上斩首。"画面里是樊老头说书，茶馆里人山人海，日寇冲进来把樊老头拖到门外，樊老头昂首仰天慷慨大呼："老樊说了一辈子岳飞传、杨家将，今天在这里精忠报国，死得其所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话未完，被日寇斩首。日寇又拖出虹父，把葫芦丝塞给虹父要虹父吹，虹父不接，日寇举起战刀，虹父大呼："小虹！爹随你娘去啦……"画外接着晟读信的声音："你爹被鬼子砍掉双手，残忍地杀害了。"（话搭到下一场）

86、日 外 村口小店

虹听完“残忍地杀害了”这句当即昏了过去，晟抱住虹，把虹摇醒，虹泪流满面地望着晟，晟松开虹，盯着虹的眼睛：“小虹，你要挺住！”想了想又说；“我要去替你爹报仇，去杀几个日本鬼子。”虹一下子扑到晟的怀里紧紧抱住晟，晟摸了摸虹的头发，说：“我现在就去，天黑前回来，但我有个条件。”

虹松开晟，望着晟的眼睛，晟：“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想要阳的那把小提琴。”

虹坚定地点了点头。

87、日 内 晟的家

晟穿着旭的军装用阳的相机给自己拍了一张照。

88、日 外 河上的拱桥

晟从桥对面渐渐出现，穿着全套旭当年的军官服，背着枪套骑着旭的那匹骏马上桥。桥头的、船上的人们纷纷议论：“这是那支队伍的军装呀？”“是唱戏的吧。”晟旁若无人，威风凛凛地前行。

89、日 外 村边山上

虹挖开泥土，抱起阳和自己的两把琴。

90、日 内 旭的家

许多东西已收拾进几个包袱，旭正坐在床头把钱缝进一条布腰带，拿起一块当年的大洋，看着背面刻的那几个“救国、救民”的字。

91、日 外 县城门口

晟手里拿着两块背面有“救国救民”字样的老军团大洋，递给看城门的伪军：“兄弟，行个方便，让我进去吧。”

伪军拿着大洋看了看，骂道：“这是什么年代的钱呀，你唱戏哄小孩呀！现在是皇军的天下，这里只能用皇军票知道吗！”

晟无奈之下，凑到伪军耳边小声说：“你开门放我进去，我要去杀鬼子！”

伪军一惊，打量了一通晟，问："真的？" 晟点点头，伪军转过头大喊："开门！"

特写：一扇城门缓缓打开

92、日 外 县城大街小巷及烧成废墟的茶馆

晟一进城门便进入一个极浪漫的抒情段落，晟像美国西部电影中最神奇的主人公一般英勇无敌，挥枪跃马，弹不虚发，杀得鬼子人仰马翻。旭冲到已完全烧毁的茶馆废墟里包了一包灰，并且边战斗边回忆起自己从小在茶馆里听精忠报国的故事以及看着虹长大的片断经历。

93、黄昏 外 村口

虹抱着琴盒站在村口大树下，晟下马，马头下挂了几顶日军钢盔。晟把那包茶馆废墟的灰交给虹："我杀了几个鬼子，去了茶馆，已经烧没了，就剩了这点，留个纪念吧。"

虹把琴交给晟，晟抱着琴对虹："早点回去吧，明天一早就该走了。"

虹望着晟。

晟又说："明天一早我也走了，闯下这么大的祸，不跑也不行了。"

虹继续凝望着晟。

晟："你看我穿这身军装是不是很奇怪？"

虹摇摇头。

晟："你喜欢我穿这身衣服？"

虹点头。

晟看着虹，好像感觉到什么，有点手足无措，说："可惜我这个军官是假的，明天我打算去云南，或者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找个地方教书，我这辈子注定了当个教书的穷光棍。"

虹望着晟摇摇头。

晟望着虹的眼睛，伸出手摸了摸了虹的肩，说："回去吧，旭哥等急了。明天一早我们各奔东西，你自己多多保重。"说着松开手。

虹点点头，毅然转身离去。

94、夜 内 旭的家

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在大大小小的包袱里，旭和虹睡在床上，虹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镜头。

95、夜 内 晟的家

晟换上了阳的那身学生装，把旭的那支钢笔插进口袋。包袱里都是旭的军装、皮带、手枪、老军团大洋，晟给虹拍的照片。晟把包袱扎好，然后坐在桌前拔出钢笔写信（晟独白）："旭哥，我走了。这些年来我一无所有，临走收拾行李发现包袱里的每样东西都是你的，包括现在给你写信的这支钢笔……"

96、晨 外 旭家门口

晟穿着阳的学生装，背着包袱，骑着马来到旭的院门口，把信插在竹门上。这时屋门突然开了，虹背着小包袱出来，猛然看到晟，立即跑出来，把小包袱递给晟，晟一下明白过来，接过小包袱背在背上，虹伸出双手，晟一把将虹抱上马鞍，两人面对着面，虹抱住晟的腰，晟催马飞驰而去。窗口，旭阴郁地站在窗前看着。

97、晨 外 村口

晟和虹刚骑到村口，虹忽然抬头看天，然后使劲摇晟，晟停下抬起头，天上飘来一只日本太阳旗的风筝。接着是马蹄声，军队行进的脚步声，大队日军转过山脚而来。晟掉转马头往村里跑，发现村的那一头也有一队日军举着太阳旗走来。同时有翻译喊道："全村立即到村口集合，逃跑者格杀勿论！"

98、晨 外 村口

镜头从村口大树降下，看到全村老少被鬼子包围在村口。晟的那匹马也被一个鬼子牵着。翻译宣称进城杀了皇军的凶手就藏在这个村里，声言不交出凶手就杀光全村。机关枪架在树下对着全村。

村民们噤若寒蝉，这时陈举人走出人群表示是自己干的，被鬼子军官当场枪杀，罪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乡绅不可能杀死军人。接着村长上前说是自

己干的，于是鬼子给他一把没拉开保险的手枪让他打对面的树，村长瞄了半天突然转向鬼子企图同归于尽，但枪打不响也被鬼子杀害。鬼子表示这个凶手一定做过军人，十秒钟之内再不出来就杀光全村，虹望着晟，晟低头不语。这时鬼子军官突然冲进人群把虹拖出去，嘴里喊着什么，两个鬼子兵上前扭住虹，军官一把扯开虹的衣襟，翻译叫道："现在开始数十下，再没人出来这个姑娘就要当场遭殃。十、九、八……"

（这里插入一场戏：法国模特反复对旭说："你会为她而死的……"）

旭望着前面的虹，内心独白："如果小虹转过脸看我，我就替全村去死；如果她继续看晟，晟就死。"

"六、五、四……"翻译继续数。旭死死盯着虹的脸，（慢镜）虹缓缓转过头看旭，于是旭走上前去，拿出一张纸，对翻译："这是我的荣誉军官证明，全村只有我当过军人，是我干的。"鬼子和翻译拿过证明看了看，翻译："你放屁，这是支什么军队，我们都没听说过！"旭对翻译："你告诉他们，只有当过兵的人才受过这样的伤。"旭当众扯开裤子，露出当年那排使他残废的机枪伤。虹惊呆了，两个鬼子上来扭住旭，旭和虹互相望着，虹深情的眼睛。

"三、二、一"翻译还在数，旭还站在人群里，刚才那些只是旭的幻想，虹依然凝望着晟。这时鬼子军官一声令下，全体鬼子端起枪，旭忽然转身，拄着拐杖在人群中蹒跚着走起来，翻译用日语对军官说："这个人为我们做过太阳旗的风筝。"军官挥手示意士兵们停下。

人群，本来只有二三十人的人群忽然变成了茫茫人海，旭蹒跚着在人海中行走。所有本片中的人物都出现在人海里。几把日军刺刀押着旭，旭走过当年自己的学生们，走过樊老头和虹父，走过举着风筝的人们，走过阳……最后，旭停在晟的面前，两个男人又一次面对面，互相看着，良久，晟说："是我。"

晟被鬼子押到树下，和虹并排。军官一声令下，鬼子们把虹横在晟的那匹马上。带着两人走了。

太阳旗风筝越飘越远，镜头摇下，村口空无一人。只有旭孤独地伫立在那棵大树下。

淡出黑场。

99、日 内外 旭的家

旭的院门口停着一辆牛车，旭对车夫说："我们不去四川了，但我不会亏待你。"

旭拿出那条满是大洋的腰带交给车夫："这是我所有的钱，你去帮我买一匹好马和一支枪，两百发子弹，剩下的全归你了。"

旭在屋里把那块印满手印的大画布铺在地下，坐下来端详。

忽然窗外人声鼎沸，村民们冲进旭的院子，有的向旭的房子泼油，有的扔柴草，有的点火。人们呼喊着："烧死这个汉奸！""当初就不该收留他！""卖国贼！""禽兽！"……

火熊熊烧起来，旭坐在那块大画布上一动不动，画面呈现旭生命中的一个个场景：在学校教学生画画；在战场拚杀；负伤；初见虹；婚礼……最后是那个法国模特对旭说：(法语)"你的女人一定会背叛你，你会为她而死的。"

100、日 外 村庄

字幕："一年以后"淡入。

虹独自走在空无一人的村里。虹的旁白："我回来了。晟那天在县城被日本鬼子开膛挖心示众，也死了。所有想带我走的男人都死了，旭说的对，我的命运就是无穷思爱、终老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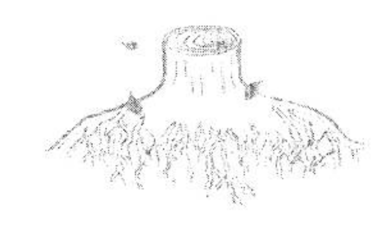
虹走到和旭生活了许多年的院门口，房子已烧成一片废墟，院门上还插着晟最后给旭的信，经过一年风雨，信已枯黄憔悴。这时太阳升起来，虹转过身迎着阳光伸出双手，发现手指缝里没有露出一丝阳光，虹的双手在镜头前迎着阳光并拢挡住镜头，画面完全黑。出现最后的字幕和虹的旁白："敌人是注定会死的 就像太阳注定会升起来 而你们 注定会离开"

歌声响起，出演职员字幕。

完

高晓松 09/05/ 2002

爱音乐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青春无悔

（这两篇小文分别是《青春无悔》1996 年出版和 2002 年再版时的唱片序言）

上

27 岁时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收敛起无形浪子的青春岁月，上班、下班、开会、领工资。和人潮一起涨落，和日子一起躲进平静的港湾，休息。

书桌上有厚厚一摞各色的纸，多年来写的歌、诗、小说、散文、电影剧本长眠在这些不同学校、单位抬头的纸上，连自己都无暇去看，也不知一直在忙些什么。直到最近做了白领，才于饭后闲坐时翻翻，惊讶于自己年轻时的字写得竟是如此好看，而且竟能把好几万字的东西写到结尾，一路看过来，发现自己写的歌词也是越来越短，改的地方越来越多，激情日减，匠气频增，好不伤心失望丧气脱发掷笔封琴，洗洗睡觉也。

挑来挑去，挑了十首从前心爱的老歌，都是一向未曾发表，准备着日后写不出歌时用来慢慢出手维持生计与声誉的存货。现下人家既然给我工作，发我薪水，无以为报，干脆一鼓脑献上一张唱片，既报知遇之德，也给自己一个干脆的了断，并希冀着能如自己所崇敬的前辈大师们一般，有一张从头至尾真心积淀的纪念。27 岁是个好年头，三个 9 年过得颜色分明，像放了许久的鸡尾酒。专辑名叫《青春无悔》。

感谢好朋友们，感谢你们还能记得那些日子，唱那些多年前的老歌。感谢你们在录音棚里还能流下眼泪，洗刷这肮脏的名利场带给我们的羞耻。

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当它已倾斜得颓然倒下时，那些失去了目光

的夜晚该用怎样的声音去抚慰。你们让我快乐，也让我难过，让我放歌，也让我沉默，别怪我。

下

我相信我从六十岁到七十三岁一定没什么改变，除了越来越不怕死或者越来越怕死以外。但是从七岁到十三岁，我从一个文盲变成了注定要当知识分子的重点中学学生；从十七岁到二十三岁，我从一个被人供养的初恋童男变成了不但自食其力且能供养别人的广告导演和作曲家；面对那个叫生活的似乎一路势如破竹直到二十七岁出版了这张被别人和自己认为是巅峰之作的《青春无悔》。

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三岁，进入了和生活互有攻守的拉锯战，表现如下：

结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婚以分手告终；

做了一次企图一劳永逸的生意以忍痛斩仓结束；

在搜狐新浪辗转两年未对 IT 业做出重大贡献；

未能写出更好的音乐愧对许多人；

写了一本叫《写在墙上的脸》的小说卖得还不错；

编导了一部叫做《那时花开》的电影历经两年终于通过，看起来可以继续以此为生。

我知道人注定会被生活打败，我知道从三十七岁到四十三岁我会左遮右挡陷入苦战；从四十七岁到五十三岁我会平静缴械回到被人供养的童年；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看爱恨，诗酒余生。

这张唱片讲的是年轻时对流逝的渴望，当许许多多日子真的如风逝去后再次听见，真觉得岁月如歌，感谢生活，“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

万物生长

（作品集《万物生长》序言）

坐在丽都对面的一间咖啡馆里为这张数字唱片写前言，耳机里听的是老狼十几年前唱的歌《月亮》《模范情书》《久违的事》，那张唱片叫《青春无悔》，写的是我人生的前三个九年，少年恣意，顾影自怜。

从那之后，十四年过去了。我像龟兔赛跑里的兔子，沾花惹草，周游世界，聚妻生子，定居他乡，没什么进步。但没进步也有好处，就是有大把时间想想。想着想着，就老了。乌龟变成了海龟，兔子夹起了尾巴。大家或早或晚，都体会了平凡，所以这张唱片就叫《万物生长》。

这张唱片原本录好了十五首歌，目前这个数字专辑只选了十首。冷静写实或愤怒咆哮的都留在了录音棚里，也许在不久以后的实体唱片里能见天日也未可知。所以目前的这些只是这十几年的一个侧面，也好，无论哪个侧面，都是我。

感谢演唱的老朋友新朋友们，生活用岁月和爱情折磨我们，我们用音乐和电影默默抗争。这张唱片不快乐，也不难过，不放歌，也不沉默，别怪我。

晓松 2010 年清明

我心中的超女

我努力在决赛前的山崩海啸声中给大家讲一个平凡的小故事先，知道各位投票顶帖忙，尽量简短，然后说超女。

四川威远矿工之女李小萍，家徒四壁，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以683分考入百年名校浙江大学，本已负债二三万元的父母借遍全村只得两千元距高昂学资尚远。我在央视《共同关注》看到后即致电小萍表示愿捐四年学费与她，不料被她拒绝，曰在我之前已有宁波一孙姓善人认捐。我感动两日后再次致电表示愿赠她四年生活费，又被她拒绝，因孙老伯也已表示生活费一并负担。当日晚些收到小萍短信，寥寥数语，最动人处是“我长大了一定要像你们一样尽我所能帮助别人。”

我唏嘘之余，将此事告知央视一老友，于是《社会记录》派记者赴四川采访了小萍。播出那晚，我坐在一喧闹酒吧看电视，记者问她为何不多接受一人资助为父还债以尽孝道？小萍安静回答两点大意如下：

一、我父能在矿上背煤已属有幸，尚有许多同学家境更差，且没有央视报道，无人认捐，更需要帮助。我能有好心人出资读书全家已很知足，我们不贪。

二、人一生道路很长，一次违背道德就会有第二次，所以一次都不能有，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

我本想帮助的李小萍帮助了我。那天看完电视，我成了李小萍的粉丝，

我比照“盒饭”“凉粉”的意趣给小苹的粉丝起了名——“平凡”。

我很高兴自己不是第一百万个“盒饭”而是第一个“平凡”。

现在说说超女们，中国（也许还包括外国）的各大唱片公司，发行商，彩铃运营商，影视制作商，书商以及各种盒饭凉粉玉米商，可能还有钢笔铅笔圆珠笔商已经全体总动员，圆睁双眼、口水及肩、披头散发状似癫痫准备迎接这几个小女子呼风唤雨而来的金钱盛宴。我已亲眼见识了在我十米之内正在讨价还价的数桩好生意。

我想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会很快见到这几个可爱的小姑娘，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让她们和李小苹见见面，她们是同龄人，她们有共同点：虽然未经世事，但看起来都很坚定。小苹本来并不愿宣扬我们的事，但我告诉她：佛说每个人都是一根蜡烛，你被点燃了，就应该努力去点燃更多的人，你点燃了更多的蜡烛自己也不会燃烧得更快，为什么不呢？小苹说“好”，平静而朴素。

这之后，她们会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李小苹要去学制药，要让更多的穷人看得起病；超女们要去挂牌卖票行走江湖，要让更多的富人高得起兴。希望她们都能一路走好。

李小苹让我学到了很多，超女们，尤其是围绕超女风暴周边的种种种种，也让我学到了很多，比如我一直热爱且无数次讴歌的蔚蓝大海一旦发生海啸后带来了多少垃圾和狼藉；比如从罗马角斗场到超女 PK 台数，千年来我们最喜爱的娱乐方式依然是近距离观看人与人互溅血泪；比如以全班同学每周评选一至二名落后生的方式，由一群熟人淘汰你，这简直是在让小女孩们比赛人际关系；比如黄河以北的广大中国竟然是不产女歌手的；比如在媒体轰炸和短信扫射下整个音乐圈集体失语（献媚的除外），全没了当年持剑四顾眉宇苍茫的呐喊，甚至没有了不久前冒着 2002 年的第一场鹅毛大雪批评刀郎的勇气，端的是怜香惜玉，员外遍地……

超女们没有错，主办方也没有错，商人们更是天经地义。他们只是在已经满身铜臭的兵马俑胸前增加了一枚花香扑鼻的纯铜勋章而已。

我说我要写文章，朋友们说你螳臂挡车！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成语？可见螳臂挡车有它的意义！

书生对商人的阻击贯穿了人类的历史并且没有一次成功，但每一次螳臂

挡车留下的尸体恰恰拼成了一种叫艺术的东西。艺术是什么？就是一种愉快而赔本的冲动并且被聪明人和傻子以不同的角度传颂（高氏妄语，并无出处，傻子是褒义词）。

超女们，在一个没有灯塔的年代里，希望你们点亮心灯，以梦为马，热爱音乐，歌唱美好。这个行业有许多丑恶，但也有一些生生不息的追求被一代代真正的音乐家坚持下来，坚持下去。

小萍，你是我心中真正的超级女生，你好好去浙大读书学习制药，我们会为了你们好好做音乐，海啸还会再来，还会退去，我们清理垃圾，坚守家园，直到被彻底淹没。

2005.10.28

超级女声

超级女声，外星人进攻！

躲在山沟里写了一阵子剧本，也因此欠了某报好几期稿子。及至钻出山沟一看，世界大变，一种叫“超级女声”的外星生物大规模来访，并以其神秘超能征服了上至知识精英下至贩夫走卒简称一切说中文的人类。

躲不开！比上一个叫刀郎的外星人来访时更加躲不开！有人的地方无不在十分钟之内谈及。去参加个韩国电影首映礼也被问及“喜欢哪个？”“崔岷植，演得真好！”“谁问你那个了！问你喜欢哪个超女？”

怎么办?

更复有一些切口暗号如：“盒饭、玉米”之类让我觉得自己像刚打入我军内部的巨傻特务，茫然不知，所以只能点头微笑。

终于逃回家里检视手机留言，又有数条充满惊叹号的呼喊：“你应该做某某的制作人！”“你一定会喜欢某某的声音！”“某某某你不看后悔不只一辈子！”仿佛革命骤然来临，日本快要投降，所有人呼吸急促面红耳赤充满巨大使命感。

一个不停转台躲闪电视剧的晚上终于看到了遮云蔽日的“超级女声”！于是下一个周五竟破例早早洗了澡端坐电视机前连广告一起又看了一期“六进五”。之后瞠目结舌（这个词力度完全太小）地在网上看到了狂飙怒涛般，远超当年红卫兵大字报更胜台湾大选闹剧的人潮帖海。

呜呼！大选，巨大选！大赏！巨大赏！大脑袋！巨大脑袋！大晕！巨大晕晕！泛蓝三党，泛绿两军。群而不党，党同伐异。激情六射，口沫横飞。爱此之深，恨彼之切。怒投八票，狂顶三帖。玉米坚贞，盒饭惨烈。凉粉高傲，决不妥协。谣言粥粥四起，评委段段被切……

正看得红毛眼绿之际，一多年良友来电，更不嘘寒问暖，单刀直入：

唱得好吧?

好!

谁更好?

都好!

严肃点！到底谁更好?

那重要吗？都火了还需要评论吗?

你不打算做点什么?

我做呀！下礼拜五早早洗澡刷牙剪指甲，端坐电视机前唏嘘。

你是搞音乐的呀?

我？我是被音乐搞的!

你心理阴暗妒忌抓狂!

我？！我又不是歌手，我又不是女的，我已三十五岁，我少年得志，我作品传世，我多才多艺，我心宽体胖，我……好吧我妒忌，我抓狂!

你妒忌什么？所抓何狂？（注：此君原是北京人，激愤之下口语退步若彼！）

我——我妒忌卡拉 OK！！！！！

后记：呼吸吐纳，敛神静气之后，提两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一、希望幕后运作的团队或公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巨大商业价值，让超女们真正歌唱（而不是唱歌）起来，为了她们自己和追随她们的少年中国留下记录时代的声音，这样的商业价值才能长久，多少年后，当她们老去，至少还有一张或几张记录这个被点燃的时代的唱片，让你们继续收钱的同时老怀堪慰。千万不要卡拉 OK 走穴赚取蝇头小利。外星人不是经常来的，或者明年来的多了被当成街道大妈了，也是外星人的悲剧。

二、希望超女们珍惜自己短暂而巨大的话语权，引导少年们听更好的音

乐，看更美的人生。这也是每个当年如你们一样年纪投身音乐的我们始终未泯的理想。欢迎你们，神奇的外星人！

2005.11.5

给李宇春写的新歌

老生我于家中撰写《彼得堡遗书》《黑暗之缘起》等音乐长诗及《如丧青春》编年史，与各位看官日日同唏嘘、共濡沫久矣，恍惚回到魏晋南朝过起了“苔痕上阶绿，往来无白丁”的恬退生活，忘记了窗外浴血拼杀的江湖、无市不侩的名利场；忘记了京城尚有功名利禄、璀璨夺目尚有无数弱冠少年糜集于途。

日前忽接唱片业大佬佬宋同学柯急电（宋柯乃我校环境系“固体废物”专业出身，专门研究如何治理以固体为主的废物比如我，嘿嘿），命我即刻削尖铅笔为唱片业大姑娘李宇春同学签约“太合麦田”后的首支单曲填词，话音未落，老生之邮箱已被一种叫旋律小样的塞满。

姐夫！业务上来啦！

“麦田”二字由老生而起，因狂喜那本 Catcher in the rye，第一粒种子由老生种下（“麦田音乐”的开柜之作便是九年前的小生我那张《青春无悔》）。如今已被宋同学从茹毛饮血熬到锦衣玉食地培育成一株参房顶大树且冠上了传媒业大佬佬“太合”前缀（就如同一根葱膨胀成像我一样胖的球状物体后被冠上“洋”前缀成了“洋葱”），老生无福于树下乘凉，乃转战电影业继续播种，迄今已撒下两粒半种子，长势缓慢，仍在挥汗施肥中。但每回望在唱片业守望理想的麦田，仍像西楚战士于远方前线回望江东山水般温暖。

老宋从不与我谈钱，我也羞于问——写首歌最多无非是李大姑娘走一场

穴的30分之一。但我提了一个条件:因时间紧迫,希望与李姑娘面谈一次——说实在的我对今天二十岁的女生了解极微弱，更何况是——超级女生。

某夜十一点——第二天早上六点我的《断指》开机——在我车上——我像个娱记般摸出一张小纸——上面写了N个小问题——这回是命题作文——歌词大意为圣诞大好——李大姑娘坐在我对面（我的车里布局比较怪）——进行Q&A环节如下：

我：从前圣诞怎样过?

李：四处演出。

我：梦想怎样过?

李：一个人呆在屋子里。

我：什么样的屋子?

李：干净，简单。

我：布置成圣诞节的样子吗?

李：不。

我：外面下雪吗?

李：下。

我：在窗上哈气写字画画吗?

李：不。

我：窗外有人吗?

李：没有。

我：有什么?

李：好大一片雪，远处有松树，远远的，好多。

我：松树上挂东西吗?

李：不。

我：圣诞老人要经过吗?

李：不要。

我：要有礼物出现吗?

李：不要。

我：这时候什么声音飘来你觉得就完美了?

李：单音的钢琴，一只手弹的，慢的。

我：欢乐呢？欢乐从哪来？

李：打篮球。

我：如果这时候你变成一样东西，你希望你是什么？

李：戒指。

我：什么样的戒指？

李：简单的，银的。

我：如果这时候你出门，遇见很大的人群，加入吗？

李：不。

我：穿过吗？

李：不。

我：你怎么做？

李：回家。

我疑惑了，停下来，问了一个稍有脑子的人就会问的严重问题——

我：既然你这样孤独且淡定，干吗去参加超女，和好几万胖瘦不等女人在烈日下挤来挤去排六七个小时队就为上台唱个破卡拉OK？？！！！

李：我没排队。

我：你夹三儿？

李：没有，我没报名，一个报了名的朋友把我带进去的。

我老怀大慰，如释重负——又一个Catcher in the rye！如同当年的我们——老狼、朴树、叶蓓——麦田里孤单的稻草人——守望着蔚蓝金黄的原野。

《断指》杀青的当天写了这首歌，在亚东家录了一次，自五年前亚东给我的电影《那时花开》做音乐后又一次合作，老友，愉快。李姑娘唱得不错。

再过几天这首歌就要拿到空气里去卖了——宋大佬佬、李大姑娘、张大亚东及高小老生都希望这首歌能尽善尽美——这也是我在超女刚出来时写的一篇小文里的希望——有了话语权后，希望她们引导少年中国听更好的音乐，看更美的人生。

下面是歌词，老生自幼从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只接受建议！各位看官有更好的文字建议尽管提出——收入虽不足各位挂齿，老生仍愿与各位数着

字儿分钱，哈哈——

冬天快乐

填词：高晓松

雪让我有点快乐

那片白色 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车辙

如果这时候飘落

钢琴单纯的音色

我会对自己说 冬天快乐

我喜欢 没有字的窗

透过他 天空很晴朗

树梢上 残留一点月光

我喜欢 空空的球场

我独自 听日子回荡

奔跑啦 小小少年成长

习惯你 就把我当作你

我们就在一起

呼吸 安静而整齐

习惯你 就把我当作你

所以我唱歌或是沉默

都是在对你诉说

冬天快乐

2005.12.15

曾轶可

大清早接到湖南卫视快乐女生剧组的越洋电话，对他们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因为国内已是深夜，这帮红色娘子军还在开作战会议，并且问了我一个问题如下：你看了吗你看了吗看了吗你马上要来做评委你要对选手有了解有认识有态度你对曾轶可的态度是啥发表下先?

好吧。自从一个月前我答应他们做下周末即将开始的总决赛评委，我就开始躲在被窝里咬着被角看起了以前从没完整看过的这个比武招亲大赛。幸而我家能收到湖南国际台，因而也有幸看到了沈黎辉和包小柏两位指导员为了一个叫曾轶可的女战士到底该不该脱下军装回家种地的问题引发的血案。

我的看法如下：

曾轶可同志是一位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好同志，但由于枪法实在不准，因此不能被派到前线去冲锋陷阵，会牺牲得很壮烈。而应该发挥她的特异功能在幕后做一个第一流的好参谋，为战士们写出牛B作战计划，多挽救几个年轻战士的生命。鉴定完毕。

我听了曾轶可比赛时唱的四首原创歌，湖南卫视又给我发来了一些没听过的，说实话，除了特异功能外想不出为什么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能写出这般有意思的东东，枪手的可能应该没有，因为如果有枪手能写出这样的玩意儿，他早已能来唱片业幕后谋生。

我把写歌的分四个级别，如下：

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意象

用复杂的话说复杂的意象

用复杂的话说简单的意象

用简单的话说简单的意象

曾轶可做到了很多写歌的人一直在追求的巧妙境界，并且偶尔能传递中国字音与义之间茶一样的香味，作曲虽不够成熟，但旋律动机锐利脱俗，稍加整理就是极有风格的好作品。因此我充分理解沈黎辉爱才心切之情，只是他不善言辞也不会表演。但也因为如此，沈黎辉十年来默默做的贡献是我们极其敬佩的，他是中国原创音乐最执著甚至是偏执的推手和战士。在革命事业最艰苦的岁月里宁可带领一群摇滚青年打游击也不下山向地主老财投降的忠贞好同志。

曾轶可的演唱确实令人发指，因此我也充分同意包小柏的冲动。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大陆有拿音乐当艺术玩儿的传统，港台则拿音乐当商品痛加生产。无所谓谁对谁错或做到没有，是传统。因此包小柏作为一个认真负责的台湾产品质检工程师简称包工，当然对一件主要指标不过关的产品能够出厂这件事痛心疾首。

我个人觉得曾姑娘的走音不是嗓子而是耳朵的问题，改起来有难度。

最后的话是对曾轶可说的：我小的时候有个梦想，就是用我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用我的笔写我的感受，然后找到最适合的声音把它们唱给更多的人听。当我看到从老狼到萨顶顶也包括李宇春唱着我写的歌温暖了更多的人时，我的梦想实现了。我从没想过去登台走穴跑通告虽然那会挣很多钱，但那是属于老天给了好嗓子好容貌的人。老天给了我们好的眼睛好的笔，我们已该知足。

今天以及可以预见的很久，我们都不缺好的嗓子和表演者，我们最缺的是像你这样安静而有才华的作者，来写又一代人的爱与愁。

晓松 2009-6-19 于洛杉矶

谭某某

我做一张唱片之前，必须知道一件事：你打算说什么？

制作人的工作是考虑“怎么说”这个问题，或者说是把歌手心里纠结的种种尽量翻译成一张有内容、听得懂、态度诚恳的唱片，在很多年后还能倾听到成长的声音。

谭某某出道已久，眼耳歌喉都已磨出了深浅不同的茧子。而回忆也已变得悠长且影影绰绰。这样的时候做这样一张唱片需要的是我的耐心和她的勇气。

春天开始听她讲述，从童年到来生，耐心地看她的随笔，她拍的照片，她的软弱和酒后的意气风发。然后鼓励她勇敢面对自己，哪怕是哈哈镜里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谭某某。

夏天开始准备作品，是“准备”而不是“收集”。因为“她”的成长是无法从别处收集的，只能借些种子，自己培育、修剪，慢慢呈现出记忆的样子。

秋天开始录音，干些技术活儿，磨掉那些老茧，让心灵和嗓子变得鲜红。我想让这张唱片做得尽量自然一些，不修饰、不雕琢，有些如生活般的瑕疵。

冬天帮她拍两首 MV，我已很久没亲自导演 MV 了，但这棵树亲手培育了很久，叶落的时候需要我们自己的样子。我甚至亲自做了一版唱片封面，萧

瑟的样子，不知公司会不会用。

又一个春天来了，唱片要上摊了，写这个文案是最后的工作。做了很多年唱片，每到这里都是幸福的时候。

晓松 2010 元宵于洛杉矶家中

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加州阳光下

前几天北上旧金山采访一位 84 岁的武当大侠，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曾经英烈，手刃倭酋，红尘辗转，间谍生涯，最后靠着特工袍泽冒死掩护从台湾逃到美国。之后隐姓埋名，教人习武为生，兼以道家中医悬壶济世。最后孑然一身，终老异乡。听得老小生我目眦尽裂，扼腕长叹。回来写成一电影故事曰《侠客行》。但其中牵扯国共纷扰甚多，恐难通过。先收藏起，以待时日。

由此想到电影之伟大，历史只能记载王侯将相成败兴衰，电影却能记录最真实的血肉模糊。很期待下次回国去看陆川兄的《南京南京》。

手头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是我们一帮清华师兄弟为敬祝母校后年百岁华诞的献礼片。讲上世纪风云际会的一代大师们的情与义，爱与愁。大家经过北平的海归蜜月，抗战的万里漂泊，内战的彷徨困窘，最终分道扬镳，一海永隔，零落成泥。其中不少人曾在清华胜因院与我家比邻而居，我自幼便听家人讲述他们的风采，有些人我儿时亲眼见过，但已是穿着中山装的垂垂老人，无法想象当年西装洋文风流倜傥的模样。如今坐在大洋彼岸书写他们，心中百转千回。好在洛杉矶日日阳光灿烂，不然情何以堪。好在加州的清华同学会不分北京清华和台湾新竹清华，亲如一家，会长也由两岸清华校友轮流担任。大师们泉下有知，也必含笑矣。

前阵蒙东方台报销盘缠，回国两周，参加音乐研讨会两场，做湖南卫视节目两档，筹备电影一部，探望老友若干，喝大酒数夜，在北京遇沙尘暴一吨，看摇滚演出一场。在研讨会及摇滚演出现场遇见许多昔日音乐圈袍泽，大家绝望地“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打嗝”。我问他们台上的年轻摇滚乐队们靠什么生活，答曰“父母”，又问穷人家孩子搞音乐靠什么活？答曰“女友”。无语。想我自己尚不能靠音乐生活，遑论年轻的孩子们。我们不如倒退两世纪，靠伯爵夫人们施舍养活音乐家和诗人罢了。惨的是伯爵大人还未出生，哪里去寻伯爵夫人！

道理是这样的，如果大家都不听音乐，音乐工作者们活该集体饿死。可是放眼望去，MP3 人手一只，卡拉 OK 人满为患，音乐网站多如牛毛，电视台电台无一不设音乐频道，哪个台广告都不少，但迄今没有一家电视台电台付过一毛钱音乐版税！艺人靠一张嘴走穴尚可维持，幕后的音乐家们光练琴就是十年寒窗，最终赚到的钱还不够买乐器！更不要说去发现和支持年轻的音乐了。

老生早已拿音乐当酒喝，用别的手艺当饭吃，本不该由我来发这牢骚。但回国看到音乐圈昔日同仁们绝望得只剩下热爱和不舍来坚持我们曾经的梦想，依然感同身受，悲愤莫名。

唯一的好处是：反正没人结账，不如由着自己性子想写啥写啥。老生蹲在美国，工作养家之余也写了一辑音乐，名曰《万物生长》。自己闲来弄弄，黄昏时给高徐氏唱唱，对伊说：音乐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伊同意了。

晓松　2009-3-29 洛杉矶家中

说说网络歌手

媒体上充斥有关网络歌手的报道，我的电话也每日有记者留言让我“说两句”。我前年电影暂时停摆（我的电影是上发条的，经常停摆），开工了两张唱片：老牌唱片公司旗下正牌新人阿朵；网上因《丁香花》蹿红的江湖游吟野鬼唐磊。此人即所谓“网络歌手”。

两张唱片卖得都不错，人也都在晚会及大穴上岗。两张唱片上打着相同的制作人（鄙人），以相同的价钱批发，在相同的店里摆在相同的柜子里以相同的形状（方的）及零售价卖着，两人的出场费也相仿，嘴里说的话都是我教的看起来都挺有个性，更加相同的是我收的酬金，一个子儿不少，不知这个“网络歌手”不同在哪里。

在大学教育稀缺的年代，冒出几个上过大学的歌手如老狼、叶蓓之流（都是鄙人做的），大家便管他们叫“校园歌手”。后来大学扩招民办加入，有钱没钱及文化大家都成了大学生，再出来的比如小柯、朴树之类都是大学生（恰巧也是鄙人做的）便没人再叫“校园歌手”了。其实上面那个唐磊也是大学毕业的，但改名“网络歌手”。再过些年，不上大学变成独特之举，估计媒体该管刀郎或Springsting叫“蓝领歌手”了。

网络能以雷霆速度在人群中蔓延，说明这是最没个性、最普通，上至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男女老少皆宜的东东，最终她会像我们的眼睛耳朵一样自然到不被想起。网上的东东就是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包括歌手。今后不

但所有歌手会从网上唱起，还会在网上经济、制作、发行、宣传、演出，和歌迷恋爱、结婚、生孩子、死去，再没人提“网络歌手”这个词。媒体会想出新的，比如“胸腔歌手”之类不用话筒就能发出巨大共鸣声的歌手（那时的媒体肯定比今天的还弱智不知那叫做“美声唱法”，嘿嘿）。

用心灵发声的就是歌手，无论是大学水房的、村口喇叭的、电台的、电视的、网络的及其他能传递声音的，反正没有“报纸歌手”。歌手心灵的不同导致了音乐的不同，所以全世界都给音乐分类，只有我们的媒体给歌手分类，所以全世界颁音乐奖而我们颁歌手奖，所以全世界“听”音乐而我们“看”歌手。所以全世界的歌手都是玩儿大伙的，而我们的歌手是被大伙玩儿的。

所以我们的媒体只有“娱乐版”，没有“音乐版”。

2006.3.15

麦田，走过十年

收到麦田发来的十年纪念专辑曲目，望着那些在上个世纪的青春里弥漫过的祷文般的歌名，仿佛在读一封寄自海那边久远故乡的来信。那群在城市的呼吸里沉默游走的面容干净的孩子们，为曾经浮云般的日子写下骊歌。那些从未被相信过的梦想，那些终成永诀的爱情，那些奔跑着投入人海的背影，那些曾映在匆匆驶过的地铁车窗上的没有一丝皱纹欢颜，那些曾发誓守望金黄麦田的戴着可爱帽子的稻草人们，如今坍塌在哪里?

在北四环一间小小房间里诞生的麦田音乐，从老板到员工每个人都会弹琴的麦田音乐，从老板到员工每个人的女友都是公司编外员工的麦田音乐，公司电话费的 90% 是大家午夜爱情长途账单的麦田音乐，大家都挤在录音棚里倾听而公司空无一人的麦田音乐，公司自己厨房开办小饭桌每晚下班后用来欢聚以及贿赂乐评人及发行商的麦田音乐，每天被全国各地知音寄来的字迹漂亮的上百封信感动和支撑着的麦田音乐，在疯狂晕眩的世纪末安静地弹琴唱歌的麦田音乐，我们的，骄傲的，麦田音乐。

后来的事，这二十首歌名早已隐隐昭示：

在蒲公英绽放的瞬间，火车开往冬天，路旁的白桦林里，那些花儿装扮着我的天使，那是我的青春，我月亮般遥远的纯真年代。

这是一条在劫难逃的旅途，没有童话世界，没有模范情书，没有青春无悔和白衣飘飘的年代，甚至没有雨后的海，只有一些久违的事，像黑白电影

般渐渐消失在车窗外。

麦田上的乌鸦飞走了，因为再也见不到那群傻傻的稻草人，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真干净。

2005.10.1

少数民族能歌善舞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发现啦——汉人弹琴要先学好几年劳什子乐理知识，少数民族拿起乐器比划两下就会了；汉人跳80拍以上的舞像大猩猩疯了，跳60拍以下的舞像大猩猩病了，只有跳60-80拍(接近心率)时比较正常——正常的大猩猩！唱歌时有伴奏还得找半天才着调，没伴奏就更甭提了——张嘴就帕瓦罗蒂那么高，再往下不知道的就要报警啦！所以卡拉OK的话筒混响大抵跟蹲水缸里唱似的大伙才唱着舒服，所以超级女声甭管唱成啥样大伙都听着舒服！人家少数民族高山流水就是舞台，空气里弥漫五彩的音符——张开嘴就高歌，转个身就舞蹈——不需要任何理由——不像咱们——要孔子总结不学音乐的坏处，要明星们示范会唱两句的好处，要专业作词作曲家们憋出几段——才唱！

西方的文化史里作曲家和画家作家一样灿若星河，我国的少数民族也靠音乐流传英雄史诗，只有咱——青史留名的文化人儿里99%是写大字的，1%写完了大字还能在旁边画上两笔，音乐家出名的还没木匠多——姐夫！曲牌倒是传下不少《蝶恋花》、《菩萨蛮》(这个还是少数民族音乐所以叫"蛮")《如梦令》、《虞美人》等等——可到底是怎生唱的全然忘啦！只剩下一大堆歌词和平仄规定——大家摇头晃脑改朗诵了还觉着挺美的——戏曲也不知是哪位老爷爷作的曲（估计不是案子上贡的李隆基哈哈），反正来回来去就那几段旋律，唱曹操是它，唱李玉和还是它！呜呼！按最近热乎的说法——这不完

全是剽窃抄袭吗，嘿嘿！并且最主要的乐器——还是从少数民族——胡人那儿搞来的——胡琴！

后来又发现一个规律：每个民族的人喝完酒最爱干什么，就说明他们血里流的最热爱的是什么——法国、意大利人喝完酒就从袜子里掏避孕套，我国少数民族喝完酒必唱歌跳舞全情投入，致使个把汉人夹杂其中左推右挡窘迫难当——咱汉人喝完酒干啥呢——从东北到广东，从西北到上海，无一例外地——吹牛！

包括老生自己，只拿嘴聊音乐、聊艺术，聊到最后抱着方向盘把车搬回家往床上一躺，脑空空，血冰凉，无聊！

这两年跟几个少数民族歌手合作，感触更深，他们的声音和动作不需要任何解释和分析，直接来自透明的心灵，直接注射进听者的血液，直接回到了音乐和舞蹈最本真的状态！

所以，汉人们搞搞口水旋律流行歌词挺好，千万不要去唱民歌——跟人家那侗族大歌、苗族酒歌、蒙族长调、藏族天籁更不要说新疆云南灿烂的音乐一比——巴扎嘿！

所以，只爱看高艳津子的现代舞和杨丽萍的原生态。

所以，每次看见阿朵奔放在舞台上都被深深感染，再看看舞台下电视前不少汉人标准的“三件套”反应：眼神猥琐、心理阴暗、语言恶毒，长叹——好在她下张专辑词曲全部她自己来了，另类有趣——听的人少了，知音就多了！

所以，当我听到一个叫“萨顶顶”的蒙族姑娘拿来她写的旋律小样，顷刻就被打动——在这之前我已很久不听堆在桌上那些比港台口水还哈喇子的各类小样了！

到棚里听她高歌，大碗喝酒，帮她填了两首词，一种我不会写的音乐教会了我写这种我从前不会写的歌词，我喜欢——

从前冬天冷呀夏天雨呀水呀
秋天远处传来你声音暖呀暖呀
你说那时屋后面有白茫茫茫雪呀
山谷里有金黄旗子在大风里飘呀

我看见山鹰在寂寞两条鱼上飞

两条鱼儿穿过海一样咸的河水

一片河水落下来遇见人们破碎

人们在行走身上落满山鹰的灰

晓松

2006.3.18

音乐的未来应该是免费的

应《南方周末》邀请，以“互联网是音乐的敌人还是朋友”做命题发言。其实经常到处发言，之所以把这篇选进博客，原因极其简单：他们听懂了我说什么，且没有擅自编纂。说来可怜，这是第一次我在报上看到我的发言“真的”是我说的，嘿嘿。

音乐的未来是免费

高晓松（音乐人）口述

音乐其实是无敌的，一切的敌人都来自于贪婪。早在10年前，我受聘在搜狐做总监的时候，别人问我，你觉得互联网是一个什么东西？当时大家都说互联网是一个写帖子、收邮件的地方，我当时说互联网就是电，它带来的革命就像当年有了电一样。

所以互联网不只是媒体，就像电被发现之后，开始人们只想到用它来点亮电灯，后来才发现电也能洗衣服，什么都能干。互联网也是这样的。

电来了之后，对音乐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高高在上的歌剧院没了，歌剧院从每个城市若干个变成了一个，用来瞻仰。电提供了唱片的大量复制，导致了这样的改变，互联网带来的是更大数量级的复制，比电提供的数量级还要大很多，高高在上的唱片就被互联网消解了，就跟电当年消解了高高在上的歌剧院一样。基本上互联网能提供的东西和电差不多，就是一个庞大的复

制量。

这对音乐有什么伤害呢？从音乐本身角度看，每一次复制量的扩大都是对音乐才华的稀释。原来歌剧院就那么多，只能给音乐家们发三个号，比如巴赫、莫扎特之类的，后面的没你事了，不带你玩了。唱片的庞大复制量出现之后，就需要发出 300 个号才能满足庞大复制量的需求，所以巴赫、莫扎特之类领完号，后面还有 297 个各种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人都能领到一个号，互联网的复制与传播量则需要发出三万个号。

另一方面，歌剧院时代，一个人一生可能听了 100 首歌，但是有 50 首都会唱；唱片时代一个人一生可能听了 1000 首歌，还是会唱 50 首；互联网时代，可能一个人一生听了 10000 首歌，依然只会唱 50 首。所以，除了那前几名，其实没什么变化，不管是歌剧院时代，唱片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排头兵都是一样的，只是后面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泥沙，你说这对音乐是好还是不好呢？你也说不清楚。有这么多的人来搞音乐没什么不好，可是音乐本身有一个属性，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来搞音乐，也只有一个或几个排头兵，全都使劲写、使劲倒退也只有这么多，因为它不具备大量生产的能力。

这也就是说，音乐本身并不具备成为商品的属性，商品的属性是要能迅速地扩大生产，生产工具需要不断提高和革新，可音乐的生产工具 500 年来没革新过，500 年前用钢琴，500 年后还是钢琴，并且弹钢琴的水平没比 500 年前提高一点，那些节奏就是 500 年前的大师们做出来的。你不具备使用更先进的生产工具的能力，你就不具备提高生产力的能力，这是马克思说的，你不具备提高生产力的能力，你就根本不具备成为商品的属性。

所以，音乐本身就不是一个商品。像迈克尔·杰克逊商品化之后，你也没做出第二个杰克逊，像商品的话，应该做 10 个杰克逊，或者 50 多个崔健，100 来个周杰伦，这太好了啊，但是做不出来。而且，地球上没有一个声音是音乐，没有一种鸟叫，或者伐木，没有任何一个声音是音乐，音乐是天给的有限资源，天就给那么一点，你想把它当商品卖？这不是地球上有的东西，音乐相当于陨石或者是流星一样的东西，流星就来这么点，你当陨石卖，甭管上天卖还是互联网卖，总而言之，结果砖头什么的都拿出来卖了。因为它不是地球上能生产的东西，我从来没感觉过哪一首歌是我写的，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是假我之手，只是放在我脑子里，如果你写过歌你就知道了，你没有

一方法能写歌，没有一种任何方法说你是蹲着，还是趴着，还是怎么做一个奇怪的姿势，就只能坐在这儿等着，直到有一天老天给了你一道神力在你脑子里。

电来了也好，还是互联网来了也好，不管它成为一个什么形态，自从有了唱片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莫扎特，老天每年只给你这么点东西，你把它稀释了还是凝聚起来弄?

而音乐实际上现在就已经免费了。我靠什么活着? 当评委。每一块土地都是公平的，假设在美国给了你一大块版权，你就只会写“I love you”，“I want you”，在这块土地上什么都没给你，但你可能会有很多好的想法，而且你还能当评委，反正它总不会让你饿死。

如果互联网真那么强大，你就把我们唱片公司都买了不就完了? 我们都卖给百度，那不就结了? 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传统产业也很强，他们可能没什么钱，但是所有的钱都是从那些东西来的，所以不出现互联网也是一样的，两边是一样的贪婪。不管是唱片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旗帜上写着，只要做唱片，你就赚钱了，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但是今天的版权体制就是这么想的，花了钱，我就要赚回来，其实在没有任何盗版的情况下，你花了钱也不一定赚回来。而互联网就觉得，你还没证明你的价值，你凭什么找我要钱。

主要矛盾就在这儿，我一直认为如果卡拉 OK 能让唱片制作方像电影制片方拿的比例一样分账，就可以淘汰很多烂音乐、烂作者，你就一首歌卡拉 OK 就火了，就可以了。卡拉 OK 的房间不放音乐跟电影院不放电影一样，都是空房子，可卡拉 OK 拿出千分之一的房间费给你，电影院却拿出 60% 多的票房。

未来互联网就应该免费给大家听音乐，因为可以从其他消费行为上挣到钱，尤其是表演权，其中包括艺人在现场的表演应该有更大的比例给作者。现场表演在音乐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市场，远比互联网大，光卡拉 OK 所谓的机械表演就会有 100 多亿的市场，还有现场表演。表演权是能控制的，你不给老子钱老子就是不演。

所以，我不认为互联网与音乐产业之间有特别严重的需求，就跟盗版跟盗版竞争一样，你看我们当年被盗版打成那样，可是也没出现全中国都是盗

版商，何况盗版商之间也有竞争，盗版商也提供了很好的音乐服务，他们也很有品牌，只不过没有给你结账而已。互联网未来也会做到这步，然后大家再去重新划分收入。

当然，在表演上扩大收入，音乐就一定是免费宣传品，在你还不知道好不好的情况下，你让别人掏钱，有点不靠谱。不是我让大家免费试听，比如说移动或百度想干这事，我愿意我就白给，我要不愿意，你把钱给我，你为了你的广告，或者为了市场份额去免费提供给大家。

互联网上收费音乐的模式是走不通的，一定会走到免费上去，看电视不就是免费的吗？

互联网对我来说没什么伤害，我从来没留过一张词曲协议，因为从来没人执行过，哪怕在唱片时代，也从来没有一家公司，给我提供过任何一张版权报表，我不能靠音乐养家。当评委其实也不好，还是干别的好，比如说当顾问或拍电影。

百度特别逗，一到音乐这个事，百度就拿谷歌的观点来说话，你看我是一搜索公司，我要保证大家自由搜索的权利，要保证大家搜到的是很多结果，而不是买了版权的唯一结果。这是极为可笑的，也是中国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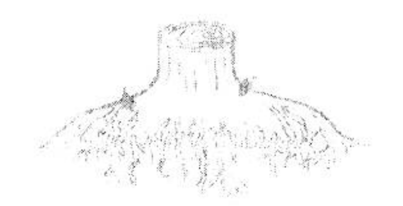
音乐必须集成全版权，大家才能在全版权的情况下去比拼，谷歌是唯一一个有全版权的互联网公司，而百度是零版权的，其他则是介于百度跟谷歌之间。一个全版权的负责任的好公司和一个零版权的公司在一个平台上，我觉得都很搞笑。

其实音乐的敌人也好，还是图书的敌人也罢，互联网只是“电”而已，许多局面都是我们国家今天整体状态的体现。但我认为不能完全赖到体制上，我们今天的状态有时候很不要脸——今天要跟爸妈要钱，就说我是个东方人，你得养我；明天把女朋友带回家睡觉，就说我是西方人，这是我的自由。

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的标准与状态，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

2010.2.22

岁月一首逐梦令



秋夜答君心

（此文是《大武生》公映前在看守所写给首映礼的信）

各位看电影、爱电影、做电影、写电影的同仁，感谢大家在长长的电影旅程中，今晚停在这座小站，站台虽小，停留虽短，但希望各位能看到无限风光，珍存片刻感动。

电影于今日之残酷市场中上映，如同苦练经年之勇士走上角斗场，奋力一击，生死立判。对于为之付出艰辛、深情和金钱的《大武生》团队，惟愿她生能如夏花之绚烂，落也如秋叶之静美。市场只是电影的一部分，如同工作和薪水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生还有诗与远方，电影还有永恒之美。

电影之于每一个做电影的人来说，有人拿她当母亲，尽责尽孝；有人拿她当情人，充满激情；有人拿她当女儿，终生不舍。对我来说，电影是女儿——无论她美或丑，健康或残疾，风光无限或默默无闻，我都愿意把我对人间所有正面的看法告诉她，把我仅剩的美好情感赋予她，用她来抗争岁月和生活的折磨，用她为我们在世上留下音讯。

我永远记得女儿出生那天，我的诚惶诚恐。就如今天看着自己的电影终于将光影投射于大银幕，仿佛告解者将忏悔倾诉给上帝——也就是我们的观众。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站在影院外的路边，默默抽一根烟，看着散场时观众的脸。我想这是每一位立志为观众拍电影的导演的幸福。

有关《大武生》本身，我没有更多要说的，想说的都已在电影里，大家片刻之后就会看到。

感谢投资人、制片人：感谢你们对我自始至终的信任，希望这次《大武生》能扬鞭奋蹄，给各位争气。

感谢洪金宝大哥：没有你就没有这部电影。是你坚定了投资人的信心，是你在我和制片人发生重大分歧时坚定维护了电影，是你在拍摄过程中给我提出了无数中肯珍贵的建议，是你美轮美奂的动作设计赋予了电影最难忘的篇章。直到今天，虽然你一向不爱抛头露面，但依然在我由于自己不检点而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带队征战，帮助电影。你对电影和我的爱与执着我将永记在心。

感谢演员们：剧本只是一篇乐谱，是你们用自己的灵魂和热情让她成为一支动人的歌。是你们让一个个本不在世间的名字变成有血有肉的生命，变成你们的一部分，让电影从一堆机器和术语中生长出来，拥有了自己的基因和灵性，我爱你们。

感谢主创和全体工作人员，我们选择了世上最有魅力的工作。

感谢媒体朋友们，在一个几乎以数字和图表描述的时代，是你们用眼睛和笔，让在全球变暖时日渐冰冷的人们得知至少在电影中，我们还珍存爱与情义，拥有信仰和力量，像人一样活着。感谢你们。

感谢各位同仁，朋友，感谢你们无论是为了电影还是为了我今天来到这里。岁月长，衣衫薄，各位，来日方长。

晓松 2011 年 9 月 9 日

写给妈妈的新书

妈妈领着年幼的我和妹妹在颐和园长廊仰着头讲每幅画的意义，在每一座有对联的古老房子前面读那些抑扬顿挫的文字，在门厅回廊间让我们猜那些下马石和拴马桩的作用，从那些静止的物件开始讲述无比生动的历史。

那些颓败但深蕴的历史告诉了我和妹妹世界之辽阔，人生之倏忽，而美之永恒。

妈妈从小告诉我们的许多话里，迄今最真切的一句就是：这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其实诗就是你心灵的最远处。

在我和妹妹长大的这么多年里，我们分别走遍了世界，但都没买过一尺房子，因为我们始终坚信诗与远方才是我们的家园。

妈妈生在德国，长在中国，现在住在美国，读书画画、考察古建，颇有民国大才女林徽因之风（年轻时容貌也毫不逊色）。那时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位先生在清华胜因院与我家比邻而居，妈妈最终听从梁先生建议读了清华建筑系而不是外公希望的外语系，从此对古建痴迷一生。妈妈中西建筑融会贯通，家学渊源又给了她对历史细部的领悟，因此才有了这部有趣的历史图画（我觉得她画的建筑不是工程意义上的，而是历史的影子）。我忘了这是妈妈写的第几本书了，反正她充满乐趣地写写画画总是如她乐观的性格一样情趣盎然，让人无法释卷。

妈妈从小教我琴棋书画，我学会了前三样并且以此谋生，第四样的笨拙

导致我家迄今墙上的画全是妈妈画的。我喜欢她出人意表的随性创意，这也让我在来家里的客人们面前常常很有面子——这画真有意思，谁画的？我妈画的！哈哈！

为妈妈的书写序想必是每个做儿女的无上骄傲，谢谢妈妈，在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生活的道路和理想后的很多年，又一次给了我做您儿子的幸福与骄傲。我爱你。

高晓松

（摘自《红墙黄瓦（画说老北京古建筑）》，张克群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5.9

写给《爱我就没有明天》

大年初一，我独自在屋里看完这本书。怅然若失。

走出门，站在冬天的阳光里抽烟，看穿着盛装的一家家老小，老的很快乐，记性不好了；小的也是，什么还没经历。中年的，30岁、40岁的，一脸茫然……

为什么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但收到的却是别的？那些青春和爱情去哪儿了？不是能量永恒、物质不灭吗？去哪儿了？给谁了？这是一道数学题吗？好几亿青春和爱情加起来等号那边是什么？是道物理题，相位反了，在某个点抵消了？化学题，酸和碱遇见了，变成空气和水了？

用一顿饭填满的肠胃多长时间可以被掏空？用一本书填满的脑海多长时间可以被掏空？用一个人填满的痴心多长时间可以被掏空？现在，大年初一，我的胃里满是年饭，脑里满是这本书，心里却空空的。好像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却发现时间并未流逝，我并未长大坚强如我所愿，曾经刺痛我眼、烧灼我心的一切我依然不能坦然面对。

大年十五，飞往柏林电影节的飞机上。

给一个亲自将自己掩埋的人写序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尤其是你注意到他已被埋了大半，再不能翻身时；尤其是你注意到自己是多么的光鲜灿烂成功得一塌糊涂。而当年这个人曾给过你多么大的压力让你妒忌得发狂。现在他完蛋了，写了个墓志铭，并且想把墓志铭卖个好价钱以备万一没死时度日

之需。我愉快极了，恢复理智，保持坚强。

杨丹涛会像各种先贤一样猛烈地思考，然后像先贤的祖宗——也就是各种禽兽一样更加猛烈地禽兽。然而这些都是表象。在几乎疼得欲仙欲死的另类生活背后，是一张单纯得只能用“红彤彤”形容的脸，一支柔软得比“小资”嗞得还远的笔，一颗用保鲜膜包着的幼小心灵。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到的用来装些珍贵物品的纸箱子，外面写着：“怕潮，易碎，不可倒置。”还有些雨点杯子之类的符号。那时我就想这样娇气的东西就应该永不出门。在这个潮湿的、破碎的、倒置的城市里，一个人背着这样一只纸箱子，还要微笑，还得穿过，真他妈惨。

曾经在读书时萦绕心头的几个恐惧阴影随着我出人意料的出人头地被一扫而空。却蓦然发现一位叫杨丹涛的往日密友居然一个不落地把这几颗地雷结结实实地踩了个遍。可见这些阴影 19 岁时人人都有，并非我天才忧郁所致，只不过大多数人长大后焦虑生计用各种俗事将其磨灭掩埋。却偏有杨丹涛这厮悄悄隐居起来，像练功一般琢磨心中这点沼泽湖泊，最后练得走了火，纵身跳了下去。呜呼！北大之培养，人民之血汗，音乐之救赎，哲学之告解，均被少年阴影吞噬殆尽。该样本应送入精神病院电疗，幸而成此书十章，便如大病之人呕血十斗，未必就不从此猛醒，今是昨非，来日可追。

这本书基本上由以下三个阴影交织而成：第一，借读生惶恐；第二，富贵一场空；第三，被爱人窒息。热爱文艺、在女生面前不自信的名校生必做的三大噩梦，也是我辈年轻时疯狂挥霍青春和爱情的潜意识根源。杨丹涛把它们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些在北京三环路边、上海陆家嘴里、湾区硅谷中夹着包行色匆匆机械行走的往日学子看了这本书会立遭重创。凭栏回望，点一支烟便如 15 天前的我般丧魂落魄怎一个愁字了得。

10 天后，莫斯科，大雪。

忽然想起十多年前杨丹涛的样子，那时清华北大写歌弹琴的人频繁聚会，大家都军装蓝裤怀抱“红棉”满脸不屑。其中以同届的丹涛和我最为明显，因我俩写得最好，每次压轴才唱。他闭起眼睛唱起那些我现在依然一字没忘的歌时我默默注视他，我在想，这厮会过怎样的生活。我呢？

2005.11.6

往生

《我心飞翔》拍完至今又有三年了，终于要在五月上映。好像命定我的电影要像泡菜般每部都放三年才见光，而我每每想加快速度功利些快些拍下一部的愿望也都要三年后实现。

三年来先后筹备了三个题材都死在自己笔下，写的字够多，但每每与心灵擦肩而过，于是便和许多未曾发表的歌曲一同睡进电脑病毒累累的 E 盘里。

又一个孤独的除夕过后，鬼使神差地去了印度（原因是该国签证时间最短，其实原本想去巴西狂欢的，但签证要七天不想等了）。盘桓十日，竟在某个清晨五点半忽被一阵心悸惊醒，爬起来奋笔疾书至八点，写成迄今我最喜欢的电影《往生》。感谢印度。

在从德里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与一对极为绅士的英国伉俪邻座。途中闲谈，彼二人从未到过中国，便问及中印之差别，因在西方媒体上日日皆拿这两国比较。初时我本能地大赞中国之现代化远超印度三十年，高楼大厦香车美食云云。待说完人均 GDP，手机保有量等等数目字后渐渐觉得言语干涩，在数字上那样落后的印度开始那样栩栩如生地弥漫了心灵。

孔雀在乡间自由地飞翔，在我的后视镜中灿烂开屏；大象雍容地漫步在粉色之城的街巷；当街从容而卧的牛以及习惯绕行的车水马龙；穿梭在农贸市场的猴群；永远身穿沙丽戴满首饰的苦工和乞丐；黄昏时一望无际的“月光市场”对面滚滚红尘中飘扬在古城上空的旗帜，忽然远远传来悠扬的歌声，

人潮人海瞬间凝固，老幼妇孺万众祈祷。那时怀着在中国多年养成警惕一切之习惯的我在经历多次面对纯朴异乡人的惭愧后不禁油然合拢了双手。

看了他们庞大平静的贫民窟；看了他们欢乐的电影电视；听了他们讲自然而永恒的宗教；听了他们自然而美妙的音乐。一种上京赶考的举子望见牧童的失落忽远忽近，终于在那天凌晨击中了我因畏惧疼痛而包得严实的心灵。仿佛找到了其实早已在空气那一面等待我多年的影像和音符，一下子平衡了即将倾颓的生活。

我把要拍这个佛法电影的想法告诉在印度一直陪着我的一位那里的佛学教授，他大呼慈悲之余希望我虔诚布施佛法如佛陀初初之本意，喜悦平和如佛光般淡静悠长。我说布施佛法不敢当，只想拍出人性初初之美如何穿越滚滚红尘，在雷电暴雨中以爱为帆驶向彼岸。我想佛是看到这些才成其为佛坚守彼岸之净土，人到达彼岸蓦然回首才成其为人以赤子之心牵引来者。

在豪华明亮的首都机场等行李时我忽然对那对英国夫妇说，你们会看到远比德里、孟买现代化的北京上海，但坐在汽车高楼里的人们并不快乐。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我们忘了从何处来，要去何方。

2005.11.13

那时花开

我家前院的玉兰开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前，我十六岁，外婆去世，我与外公抱回这棵小树苗，种在前院。每年春天，外公都带我们在树下数花朵——寄托思念——从最初的五朵到现在的上千朵——二十年的容颜就是这样改变。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穿上了西装，第一次参加追悼会，第一次见到了死亡（外婆是我今生见到的第一个去世的人），第一次被当作大人与六百多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握手，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当时舅舅在美国，我站在他的位置送别外婆，第一次觉得自己应该挺起胸膛像个男人了。

那年我还谈了第一次大型恋爱。

二十年后，我还住在这里——外公也已去世，妈妈远在海那边，我自己——离异无子女，热爱音乐、电影和文学——二十年前的征婚启事许多这样写——让人想起那些个纯净的空气里都有甜味的日子。

一个人，也没了数花朵的兴致。

四个现代化好像已经实现了——都是哪四个来着?

我那时的梦想：一辆崭新的，28 凤凰自行车；一柄巨大的，只属于我的肘子；一卷长发的，懂我的姑娘——也早已实现了。

我大概是这个城市里为数不多的三十几岁还住在户口本上出生所在地的人。

清华园，从产房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后，熬到

教授最后还有养老院——一应俱全，就缺个火葬场，但可以把遗体捐给某个实验室——从生到灭，一个细胞都不离开这里。

中间觉得自己长大时曾急切地出逃过，住过不少陌生的房间，最害怕黄昏时醒来——习惯性地望向窗外——窗外没有熟悉的玉兰，再远处没有那根平静的烟囱，空气里没有比我自己的呼吸还熟稔的气味——忽然就觉得什么都没了，彼时会呆坐在床上，百转千回，天色千万不要暗下来，我想家。

今年学校催我搬走，这几栋房子按政策是不卖的，要腾出来给从国外请来的客座教授住，我想了很久，怎样才能把这棵已经 6 米高的玉兰带走，带去哪里?

前天舅舅回国，我对他说要搬家的事，他难过了很久——舅舅和妈妈都在这里长大，虽然现在都在异国，但他们永远会对人说“家在清华”——舅舅说，这里没有了，全家就散了，没有了这个家，故乡的意义就没了。

过两天妈妈也回国，我们想好好求求学校，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想保住这个家，这里有我们所有的青春年华——

这里有我们的玉兰花。

晓松

2006.3.21

江湖一轮

（一）

十二年前上一个本命年的夏末，阳光穿过广电部老楼青色的长窗，弥漫着一种幸福的味道。那是我进的第一个录音棚，有一个复杂的名字，但老泡们都叫 3141（其实是该棚电话的后四位数）。这个江湖切口似的名字被我小心翼翼地说出来时，我觉得自己有可能是“圈里人”了。

大凡江湖首先要有一套切口。中学时跟着大伙出门打架，遇见对方先要“盘道”，几句话说现了眼，未及动手自己便先怯了。大学时清华也有自己的切口，师兄弟见面互问“几字班？”答曰“无８３”“水工５２”（该数字含义复杂，不仅代表年届）。大家会心一笑，一旁的人便也怯了。我刚开始拍广告时，在现场胡言乱语，露了颇多怯。幸而眼明耳聪，每收工后便默诵各种术语，数月之后已可征服若干场工剧务。

江湖的另一标志便是外号，切口说完了，大家寒暄起来，满嘴外号不知所云，你忽然提及某人，大伙惊诧地看着你说：“我们现在说的正是那厮呀。”又怯了。有了上述经验，在一轮前的那个夏末，我察言观色长势喜人，以至于只用了一半大脑关注向往已久的录音，余下的都献给了更加迷人的江湖。

我师傅黄小茂教我两句话。一曰不要怕出名（那时节发财出名还是为广

大文艺工作者所不齿的贬义词）；二是永远和第一流的人合作。

我带着黄师傅的两句箴言来到了可爱的江湖，始终恪守，受益良多。露怯之事越来越少，分析原因可能有三：一是终于混成老江湖，许多崭新切口及外号我都参与了创作，自然游刃有余；二是后来拍电影时有了当年拍广告的术语底子，去互联网掺和时清华切口又派上用场，处处表情自然心中喜悦；三可能也是最真实的，就是其实依然浑浑噩噩，但已微出些小名，加上年纪也一把，大家给些薄面，无人奚落。于是愈发以江湖为家，乐在其中。

十二年荏苒，江湖大了许多，切口换了几茬，外号已逐渐被艺名替代，当年的几个贬义词现在变得无上荣光。感慨之余已开始琢磨两句顺口的话，待我有日语重心长说给我徒。

（二）

那时圈子里像崇拜英雄般供奉着神圣的音乐家们——老崔、老五、三儿、君利……像自古每个由手艺人组成的圈子都供奉着手艺精湛的大师，其实是供奉着大家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我们是手艺人，我们要用手艺填饱我们饥饿的肚子；我们是艺术家（当时我们毫不怀疑），我们要用音乐填饱我们更加饥饿的心灵。那时通讯工具极不发达，多数人只有个 BP 机收到传呼要下楼找公用电话回，当两方都站在公用电话边重复“呼！占线！占线！呼！”的悲剧时，某个棚里谁谁在录好东西的消息不胫而走，大伙喜悦地赶去，默默聆听，心弦震荡，接着便是收工后的一顿大酒，人人争相捏出干瘪的钱包不醉不休。今犹记十年前在录音棚听见许巍苍凉的声音唱出《执着》和《两天》时的震撼，以及别人来看我录音时小声说“把哥儿们肚子里的东西全掏出来了，难受！”时我心中划过的感动。

手艺人靠手艺惺惺相惜，结为挚友，织成圈子。手艺人之间不用人介绍（需要介绍的人是很难被记住的比如领导和老板嘿嘿并且他们总是换人），萍水相逢便可直呼小名外号，那时我们的眼睛比北京秋天的早晨还要单纯——景仰、喜欢、听说过、没听说过、是否一个路子甚至厌恶看不上都在第一声寒暄中表露无遗，你根本不需要猜测便会一头扎进同路人中，安全而温暖。

十年前流行音乐第一次有了颁奖（这次颁奖意义重大几乎奠定了迄今整

个圈子的格局，我会在这个系列以后的文章中详述）。进场的人大多互不相识，我缩在一个角落里看那时陌生的郑钧在台上疯狂摇滚将棒球帽抛向比他还要疯狂的人群，心中赞叹陷入冥想，忽然一身汗味儿的郑钧就一屁股坐进我身边的座里，向我伸出手说“晓松，你好！”，我立即快乐地伸出我的手说“郑钧！牛B！”。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我吐！看起来像革命历史小说哈！但当时真是那样激动！），我们没人在乎那个奖的名次，音乐带给我们的是由衷的快活，心灵的勾结，以及在漫长的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垃圾掩埋下几乎窒息的友情。

忽然的被自己感动写不下去了，要去找老郑喝酒，我们颠沛流离的友情已被他写进刚刚出版的小说《菜刀温暖》里，三十岁以上的闲人可以买来读读。我们一直以为“相濡以沫”这个词是形容男人之间的岁月的。

晓松 清华园

2005.11.12

北京

一大片一大片萝卜地，夜里跳进去拔上几棵，如果兜里正好有硬币就在坑里放两个，叫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冬天时钓鱼比较容易，没有蚊子也不用好几节渔竿，凿几个冰窟窿围着，自己把短短的荆棘吊上短短的线和诱饵，那时节鱼比我还不挑食。夏天放学后站在长势不良的稻田里一至二小时便可在一条废旧裤腿里装满三五十只青蛙。我和爸爸最高纪录一个星期天打了二十八只麻雀包括一支小型大雁。

萝卜用来喂兔子，其他的我们家自己吃，当然吃了萝卜的兔子也是用来喂我们的。兔子长势喜人，也有时一起暴毙。

那时我们对肉类的疯狂渴望一直延续到现在，每当我坐在一盘大肘子面前一口都吃不下时，就后悔为什么又情不自禁地点了这个菜。那时看了一个叫《雾都孤儿》的电影，内有一个镜头（很多年后作了导演才知那叫大俯镜头）极具震撼力，孤儿从屋顶往下看，四尊巨大无比的外国胖子每人手里攥着一支肥硕的大肘子，一口咬不到边。我的第一个坚定的理想就在那时涌上心头并持续至我也成了一个胖子的今天。

我的渔猎童年一直持续到有一天妈妈对我说："你敢不敢上街卖歌本？"我疑惑地看着伊，伊又说："除了交给家里的剩下归你！"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我的大知识分子母亲便在我家肉类供应的压力下对我实行了承包责任经营。夜里，我俩跳进单位油印机房，妈妈用一支铁笔在蜡纸上刻下诸如《深

深的海洋》、《鸽子》、《船歌》之类的亚非拉优美歌曲，然后我俩一个推油滚、一个放纸、一个分页、一个装订、一个喝水、一个哼唱，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每天放学，我背着比别人大许多的书包到附近的几个高中门口默默兜售。那时的文化市场没有竞争更无盗版，小小歌本迅速填满了那个解冻年代里青春勃发的绿衣蓝裤柔软少年们。我每天交给家里晚餐买肉钱，余下的一张张夹在我的诗抄本里，这些钱带给我的喜悦完全淹没了唐宋美文、古今绝对。

经过了多次对这些钱用途的思考，最后当我怀揣她们走进商场时竟没有执行任何一个计划，而是鬼使神差地给我妹妹买了她一生的第一双皮鞋！这件事除了带给我全家人仅仅持续了半日的赞赏外更多的是一浪比一浪猛烈的懊悔。这种强烈的感受在我长大成人后，一次次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莫名其妙地慷慨给了一个个女人时不停袭来。直到有天一个挚友对我说："你不用捶胸顿足地表演了，你不就是为了那半日赞赏而活着吗！"

原来如此。

2005.10.30

除夕

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没有钱，于是也没什么欲望，那时的除夕就是各家孩子在大院的食堂排队领年夜饭——一斤花生、一斤瓜子、一条红烧鲤鱼、一饭盒米粉蒸肉，年年如彼，乐此不疲，回家的路上男孩们通常会偷吃几片米粉肉并且用手把表面弄匀称，让同样肉欲旺盛的父亲看不出任何破绽。那时也没有"央视春晚"，我家众知识分子们围着一条干干净净的鱼骨头联诗对句，小酌一瓶分两年才许喝光的茅台，其乐融融。

改革开放后我倒了霉，我家那些清瘦的知识分子们忽然食欲大开并且要求苛刻，必须是他们儿时深植脑海的老字号上品。于是每临近除夕，我便夜夜被三点钟叫起床，骑车进城奔赴"天福酱肘子""岳盛斋酱牛肉""六必居酱菜"以及"全素斋"等等与数百灰衣蓝裤排队领号，限量抢购至筋疲力尽红毛眼绿。

那时一大家人围坐两桌（小孩们单独一桌唯我可以作诗联句破例与大人同席）的盛况渐渐成了一团温暖的记忆。随着国门打开，众人依次出国到我大学毕业时只剩我与外公相对饮，隔桌呼取尽余杯了。

那时恰逢我开始进入一个长达十年的恋爱期，自己家人丁凋落于是每年除夕便在先后几个女友家度过（其中更有一个叫做前妻的）。每每觥筹交错倍及荣宠热闹非常时，会满心荡漾堪称幸福。

2001 年离婚，外公也在那年底离我而去。到了 2002 年的除夕第一次发

现自己竟孑然一身无处可去，于是在那天下午鬼使神差地买了一张昆明机票飞去。到那时已是黄昏，我坐在一家酒吧里给年轻时曾爱过的前前女友打电话，我想除夕伊应该在昆明的。开始无人接听，俄而电话打回，万分激动接起时却是一男子："你是高晓松？""是。""她结婚了，我是她丈夫，请你以后不要打扰她了。""对不起对不起别误会别误会,只是道声新年好。""谢谢。"挂断。

那时便要了酒在昆明的夕阳下开喝，竟又鬼使神差地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孩，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居然跟她回了她那有二十口人的家吃起了年夜饭！依然觥筹交错倍及荣宠热闹非常，我喝醉了又开始不停拨那个电话，可那晚中国电信不堪重负。据第二天报纸说有一亿多电话未曾打出就消失在被烟花点亮的夜空。

后来再没见过那个请我吃了年夜饭的昆明姑娘。我又开始恋爱了，在别人家过除夕，陪着一大群可爱的陌生人看"央视春晚"，小品演完依旧笑得灿烂。

2006.除夕

上海

从这里看下去，恒隆广场和中信泰富之间的小小街道塞满阴霾的人流，树梢混沌，无声。楼上装修的叮当像世界上最差的打击乐毫无节奏。矮小的服务员送来新民晚报。

第一次看见世界上有种叫雪的，在我家四川北路横浜河边的后门，五岁的我使劲推开那扇门，所有杂乱错落令人近视的斑驳窟窿、几百条破渔网线及挂在上面的高频吴侬软语，被白色染成一片辽阔深沉的原野。忽然觉得眼睛可以飞翔耳朵顺风远去。后来我到了北方并且多年乐不思沪可能与视听能力有关，我视听不了很近的东西，到现在陪女人逛街还会昏厥。

七岁时已可独自去五十米外的弄堂口购买生煎。那天我习惯性地眼不聚焦耳朵关闭依靠嗅觉缓步行进，渐渐感到一种雷霆之力弥漫。待打开感官猛然锣鼓喧天漫画蔽日，我熟悉的那个路口顷刻被一种叫“粉碎四人帮”的物质吞没，荡然无存。我当时并不知道“粉碎四人帮”是何种东东，只是第一次感到了世界雷霆，人群猛烈。

两个月后，喧嚣退去，那四张丑陋的脸被雨水弄得更加可憎。唐山大地震给北京造成的余波也已平息。我先知先觉的父母认为北京未来不会再有地震了，于是我便被一众哭天抹泪的爷爷奶奶姑姑表姐们塞进一扇绿色火车的窗户，然后又从那扇窗户里被陌生的父母取出，在风沙红叶辽阔大街里茁壮成长起来。

十二年后，我怀揣清华大学录取信和一把吉他衣锦还乡。坐在我家三楼亭子间的窗前，桌上摆满了弄堂口生煎、光明牌冰砖、奶奶自制肉粽子，漫天雨打在二楼顶青色的瓦片上，横浜河在涨潮时发出久违的巨大腥臭，这种味道和新油漆味一并早已成了我的秘密嗜好。

那个夏天就以那样的姿势度过，觉得自己成熟完整已可抚养下一代。临走时写了我的第一首歌，不是《同桌的你》，那时我没有后来年轻，那是我生命中最老的一年。

所有的恐惧、慌张、发现、热爱与干涸都是后来的，后来我越来越频繁地从世界回到上海，翻看自己，重温起落青春，直到这天，坐在上海的半空写这篇小文，用成长陪伴故乡的温热弄堂，真好。

2005.11.3

天鹅湖畔的中秋

十一猎猎天空下，开着我卧室卫浴齐全的巨型房车，带上众女眷凡五人在内蒙巡逻。深入白音希勒大草原腹地。静静在湛蓝的湖边一口气数出七十只白天鹅。夜里银河穿过车窗盖在我们脸上。我们唱歌。

中秋的风吹来，手机竟还有信号，检视了一摞乏味而温暖的中秋快乐。忽然来了兴致，举起手机机枪扫射般向遥远城市的狭窄街巷怒射短信千余发！大家要快乐快乐呀！时间为农历八月十六，内容如下：

月微残，相见欢，祝福虽晚，聊以御寒。老晓松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驰骋于塞北辽阔原野，仰望皓月圆润如昨日青春！他妈的叹：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信马由缰地在一座大风车下红顶屋子里做了一对老牧民四十年来的第一波客人。房子面对湖水，四周是缓缓起伏的金黄草原。院子里懒懒躺着黄狗，对面的红拖拉机、牛群排成一线从天边流过。我站在那儿发了好长时间的饭后呆，随口问了问草原的价钱，竟是便宜得令人发指！

我想有一片属于我的草原，面朝湖水，春暖花开。我在那里养马和一些牛羊，用白桦木建一座房子，和喜欢的人在午后散步，黄昏去看天鹅舞蹈，晚上在壁炉边听静静的雪。

我喜欢三十六岁的我，我喜欢让每个愿望平淡地在脑海浮现，并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眼前。

2005.11.7

如果我是女的且长得好看，我这样成长
如果我是男的，我要这样长大的女人

幼儿园与小学时，由于女性特征不明显，所以浑浑噩噩虚度。

初中开始身体萌动，以各种文字交流方式与男生逗：包括但不限于手机短信、QQ、MSN、小型怀春社区聊天、青春萌动劲爆博客、角色扮演电子游戏以及网上棋牌乐等所有及其他能隔着空气接触男人的方式——但是，有一样——绝不让他们丫碰一下！绝不！一定要把话题引向星星月亮海水蔚蓝透明天空云卷云舒三月小雨九月落叶焚诗葬花一滴泪水的成分与星座对爱情的折射作用等等使他们从硬到软从软到湿从经常湿成长为一个——诗人——很容易就被打败的那种！

高中：疯狂的，天昏地暗的，无比腻的，没够的，和一个男生接吻——从早到晚，每个课间，上操的时候趁排队之机也要勾搭一下小拇指，下课就钻进学校方圆五里的每片树林狂吻——但是，有一样——绝不发生那种关系——就是说——绝不做爱！绝不！跟丫谈深深的爱情，真的那种，悠长的，伟大的，用很多与时光有关的词汇形容的，包含一千种海誓山盟的，琼瑶与金庸合写的古龙一点没掺乎的——纯粹地，脱离了低级趣味地，高尚地——和丫谈到高三毕业，考进两所相隔万里的大学——分手！哭俩星期，写咏春伤逝诗十四行，和丫不停见面说离愁别绪互相折磨五次（但每次都拒绝了丫临别做爱的请求），各自在小胳臂上烫烟点二至三个，互相说“你是我今生的最爱”一次。再见！

高三暑假:第一次画上浓妆,上街,陌生人停车搭话——就是他！跟他走,回他家，毫不反抗，上他床——第一次做了那种叫爱的——完事起身，穿好衣服，拒绝丫留电话最起码留下名字的请求，在丫无比惊愕的注视下开门离去——扔掉这个贞节包袱，拿起武器，轻装向大学前进！

大一：征服学校里最拽的男生，疯狂和丫做爱但从不说“我爱你！”——经常深邃，喜怒无常，弄得丫患得患失，每天从端着早饭的清晨到给我买宵夜的下一个清晨都亢奋着——为讨我欢心，猛烈地踢球打架组乐队，猛给家里打电话要钱，甚至提出在校结婚的疯狂建议——而我只是淡淡地说“你很好，真的,但我心里有个人一直抹不去。”丫疯了,有时下雨跑到我楼下大喊“我爱你！”惹得全楼女生将我目击致死——我不在乎，他有一次趴在我身上咬着我的肩膀问我我的第一次“是不是给了那个人？”我越过他的肩，看见窗外远处有一只乌鸦划过天际，我小小地哭了，其实我挺喜欢这个男生，但我不属于他！

大二:给一个四五十岁的有钱老头当二奶——自由的，清闲的，富有的，生活。做爱频率从大一的每天两次减少到每周一次,再也不用被逼着回答“你到底爱不爱我（这谁写的歌？）？”的问题。老头阅历丰富，有时给我讲讲辽阔世界和人生，挺好。有时嫂子管得严，老头就带我去海边，慢慢地看海，老头接好多电话，有时愤怒，但我依然能清楚地听见海鸥的叫声，被海潮淹没——老头总是说“几时你要嫁人了就告诉我，我帮你看看，别叫人骗了，要真靠谱，我送你嫁妆，嫁妆多，不受婆家欺负。”老头挺好的，有时慢慢抚摸我的头发，有点爱情，但他不属于我！

大三：小的老的都经过了，不想恋爱了，出去混——大款大腕大哥大官每天都有混不完的局：“演戏吗？”“不！”“包你吧？”“滚！”——我只管喝酒跳舞喝酒唱歌，混到天亮——有时跟个把喜欢的人回回家，跟谁也不超过三次，恋爱免谈。一年之内阅男之数从原本的三个增加到十五个左右，但不吸毒，一点也不，绝不！

大四:从衣柜里翻出从前清纯的行头，报几个托福 GRE 班，开始读书——在强化冲刺蒙题班里被各校有志男生搭讪——挑个清华的研究生——有能力，有责任感，最好是处男——帮我办好一切——出国前跟他回乡下看他的父母乡亲，给许多人带去欢乐。

在美国，他很爱我，什么也不让我做，包括讲笑话——其实讲了也没用，

丫听不懂。做爱的姿势只有一种，丫看见我胳臂上的烟点，但没问什么。丫跟我讨论结婚的问题，说丫的绿卡快下来了，现在结婚我的绿卡也会很快，很快——美国哪都好，就是哪都不让抽烟——有一天我坐在校外的路边一口气抽了半盒烟，然后回家把我的东西都搬回学校了——他后来来找过我两次：一次是给我送我那辆车的保险，一次是说有个工作挺好的问我毕业了愿不愿意去——我们喝几杯咖啡，很温暖。

在学校和老外谈了两回恋爱，有个打橄榄球的，身体真好，比老中好许多，真好。

研究生毕业了，嫁给一个玩够了的白领，生了个好看的混血宝宝，心安理得在家待着——本来也没什么理想哪怕爱好——想想，唯一一直喜欢的，也就是，那个叫，爱情的。

老公的衬衫上出现了唇印，也好，离婚吧。丫挺好，该给的都给了。谢谢。孩子归他了，也好，说心里话，他比我好。

再后来呢?

想不出了——

有一个选项是回国遇见高中那个“你是我今生的最爱”，逼得丫妻离子散——这太残酷了——我迄今的生活让我懂得了以上生活的美好！以下的，还在想，大伙给，帮个忙，想想……

晓松

2006.3.6

一顿饭和四个青年的背影

喝到早晨，睡到黄昏，破罐破摔的生活真够破的——主要是罐子老了，摔一记半天爬不起来——胃里难受，想喝汤，下楼找了半天大衣，保姆说“你醉醺醺地回来就没穿大衣，钥匙也没了，是我给你开的门！”

嗯，貂裘换酒也堪豪！算了，找出一件厚点的皮夹克，出门，溜达。计划在校门口报亭买本军事杂志，过马路去喝汤——报亭关门，卷了钱回家过年啦！穿过马路，跑进火锅店，顿时眼镜被雾气覆盖——瞎着摸到一张桌，要了一大锅汤，镜片上雾气散去，没东西看，只好盯着锅里冒出的泡泡，发呆。

逐渐地就被邻座的四个眼镜青年吸引了去——小哥儿几个一看就是刚毕业两三年理工科有志青年，正在大谈百度上市暴富，连前台接待小姐都卖了股票期权成为百万富妹等各种 IT 业传奇故事，继而念诵“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系列的励志口诀，继而决定共同辞职下海创业，四人凑来凑去，决定明天拿出全部积蓄共十万人民的币注册微型高科技公司，小纸船要扬帆起航啦！

想起五六年前由于我瞎凑热闹跑去 sohu 做了个什么总监，俄而又跳到 sina 当了个什么顾问，一时间狼外婆披上了 IT 的时髦外衣频频出现在各路媒体上抖骚，导致一次我在家门口的新疆饭馆吃拉条子时饭馆老板亲热地一屁股坐到我对面，用著名的民族大团结汉语对我说：“我要去纳斯达克上市，

你地，朋友地，帮我！"

我嘴上挂着半尺拉条子，惊愕地抬起头，说：你地，做I还可以，那个T，就算了。

老板：朋友，你错了，我不做爱！

我：你不做爱，做什么？我的朋友！

老板：生物科技！朋友！生物科技！

我的半尺拉条子掉到桌上：朋友，生物科技！大大地，牛B！快说说？啥生物的啥科技？

老板：牛肉丸！朋友！我的独门绝技！牦牛的，肉丸！朋友！

我擦了擦嘴上的番茄，说："朋友，你还是，做爱，比较好，那个死达克，就算了，他们不欢迎你，真的，他们丫的，朋友，你知道，咳咳，结账吧！"

我涮了一大堆蘑菇，以及几个低科技肉丸，愉快地听着小哥儿几个分配工作：你最能说，你来当CEO！

好，我一定什么事儿都和你们商量着来！

你管账，我管钱，这样合理！

你负责技术！

技术是我和XX一起搞的，要不把他也拉进来？

好，给他期权！

等第一期融资来了，让他也当股东吧？

当然，融到资就成功了一大半啦！

一定会有困难，咱们要多想到困难！

对，咱们一定要同甘共苦！

同甘共苦！

绝不放弃！

亲如一家！

情同手足！

坚持到底！

我的眼睛忽然有点潮湿，也许是被火锅熏的，猛地想起少年时成立"青铜器"乐队时大伙发誓坚持到底的情景，还有1992年离开电影学院后与另

外几个残废生组织“私活小分队”第一次拍广告挣到钱时大家在一间小屋里喜极而发的誓言！

俱往矣，姐夫！今夜，在多年后依然寒意逼人的北京，老生独自一人坐在家门口的小饭馆里面对着一大锅蘑菇汤，竟然又见证了四个青年踏上漫漫征程，呜呼！海面上千帆竞渡，海底下沉舟无数——但愿你们真的能——同甘共苦！

绝不放弃！

亲如一家！

情同手足！

坚持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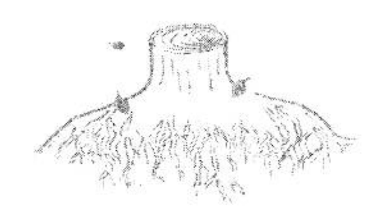
四个眼镜儿青年最后排了年龄，兄弟相称，约好了明天各自拿钱到银行集合的时间，结账起身，昂首出门。

走好！

晓松 狗年逼近中

2006.1.21

媒体专访



笼中对

高晓松狱中自述：我不是诗人 是随遇而安的游子

转载：《北京青年周刊》 记者：王诤

事件回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17日对高晓松醉驾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对于公诉机关的指控，高晓松没有异议，并当庭表示认罪。在自行辩护阶段，高晓松说："我没有任何想为自己辩护的，我有的全部都是忏悔……我的行为是自我膨胀的表现，我会吸取教训，我愿意以最大的程度赔偿这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我愿意做任何的义工工作，我希望我的事能警示所有喝酒的朋友，对我的家人以及社会致以我最诚挚的歉意。"自我陈述后，他当庭举起了一张写有"酒令智昏，以我为戒"的纸条。据悉，自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高案"作为北京市已经审理并宣判的醉驾案件的第三例，高晓松被判得最重，量刑属"顶格判"。

"5月9日22时30分许……事故系一辆北京牌照的白色英菲尼迪越野车与前方三辆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4人受轻伤。"节略回溯北京市公安交

通管理局新闻办公室的声明如上。将时间前推数小时，肇事者高晓松刚刚完成了个人首部商业电影《大武生》的全国新闻发布。

对于制片方来说，这不啻为一场灾难。“当晚我就去事故科看他，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帮我照顾好娃，照顾好电影。’然后就喃喃自语，‘怎么会是我开的车呢？’”制片人杜扬回忆说。杜扬曾负责过高晓松上一部公映电影《我心飞翔》的宣发，“那是部极其个人化，诗化的电影。注定不会有很好的票房。”而这次作为商业片《大武生》的制片，杜扬说，“就觉得他脚落在地上了，《大武生》的剧本决定了它是个商业片的格局，这迥异于晓松之前纯艺术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想法。”

其实，高晓松作为导演的一重身份，恐怕并不为大众所熟悉——当然，如果将电影定位为大众文化消费品，这是个双向的选择。90年代初，一首《同桌的你》让他成为万千莘莘学子顶礼膜拜的民谣偶像，那是曾经作为音乐人的高晓松；新千年后，各地方台的选秀节目风起云涌，《超级女声》中独一份力挺“绵羊音”的曾轶可，《达人秀》里麻辣点评五行八作，那是不久前还作为娱评人的高晓松；而在微博世界里，他是敢于标示“已取消对所有愤青精英简称公共各种分子之关注”的意见领袖。对于李承鹏的“你可以上岸狂奔”的讥讽，他回击，“你没绿卡所以你有真理。好逻辑，你赢了。”

于导演之外，高晓松的公众形象由上剥离出三层光环，进而可擘画为舆论所塑造拟态世界中他的不同面相：在大众话语场域中，他是没有走下神坛的偶像，一直被大众话题所消费；在微博的小众话语场域里，他的美籍身份，以及对草根阶层抱持“俯察式”的审视而发声，又让他常常在“分配不公”、“公权滥施”、“富而不仁”等热点话题讨论中，不由分说被一种“狂欢式的话语暴力”推至“大众利益”的对立面——很好理解为何那起车祸爆出后，网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往深里说，“满招损，谦受益”的传统价值说教再次找到了一个上得台面的反例。

高晓松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出身良好，衣食无忧的孩子；是个个性突出，快意恩仇的少年；是个才华横溢，又富思辨的诗人；是个无酒不欢，游历四海的流浪汉；还是个毫不掩饰对女人的欣赏，也不隐瞒在婚前“平均每三四年一个（女友）的”情圣……这些评价放在他的身上，既非奉承，也非贬损，而是事实。才气使得他傲骨嶙峋，也注定了他的落落寡欢。长在天子

脚下，他从小便有一份独大的民族文化自信抑或说，自大；而出身清华的家世，又让他在个体意识觉醒后，自觉地面向西方文明，求索普世价值的光环。生在现代社会，他有着上古侠客的承担与肝胆；活在儒家文化圈，他又有着高扬个性、口无遮拦的牛仔范儿。如果他与屠格涅夫结伴，那便是后者笔下的“罗亭”；如果康梁“公车上书”找到了他，他亦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好汉。

他是后现代社会自慧而反智的书生，批判现实不疏离于现实，看淡物欲不拒斥于物质。他是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的一员，难得的是，他同时又保持着自省与自惭。听听他博客播放器中置顶原创的《杀了她喂猪》，说唱间十足的调侃与戏谑——那更像是一份与“上流社会”的绝交书。

双重人格、两面性格，收纳了他身上的种种矛盾，也解释了他过往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如何深入他的内心世界？过往人们往往忽略了曾自退清华，肄业北电的高晓松的“做科正行”，导演本就是他的正行。由“一切作品皆是自传”的文艺理论做诛心之论：他大抵有向风车挥动长矛的浪漫——看看《我心飞扬》，如戏台上穿红挂绿高呼革命的军人，那是他反思又礼赞自己年少轻狂的宣言；他八成有着顾影自怜的羞赧——看看《那时花开》，夏雨饰演的高举怯懦地迷恋，鸵鸟般自慰，你又何尝看不出高晓松气恼又偏爱的“少年情怀”？眼下这部《大武生》是他在不惑之年后的作品，以电影产业宏观寓目，当视作当下纷乱影视圈，架构于好莱坞制作模式下本埠商业类型片的一次探险。于“文本”之外，我们可亦可将其视作时代洪荒巨变下，一个中年愤青在困顿与挣扎后，对工具理性的重拾与个人身心的自洽——“晓松的变化出现在05年以后，之前坐一块他说的还是那些‘飘在天上’的故事，后来他去了美国，每次回来就感到他的变化，就是他对美国电影文化的吸收，起初是不解，但到了前年基本就开始给我们讲美国制片人怎么收拾导演，以及一个剧本怎么从头到尾去改写。”杜扬说。

如果没有了囹圄的四壁，高晓松恐怕不会对素未谋面的笔者敞开心扉；如果没有监狱的去现代化规限，高晓松也恐怕不会用纸笔来书写下这一段段感怀。鉴于BQ同他约定在先，我们将不去展示沾有他手泽的纸片。“这是我第一次书面回答记者采访，客观原因不说了。主观上我也开始喜欢这样，一是因为很多年没有记者认真问我心灵的问题，我愿意认真回答。二是我是个肺指挥嘴，心指挥笔的人，用嘴说出的是肺里话简称废话，用笔写出的是心

里的意思简称心意。"

这份"心意"写在笔者收到纸片的开头,以下便是我与他隔空对话的实录。

BQ=《北京青年》周刊

G= 高晓松

一,这个让人凌乱的世界,"运作与搞掂"成了PR们默奉的圭臬。没有辩解,没有推诿,老老实实认罪,恭恭敬敬道歉反而挽救了高晓松因"酒驾"而陷入的舆论风暴眼。高晓松在堪破"聪明误"后,又将如何打发这六个月,180天的牢狱生活?人身失去自由,心灵飞越羁押,他在里面的所思所得是什么?且听夫子自道。

BQ:2002年,《青春无悔》再版,你在序言中写道"我知道人注定会被生活打败,我知道从37岁到43岁我会左遮右挡陷入苦战;从47岁到53岁我会平静缴械回到被人供养的童年;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看爱恨,诗酒余生。"此番系狱,似乎应验了你的预测。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在事故发生后,你在车内想了什么?此次撞车,对你而言似乎像是"神启",你接受命运的安排为何如此安之若素?你如何安排在狱中的生活?对于电影后期的烂尾,你如何补救作为导演的担当?

G:我既不是冤案,更不是革命烈士,甚至犯的罪都是低智商低技术笨罪,坐的牢也没啥特别,与万千囚徒一样乏善可陈,生活上没啥好说的,就当穿越回从前过一过父辈清贫清淡清净的日子。不说生活,说说工作和学习吧。

《大武生》后期做完了我才回的洛杉矶,没什么烂尾的问题。就是一点奉旨修改和主题歌的事。服刑犯人可以合法写信打磁卡电话,所以没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宣传,我5月9号那天回国就是准备开始宣传,结果下飞机当天就住进了这里。幸好负责宣传的杜杨多年前就是华谊兄弟的宣传总监,资历深经验够,和我又是多年挚友,也是我下部电影的制片人,她的全力以赴加上演员们的年轻和热情,更有从不爱做宣传的洪金宝大哥也破例带队征战,魅力支撑。我少年入行,二十年来交得一干好朋友,大家平时相望于江湖,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我在各个工作领域救急善后的颇有几个,宣传上也会有大家并肩周旋。剩下的就听天命吧。希望你在杂志出版前看看这部电影,因为我不能说"这是一部好电影",但你看了,相信你会说。

几年前看过一个纽约犹太人写的《大英百科狂想曲》，把他读大英百科的心得写得幽默睿智，觉得很爽。再加上他说读这套书需要两年，很能修身养性，因此一直有咬牙一读的想法。只是名利场让人凌乱，日日为浮云奔波，本以为这个愿望和我一直想翻译一本小说一样，要到60岁退休才能实现。这回本打算把书运进来，没想到在看守所总共不足千本书的小小阅览室里赫然发现没开封一整套！这是否是你说的“神启”？！

《大英百科》不分类，从A到Z按头文字排序，文史哲理工医混在一起，很有新鲜感，有点像北京人说的“溜缝儿”，把各种知识和常识之间的缝隙各种弥补。我现在才看到B字头，主要是A打头的皇帝国王公爵伯爵们太多了（大英百科不收录足球明星，老贵族们却一个不落），很占篇幅。记笔记也已用光了一根笔芯（里面只允许用笔芯）。

《大英百科》提前18年开看，翻译小说的愿望也开始涌动。咨询了好朋友冯唐，他推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我翻成《昔年种柳》），读了很喜欢，虽然是英译本（马大师用西班牙文写字），但很能感受马大师的魔幻文风，夏日悠长，也就动手翻起来。诚惶诚恐，字斟句酌，不知不觉又一顿菜汤馒头来也。

BQ：很多了不起的人都在监狱中获得生命的升华，比如曼德拉。在11月前的服刑期间，你有何规划或打算？在封闭的空间里，人的思维反而活跃起来，对于人生的终极问题，比如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及人的根本困境等问题，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感悟？

G：下个电影本来是这个夏天拍，现在泡汤了也好，剧本可以像《大武生》一样踏踏实实改几稿。

我开始写一个诗集，暂时叫《纪传体》。原因是人安静下来后，慢慢想起许多今生只见过一两面的人。有的说过话，甚至发生过什么，有的仅仅在旅路中擦肩而过，听见片言只语，目击浮光掠影。原以为这些都已沉默进人烟人海，没想到坐在木板上竟能一一浮现。于是以几行诗为他们立传。如年轻时的狐狸一路上撒尿标记以为自己还会回来，等老了蜷伏于远方某地，想一想那些不靠谱的足迹。

我现在的遗憾：一是没能看见女儿从三岁半到四岁的成长，那是人间每个父亲万金不换的幸福。二是没能看见一位位观众走出电影院的表情，那是

每个立志为观众拍电影的导演的幸福。不过这个还好，还有下次。

至于人生的终极意义，区区几个月 Behind the bars(这个比“坐牢”好听，呵呵)恐怕不能妄谈。你说的那些伟大的大师即使不坐牢也能洞穿迷墙，我辈关一辈子坐穿牢底恐怕也只能坐井观天。我只是池中物，有天能上岸看看，已很知足。

二，也许你现在还对《那时花开》里的作为模特的人偶不时出现而不明所以，也许你没有忘记《我心飞翔》里陈道明率领地队伍攻城拔寨就像是戏台上的“三五人千军万马，七八步万水千山”。这些“表现主义手法的腾挪”显然不是拍给大众看的。一个如此文艺的导演，怎么敢去拍商业片？拐点且听高晓松的分解：

BQ：围绕你的第三部电影有两个说法，一是在博客上你曾公布自己“下一部”将讲述佛学，而现在成型的《大武生》，你曾说这源自七年前的构思。我很想知道你在 2005 年《我心飞翔》后，对电影的认识有何变化？

G:03 年拍完《我心飞翔》，去印度待了一阵，清空自己。当时花钱请了个印度佛学教授陪着我，每天坐而论道。某天忽有感，写了个小活佛和小女孩两世交错轮回擦肩而过的故事。回来后发现宗教题材不宜拍摄，于是放弃了。

那时继续导演广告谋生，二勇(《阳光灿烂的日子》《孔雀》制片人)帮我做制片。拍完三星打印机广告，为谢他辛苦请他去巴黎。晚上在巴黎蒙马特山顶第一次给二勇讲了这个故事，在山下怎么想出这个主意已经忘了。当时叫《武舞倾城》。那时的故事还是个艺术片结构，讲的是女扮男装演男旦的女子和武生的绝望故事，几乎全是文戏。当时二勇很喜欢，每次见到我都鼓励我写，我就开始写。

06 年通过面试为一家好莱坞小电影公司导演了一部小成本电影，剧本是人家的，我收到导演合约后一个月就开机了，没权力改剧本，又没有终剪权，拍完交活完事，老美表示还挺满意。但我不认为那是我的第三部电影，就像我完全按照企业要求给人家写的企业歌我不认为是我的音乐作品一样。这次经历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开始接触了那边的电影观念和制作流程，二是下决心在洛杉矶定居(之前因为妈妈在美国，所以一直两边跑)，从头开始，在

好莱坞闯闯。

在美国很努力写了七八个故事，大部分自己写，有两个美国本土故事找美国编剧合写的，到处 Pitch stories。认识了一些制片人，有大有小，他们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要求我讲故事的时候不许讲“我要如何如何，我怎么怎么感觉”，而要说“观众会看到什么什么，观众会怎样怎样反应”，主语从“我”变成“观众”。二是不约而同地指出我从前几部电影共同的优缺点，优点仅仅是“知道摄影机该摆在哪”，缺点是一部电影里想说得太多太急并且“畏惧高潮，耍小聪明”。

几年下来，给人做过编剧，做过东方题材电影的历史顾问，更多的是抓住每个业内老战士学习。从工会+保险的好莱坞基础制度到制片公司立项红绿灯系统，以及剧本量化评分指标。从人物模式到故事套路，好莱坞几乎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大家讲得如出一辙。不像在纽约，人人都云山雾罩，以个性之名行实验之实，以对艺术负责之名行对金钱不负责任之实——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并且曾深以为荣。所以说到这儿，你可以说我已经被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洗了脑，我觉得有可能，但要我自己说，是在平和平等平静的西岸待久了，回首在北京文艺圈的全部成长，认识到那些顾影自怜的“艺术”其实来自于急躁放大的匮乏感，一旦匮乏感消失，那些永恒的意义在哪里呢？含泪在凄冷窗户纸上捅几个洞很容易，但如果有了玻璃窗和温暖，人们就不孤单了吗？

BQ:《大武生》的故事构架的主线是复仇，你选用了普罗普功能说里经典的“英雄叙事”框架，蒙难、出走，学艺、出山、复仇；在人物关系上延续了“一女侍二夫”的三角关系，大 S 的设置非常像好莱坞电影中传统的“美女蛇”……这些商业片的元素，是在你当初构思故事时既定的吗？你同编剧邹静之，制片人摩根间有没有就此做过博弈？这一过程中，你坚持了什么，妥协了什么？

G: 到了 07 年初，在李瑞环的公子李振福家里聚会时，给大家讲了这个故事。李家是京剧大票友，听了这个故事很激动，于是请来了头牌大编剧邹静之操刀。我和邹老师从前不认识，第一次见面就讲故事，幸运的是邹老师也是一位大票友，对梨园掌故如数家珍。接下来的日子，我和邹老师多次在清华东门外的一间咖啡馆畅谈。邹老师用了一年时间，前后写了四稿，为这

个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邹静之老师给我的印象是“绵绵不绝”。和他聊剧本我可以天马行空，无论我提出什么狗血想法，邹老师都能圆其说，尽其意。招儿之多，底儿之深，让身为导演者自由驰骋。当然了，邹老师是标准中国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基因与生俱来，他又是京剧大票友，对梨园真实感有迫切追求。因此结构上虽然已经如商业电影般紧凑，但内容还是有很多艺术片的不甘。

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在洛杉矶多次找著名制片人 Andre Morgan 摩根（《百万美元宝贝》《投名状》《如果爱》《门徒》制片人）谈，他开始认为京剧题材没有卖点，及至读了剧本，兴趣大增。我俩在贝佛利山一处有泳池的庭院里畅谈了无数次，改了很多稿。他要求我按好莱坞规矩画分镜头剧本。我又用了半年时间请好莱坞一位日裔美籍分镜画师和我一起画了详细分镜画稿。摩根仔细看了之后，说你可以导演这部戏了，同时他也正式决定担任《大武生》制片人，并且从海外带来占总投资三分之一的不分账资金，极大减低了国内投资的风险，最终导致这个投资巨大的动作片顺利上马。

09 年 4 月，摩根和我带着剧本和分镜画稿一起回国。摩根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去横店见洪金宝大哥。当时洪大哥正在拍《狄仁杰》。我从没见过洪大哥，摩根把我介绍给洪大哥五分钟后就离开横店回上海了。临走告诉我，我能打动集京剧童子功和电影大武指于一身的洪大哥来做《大武生》的动作导演，就是这个戏能开拍的前提。

我在横店陪洪大哥在现场拍了三天戏，学习武戏拍法，并且见缝插针和洪大哥谈《大武生》剧本。洪大哥给剧本的第一个意见是：武戏不能只要结果，谁赢谁输，谁死谁活不是武戏的要点。武戏是人和人在打，人是什么性格？有着什么信仰？为着什么而战？打的过程中展现什么样的人性？推进什么样的情节？这些才是动作导演最关心的！作为导演，永远不能只把两页纸扔给动作导演，说“怎么打漂亮怎么来”。我听出了一身冷汗。当夜无眠，用了一夜时间把武戏部分全部改写。第二天早晨在洪大哥出工的车边站着读了一遍修改的内容。洪大哥表情开始柔和，又和我在拍戏现场聊了一些细节。过了两天，摩根同志打电话给我，说：祝贺你，你的戏成了！

最精彩的是围观邹老师和洪金宝大哥，制片人摩根讨论剧本。洪大哥大开大阖，一派少林硬功夫，邹老师太极如意，悠长如武当绵掌，老摩根有板

有眼，以标准好莱坞回合一拳拳打出，如身经百战拳击高手。三位老师傅三种武功各展所长，我坐在那努力把三派内功在自己经络里融合，有时痛苦，有时走火入魔，有时全身通泰。我之前拍的几部电影都是自己胡练的邪派武功，这次才真正体会到章法与经验带给一部大片的精气神。

每一代华人导演都有自己的武侠梦，她的核心始终是：用最勇敢的方式单枪匹马与不仁义的世界、与不仁义的人、与自己内心不仁义的一面战斗（所谓好莱坞电影三大矛盾：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己）。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长环境和审美参照。作为我这一代人，同时深受东方儒家平衡仁爱和西方追求真理的熏陶，既尊重东方克己复礼的传统，又向往西方以人为本的精神。因此我们这代人拍的武侠动作片，注定会以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受迫于环境传统和情感的悲剧为题。解题的办法有两种：在生活的自由中绽放凋零，或者在生命的自然中获得平静。《大武生》选择了后者——每个人的生活都失败了，但生命在彻悟中胜利了。应该说全片虽然秉持了好莱坞电影的标准结构，但是终点还是回到了东方式的Norm(Norm这个词我觉得英汉字典翻的不够准确可也想不出怎么翻更好，我一直觉得它是东方文化的关键词，就像Truth是西方文化的关键词）。

整个剧本里，我最满意的是“席木兰”这个女主角。她突破了传统武侠片里女主角千人一面的“从一而终”、“单纯不谙世事”“闯祸”的模式，她自由、成熟、勇敢面对人生的所有故事与事故，面对无一可以托付的四个男人，面对凌乱的爱与别离，坦然坚定，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无论爱恨，男人都是客人，无论年纪，男人都是孩子。这个人物其实就是今天的现代女性。把她放到民国上海的背景中绽放，是我在几乎所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想清楚地知道她到底爱谁以及爱的原因——坚持下来的，我坚持女人不应该知道这两件事。我有我内心深处不能磨灭的情愫：男人柔软，女人坚强。所以在我的电影里，《那时花开》是一个女人选择两个男人，《我心飞翔》是一个女人选择三个男人，《大武生》是一个女人选择四个男人。所以在这部戏里，我向好莱坞的男人标准（英雄与信仰）做了妥协，但坚持了我对女人的看法。

我们四位主创在互相妥协融合的基础上，各自坚持了一点：摩根按照好莱坞动作片标准，坚持在“谁干的？”和“怎么干？”之间只能选择一个展开，不能贪多兼顾两样。我们最终选择了一个发力，舍弃了另一个。邹静之老师

坚持了梨园的韵味和美感。洪金宝大哥坚持了男人英雄。我坚持了女人强大。最后我想说，全体中外投资人坚持了给够预算，保证了影片呈现的品质。

三，业内人士曾分析姜文首部商业电影《让子弹飞》何以开创票房奇迹，一个细节是姜文对每个场面拍摄前都画了分镜图（尽管得很潦草），而由此爆出的现象则令人哑然：国内很多匆匆上马的电影，很多都没有这道工序！作为两位在气质做派上类似的导演，高晓松这次商业片拍摄上表现出对好莱坞专业主义的全面贴靠。怎么看待这个转变，且听高晓松的分解：

BQ：摩根透漏了一个细节：你在洛杉矶和一位好莱坞分镜画师工作了半年，画了全片一千五百个分镜头。这个功课能否展示一下？据我所知，国内很多所谓大片并没有强调这一流程。通过这次国际合作，结合你之前对国内电影制作水准的了解，你看到的差距或不同是什么？同时，我非常好奇，你过往行事风格的我行我素以及对艺术诉求的极端自我，如何让你把自己划入到这样一个条分缕析科层制化得国际团队之中？

G: 好莱坞制片人们面对全世界各种类型各种脾气的导演，自然有克制导演个性（你说的“本我”）又不磨灭才华之道。我觉得他们有这么几招：

一是人性上观察你，看你才华个性和成熟懂事之间的平衡感，有才但偏激的人会被建议去纽约当 Film Guerrilla 拍 Namby pamby(我翻成“为赋新词强说愁”）电影，无才且偏激的人会被建议改行。所以摩根逼我先后改了三十一稿剧本，改到第 15 稿他挑不出毛病又觉得还能更好（这是制片人最大的痛苦），于是就发出那稿剧本询了一圈演员价钱。收到报价后他告诉我：所有要演 X 角色的演员都打了七八折，所有要演 Y 角色的演员都涨了百分之三五十。为什么此消彼长？因为 X 角色写的好,Y 角色没写好不吸引演员。所以给我改 Y 角色！

剧本改到每个角色都吸引演员打折了，又要求我画全本分镜头画稿，最后开拍前还要我用分镜画稿做了动画 Teaser 视频，配了音乐，让我剪接并反复让我修改。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折磨，确定我可以驾驭，愿意妥协，并且还有一些小聪明用来灵活坚持（这个他们很看重），才最后决定交给我拍。

二是法律上控制全部版权，签署好几十页的美国导演工会标准合同（我上部电影也签的这合同），用各种法律条款在争执不下时让你就范。三是制

作上给你配备老少兼备的团队，既有经验老道的大佬把关，比如洪金宝大哥，英国金牌剪接和澳大利亚资深混录师，平均年龄 56 岁，防止我四处飘逸（摩根每周都会对我说“Fuck your PiaoYi”）。又有前卫时尚的年轻人比如纽约回来的服装造型指导 Gino 只有 28 岁，和年轻的美术指导帮我摆脱武侠片传统的“西红柿炒鸡蛋”色彩，营造全片冷色调、皮质感的氛围。

摩根开拍前三天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你和 Sammo(洪金宝的英文名) 搭班子？我说因为我的风格偏 Cool，洪大哥偏 Hot，你想要一部有许多 Hot 高潮的 Cool 电影。说来说去，最重要的只有一点——极端自我天马行空和团队合作按规矩办之间最大的区别是“谁是老板”。依靠导演们进化是违反进化论的，只有依靠制度。

BQ：从文化比较视野的角度，电影中出现了由京剧这一媒材相互观照的京沪比较，有中国视野和西方制造的双重对接，关于这一文化产品的气质，您如何来界定描述？

G：我觉得中西对接首先是内在心灵的，其次才是外在形式的。

内在的刚才已经说了很多，摩根是个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他大学学的就是中国历史，从李小龙时代就在香港做电影，十几年后才回到好莱坞。我可以勉强算是个了解西方的中国人，不光是表面了解。我在美国时为了能写美国本土戏，了解美国的大众心理，不但按照制片人们要求仔细读了圣经（好莱坞经典故事的核心其实大量是现代版圣经故事），而且还仔细读了美国中学语文课本，因为大学各学各的专业，中学可是每个人学的一样，塑造出的集体无意识和民族价值观（英雄观爱情观）就是大多数观众的取向。所以在内心上我们已经融合，不需要“对接”。

形式上，我尽力突出西方的元素，弱化中国元素。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是这样发挥的：不是你血里流的东西（西方元素）你再努力突出也会打折扣，是你的东西（中国元素）你无论怎么弱化都会处处流露，弥漫于无形。所以此消彼长，最终呈现的样子会是中西平衡的。做流行音乐也是这个道理。

近些年好莱坞电影明显向冷色调，酷造型发展。因此在《大武生》里，我们坚定地追求了冷色调、酷造型。坚决抛弃了传统民国片里上海的旧中国风貌，集中展现上海西方租界的西式元素，以冷色调铅灰色欧洲城市为样板设置场景，展示当时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的西化和时尚。甚至两场激情戏都

设置在欧式街头轿车里和堆满橡木桶的红酒窖里。

服装造型更是极尽炫酷皮草冷色风格，由纽约学成来大陆的时装设计师Gino操刀，片中男女主角的皮草时装以今天角度看都堪称时尚，混搭些复古民国元素，穿在帅哥美女身上，站在冷色调背景的旧欧洲场景里，不应该说很西化，而是很西化的上海人最爱说的——很洋。

这部戏与其说是民国戏，不如说是民国上海西洋租界戏，或者我在极端情况下对主创们说的“就当发生在欧洲唐人街”。与传统民国片在视觉上有很大的不同。

BQ:看到了您在狱中谱写的《如梦令》,风格和您最近的《彼得堡遗书》、《杀了她喂猪》截然两判，当然这可能归因于商业电影的要求，但是否可以视作您在创作上的一次回归，对校园民谣风格的重拾?

G：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彼得堡遗书》、《杀了她喂猪》都是从乐器和设备里长出的音乐。我在里面没琴没设备，只能从心里长出音符，所以只能是民谣。

四，从“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老爷子曾在《人间词话》曾如此概括茫茫人生路的进阶。而从“清华三年，生活就是弹琴、打架、踢球”的莽撞少年，到把对投资人每一分钱负责挂在嘴边的商业片导演。已过“知天命”的高晓松，演绎的是否就是人生的必然？“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答案并不在风中飘。

BQ：什么促使你在自己两部电影后，做出了这么大的改变，从文艺片毅然转向商业制作？是书生的憋屈与自尊，抑或资本的诱惑？一个同商业时代格格不入的游吟诗人如何秉持了新的游戏规则？你是如何把天性中的本我和社会赋予的自我协调？讲故事，讲这五年的经历。特别是四十岁后，你如何看待所谓的“知天命”。

G:我过了用显微镜放大自己细微伤口的年纪，又有了家小，对他人的责任感排了很久的队终于排到了自己的孤独感前面，于是对好莱坞的为每个观众而不是只为自己的共识越来越认同。

我做音乐也好，拍电影也好，都是对“艺”的兴趣比“术”大。或者说

在“说什么”和“怎么说”这俩问题上，我更喜欢研习后者。我从小一帆风顺，投对了胎、上对了学、入对了行、娶对了婆、生对了娃，所以虽然读书不少，又走遍世界，但是对人和世界的深处始终缺乏了解和敬畏，缺少勇气和坚毅的精神，只是对各种雕虫小技兴趣浓厚。空明和空虚乍一看长得很像，其实每个读书人自己心里清楚。

外在。

我三十岁前已经努力体会了各种音乐电影文学大师们三十岁前的伟大作品，那时已经认定自己绝非大师品种。那之后出国也是觉得自己深度肯定没戏了，想从广度上找吧找吧，或者万一逢到奇缘能拧巴拧巴更好。当然走了一圈下来发现还是国内最拧巴，北京就是奇缘呵呵。

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发现“不惑”不是什么都明白了的意思，而是不想明白了，糊涂着挺好。有关艺术电影是不是除了“教堂倒了，人们孤独”就没啥可说的了，已经不愿去主动寻找。四十岁已经过了向生活找茬儿的年纪，而是坐等生活来找茬儿，护住家园，处变不惊，目击流逝，别无他求。

有了这个心态，就可以用第三人称，以更久远的角度写东西了，比如《万物生》，比如《彼得堡遗书》，比如《大武生》。离开了第一人称，也就离开了所谓“本我”和“作者”的感性坚持。剩下的坚持就是理性的坚持，理性的坚持其实就是商业电影的原则。不多设一个符号人物，不多写一场闲情闲戏，对Money Shots(卖点)不节约一分钱，对无动机的虚妄审美不多花一分钱。

我曾经憎恨或鄙视或发誓永不妥协而现在欣然接受的，不光是商业艺术，还有生活的许多。比如对美国、对乡愁、对父亲，比如对爱与等待，岁月和我自己。

我不是游吟诗人，我是随遇而安的游子。

BQ: 前两次电影宣发的时候，你接受采访，面对记者，丝毫不讳言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现在你还这么想吗？或者说，对于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如何自处，你又有何新的想法？

G：我依然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我觉得一个人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并且这个审美是从书本中先验来的，这个人就是知识分子。具体到我，如同在艺术上“艺”强“术”弱，在知识上我也是“知”强“识”弱。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还是只有艺之知，没有术之识——只得皮毛。

至于知识分子如何在这个时代自处？我觉得这个时代与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的无大师时代没什么分别——大师扎堆抱团同来同去，政治军事文学艺术，来时如春之怒放，去时无一株残留。人类已经习惯了，下一个怒放期必然会来。我们这代人目睹过上一拨大师的背影，被灿若星河的灯塔们照亮过海面，已经知道要去何方，已经足够幸运。至于到中国，也没有什么与世界不同，既不是世界的宠儿，也不是世界的孤儿，中国人快乐的悲伤的麻木的比例，对知识分子的消费能力，以及无大师时代必然的平庸，与美国也无二致。可能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的时代绝望，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为自己的国家悲怆。其实放眼看看，每一条江水灌满的大海都一样微苦有点咸，能做人类知识分子的人还要等到下个春天。我辈生于平庸，短衣襟小打扮，轻装远行即可。对我自己来说，我不买房不置产，不开公司不市恩义，无论做游子还是做油子，随他去，也算以知识分子自处了吧。不引用先贤名言了，引一句歌词，来自《Sailing》：To be with you，to be free。

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

转载 :《新京报》 记者 : 刘玮

“我以前一直以为喝酒能让人自由，最后因为喝酒失去了自由。” 去年 5 月 17 日，高晓松（微博）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 6 个月，处罚金 4000 元人民币。对于高晓松而言，这 6 个月不是一场审判，而是一次救赎。

事发后的高晓松对警方表示：“我是违法行为，我愿意承担事故全部责任。”随后,他又在询问室亲笔写下“对不起,永不酒驾”,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庭审中，他说 “酒令智昏，以我为戒”。面对公诉人对其醉驾的事实和指控罪名，他表示 “自愿认罪”，并数次打断律师以证据瑕疵发起的无罪辩护，“律师，我已经认罪了。我相信法律公正。”

有人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高晓松认错诚恳、个人形象加分不少。一个清华才子，校园民谣旗手，恃才傲物的游吟诗人，从书香门第，一路名校，少年成名，走遍世界，到看守所漫长的 184 天，高晓松的经历充满话题。

乐评人李皖在《两个高晓松》中这样描述当年 27 岁、发表了个人作品集、开了个人作品音乐会、正处在顶峰的高晓松：“在歌里，高晓松一直在回忆，让人以为他是个内向、伤感、学生气十足的人。现实中的高晓松恰恰相反，他轻佻、贫嘴、痞里痞气，满脸是浮夸的笑，满嘴是七荤八素的杂话，

没一秒钟能够安静。"恃才傲物是朋友对高晓松最具负面性的评价。高晓松说，幸好老婆没认识年轻时的自己，"我年轻的时候飞扬跋扈，现在想想，自己都讨厌自己。"

"根红苗正" 的高晓松离开大学的第三个月就发财了，当年就有车，有三万块钱的大哥大，大哥大上还吊了一个三千五的 BP 机，有一个特别贵的呼号，就一个数，呼 "6"，那一年他才 22 岁。"那时候多张扬，一定要让自己特别与众不同。22 岁发财了，24 岁发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还出名了，你想我那时候有多膨胀。"

接受本报专访时，高晓松梳理了自己 "在里面" 六个月的生活，还表示决定远离过往的那些张扬、膨胀和不靠谱，"一个从小被惯大的名校生，20 多岁的膨胀可以被大家原谅，但这种人在 40 多岁的时候应该担当更辽阔的使命，做一个名校生应该做的。"

这一切，正如高晓松在歌中所写的：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说句心里话，如果我面临的是无期徒刑，那我可能会辩解，但这个最高就是六个月，男子汉大丈夫就为了六个月变成五个月去上诉，人生缺这一个月吗？"

新京报（微博）：你曾说，希望出来之后生活可以慢下来、不想一再 "被消费"，现在你觉得做到了吗？

高晓松：还好吧。因为你在这个名利场里自己都消费自己，别人当然也消费。我更多的是希望别人消费我的作品。

我比较倾向于以报恩的方式 "被消费"，如果你对我非常好，那你消费消费，我也配合配合。比如《大武生》时期的支持，以及其他让我觉得很温暖、不离不弃的人。其实回头看，所有人都对我很好，媒体对我也很好，没有往死里打，包括围着我们家、堵着机场也都不是负面恶意。刚出来一两周有点忙乱，因为我适应不了，但慢慢地我也能控制住节奏。

新京报：大家对你庭审时道歉的态度印象非常深，之前大家对你的印象是游吟诗人，比较自由散漫。

高晓松：我经常后怕，幸亏老天爷在这个时候给我刹住车，追到人家尾

上。要真是给人撞伤、撞死了，赔钱是另外一回事，你心灵也受不了啊。你再恃才傲物、再浪子，你也是一个人，而且做艺术的人内心其实很柔软的。道歉肯定是真心的，因为我太后怕。老天对你好，你不能认为自己没做错。再加上我是特别信“出来混，早晚要还的”，我那几天的感觉就是终于要还了。那就一起都还了吧。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要还的是什么呢？有人觉得六个月判到顶有点重了。

高晓松：有很多人跟我说量刑过重，我说，我以前也干过好多不要脸的事呢，不要脸虽然不能判刑，但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干过很多不要脸的事。我觉得就该判重点，把以前欠的全部的债这次一起还了。

新京报：判之前你紧张吗？

高晓松：不太紧张。我已经听到一些消息说会重判，律师说可以跟法官谈判，因为血液化验单上三个签字的人都没有检验师执照，我说，你不用去弄那些事了，他有没有执照我也喝醉了，我觉得自己对自己惩罚或者叫“救赎”都是应该的。

说句心里话，如果我面临的是无期徒刑，那我可能会辩解，会听从律师的，咱们能减多少是多少，因为那是一辈子的事。但这个最高就是六个月，男子汉大丈夫就为了六个月变成五个月去上诉，人生缺这一个月吗？不就一片树叶子从树上落下来了嘛，有点太小气了。而且最后真是在里面六个月我计划的读书写作都没弄完。

我后来跟所长开玩笑说，要是再住几天交多少钱？所长说，反正国家给你们一人一天 16 块，纯属国家补贴，你还是别花纳税人的钱了，你出去吧。

用神奇感削弱绝望感

“六米高的房顶上有一盏昏白的灯，左边躺着一个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觉得好神奇啊，我挤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睡觉。”

新京报：进去前想过将要面对的具体生活吗？

高晓松：我当时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能不能安静思考。反正来什么面对什么呗，即使里面是“躲猫猫”“洗冷水澡”，那也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男子汉。后来我进去里面有几个大哥跟我说，晓松，在外面牛逼的人，在里边也一样牛逼，在外边是个屄人，在里边也是一个屄人，你不用担心。我说我本来也不担心，我都 40 多岁了，我还会怕在一个地方变成特别傻的、天天

被人欺负的人吗？而且我还有一点点说不出来的小涌动：让我来看看，这世界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子，有些什么人。

新京报：第一天晚上睡着了吗？有绝望感吗？

高晓松：睡着了，因为从洛杉矶飞回来、参加完《大武生》发布会就去交通队，已经36小时没睡觉了。但第二天没睡着，躺在那儿，看着六米高的房顶上有一盏昏白的灯，左边躺着一个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觉得好神奇啊，我挤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睡觉。

刚进去也睡不到好的位子，大家都论资排辈，谁呆的时间久谁就慢慢蹭到门边上去。这个呼噜响，那个有口臭，你躺在那儿，你不停地说这神奇，这神奇，因为你要觉得神奇，就会削弱绝望感。慢慢就好了。

新京报：最初的不适感和"神奇感"过去之后，后面是否会有大量无所事事的时候？你更习惯于发呆还是思考？

高晓松：我是一个非常不爱主动思考的人，艺术这东西没法思考，艺术是一种很直接的感受。在里边经常发呆，尤其下雨的时候，看不见，只能听远处的雨声，我让自己凝神，就仿佛站在辽阔的、自由的雨中。

我曾经有一个月都没跟同屋人说过两句话，把人都问完了，干吗的、什么背景、犯了什么罪、他怎么生活的，到第四个月，我已经没兴趣问了。

来回来去就是这么几种人：偷摩托车的中学生、卖发票的、行贿的大款、受贿的官员。以前你觉得社会好多角落你不了解，了解一通后发现也就那几个角落，没多少神奇的人。后来我就开始翻译。

再艰苦，总得生活下去

"拿个塑料瓶子扎个洞，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时装满水，电视上有时间就开始漏，漏到《新闻联播》完正好漏到一个位置，用黑色涂一下，就知道这是半小时。"

新京报：你在里面写东西，有笔吗？

高晓松：每个人都是一样，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没有枕头，没有被单、床单，因为那些都能杀人。把褥子卷一点到头上就当枕头睡了。里头没有任何插口，怕你触电。能自杀和能伤害别人的东西都没有。笔也是只有最柔软的笔芯，刚开始特别别扭，后来我自制了一支笔，把早上喝的粥涂在纸上，卷在笔芯外头，卷成一支比较粗的笔。

马尔克斯的《昔年种柳》原本没人出版也没人翻译过，谈版权时我就跟马大师和他的经纪人说，一个热爱他的犯人，在监狱里用柔软的笔芯在极其昏暗的灯光下，也没有桌子，只有一个板，他坐在板上，抱着两床被子，边翻译边写，希望他能给予出版的许可。

新京报：在里面会觉得时间很漫长吧?

高晓松：里头没有钟，我们自制了一个钟。老祖宗教的东西还挺好，就是沙漏。用水做沙漏。拿个塑料瓶子扎个洞，看《新闻联播》时装满水，电视上有时间就开始漏，漏到《新闻联播》完正好漏到一个位置，用黑色涂一下，就知道这是半小时，加长一倍就是一个小时。我们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看表，几点了，他就坐在那个塑料瓶旁边说现在几点。

新京报：这些是你带进去的创意还是本来就有?

高晓松：都有。里面人的智慧无穷，再艰苦，总得生活下去，鲁宾孙在无人岛都能生活。我还有一个钱包，是老犯人走的时候留给我的，用包装袋做的，非常精巧，但里面没有钱。我半年后再见到人民币和美元，觉得比我想的面积大很多。

想到女儿，六个月很长很长

"在里面，大家聊到女儿时都会热泪盈眶。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最终只有老婆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来看你。"

新京报：家属去探望你时，你是什么感受?

高晓松：家属每个月可以去探望，我老婆、我妈都来。我老婆第一次哭得要死，我妈原本极为乐观和豁达——我妈从小教给我们很多，其中有两句网上还挺流行的："人生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妈自己走遍世界，我从来没见她为我哭过，结果她抓着那个探视的铁栏杆还哭出来几滴眼泪。我当时跟我妈开玩笑说，看来我真是亲生的。

新京报：你哭了吗?

高晓松：我妈、我老婆来看我时我都没哭，我还特高兴，安慰她们。我女儿来，她没哭，我倒哭了。因为她特别高兴，她们跟她说，我拍戏呢。我女儿说，爸爸你什么时候拍完戏呀? 我说很快了，其实一想还有很久。想到漫长的人生，觉得六个月不长，但一想到女儿，六个月很长很长。一想到女儿，你觉得两个礼拜都很长。我大概就哭了那么一次。

在里面，大家聊到女儿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首先，聊到老婆会热泪盈眶。富商、干部、黑社会大哥、赌场老板、组织卖淫的，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这点让我挺感动。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最终只有老婆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来看你。我也特想我老婆。年轻人没什么可想，年轻人在里边自得其乐。

想起他们，心里很难过

“我说，出来后你给我做助理吧，他特别高兴。我出来后跟经纪人、家里人商量，所有人都坚决反对，你怎么能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助理？”

新京报：我看过的监狱题材电影里，知识分子在狱中多少都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你觉得这种身份在里面给你带来的差异、需要调适的东西，难吗？

高晓松：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孩子——北京孩子从小学痞子，上街打架，我中学大学都因为打架挨过处分、严重警告，所以对我来说没什么大问题。

有一点世界观的问题，但我也没办法，这不是监狱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我跟小孩讲，你出去别偷了，可以干点正经事。但年轻人完全不接受你的思想，年轻人坚定地认为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没钱，我有钱就没有罪。里边的年轻人基本清一色是这么想的。每个人都说，我出去当然偷啊，那我能干什么？我只要偷多点，我有钱了我就没有罪，你看有钱人被抓进来了吗？都是我们被抓进来。所以我没办法说服他。有的时候会觉得挺难过。

新京报：你在里面会给这些年轻人教一些什么吗？

高晓松：我开始还教两个孩子写诗呢，我把十三韵给他们默写一遍，让他们每句的结尾都押着韵。有一阵子我们屋还掀起了一股人人写小诗的小高潮。做学术的知识分子比较封闭，做艺术的人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愿意接触更多的人。如果真是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在里面可能会比较难过。

新京报：里面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人吗？

高晓松：有一次我没哭，但有点热泪盈眶。是送我大哥，他判了七年，要下监狱了。他这手夹着被子、褥子，那手提着一个塑料盆子，50多岁的人了，有点驼背，很绝望地离开了。把他送到门口，我们俩热烈拥抱，我说，我出来之后，一定会坚持去看你一直到你出来。

我很少交到这样一个天天跟我睡一起、给我讲很多事情的人。他很了

解看守所里所有的人际关系，给我仔细讲了每个管教、每个科长的脾气、性格，教给我怎么适应，对待杀人犯也别怕，怎么对付他们。我现在每次吃点好东西或者特别自由想干嘛就干嘛的时候，就想起这个大哥。大哥还在里面煎熬着。

我还看上了一个年轻人，长得特别端正，人品也很端正，虽然是孤儿，但是从不乞求，非常正派的一个孩子。他犯的罪挺倒霉的。他做服务员，客人喝醉了揍他，被揍得实在受不了，还两下手，把人家眼眶打裂了，算防卫过当吧。他特别老实、勤恳、能干活，我说，出来后你给我做助理吧，他特别高兴，一直怀着希望。

这事儿还让我心里很难过，我出来后跟经纪人、家里人商量，所有人都坚决反对，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还是有歧视，你怎么能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助理？他前两天出来了，我给了他一笔钱，还给他报了新东方厨师学校，希望他能努力在人海里不要沉没。

有时候会挺怀念里边的生活，大家都以特别简单的方式在一起，清贫、清淡的日子，管教也很单纯。我应该这么说：即使中国社会有一些坏的习气，但看守所还是最清水衙门的地方。说句最不好听的话，到了看守所都是非穷即傻，也没什么油水。

从倒数一百天开始数日子

"最后一天我很波动，后来别太刻意了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新京报：出来前一个礼拜会为今后的日子规划一下吗？

高晓松：我从倒数一百天开始数日子，我想别太早数日子，数日子有点难过。我特别痛恨七月跟八月，这两个月都是31天。数到还有一个礼拜就不数了，因为要数就得数小时了，我就赶快把没看完的书，没写完的东西赶完，那个状态已经有点像在外边的时候要被逼着交稿了，赶快写东西。

新京报：最后一天情绪波动了吗？

高晓松：到了还有一天的时候可能我有点哆嗦，因为我这半年还好，不算很长，里边三四年羁押的人到提前一个礼拜要出去的时候都睡不着觉，然后经常问我外边现在什么样，我出去能适应吗？在里面，牙刷这么短套在大拇指上，因为它也是凶器。勺子也这么短，是软的。我后来回到家拿一个这

么大的牙刷刷牙都不会了，这太大了，怎么刷啊。最后一天我很波动，我想了很多，我想出来以后我怎么生活，我本身又不是一个爱想事的人。后来我说就自然去做吧，别太刻意了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表现优越感是一件讨厌的事

“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不做生意，只卖艺。再有，以前那些傻逼的事，到了 40 多岁也应该改了。”

新京报：如果说到这六个月的反省或者收获，你觉得是什么？

高晓松：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更加坚定了不做生意，不成立公司，不会成立一个电影公司、音乐公司，坚定了只卖艺。因为人生已经过了一半，能够有创造力的时间也就剩十几年，我已经入行 18 年，我猜最多再有 18 年，60 岁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了，所以 60 岁会去教书，这是我早就算计好的，教书、翻译书、读书。坚持只做作品，只做艺术家。再有就是对钱看淡了很多——我本来就看得很淡。我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这岁数唯一没买房子的。买点衣服，给老婆买买包，吃吃饭，能花什么钱？这两件事都对，我出来之后更加坚定这个想法。

再有我对自己说，以前所有那些傻逼的事，即使不坐牢到了 40 多岁也应该改了。有些时候觉得以前怎么就那么二呢，明明是一个三十岁的人，老拿十八九的心态来造，让人看了觉得这人特不和谐，这人怎么书也没少读，但老疯疯癫癫的。

出来以后我对自己说一定要低调，一切低调。到现在出来一个多月我觉得还行，不难做到。包括写写微博，跟大家在一起做事情都三思而后行，我觉得挺好的。当然也不会低调到违背我性格，那倒没必要，最后不是 O 型血、天蝎座的北京孩子了。

新京报：大家对你比较普遍的评价就是恃才傲物，优越感比较强，你觉得这次经历会改变你的这个特点吗？

高晓松：优越感是一个没办法的事，现在还会有，就是不表现出来了。优越感不是坏事，坏的是你老在别人面前表现这个优越感，那就是一个挺讨厌的事。我投胎就投成这样了，首先是一个北京人，书香门第，读的全是最好的学校，根红苗正。人家说自己也是四中的，我们都得问问你初中高中都

是吗？清华你还得是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建筑系四个最好的系。

我一直生活在领先的阶层。我22岁发财了，24岁发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还出名了，你想我那时候有多膨胀。我在里面回想从前的事，经常把脸捂在褥子里说，我以前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也活该还债。我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老婆全家信佛，我跟她说，你可不许求佛任何事，因为老天对我们已经太好了，给你美貌容颜，给我根红苗正，咱该满足了。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生活可能搞错了，这次我小小地把自己的六个月还给生活，总比还别的好。

少说多做，不愿意卖这个事

“所有跟我之前签了合同的，不管是音乐、电影、出版都不离不弃。我也没有涨一分钱价。”

新京报：因为这次你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危机公关，形象很好，有传言说你出来之后身价大增？

高晓松：我年轻时那个样子很多人都不喜欢，但是我一旦好一点大家都很接受，我有难了大家都努力地伸把手。所有跟我之前签了合同的，不管是音乐、电影、出版都不离不弃。我也投桃报李，没有涨一分钱价。包括我即将出版的《如丧》这本书，因为合约是在我出事之前签的，本来就没包括看守所中的部分，我一出来就有出版商找我，说给我多少钱让我把里面的东西写出来，我完全可以另出一本，但我还是把看守所这一部分送给原来签约的出版商。

新京报：设想过出来以后，外面的人对你的看法会跟以前不一样吗？

高晓松：会吧，但是我不是很担心。因为会慢慢过去，就是看你怎么做事。所以我当时说我出来少说多做，到现在你是第一个大家看到的专访。首先，因为你太执著，我还挺感动的。第二，《新京报》我觉得是个值得信任的好报纸。第三个，好多朋友也跟我讲适当的时候我可以说说这事，我不愿意卖这个事，因为我是卖艺的，不是卖身的，但对这个社会有点意义的话还是可以说，那我就说这一次挺好。

生活还是对我很好，包括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我悬崖勒马，免于陷入疯狂。而且正好在整个文化行业大井喷之前，让我能安静下来想一想，以免被裹胁在大潮里彻底迷失了。

O 型血都会像我这样，我也没有超越 O 型血的乐观特质。你（指记者）要是真的去了也没问题。我就见到一两个精神崩溃的，大部分人都能坚持。我还不冤，还有冤的呢，那都咬牙坚持下来了，而且最后也能随遇而安。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你总能接着走下去。

■文艺问答

在里面，文盲也会喟叹自由

“里面的每个人都说，愿意付出全部身家包括性命，去换回自由。原来我觉得自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一个词，在里面，文盲也会喟叹自由。”

新京报：狱中体验给你的创作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未来你的创作会以什么方式进行？

高晓松：我觉得创作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我二十年来就这样写东西。但心境会极大不同，回想起许多在外面从未想起的人和事，一缕阳光下最淡的往事。我那时常想起李叔同和苏曼殊（均为民国著名僧人）临终说的两句话：“悲欣交集”和“一切皆有情”。你在看不见天空的地方想外面的世界，觉得每个过往的人和事都有情，都是悲欢，都是缘分，都成了远方。你把心肠拿出来慢慢洗，不着急，慢慢的，就看见了。

新京报：当重新回到平常生活中，对那些被生活的监狱困住的人，你会说什么？

高晓松：我无话可说，这两个世界没有共通的语言。但我会经常发呆，我发呆时，就在想他们。不是怜悯，而是流放归来的人对远方的牵挂。

新京报：在自由被禁锢的时候，你如何看待自由？在生活变规律的时候，你如何看待散漫？在必须手写的时候，你如何看待机器？在看不见月光的时候，你又如何想象和描绘月光？

高晓松：里面的每个人都说，愿意付出全部身家包括性命，去换回自由。原来我觉得自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一个词，在里面，文盲也会喟叹自由。其他的，规律还是散漫，手写还是机器，在自由面前都不值一提。至于月光，其实即使你看得见月光，你描绘的也是心中的月亮。

新京报：除了《如丧》和《昔年种柳》两部即将出版的作品之外，你在电影、音乐上的新一年工作计划可以透露一些吗？

高晓松：会开自己的作品音乐会，我猜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是有很多人愿意静下一个晚上，听听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音乐还会做，电影还会拍，但是会珍惜，做些让自己能热泪盈眶的东西。

高晓松自述看守所内生活细节：最长的那184个日夜

1. 干净

因为大家也没事干，整天就是擦，把茅坑擦得能当脸盆使。

进去呆了六个月，首先让我能呆下去的就是里面特别干净。因为大家也没事干，整天就是擦，把茅坑擦得能当脸盆使。大家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十几个人就那么一个茅坑，大家连撒尿都蹲着，特干净。那个茅坑还裂了几个缝，通常裂了缝在自己家里都会有点尿碱什么的，但是这儿没有。大家就这么点儿生活空间，把每个地方都弄得特别干净。然后里面的医生每天两次巡诊，我发现不会病死在里面，剩下的事都能解决。比如能看什么书，书还挺多，都是捐的，那里面有《大英百科》还封着塑料皮从来没人看过，我就开始看。

我开始就想好了我要先干一些什么事，我先干一些不触动心灵的事，因为那时候人都很脆弱，我怕我看小说可能就柔肠寸断，或者我要写作可能就会陷入绝望，所以我就既不看小说也不写作，我就看百科全书，那不会触动心灵。然后我翻译马尔克斯的书，翻译书比你自己创作要好很多，因为你触及的是人家的心灵，而且人家那么老的人的心灵，90岁的绝望，比我绝望多了，所以我就还好。翻译很动脑筋，大部分不靠心灵，而且用脑子想这句话怎么写成中文，马尔克思还特别爱用大段落的大从句，整个一段就一句话全是从句，一个大从句要翻译半天，动很多脑子在这上头觉得挺好。

2. 聊天

有一个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出来想要不把他拍成电影?

再有你有想了解别人的欲望，因为你平时没机会跟这些人聊天，现在跟人睡在一个炕上，光着屁股一起洗澡，上厕所大家互相看着，因为茅坑

就在眼前。三天以后你跟这些人太熟了，就跟他们聊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有一个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出来想要不把他拍成电影？算了，可能审查通不过。一辈子他的世界只有一个北京火车站，从小就在北京站，做盲流、要饭、偷东西，抢劫等等。高兴的时候他会说，等我出去了我在火车站什么地儿请你吃饭，生气了他会说，你等我回火车站，我找火车站的小新疆弄死你。我问他怎么花钱，因为他偷很多钱，一个月十几二十万，我说你为什么不拿来做点儿生意，做点儿正经事。他说我不会啊，我就会这样。我说那把钱攒起来，他说我攒不住。我说在一个火车站里怎么花钱啊。他说我去网吧里打游戏，在游戏里他很正义，打各种妖魔鬼怪，他买虚拟游戏装备，七万块钱买把刀，两千块钱买个戒指，他每个月买十几万的装备在虚拟的自己身上。他的爱情就是北京站的小发廊，一个火车站就是他全部的人生。

他极其有意思的地方是他跟别人反着，别人受不了闹，他受不了安静，因为多年在火车站，只要一安静他就受不了，他浑身躁动，别人都睡觉了他弄一盆凉水往人脸上洒，把人弄醒，然后被惩罚，但他觉得有意思，他宁可天天被大家折腾，也不愿意安静。所以看到这个人你会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会在一开始把你的多愁善感、自怨自艾那个情绪分散很多。

3. 友谊

屋里的大哥对我特别好……他那珍贵的一小盒酱豆腐全都被我吃了。

再有一个分散注意力的就是别人都比你判得重，我们屋里除了有一个醉驾的比我轻，其他的都是重刑事犯罪，还有杀人的，重伤害的，行贿受贿的，组织卖淫的，反正十年以上的有不少，人家都以努力、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未来要判多少年。

屋里的大哥对我特别好，他最后判了七年，他都努力乐观，我有什么可绝望的、不想活的，我才六个月，而且我知道是哪天出去，他最后拿到判决书——七年，那一天晚上是睡不着的，躺在床上想这七年怎么过去。他有一点儿酱豆腐，有一天我特别厚脸皮的跟他说，我想吃一点酱豆腐，他就给了我一块。我们早上只有馒头跟粥，中午是两个馒头一个清水煮白菜，晚上是两个馒头另一个清水煮白菜或者是清水煮茄子、土豆，反正就这三样东西。所以酱豆腐夹在馒头里简直就是无上的美味，他那珍贵的一小盒酱豆腐全都

被我吃了。

然后他跟我讲，他说我今年 56 岁，我认为 60 岁以后再出来男人这一生就完了，他希望 60 岁以前能出来，所以要减一半刑。怎么减呢？现有的合法的最快的减刑方法就是陪死刑犯，判决的死刑犯手脚都用手脚铐连着，怕他自杀或者是疯了。你要给他擦屁股，夏天给他擦身子，而且你要舒缓他的焦虑，你要跟他交朋友，直到他被枪毙。这对陪同的人来说心灵伤害是很大的，当然减刑最快，陪一天死刑犯减一天。56 岁的老头陪一个 19 岁的抢劫杀人犯，睡觉还得半睁着眼睛，因为出现过死刑犯夜里精神崩溃抠别人的眼珠子。这个大哥给了我很多鼓励。

据我观察绝大多数人进来十天半个月就会缓过来，精神崩溃的很少很少，有几样东西让我在里面对“人”这件事特别有信心，我看到人的坚强，大部分人都能挺住，确实有很多人我也觉得挺倒霉的。我屋里还有一个电影迷，他居然连我没公映的《那时花开》都看过，他在一个学校医务室工作，工资很低，他跑到 MOMA 去买原版的电影书，五千多块钱，进口的，没钱就偷了五千块钱的书被抓进来，估计也得判个半年一年。他也很坚强，他出来医生这条路肯定就没有了，但在里面他还会跟我讲讲电影。

4. “自由”

人人都想出去走两步，哪怕去倒垃圾，擦个地，去小卖部扛扛东西，大家都争着去。

再到两个月以后就可以写东西，看小说了。所以就开始自由了，每天给自己安排得很好，因为看守所是不劳动的。我有两个东西要澄清，很多人在网上问我为什么不剃头。强迫剃头的所谓“侵犯犯人尊严”，这种早已经在中国看守所被废止了。我在里边剪了三次头，我实在不想剃光头，三次都是犯了协助卖淫罪的发廊小弟蹲在地下用一个推子给我推短一点，推得还不错。推完了以后我一看跟外边好几百块钱剪的也差不多。

再一个澄清就是我不劳动，看守所是不劳动，劳动是监狱。看守所如果能有活让你干，那是你的幸运，因为人人都想出去走两步，哪怕去倒垃圾，擦个地，去小卖部扛扛东西，大家都争着去。不是我不劳动，在看守所没有要求劳动，偶尔极少数一点活儿大家都争先恐后，是用来奖励那个刑期最长的犯人，在这里已经羁押了三年了，跟大家都很熟，那你就出去扫扫地，扛扛东西，这就已经很幸福，因为谁愿意在那么小一个地方坐着？铁门上只有

一个很小的窟窿，心情是很压抑的。头两个礼拜我都不敢看那个窟窿，一看到铁门上的窟窿你就觉得特别绝望，特别想把那个铁门吃了。因为只有那么一个地方，每天下午两点会伸进一个塑料管子，给你开水。

5. 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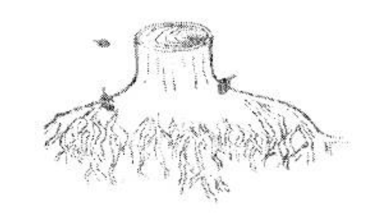
大家特别温柔地喂这只猫，因为那是唯一让你感觉到你在生活的一件事。

后来有那么几个月来了一只猫，每天晚上会到这个窟窿来，我们每天留两个馒头喂它。我说这只猫肯定是菩萨，你想想它干吗上这儿要饭，这儿有什么吃的，这儿会有鱼吗？会有老鼠吗？只有馒头。但是这只猫每天都来，大家特别温柔地喂这只猫，因为那是唯一让你感觉到你在生活的一件事。包括隔壁屋里关着头上被砍了七八斧凶神恶煞一样的人，经常听到他在隔壁屋里怒吼其他人，但是这只猫从我们这儿跑到他那屋，他也是很温柔地喂那只猫。

然后再慢慢地你会生活下去，那就是你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以前想的说我在这儿咬着牙服刑。那就是你的生活，只不过你不能出来。有一个小小的放风场，也没有阳光，大概十几平米，大家围成一圈在里头走走步。慢慢你就觉得这就是你的生活，那你就这么生活吧。就跟你小的时候一个月半斤肉，二两油，你也就那么生活。在里边一个星期一个鸡蛋，有鸡蛋的那天特别高兴，人很容易适应的，而不是在没鸡蛋的那六天特别郁闷。隔个四五个星期如果你这屋一直都没打架，就能评一次文明监所，奖励是五天的晚饭是有肉的，而且有很多肉，第一天是烙饼卷肉，第二天是粉条炖肉，第三天是蒸的肉龙，第四天是木樨肉，你到那天就特别高兴。那个肉极大地激励大家不许打架，谁也不许打架，一打架就没了。

六个月其实挺漫长的，时间一长你就慢慢习惯了，那就这样生活吧。

矮大紧微语录



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报答就是我长大后也会像你们一样，让冰冷的江湖温暖如初……

2010 年 1 月 11 日 02:33

今天亲手给铁可颁了新人奖，我能做的已经做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做事情要有始有终。铁可是个拥有完整世界观的优秀创作歌手，本无所畏惧，何况也不会有更大的风雨了。我会好好珍藏这张唱片。希望她一路走好，好好做人，好好写歌，记录成长，青春无悔。也希望更多的人静下心来，倾听一杯清水的声音。

2010 年 1 月 12 日 02:31

纪念塞林格，我少年时的灯塔。Bon voyage！当年因为对他的喜爱，我给我们的唱片公司起名麦田音乐，也就是今天的太合麦田。希望我们能一直守望在那里。十五年过去了，你们还在那儿吗?

2010 年 1 月 29 日 10:30

认识大佑很久，从不敢谈起音乐。只是在酒醉后他在小酒吧高歌时我在旁边幸福地伴奏，我会弹他所有的歌。他提前写了这个时代的所有挽歌，这个时代和我们辜负了他的那些叹息。最爱的歌：《将进酒》。

2010 年 3 月 11 日 18:38

昨探望一前北京社会大哥，宅在家久不见人。痛饮，感慨道："从前多好，人和人聊，聊好了一起赚钱。现在呢，人和钱聊，不认人。和钱有啥好聊的，钱最不讲义气！所以我不出门，连女朋友也不要，都是钱做的，不如在家看书，研究量子力学。"

2010 年 3 月 18 日 17:23

小时候一直以为四十不惑的意思是到了四张就啥都明白了，终于赶到四十岁准备体会牛 B 大智慧时才发现，原来不惑的意思是说到了四张还没整明白的事就不打算明白了！懂的事够用了，不懂的事与我何干？惑哉，不惑也……

2010 年 4 月 6 日 15:06

二十岁认识到别人竟然比自己强，很痛苦，仿佛挑起了重担。三十岁认识到别人依然比自己强，很空虚，像挑着担子不知道要去哪里。四十岁意识到别人确实比自己强，很幸福，终于可以卸下担子，云游一下。五十岁，不

知能否咏而归……

2010 年 4 月 22 日 02:00

批评民意影响司法公正的人请出国看看：法制社会民意影响司法天经地义。英美法的陪审团制度就是摆明了要听民意。立法者是人民票选的，大法官任命者是人民票选的，钱是人民给的，当然听人民的，即使人民偶尔有保守或激进倾向也在所不惜。那些人有种应该批评行政影响司法，而不是批评很少被表达的民意。

2010 年 4 月 22 日 12:28

生我养我，教我育我，给我餐桌的面包和心灵的寄托，给我同桌和上铺的兄弟，我曾逃离又宽容地接纳我，用她的永恒召唤一代代痴心少年，用她的存在让国家相信真理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亲爱的母校清华大学 99 岁生日快乐！

2010 年 4 月 26 日 11:21

车开到一个阳光与大楼阴影交界的红灯路口，忽然忘记家在哪里！整个城市无比熟悉，但好像从没进入过内景，无法比对。绿灯亮了，不知该去哪里，陷入巨大视角俯拍画面中。惊醒。

2010 年 4 月 30 日 02:52

黄昏在家门口的 City Yard 散步，四五岁的孩子们全副武装打棒球，十四五岁的少年们在吹小号，素不相识的人们灿烂地打着招呼，山风吹过，恍如隔世。我喜欢这些单纯明媚，疾恶如仇的人们。员外走遍世界，见过最可爱的人民、最亲华的人民都是美国人民。

2010 年 5 月 13 日 15:33

设过的密码，难的记住了，容易的忘了；谈过的恋爱，难的记住了，容易的忘了；旅行的经历，难的记住了，容易的忘了；人生的曲折，难的记住了，容易的忘了。所以，今天的难事都是明天最好的回忆。感谢生活安排的每个项目，意义非凡……

2010 年 5 月 15 日 21:07

宁可不相信自己，一定要相信别人。

2010 年 5 月 30 日 12:22

亲爱的女儿，你只需安静的睡，醒来就会有节日和礼物。希望今天不下

雨，即使下，也有爸爸妈妈给你挡风遮雨。儿童节前夜，真羡慕你……

2010 年 6 月 1 日 03:44

做幕后比做艺人纠结，在于艺人知道走个穴用一天，拍个戏花俩月，好安排。而我们真不知道写个东西要多长时间，做到满意又要多久。因此接活时像骗子，啥也不敢保证，干活时像周剥皮，半夜鸡叫，交活像杨白劳，过年都得躲着黄世仁。挣得是卖白菜的钱，干的是卖白粉的活，苦也！

2010 年 6 月 2 日 10:36

洞察人性是件阴暗的工作，会让自己心里长蘑菇。因此没事儿闲的也别审视人，宁可打开字典盯着个字看或者给老奶奶做顿饭。干啥都比盯着人看来的舒服！

2010 年 6 月 3 日 03:06

宅一整天，看书看女儿看天，看相亲看三国看花儿朵朵，看被删的围脖。觉得年轻时那些年不叫生活，叫 ZUO。ZUO 够了，好好生活。设计的，不错……

2010 年 6 月 4 日 23:17

看电视里唱歌比赛，我想说白人都拐不利落的弯，咱黄种人瞎拐什么劲儿呀！拐弯是黑人写不出牛逼歌词不停重复两句话的无奈之举。伟大的音乐无论摇滚、民谣、爵士、乡村都不拐弯，拐弯歌没有一首传世，因为拐弯不会让人落泪！诚恳一点，孩子们，用心歌唱，而不是用嘴唱歌……

2010 年 6 月 7 日 10:36

当世界还小的时候，我曾唱歌给她听。后来世界长大了，忙得不认识我了。世界也不容易，我有时候很想念她……

2010 年 6 月 7 日 15:26

很多年没去看那个广场了，我十九岁穿过的广场。时常会在电视里见到她，偶尔还会热泪盈眶地想，大家都老了，又没什么话说，或者她已把我忘了，还是不去看她了吧，不去了……

2010 年 6 月 7 日 15:54

现在高考要警车开道，肃静回避，整成大事。想起 22 年前员外高考数学那天早起找不到准考证，8 点找到 331 路已经没车了，在成府路拦了一陌生蜀黍（香港普通话中叔叔的意思，编者）的自行车说借一下去高考，蜀黍慷慨借我狂蹬到考场已迟到 20 分钟。刚做了半小时我们班“牲口们”纷纷

交卷！逼得我也疯狂交卷追出。那年我们班数学全班满分，四中威武！

2010 年 6 月 7 日 23:31

四十岁前总想让全世界人都喜欢自己，又无端恐惧全世界人都鄙视自己。四十岁才发现，你喜欢的人喜欢你，你鄙视的人鄙视你，两不相欠，才是完美人生。

2010 年 6 月 8 日 18:09

谢谢世界杯，让每天打鸡血、吞铁球、滚钉板残酷生存的娱乐圈消停一个月。大家见面基本不扯蛋改扯球儿了，即便上海电影节的夜爬梯也只剩年轻wannabes在穿梭辛苦多栖表演，老同志们饮酒看球，重拾友情。真好……

2010 年 6 月 15 日 11:11

既然称小人，其必不强大。大小事与他知，看他能奈我何？能被小人毁的事不是真事，能被小人害的人不是牛人！

2010 年 6 月 19 日 13:03

和老美制片人开我这个电影制片会。会后闲聊中美两国现状和问题，老美说了句诚恳且牛 B 的话：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希望比自由更重要！老头大学学的历史，又做了快四十年电影，亲身经历这个世界的变迁，所言发人深省。

2010 年 6 月 23 日 19:17

边写剧本边听罗大佑《昨日情歌》。听到《闪亮的日子》，想起 22 年前四个大一的痴心少年抱着吉他在清华礼堂唱这首歌，边唱边憧憬着未来充满理想闪亮的日子，演出酬劳是一本《雪莱诗集》。转眼空空如也，眼泪竟他妈的落在键盘上……

2010 年 6 月 23 日 20:03

《思念》来了，那时我独自开车在异国的夜晚，无数次听着这首词义模糊的歌，只为了最后一句："挥洒你的笑容回身一转，原谅我年少的烦恼，寂寞与过眼云烟。"谢谢大佑，原谅我没能像少年时在你的歌声里发誓要坚持的那样生活，喝酒去……

2010 年 6 月 23 日 20:37

佛是榜样、智者和朋友，不是银行、妇产医院和招生办。并且，我和高

徐氏都认为，我们如果还有什么不满足，那真是天理不容！戒贪、嗔、痴。善哉……

2010 年 6 月 29 日 12:34

醒来，省一会。吾百日三省吾身：对国家、社稷、挚爱亲朋、事业营生虽未尽心，但也无愧否？艺与术，思与想俱在否？若今日翘了辫子，安心否？省毕，吃饭饭。

2010 年 7 月 7 日 12:01

在麻雀瓦舍听今天最好的民谣们演出，阿辉问我这一代民谣和我们那一代的区别，我说：我们那一代觉得自己是好世界里的坏孩子，他们这一代觉得自己是坏世界里的好孩子……

2010 年 7 月 10 日 22:23

我判断一个男人花不花的三标准：1. 跟男人都聊星座，说明天天跟姑娘聊；2. 不擅长斗地主、锄大地、围棋、桥牌等任何耗时间的活动，对花男人来说，除了挣钱，就是约会，没空玩别的；3. 脾气好，没空也没心思跟你生气。三条同时具备，此男必花无疑！

2010 年 7 月 12 日 18:47

和周立波童鞋一起做节目，他忽然接到一个儿童疾控中心电话，说两个心脏病孩子无钱手术，他当场派人送钱去。我很惊奇为何医院找到他，他说跟医院约好有父母放弃治疗的孩子就通知他。我以前不认识他，初次见面将我感动……

2010 年 7 月 15 日 19:28

有记者问我在西方生活感受到什么是普世价值？我说美国的普世价值从前是上帝，后来是上帝和钱，现在是钱和上帝。

2010 年 7 月 22 日 18:16

老外用石头建房存得住。我们用石头建坟，用木头建房，所以坟存住了，房面目全非。

2010 年 8 月 9 日 09:42

1. 为何做评委？只要中国用音乐牟利的电台电视台、卡拉 ok、咖啡馆、演唱会都付词曲版税，我早就和亚东约好躲到大溪地隐居做音乐，希望那一天早些来！ 2. 为何支持原创？原创是我们行业的基石和动力，理想和旗帜，没有原

创，用什么记录我们的时代？记录你们的爱与愁？用嗓子吗？用脸蛋吗？

2010 年 8 月 14 日 11:36

七夕。妻如玉女儿如花，她们纷纷表示我们是幸福一家人，尤其在这个慌张世界里。夫复何求？

2010 年 8 月 16 日 12:35

60 后集体忆苦思甜：当年每人每月定量 2 两油、半斤肉、5 颗鸡蛋，大学食堂一冬天只有三个菜：熬土豆，熬白菜和土豆熬白菜。过年才有新衣服，人人都骑老破车。80 后说你们真可怜，我们说错！我们那时不但不痛苦而且无比快乐、无忧无虑、清新自由。可怜今天的年轻人纠结拧巴，理想竟然是买房！

2010 年 8 月 27 日 17:02

在上海录中国达人秀，这个节目给了我太多感慨。最动人的是，让我看到在世俗价值观和功利生活方式之外，在追逐名利甚至名次的惯性外，有那么多纯粹的人，为了自己单纯天真的梦，单纯热爱着，无欲则刚，快乐自由，七八十岁仍有童心，付出一切无怨无悔。

2010 年 8 月 28 日 17:08

人生原来如此辽阔，眼前的苟且轻如鸿毛。谢谢你们。

2010 年 8 月 28 日 17:08

教师节吾爱吾师之：宋晓梅老师，我四中初中英文老师兼班主任。身材婀娜，长得好看。夏天时的确良短袖被汗贴在身上，配合窗外的蝉鸣，燃烧少年的心。那时我疯狂暗恋同桌女生，便勇闯宋老师家，向她倾诉早恋烦恼，她陪我在天安门绕了三圈，最后说，你谈吧，谈了就知道，恋爱没什么意思！好老师，感谢您。

2010 年 9 月 9 日 08:11

吾爱吾师之：刘秀莹，高中时四中校长。身高一米五，体重一百五，升旗时全体起立唯伊猛然落地变矮。伊是我在四中六年最爱戴的校长。伊破天荒拨款由学生独立创办校刊《年轮》，在我任主编的那两年里，真正做到了言无不尽，学校从不干涉，连语文老师都加入我们的诗社，还有女生谎称投稿送情书。大爱刘校长！

2010 年 9 月 10 日 09:16

教师节吾爱吾师之：龚美兰老师，四中著名说真话的政治老师，我高中班主任。龚老师，其实我有千言万语，140字太微博。只愿你长命百岁，看到你漫天的桃李都能盛开，看到这个国家在自由的空气中绽放。你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乐观、豁达和信心，一直帮助我们打败眼前的苟且，穿过幽暗的岁月。永远爱你！

2010年9月10日 18:11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才是真正的达人，刘伟用独自忍受孤独的青春，在舞台上绽放时纯粹了千百万颗心灵，所以我要投给他。有什么问题吗？好吧，清空脑子，回剧组。没什么比我的电影重要……

2010年9月13日 00:01

年轻时追求的各种：叛逆、洒脱、自由、流浪、远方甚至爱情，都是为了自己，直到有一天，实在老得不好意思这样顾影自怜，就真的爱上别人。

2010年9月14日 01:49

恳请媒体慎用"梦想"这个词，动辄"实现梦想的舞台""梦想成真的时刻"云云。这个时代本已欲望泛滥，媒体再给欲望披上梦想的外衣，更让本应一叶知秋的年轻变得一叶障目。欲望是实现不了会苦恼，梦想即使实现不了也让人幸福。就像性与爱的区别，如果长期认为性就是爱，最后就失去了爱的能力。谢谢啦！

2010年9月14日 10:49

每天都很"有意义"，但是有意义常常没意思。

2010年9月18日 02:29

那时我坐在多雨的窗前，望着眼前这条横滨红，以为长大是一场随时会醒来的梦，醒来就又回到这里。三十年后携妻女回来看看，但愿今天的一切不是梦。感谢生活，各位中秋快乐。

2010年9月22日 16:41

电影如同人生朝北的窗，月上东窗弦，星落大海边。幸福永远只属于相信幸福的人们！

2010年10月29日 02:55

与拍电影的艰巨比起来，做音乐简直可以用惬意来形容！

2010年10月31日 23:39

41 岁生日这样度过：拍了一天戏，米国制片人和男女主角皆送蛋糕，全组分食。与高徐氏隔着太平洋吃了一样的韩烤，算是聚餐。独自按摩，回想半生，感谢生活，了无遗憾。在上一条生快评论里见到许多老同学老朋友，感动惊喜，不能一一回复，愿大家都平静如海上的花……

2010 年 11 月 14 日 23:30

若想回首往日时光，多好的秋天都挡不住……

2010 年 11 月 3 日 02:15

经不缜密观察与思考，目前传播力杀伤力最强的恶性传染病为：要面子不要脸。人们不禁要问，脸都不要了，要那些面子做甚？人们来不及回答，因为面子不等人……

2010 年 12 月 20 日 10:17

喜欢上海的冬天，没有树叶障目，辽阔淡定……

2010 年 12 月 17 日 10:43

只要咬紧牙关，没啥过不去的关！

2010 年 12 月 10 日 20:51

今天拍漫天风雪，风机与造雪机早都准备好，可恨这上海骄阳！好吧，大伙晒晒太阳先，争取秒晒干心中阴暗潮湿的小角落……

2010 年 12 月 5 日 13:06

老一辈无产阶级文艺女青年的远房男友，我的生前挚友，淡泊名利，爱小情趣，小时候能读完追忆似水年华，长大了能唱一首歌爱一个人过一生的，老狼哥哥 42 岁生日快乐！人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您已六七四十二啦，啥也不用管，乐吧！

2010 年 12 月 3 日 09:30

亲爱的女儿，今天是你三岁生日。我在外面拍电影，不能陪你，心里非常难过。我保证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冷酷爸爸。人家说你爸爸算个成功人士，一个不能陪女儿过生日的人哪能算成功？

2010 年 12 月 7 日 16:18

2011，希望你静静淡淡走过，多看到些欢乐，少目击些苦难。我们尽量做得好些，不让岁月失望……

2011 年 1 月 1 日 00:03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自由的向往……

2011 年 1 月 1 日 17:01

好多人戴着围脖走到眼前。

2011 年 1 月 2 日 13:04

发现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在每个阶层，每个角落都有无数自由、不屈的灵魂。

2011 年 1 月 2 日 15:52

是相许以身，相忘于江湖；还是相濡以沫，相看泪眼模糊？冬夜弹琴，举世隔音……

2011 年 1 月 11 日 03:38

年复一年是一件之前想起来很泄气，其实过起来很容易，回头想起来很牛 B 的事！尤其是一回头啥也想不起来的时候……

2011 年 1 月 11 日 13:36

我觉得上半身在上流社会混，下半身在下流社会混最幸福。反过来可惨了：跟上流装 B，跟下流装纯，拧巴人。

2011 年 1 月 13 日 10:37

早晨你来过留下过弥漫过樱花香，窗被打开过、门开过，人问我怎么说？你曾唱一样月光，陪我为落叶悲伤，曾在落满雪的窗前画我的模样。

2011 年 1 月 19 日 14:23

月光下的城下的灯下的人在等，人群里的风里的歌里的岁月声；谁不知不觉叹息，叹那不知不觉年纪，谁还倾听一叶知秋的美丽。那些飘满雪的冬天，那个不带伞的少年，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月光倾城》高晓松

2011 年 1 月 19 日 10:21

以吾之江湖道行尚不能攫取车票一张以为丈人代步而使其得享天伦之乐者，况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百姓乎？为归乡而辗转呼号之艰辛其忍卒睹乎？为官者其忍乎？麻辣隔壁，屎尿未及！

2011 年 1 月 23 日 15:36

如花美眷与似水流年揣进兜，盘缠也有，天还早，还能走。还有几个朋友，喝几杯酒，不再为赋新诗强说愁，只把三言两语，说给咱家水灵灵的小

丫头。到这时，已没了计谋，反正水大致向东流，人早晚都是个走，也不说从头，也不挥衣袖。曾经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坑蒙拐骗吃喝嫖赌都没落了人后，列位看官往下接否?

2011 年 1 月 24 日 09:15

自由是我的，租我自由可聊，买我自由，休想!

2011 年 1 月 28 日 03:12

根据进化论的要求，花心男和现实女在人民群众中的比例是恒定的。谁赶上算谁的。一切企图破坏物种繁衍规律的俗招艳式都是浮云!

2011 年 1 月 29 日 10:14

老同志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蠢蠢欲动发出不和谐嘟囔。小粉丝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管家里米缸有没有米，也不管街上有人示威抗议，只管爱你。姑娘们抽丝剥茧四处收集爱情秘籍，星座风水面相咒语照单全收。官场商场名利场风月场各有切口，都缺观点。大家热闹非凡，共谱社会百科。

2011 年 1 月 30 日 15:20

高徐氏 Punch Line 语录："我都不讲理了你还跟我吵!" 哈哈哈说的对，讲理也不用吵了。自从伊祭出这句偈语，我俩已经一年没吵架了——新年礼物给毛脚夫妻。

2011 年 2 月 3 日 18:13

在里根的无数名言里最喜欢这句：枪不杀人，是人杀人。人们怀念里根时代那个勇敢、自信、强大的美国以及那个美国坚定改变世界的荣光。

2011 年 2 月 7 日 16:49

去年遇见一老友，问其生活如何? 老友曰又跟 N 多年里复合过 N 多次的前女友第 N+1 次复合了! 我说你俩这爱情真是可歌可泣呀! 老友想了想说：是挺可气的……

2011 年 2 月 9 日 05:45

从海外游子变成海外油子的标志是：放洋屁已很自如，吃洋饭已很自如，泡洋妞很自如，避洋税很自如。简称杨子荣他大爷洋自如。以上为雄性油子，女同志从华籍美人变成美籍华人的给咱补充下呗?

2011 年 2 月 9 日 10:43

我是你闲坐窗前的那棵橡树，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

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这城市已摊开她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

2011 年 2 月 14 日 16:19

包包对女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考妣？挚友？爱人？孩子？不！比这些更重要！因为这些都有够的时候！只有包包，永远，缺少，那么，一个，俩的……

2011 年 2 月 20 日 19:16

明朝皇帝姓朱，于是连猪也成了敏感词。施耐庵写水浒，罗贯中写三国，李逵、张飞都成了回民，每进饭馆只敢点三斤牛羊肉，要的都是游牧范儿。民间管猪肉叫“忌讳”，来三斤忌讳，杀两头忌讳云云。到了清朝可以写猪肉了，可水浒三国太深入人心，感觉英雄必须吃牛羊，竟成了文学传统。可见河蟹有时也有创造力！

2011 年 2 月 21 日 14:36

尤其警惕拿道德理想当欲望的人。这种人如果再缺少幽默感，就是反动派。

2011 年 3 月 2 日 03:25

刚在新居门口一抬头，平生第一次在雀巢上看见一只真雀，且是一只喜鹊！来一杯雀巢咖啡，看一会儿春天，老过比年轻过好。

2011 年 3 月 3 日 16:06

要时刻提醒自己：你没比去年更聪明，也没比去年更懂事，更没比去年更好看。所以，要感谢别人和时代。谨记。

2011 年 3 月 4 日 12:30

十八年前我师父黄小茂带我入行，他教我殊多，其中受益最大的是不要市恩市义（市为交易），说白了就是不要买卖恩义。那时行里没有经纪人这职业，都是师父带下水就自己扑腾。成功的、沉底的、淹死的全靠有手艺和讲道义两样。那时师父不挣徒弟钱，媒体热爱好音乐，音乐人们惺惺相惜，爱乐人们品味高级。俱往矣！

2011 年 3 月 5 日 12:26

没有什么不仁比麻木不仁更可怕，即使天地不仁。

2011 年 3 月 6 日 18:16

微博就像微波炉，端来一堆人半生不熟。

2011 年 3 月 7 日 01:42

祝全球及史上最幸福的妇女：中国妇女们节日更快乐！您们既不用像西方妇女冠夫姓，也不用像日韩妇女对老公点头哈腰，不会像印度妇女为嫁妆愁死，更不会没有权益。计划生育把您们解放，社会主义最大贡献是男女平等。东方传统为您提供保障，西方思想为您提供自由。横着比竖着比，都无比幸福！

2011 年 3 月 8 日 12:42

二战末期美军要轰炸日占中国领土的重要目标，为保护珍贵古迹不玉石俱焚，请来古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标注需要保护的目标。梁先生标完中国古建筑后又把日本京都和奈良的珍贵古建筑标出，恳请美军保护人类文明遗产，导致两城古迹幸存。日本为此为梁先生立碑感念！先有人后有国！

2011 年 3 月 11 日 22:00

人大概只有极短的灿烂年华不需要音乐，因为那本身就是音乐。然后是无尽的幽暗岁月，苟且偷生，要靠音乐壮行，靠酒麻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2011 年 3 月 16 日 12:20

百度问题其实是品格问题：他挤走谷歌时反对谷歌自由搜索理想，坚持过滤敏感词，合谐言论。到音乐搜索时又拿出人民的搜索自由说事（在音乐上谷歌反而是全正版且免费，实践自己不作恶的誓言）。这相当于一个男人带女人回父母家睡觉时说我是西方人有自由，向父母伸手要钱时又说我是东方人你养我！

2011 年 3 月 18 日 09:47

结婚誓言说“无论贫富”。我想说无论贫富都有真情都有背叛，与财富无关！今天围观真情，相信爱情，相信友谊。我代表《大武生》剧组发言时就说了两句话：电影再伟大，也没有人生伟大。电影再动人，也没有真情动人！相信别人的美好，说明自己美好……

2011 年 3 月 22 日 22:59

人问我让孩子学琴吗？我说不一定学琴，但一定要多学多干些没用的事。人和动物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动物做的每件事都有用（为生存和繁殖），人要做许多没用的事比如琴棋书画，比如爱与等待。如果一个孩子被教育只能学对升学有用的课，上大学只能干对就业有用的事，工作了一切都为了买房，

生而为人岂不浪费?

2011 年 3 月 24 日 09:59

边做后期边写剧本，听着朴树。忽然大白天恍如隔世，回到我们一起在麦田音乐的纯真年代，为那句“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烧尽我的心。”好久不见，愿你如昨，不舍爱与自由。

2011 年 3 月 25 日 14:53

今儿是海子祭日。他现在那边应该是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偶尔关心粮食和蔬菜，会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果他得知他走后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以及再往后二十多年大家如何四处摸爬滚打，挣扎着颠沛流离地想留住些什么，包括他的诗集，却灰飞烟灭。他一定很庆幸，没扛到现在。

2011 年 3 月 26 日 18:10

其实没几个孩子长大真成功了，而且成功是命无法教育。所以最需要最实用的教育是：如何在没能成功的人生里随遇而安，心安理得地混过漫长的岁月而不怨天尤人。这时候，那些“没用”的东西就变得弥足珍贵。孩子长大不会痛苦失落，做父母的就成功了!

2011 年 3 月 27 日 21:55

我妈教育我们：最幸福的人有钱没病，其次幸福的是没钱没病，再其次是有钱有病，最惨的是没钱有病。所以年轻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是幸福的。

2011 年 3 月 29 日 12:34

一晃八年，怀念张国荣。今天哪里去寻一湖清水般纯粹隽永的人儿！喜欢这首歌里他唱的“总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带着你飞奔找永恒”。他做到了。

2011 年 4 月 1 日 12:56

那天闺女坐在我车上对我说：爸爸我先睡一会儿，你自己开车小心。然后歪头睡了。我停在红绿灯下长时间看着她，第一次希望时间停下。哪怕明天有无限风光，也不换此刻相守。

2011 年 4 月 7 日 00:10

中国互联网在国家产业政策倾斜护航下，十年来以疯狂掠夺音乐、影视、出版等内容方的劳动价值的所谓商业模式爆炸性增长，现已统统上市圈钱完毕。现在轮到他们还债的时候了。他们手里有大把钱支付版权费。消费者完

全不用替为富不仁者买单。放心吧。

2011 年 4 月 9 日 16:49

人人都爱微博炉。各种不成熟的小思想尤其成功学厚黑学，各种夹生的小理论尤其星座学恋爱经，冰箱里放了二百年早变味儿的历史杂碎下水，以及各种吃剩的捡来的，都放微博炉里热 140 秒，变成新鲜出炉的小快餐。从俩大厨做饭其他人吃饭剩点人讨饭，变成人人做饭吃百家饭，多亏了高科技微博炉的自在和平等。

2011 年 4 月 11 日 10:15

三联纪念清华百年文，其中写了我的外公张维博士和外婆陆士嘉博士。他们和那一代海归知识分子一样，奋斗一生让国家相信真理。其幻灭如落英缤纷，铺满来时路。献给母校！

2011 年 4 月 14 日 09:32

在书房角落发现五盘没用过的 TDK 录像带，死活想不起当年打算用它们录 900 分钟什么？这家当年牛 B 闪闪的公司还有木有？柯达公司还有木有？北冰洋汽水还有木有？回力球鞋和五星啤酒有木有？红棉吉他有木有？九月吹开领口的清澈秋风有木有？传达室玻璃后面字迹隽秀的信有木有？还在等待的有木有？木有……

2011 年 4 月 15 日 00:12

朋友问我怎么看药家鑫案？我说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至于有人能一手遮天，那纯属杞人忧天。另外鉴于西安音乐学院学生集体支持药家鑫，今后音乐界将不接受他们，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

2011 年 4 月 17 日 10:40

青春那档子事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些闲情小令，最多两三阕一口气儿唱完了完。接下来就进入长长的折子戏，一幕幕冗长枯燥，人物俗套，故事雷同。观众昏昏欲睡，常能听见倒彩。票卖得不好，可还是得演下去。等哪天彻底没观众了，再把青春小令在空荡荡舞台唱起，白茫茫一大片真干净……

2011 年 4 月 19 日 20:36

清华百年校庆主舞台，很符合“厚德载物，勤劳致富”的校训。下午走台时忽然想起 23 年前我大一，在新生文艺汇演上弹琴唱《闪亮的日子》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本《雪莱诗集》。那些读诗等待的深秋和窗外凛冽的冬季转眼就真成了闪亮的日子。那时我 110 斤，不戴眼镜，有善良的心和勇敢的表情……

2011 年 4 月 23 日 21:28

与百度较量一月，初步获胜。最大感受是未经社会历练的学生创业成功后大有问题：他们认为社会仅仅由法律和数字组成，人只分用户和非用户两种。他们不知道社会除了法律还有道德，人们除了数字还需要尊严，于是他们处处以底线行事，每每用下策博弈。缠讼金钱收买威胁都是下策。平等尊重诚实守信才是上策。

2011 年 4 月 25 日 09:23

仔细想想啥也不缺，再仔细想想连人生道理也不缺，可一不留神没仔细想，就还是觉得缺点啥。啥情况?

2011 年 4 月 27 日 10:11

在沙漠里长途驱车是一件非常穿越的事情。路过雪山与哈雷车队，路过孤单加油站里孤单的小伙子，电台里放着老歌，路边放着老仙人掌，车里有睡着的老婆和苏醒的各种。把车速定在 75 英里，两脚悬空，仿佛慢慢飘浮去……

2011 年 5 月 4 日 09:27

坐在 Pasadena Oldtown 夕阳里，为一个艾滋病宣传片写文案。写完正在翻译中：艾滋病人最需要的不仅是医药，而是他们在这个星球上，在永不再来的岁月里，到底是什么位置? 他们还是不是我们? 我们共同创造的一切文明对他们来说真成了海市蜃楼吗? 我们都患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病，艾滋病只是一种那样的病!

2011 年 5 月 6 日 07:54

11 月 8 日，立冬，期满，归。184 天，最长的半年。大家都好吗? 外面蹉跎吗?

2011 年 11 月 8 日 00:14

今天感恩节。从小向往长大了快意恩仇，越老越发现仇只是浮云，恩永在

心田。感谢曾经和以后所有的回忆和憧憬，感谢一路的风浪和港湾，感谢老娘留给我心中静静淡淡一亩田，感谢老婆的清新和相濡以沫，感谢兄弟们相忘于江湖……还有你，感谢你，我的女儿，我有千言万语，等你长大说给你听……

2011 年 11 月 25 日 13:03

今天冬至，贴一首我少年时写的老歌，写给遗世的歌者：你和冬天一样来的迟，胸前挂着一把明媚的钥匙，你要等雪花把头发淋湿，你要做一件晴朗的事。

2011 年 12 月 22 日 09:05

最可怕的不是装孙子，是装完孙子才找爷爷。

2011 年 12 月 30 日 01:40

一哥们问我啥叫文艺女青年？我说文艺女青年就是忍得住一生的寂寞，忍不住一晚的寂寞。古人云：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

2011 年 12 月 30 日 01:40

亲爱的轶可生日快乐！为师新年对你有三愿：第三张专辑慢慢写，沉住气；少买些单，攒一些钱；谈一个不拧巴的中型恋爱。总之，多看少想，宁静致远，别辜负老天爷给你的这支笔。

2012 年 1 月 3 日 11:20

我永远坚持三点：1. 普世问题比普世价值重要；2. 希望比自由珍贵；3. 没有坏制度，只有坏人——每种社会制度都是怀着美好愿望被设计出来的。

2012 年 1 月 6 日 12:14

宋江原为小型公知，因吃醋杀妻刑事犯罪，但他聪明地赖到五毛头上说是被迫害，于是唤起一群愤青约架码逼劫了法场。有了很多粉丝后，宋江成了大型公知，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聚敛财富名声，最后以只反奸臣真爱国家的名义投了皇帝当了民主人士政协委员，反手弄死了还想革命的真愤青李逵，伤了鲁智深的心。

2012 年 1 月 7 日 13:21

爱情就是老天本来设计好的一条食物链：食肉的少繁殖，食草的多繁殖，草狂繁殖。结果人类不听话，食肉食草狂繁殖。老天急了，用一种叫爱情的消耗人类一半的生命、能量和热情。

2012 年 1 月 10 日 02:52

音乐圈在超过 99% 网上网下盗版围剿下扛到今天，已经如红军长征到了遵义，当年从根据地出发时八万人马雄姿英发，辗转万里只剩千把人困马乏。党再不召开遵义会议，坚决打击盗版侵权等机会主义分子，走上正确道路，革命队伍就要鸟兽散啦！说心里话，能扛到遵义的都是身经百战忠于信仰的好同志，散不得呀！

2012 年 1 月 10 日 14:49

昨晚与韩寒在只有我俩的小酒肆里畅谈四小时，神清气爽。我多年来第一次给人仔细讲了二十多年前那个春夏我记住的每天每夜，以及那些年在美国的切身感悟（其实就是我亲身经历的革命、民主和自由）。他也敞开心扉讲了这些年知与识的成长和转变，以及高处不胜寒的烦恼。这个年轻人敏感，聪明，有特异功能。

2012 年 1 月 15 日 11:42

要么有大独裁者，要么来民主立宪，小百姓都还能安心稻粱谋。最怕这既无皇上也无选票的脏乱世。七八个节度使，两三条尚书郎，文不要脸，武杀红眼，拼到秋后，成王败寇。可有一样：成了不清算吗？败了会等死吗？到时节有人去国叛逃，有人结党自保，人手一把烂牌，都没落停，都不消停，兴亡都苦了老百姓。

2012 年 2 月 9 日 08:41

史上最悲催的口号：我们要像保护环境一样保护我们的版权！

2012 年 2 月 12 日 19:12

思想起小时候给人写情书，每到结尾处，总是纠结该写“情长纸短”还是“纸短情长”？后来固定为开始写“情长纸短”，分手写“纸短情长”。

2012 年 2 月 13 日 13:20

冬天来得很迟 / 你有我的地址 / 信箱里有钥匙 / 没人知 / 你是我的眼泪 / 琴弦上的烟灰 / 年轻时的派对 / 好滋味 / 我会自己按门铃自己听 / 自己茂盛了自己凋零 / 自己的狰狞自己平静 / 你死以后我要 / 整理你的手稿 / 把她们都卖掉 / 换面包 / 好啦就写到这儿 / 想你现在在哪儿 / 你一定不安宁 / 我证明

2012 年 2 月 15 日 01:14

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要允许一部分人的权力先被关进笼子！那就把老百姓的权力先关进去，笼子您拿好。您提着笼子摸着石头过着河，姿势有点怪。走一半又回来笼子交给下一位，那位接着下河摸。其实摸来摸去就那三块儿

半石头，还回回累得半死。哪天一不留神笼子掉水里，再漂起来时里边关着啥可就得猜猜了。

2012 年 2 月 16 日 10:38

那些声称被应试教育毁了的人，不应试也会自毁；那些抱怨婚姻磨灭理想的，不结婚也成不了居里夫人；那些天天唠叨这个体制捆绑下无法创作伟大作品的，去了瑞士也一样找不到灵魂的自由。大家面对同样的时代，却找出不同的借口，每个人都在窗前看这个世界，有些人看见的只是镜子，有些人伸手不见五指。大家面对同样的时代，却找出不同的借口，每个人都在窗前看这个世界，有些人看见的只是镜子，有些人伸手不见五指。

2012 年 2 月 19 日 09:23

科技已让人类漫步月球，为何就是做不出一粒米？一粒米永远需要土地和时光？我认为“万物生长”是造物给人类探索划下的禁区，不容侵犯，于是成了科学和艺术的分界线.

2012 年 2 月 28 日 20:04

出门拍了张很能说明今日美国的照片。看右边，油价继续飞涨，虽还没追上北京上海，但在美国已是天价；再看左边，洗车只要五块钱，说明人工在降价，工作不好找；最后看中间，沿街电线杆上飘扬的是这座小城正在为国服役的三位陆军一位海军陆战队军人的名字，以向他们致敬。经济再差，传统仍在，天仍湛蓝。

2012 年 3 月 2 日 05:54

有事没事的给自己定了三条儿：不饿时不吃，不困时不睡，不缺钱时不刨食。正欲夸自个儿境界高，转念一想，特么的动物们不一直都这样吗？活了半辈子最后还得向人家动物兄弟观摩学习。人之初，性本贪。

2012 年 3 月 3 日 07:37

看《桃姐》想起少时在我家做了 23 年阿姨的杨奶奶。性格很像，结局略不同，杨奶奶是被伊致富了的孙子执意接回湖州乡下，因不习惯故乡湿冷去世。尤记临别时伊在院门口向全家鞠躬说 20 多年谢谢你们。我们全家哭着说谢谢你。如今在异乡过年，全家必谈起伊和伊的厨艺，以及那时人丁兴旺联诗对句的旧北京韶华。

2012 年 3 月 10 日 23:56

为做这劳什子主席，着实听了些专辑。好坏不提，发现一个行业虚荣心：人声越混越小，夹杂在各路混响中间，听不清唱的是前门楼子还是老母猴子。明白是想学欧美范儿，可欧美各乐器都玩的干净不需多加混响，人声比例虽小但空间层次分明，听得清。咱这轨轨加混响的大水缸环境，还是把人声推出来听清楚为好。

2012 年 3 月 12 日 10:08

每个国家都存在只接受忏悔、赞美和金钱，不接受问责的神仙，比如上帝、真主等等。到了咱这地界儿，妖怪下凡全成了活神仙，只要赞美和金钱，问责不可能，忏悔没空听，再见。

2012 年 3 月 12 日 10:35

想带上琴找个陌生去处躲几天，写写东西静静心。除三亚外，还有哪里长得像“远方”？最好视野内皆好景致，步行即可寻美食，晨听风雨，暮睹炊烟，松竹消瘦，新月如钩，有春意而不浓艳，无喧嚣但有人情，如再添新茶旧酒，倾盖朋友，夫复何求?

2012 年 3 月 14 日 08:46

昨天到了这小海岛，才发现我手机铃声大得震耳欲聋，调低一半都颇惊人，看来北京的背景噪声分贝之高令人发指。然后听潮声、虫鸣、午夜远航船的汽笛，才想起北京已多年听不见自行车铃和少年时曾从不同方向几乎同时传来的下课铃声。现在学校下课还打铃吗？孩子们的听觉还敏锐吗？还有拒绝被淹没的声音吗?

2012 年 3 月 17 日 17:11





上架建议：名家·杂文
ISBN 978-7-5430-6742-4
9 787543 067424 >
定价：32.00元